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五八册目次

類說六十卷（二）（宋）曾慥輯　明天啟六年岳鍾秀刻本　〇〇一

類說六十卷（二）

（宋）曾慥輯

明天啟六年岳鍾秀刻本

類説目録卷之二十一

漢武帝故事

此人必能作賊　星搖

河間王笑上無端　淮南王安

栢谷求槳　方朔偷桃

相如作賦　神宮

西王母降　方朔歲星

鉤弋夫人　罷遣方士

茂陵宮人　茂陵明器

賜金

開元天寶遺事

步輦召學士　賜筯表直

截鐙留鞭　慚顏如鐵甲

七寶座　蜂蝶慕香

煖寒會　記事珠

自暖杯　遊仙枕

辟寒犀　傳書鴿

記惡碑　牽絲得女

喚鐵　綠衣使者

瑞炭　敲冰煮茗

花木之妖　寧王燭炬

夢玉燕入懷　念奴

燭奴　盆池養魚

金衣公子　銷恨花

醉輿　妓圍

風流藪澤　冰山

花裀　移春檻

麵蠒　刀鎗鳴

琢冰爲山　王氏富窟

筆頭生花　泥金書信

半仙戲　筆架占雨

向火乞兒　冰筋

占風鐸　報時猴

張公口案　銷魂橋

准勑斷酒　文陣雄師

淡粧　索鬭雞

肉陣　解語花
油幕　臥炭
百寶欄　吸花露
含玉嚥津　擊鐙救月
陣後歌　夜明[illegible]
有脚陽春　槊花之論
醉聖　探春
醉[illegible][illegible]語　駿玉鞍
雪刺滿頤　風流陣

宮嬪呵筆　知更雀
應制詩　錦鴈
快雲兒　九孔針
肉腰刀　義竹
百枝燈　鬼神破膽
饒燈　護花金鈴
裙幄　射圓
明皇十七事
李嶠真才子　四十年不知酒味

玉環琵琶　金甌命相
以餅餙刃　興慶小龍
阿瞞　剪綵
顏真卿地仙　顏郎衫色如此
客土無氣　張果老
求雨
大中遺事
柳玭續事附　桐竹葉接錢
氣攻鬓　對脉

老博士　播皇猷
芳醪
大唐遺事
管子文　軟脚局
釣巨鰲客　七入書府
南唐近事
割江賦　出妓解帶較勝一擲
時來天地皆同力　害肉先生
打草驚蛇　聲鼓吃飯腦後接筆

垂幃痛飲　妻妬悍
夢通舌生毛　脣日包一橘
託病日不覓詩　金陵童謠
鍾山翁　和地皮掠來
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雨櫂抽稅不入城　夢羊升殿
陳橘皮榜　好物不在多
夢人斷頭　宮　丹灶神物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一

類說卷之二十一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吳[illegible][illegible]訂正

漢武帝故事

此人必能作賊

景帝時丞相周亞夫妄見帝為太子侍側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

星搖

元光元年星動光耀竟天數夜乃止董仲舒曰是謂星搖民人窮也是時謀伐匈奴天下殆不安上謂妄言欲誅之仲舒懼乞補劇吏以自効乃用為軍候

河間王笑上無端

河間王來朝與言鬼神王笑上無端又非上征伐常陋上所為上遂豎持藥酖之王賢明天下悲之上秘其事厚嗟之

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集天下遺書招延方士上徵使覲

王能致仙人與共遊變化亡常或爲童子或爲老子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上欲受其道王不肯傳云無其事上怒將誅淮南知之嵩與群臣去不知所之 眼假

柏谷求漿

上微行夜至柏谷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異之曰客非常人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

乃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羽林郎

方朔偷桃

會稽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帝令於案上行東方朔曰巨靈如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小兒三過偷之矣被謫在此

相如作賦

上作賦下筆即成司馬相如濡將方成上曰以吾之速易爾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如何耳

神宮

上拜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起九間神宮欲以下神黃金塗柱椽首作龍形白石脂和清椒汁以爲壁白琉璃爲扉屏珍珠爲簾瑇瑁押之以象牙爲甕雜珎寶爲甲帳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自居之

西王母降

七月七日承華殿齋有青鳥從西來東方朔曰西王母降以化陛下乃施帷帳燒兜末香香乃兜國所獻塗宮門香聞百里有頃王母至乘紫雲車玉女馭母戴七勝青氣如雲上拜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盡欲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東方朔於朱雀牖中窺視母曰此兒好作罪過久被斥逐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母出桃七枚自啖二枚以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

子非下土所種之物也
方朔歲星
上又至海上考竟諸道士尤妖妄百餘人西
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戮吾與帝絕
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對曰朔
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
下臣也
鉤弋夫人
謂上曰妾今年當死於此有頃卒焉乃爲

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青鳥往來臺上
帝崩乃絕
罷遣方士
上曰朕即位以來天下愁苦所爲狂悖不可
追悔田千秋曰三山靈而難徵鼎湖遠而無
驗臣請罷諸方士遣之上曰大鴻臚奏是也
上每見群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
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二三年慘慘不樂
謂霍光曰朕去公死矣鉤弋子公善輔之光
泣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上曰吾病甚公不
久知耳　經一周而死
茂陵宮人
上晝卧顏色不異而身冷無氣明日漸變色
閉目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常所
御幸悉出茂陵園自婕妤以下二百餘人上
幸之如平生旁人不見也霍光乃更出宮人
·增爲五百人遂絕
茂陵明器

始元二年吏告民盜用乘輿御物者其題乃
茂陵中明器也又一人於市貨玉杯形貌類
縣送其器推問又茂陵中物也上又見形於
陵旁曰吾雖失勢尤君奈何令吏卒上吾冢
上磨刀劍乎因推問陵旁有方石可以礪吏
卒常盜磨刀劍時甘泉常自然有鐘鼓聲又
見從官鹵薄如天子宣帝世乃絕
尺札賜金
宣帝爲武帝廟樂奏之日空中有唱善者又

河東立廟告祠白虎啣肉置殿前又一人騎馬持一尺札賜將作丞曰汝續克成賜金一斤或不見札變爲金宣帝親賜甘泉有紫氣黃雲從西北來空中樂聲帝乃疑先帝有神復招諸方士冀得仙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

步輦召學士

中元日苦雨不止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姚崇論時務中外榮之

賜筯表直

宋璟爲宰相朝野歸心帝賜金筯曰賜卿之筯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鐙留鞭

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截鐙留鞭以表瞻戀

慚顏如鐵甲

進士楊光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略無改悔時人云楊光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

七寶座

帝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論古今勝者得升惟張九齡論辯風生首升此座人不可階也

蜂蝶慕香

都下名妓楚蓮香國色無雙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

暖寒會

巨豪王元寶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道迎揖賓客飲宴謂之暖寒會

記事珠

張說有實珠紺色有光名記事珠每有闕忘之事時玩之渙然開悟

自煖杯

內庫有青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自煖杯

游仙枕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馬腦枕之則十洲三島

四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名爲游仙枕

辟寒犀

交趾國進犀一株以金盤置於殿中暖氣襲人使者曰此辟寒犀也

傳書鴿

張九齡家養群鴿毎與親知書繫鴿足上飛往投之目爲飛奴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凡治姦惡既斷罪又以所犯

刻石立其門再犯必置之死時謂記惡碑

牽絲得女

郭元振少美手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曰吾五女各有姿色令一人持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配元振牽一紅絲綫得第三女

喚鐵

太白山隱士郭休有運氣絕粒之術以槌擊一鐵片子鳥獸聞之即集庭下名曰喚鐵

綠衣使者

長安豪民楊崇義妻劉氏與隣舍兒李弇私通同謀害崇義埋枯井中僕妾輩無所覺惟有鸚鵡在架上劉氏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慮爲人所害日夜捕賊拷捶數百人莫究其幹縣官再詣檢校架上鸚鵡忽然聲曰屈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遂執得實明皇封鸚鵡爲綠衣使者

瑞炭

西凉國進炭百條名曰瑞炭燒之無焰有光毎條可燒十日熱不可近

敲冰煑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至冬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煑茗共客飲之

花木之妖

沉香亭前木芍藥花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與帝曰此花木之妖不詳也

寧王燭炬
寧王有燭百炬每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
則昏如物所掩罷則復明
夢玉燕入懷
張說母夢一玉燕飛入懷中有孕生說
念奴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每執板當席聲出朝
霞之上
燭奴

申王以龍檀木雕成燭發童子綠衣束帶使
執畫燭列目為燭奴
盆池養魚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一日曲宴近臣上曰盆
池新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
波所養張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之任人
也但能裝景助兒女之戲耳帝不悅
金衣公子
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鸎呼為金衣公子

銷恨花
千葉桃花開明皇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
能消恨
醉輿
申王每醉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擡歸寢
室呼曰醉輿
妓圍
申王每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
寒氣呼為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平康坊為風流藪澤
冰山
進士張彖力學有大名楊國忠用事士爭謁
門彖獨不往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太
山耶以吾所見乃冰山也皎日一照則當悞
人後登第為華陰簿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
之志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
不得遂拂衣長往

花裀

學士許慎與親友宴花圃中聚花鋪坐曰吾則有花裀何消坐具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以花植檻中板底木輪所至之處牽檻在前目爲移春檻

麪蠒

都下上元日造麪蠒以官位帖子置其中以高下相勝爲戲笑

刀鎗鳴

武庫刀鎗自鳴果有祿山之亂

琢冰爲山

楊氏子弟暑月以大冰琢山週圍宴席

王氏富窟

王元寶以金銀疊爲屋又以銅線穿錢甃花徑中貴泥雨不滑時號富窟

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泥金書信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至文宗時遂寢此儀

半仙戲

宮人寒食競豎鞦韆爲樂帝呼爲半仙之戲

筆架占雨

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水津出以此占雨候無差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臣趨附楊國忠曰此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溝壑中不遠矣果因祿山之亂族滅甚衆向火言附炎也

冰筯

雪霽簷溜皆爲冰條挖子敲下一條看玩曰此冰筯也

占風鐸

岐王行宮中懸碎玉片子夜聞相觸之聲則知有風號占風鐸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每一時有一猿詣亭前鞠躬而啼目爲報時猿

張公口案

張九齡每斷公事取因於前面分曲直口授案卷咸伏其罪時號張公口案

錯冤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過此橋人呼爲消冤橋

准勑斷酒

安祿山受帝眷寵帝恐外人以酒毒之賜金牌子繫臂上每王公召宴欲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勑斷酒

文陣雄師

張九齡覽蘇頲文卷曰真文陣雄師也

淚粧

宮中妃嬪施素粉於兩頰號淚粧識者以爲不祥

索鬪雞

李林甫不得士心咸謂其精神剛戾常如索鬪雞

肉陣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陣

解語花

太液池有千葉白蓮盛開帝指貴妃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春時遊宴載以油幕遇陰雨以幕覆之

鳳炭

楊國忠以炭屑塑成雙鳳

百寶欄

上賜國忠木芍藥國忠以百寶爲欄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凌晨傍花枝口吸花露潤肺

含玉魚津

貴妃素有肉體若熱肺渴每日含一玉魚藉其凉津沃肺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食士女取鑑向空擊之云救月蝕

障後歌

寧王有妓樂寵姬美色善歌客莫得見李太白曰王何吝此女不示於衆乃設七寶花障召寵姬歌於障後白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時人謂爲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及物也

粲花之論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李白粲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號醉聖

探春

都人士女正月半後乘車跨馬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醉漢囈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公事則如醉人未嘗問答語及阿狗之私則響應若流張九齡曰林甫議事如醉漢囈語

暖玉鞍

岐王有鞍冬月用之坐下如有温火之氣

雪刺滿頤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霜花生頷雪刺滿頤求

退歸耕養慵嬾兀

風流陣

明皇與妃子每酒酣使妃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目爲風流陣攻擊相關敗者罰巨觥時以爲不祥之兆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撰詔誥時大寒筆凍帝勑宮人十人各執牙筆呵之白取而書

知更雀

裴耀卿養一雀逐更必鳴號知更雀

應制詩

長安春時盛於遊宴藉避應制詩曰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

錦雁

溫泉御湯中有玉蓮湯從蓮中涌出海各以錦繡爲凫雁浮之

快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每出田獵常在駕前賜名快雲兒

九孔針

七夕宮人向月以九孔針穿五色線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潛行諂毀人謂之肉腰刀

義竹

帝遊後苑有竹叢密節不出外帝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謂義竹

百枝燈

韓國夫人造一百枝燈高八十尺光照數十里

鬼神破膽

李杲爲洛陽令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宿村邸夜聞戶外曰去令正人李令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無一縣血食恭開戶視之無人乃鬼神也

懶燈

南方有魚多脂煉以爲油點燈紡績則暗照

宴樂則明謂之鏸燈

護花金鈴

寧王花時綴金鈴於花下掣之以驚禽謂之

護花金鈴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

裙四圍如幕號裙幄

射團

宮人端午造粉團角黍貯金盤中以小角弓

射中粉團者得食

明皇十七事　　李德裕

李嶠真才子

上將遷幸登華蕚樓有少年歌李嶠詞曰山

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

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潸然曰真才子也

不待曲終而去

四十年不得酒味

上入斜谷常偶得新酒馬前獻之不飲偶懼

自飲之上曰朕始卽位嘗飲酒損一人因自

戒四十年不知酒味

玉環琵琶

肅宗所御上欲西幸蜀命賀懷智奏之

以餅揩刀

肅宗爲太子上使割羊臑以餅揩刃徐歠之

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愛惜

金甌命相

上命相先以八分書姓名金甌覆之

興慶小龍

嘗出遊西掖宮垣後上欲西幸一夕乘雲西

南去後至嘉陵江欲御船有龍夾舟上泫然

曰此吾池中龍也以酒酹之

阿瞞

李輔國矯遷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矟日

上皇驚顧高力士在左右到內稱平安上皇

泣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矣

蒲絲

顔眞卿小象青衣名剪綵

顔眞卿地仙

顔眞卿嘗得神丹服之後為李希烈所殺希烈平後欲改葬發其棺驗目如生隱士曹庸山曰後三十年必飛騰而去被羽衣行山澤間卽所謂地仙也

顔郎衫色如此

顔眞卿問范氏尼曰吾得五品否尼指坐上紫絲布云顔郎衫色如此

客土無氣

泓師與張說相宅戒勿動西北土以損旺氣後見氣索果掘三坑說欲塡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相連

張果老

邢和璞能算人壽夭使算張果老莫知其甲子師夜光能眎鬼命令眎果終莫能見

求雨

明皇令無畏求雨云旱數當然召能適足致暴雨耳乃盡去求雨之具以一鉢水小刀攪之須臾有龍如指大入鉢中復攪呪之白氣自鉢中出少頃大風雨

大中遺事　　柳玭續事附

桐竹葉挼錢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入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挼成錢

氣攻髮

先生又能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一條如直

對脉

宮中以診脉為對脉

老博士

裴俌進詩有太康日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比我宰執奏晉年號改元太康上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俌由是耽味經史觀書不休宮中目為老博士

播皇猷

上明於音律嘗製曲曰播皇猷皆方履高冠

連袂而舞有日葱西踏歌隊者大率其詞言
葱嶺之士樂河湟故曰歸爲唐民又有鈋幨
節如翔雲飛鶴之變

芳醪

上爲諸王時嘗從獵墜馬困渴求水飲飲巳
變爲芳醪

大唐遺事

管子文

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子文後化爲筆

軟脚局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
率三百千

釣巨鼇客

張祜謁李紳自稱釣巨鼇客李盛曰以何爲
竿曰以虹爲竿以何爲鈎曰以月爲鈎以何
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七入書府

徐堅多識典故七入書府

南唐近事　鄭文寶

割江賦

保大末處士史虛白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
有限淤河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交遊而不
止又賦隱士詩曰　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
知

出妓解帶較勝一擲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
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有呼盧
之會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坐屏氣六骰
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
別相公悵然遺之

時來天地皆同力

劉彥貞壽陽既敗我師屢北元宗臨軒問朱
匡業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
運去英雄不自由以忤旨流撫州

害肉先生

廬山有道士體貌魁偉飲啗酒肉忽有雙纖

因風飄颺道館若自天下皆驚陳沆爲詩曰
害肉先生欲上升黃雲踏綻紫雲崩龍廏鶴
背無多力傳與麻姑借大鵬

打草蛇驚

王魯爲當塗宰漬物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
簿貪賄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

聲鼓吃飯腦後接筆

鄧亞夫拜青陽令自謂尊顯語兒輩當思爲
學自致煙霄吾爲百里之長聲鼓吃飯腦後

接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垂幃痛飲

常夢錫爲翰林剛直不附貴近或曰公能直
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而已

妻妬悍

杜業任孀容山妻張氏妬悍室無婢妾烈祖
命元皇后召張至内中戒曰業位望通顯得
置妾媵何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 張曰業
本狂生遭遇始運陛下所藉者鷹力未竭耳

早衰多病縱之必誤任使烈祖大加奬歎

夢通舌生毛

馮延巳鎮臨川聞巳除代夜夢通舌生毛有
僧解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
巳而果然

曆日包一橘

鍾傳鎮江西客有以覆射求謁傳以曆日包
一橘致袖中客口占曰太歲當頭立諸神莫
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託病目不覽詩

魏明好作詩詞多而不格嘗携近詩詣韓熙
載韓託以病目請置几案徐覽明曰侍郎目
昏請自爲吟之韓曰耳聾加劇切忌不聞

金陵童謡

金陵圍逼之際人多患脚弱而卒童謡云索
得孃來破却家後園桃李不生花猪兒狗兒
總死盡養得猫兒遇赤瘕一僧解之曰孃謂
再娶周后不生花謂之枯瘁猪狗死盡戌亥

年郡弱而亡者亦瘦猫日疾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年也

鍾山翁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將行謂所親曰主上性習未定若如日者恐不能守世業及馮延魯討閩中督撫甚急建勳寄詩曰粟多未必爲全計師老須防有伏兵既而果爲越人所敗及歸拜司空累乞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書賀之勳答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翁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歸遁號九華先生未幾而起時論薄之或以進勳比容自因爲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不來

和地皮掠來

魏王知訓帥宣州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人大面若鬼狀或問何爲者答曰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因至於此知訓苛政歛下故也

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張崇帥廬不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盛傳其罷不敢明言相見皆捋鬚爲慶崇歸又徵捋鬚錢有伶人假爲人死有譴當作水族者陰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雨懼抽稅不入城

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苛急農桑商賈時亢旱日久上曰近京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申漸高對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即下詔停額外稅俄雨沾足故知優旃漆城那律死衣不爲虛矣

夢羊升殿

後主即位夢羊升武德殿御林意甚惡之及城陷補闕楊克讓首知府事

陳橋皮榜

給事中喬舜知舉進士及第者五人皆以舉數升降等甲無名子謂喬之榜類陳橋皮半

白多居上

好物不在多

元宗曲宴命從臣賦詩學士朱鞏唯進一聯不能終篇乃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自是士庶餉遺不豊好者皆以朱爲口實

夢人斷頭

烈祖輔吳將謀禪代夜夢爲人引劔斷頭意甚惡之周宗進下堦拜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丹竈神物

張義方命道士合還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工護持乃取丹餌一粒瘖瘂而卒識者以爲陰氣未盡不可服也

類說卷之二十一終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二

荆湖近事
酒囊飯袋　散幅裙
老婦嫁詩　存孤恤寡
舜作蟒蛇　大市裡賈平大冠
僧是詩家奴　謁戍將致詞
詠柳　鷺鷥詩
安知獲麟之筆爲騎馬之用
鄧公池亭　俳語縣君謝到

白傅琵琶行　五臟殺
一縫裘　金坡遺事
玉堂之署　大雪賜詩
御樓侍立　黃盤賜
江南圖畫　太宗押勑
破鏁檢舊草　一灰堆
御筆戒酒　門扉繡出
靈鵲　弟拜相兄草麻
牧兒三穴首鼠兩端

不可令周翰知　留請假校十
東齋記事
朕有三條帶　賞花釣魚
賦山水石　夢召對
議藥不合　賦落韻
富人納貴絹　乖崖表德
千林如有喜　二鶴栁卵
以制誥爲贄卷　微風
狀元給騶從　明窓下草制

劉輝作狀元　百日宰相
劉君謨蛇精　司天奏侍臣
黃筌畫　寫生趙昌
十眉圖　鯽魚緣木
庭松詩　雙廟
立朝以曾魯公爲法
好把長鞭便一揮　一聲河漏子
貫錢猾　文如錦綉屏風
官家勝人　作漢春秋硯

宣獻未嘗素談　不足則誇
薛出油　水晶燈籠
照天爛燭　放生
禁食蟆蝦　預買紬絹
體備中和之氣　狗有五德
鐵礎　荔枝
保心如止水　灰牛白馬
勸酒當以量　契丹風俗
改葬巴薜　趙均平

孝猿傳　蜀茶
物理相感　漢似胡兒胡似漢
鐵林騎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二

類說卷之二十二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 參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陶岳 撰

荊湘近事

酒囊飯袋

馬氏奢僭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散幅裙

周行逢爲武安節度婦人所著裙皆不縫謂

之散幅或曰裙之於身以幅多爲上周匝於身今使開散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是名俱去矣夫幅者福也福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而行逢卒

老婦嫁詩

曹衍撰馬氏野史投進年已衰耄獻老婦嫁詩云滿頭白髮爲新婦笑殺年少豪家兒又詠鷺鷥云終日灘頭延頸望能消大海幾魚多

存孤恤寡

周行逢命何景山爲益陽令强取人家婦人景山曰甲吏無宅基存恤孤寡行逢曰何不寬其賦稅免其徭役乃置之於家於理安乎戲謂僚吏曰不如令佐海龍王去遂投於江中

舜作蟒蛇

呂夐遊舜洞見一古碑謂舜曾於此洞作蟒蛇身受諸苦惱不知其幾世至隋仁壽中遇

一尼摩頂受記遂得託生夐曰悠悠蒼天被何人斯妄爲玷瀆如此之甚聖莫大於堯舜暴莫大於桀紂安得桀紂至暴寂然無聞至聖反爲蟒蛇又尼者一尫跣婦人有何功行摩頂受記使之託生耶由是著解分篇千餘言

大市衆寶平天冠

廖融詩云遠山秋帶雨水館夜多風潘若沖陽朔縣詩云門連百越水地管數千峯郭影

雲連樹林聲月帶春二人更唱迭和詩多之

劝敵太宗懲五代場屋之弊以詞賦策論取士融冲之徒稍稍引去融曰豈知今日之詩道一似大市裏賣平天冠並無人問耶又素性重僧前後贈詩甚多或問其故融曰僧是詩家奴一人贈一篇且圖帶往東西南北去耳

僧是詩家奴 並見上

謁戍將致詞

類說 卷之二十二 三

林楚材窮窘盐陽戍將李著謁林曰大凡秀才必能道言語何不向我身上道一兩句楚材觀其額上耳後皆雕火珠雲雁即致詞曰伏以太保氣貌雲横身材筆直兩行秋鴈於耳畔以斜飛一顆明珠當額頭而突起著太喜厚贈之

詠柳

秋渙詠柳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登凝碧亭詩數點分秋霽不知何處來

鷺鷥詩

張仲達咏鷺鷥詩云滄海獨深處鱸魚啊得時張文傑曰佳則甚佳爭奈鷺鷥嘴大長也

女知獲麟之筆為騎馬之用

孫光憲為荊南幕府常慕史氏之作每曰安知獲麟之筆盡為騎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家

鄭公池亭

孫逢吉遊鄭公池亭問創置之由云馬氏諸

類說 卷之二十二 四

公子構園逢吉留詩曰馬家公子闢亭臺[redacted]山根碧沼開啼鳥不知人事變數聲尤傍木邊來

傳語縣君謝到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與縣君謝到閻氏慚怒而去

白傅琵琶行
李守愚聞人誦白傅琵琶行笑曰此婦本長安娼女嫁茶商在外而居舡於夜中移船就之聽其琵琶以佐歡得非姦狀顯然耶
五臟穀
李守遇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到老視听不衰
一縫毬
徐傅世為皮匠能為一縫毬號為道士能擲

引握拳置口中或反手抱柱身隨起而足頂上太祖召見曰臣能走乃脫履於殿庭走二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
金坡遺事　錢惟演
玉堂之署
太宗謂宰臣曰蘓易簡告朕乞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今付宰臣李昉以下來於中書堂面宣賜
大雪賜詩
太平興國七年季冬大雪上賜學士詩曰輕輕相亞凝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鄉詩一盞玉堂閑話道情無
御樓侍立
唐制玉樓賜赦學士得升丹陽樓侍立五代以後因循廢之蘓易簡奏自今上御樓覃恩與樞密使侍立御榻之側
黃盤雕
舊規云十月初刑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

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
江南圖畫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畫賜學士院五十餘軸景德中只有雨村牧牛圖無名氏蘆鴨徐熙筆五王飲酪圖周文舉筆
太宗押勑
陶穀竇儀在翰林乾德二年范質等俱罷相命起韓王登庸制下無宰相署勑穀云自古輔臣無虛位者惟唐文宗甘露事後數日絕

班當時僕射令狐楚鄭覃奉行制書今兩省官亦可署敕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之事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太祖曰儀之言是也即命太宗署敕賜之

破鏁檢舊章

韓丕能詩及入禁中不長應用一夕須詔書甚急韓倚筆問吏索書詔章吏以本典鎖戶出宿不可搜檢丕乃破鏁取之改易而進

一灰堆

張洎博士多聞在江南將命入貢及還作詩十篇多訾詆京師風物有一灰堆之句以悅其主蘇易簡得其親書本後洎與易簡同爲學士不協上前往往與同易簡云清河公若見相矛盾即將灰堆之句進呈矣洎聞之甚懼稍屈伏焉

御筆戒酒

蘇易簡嗜酒御筆戒之云卿若覆杯朕有何慮易簡　承詔斷酒已不復飲上亦不責及參大政見上不復敘待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故易簡詩什之中多思禁林

門扉下竊出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慎者甚懼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後爲修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靈鵲

院中有雙鵲棲於玉堂之後海棠樹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咸召之事因謂之靈鵲故晁翰林詩有却聞靈鵲心應喜幷于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棲蓋謂此也

弟拜相兄草麻

錢希白惟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

狡兎三穴首鼠兩端

錢若水爲學士太宗禮遇甚厚嘗草錫趙保忠詔云不斷繼遷存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上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批其後云極好

不可令周翰知

梁周翰少有文譽及入禁林年已七十景德中答宰相待罪表不稱旨上別令趙安仁撰

曰不可令周翰知恐其愧恨上聖德包容如此

習請假榜子

楊大年性剛頗忤上旨母在楊翟有疾遂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上怜其才終優容之止除少分司仍許只在楊翟

東齋記事

朕有三條帶

錢俶進寶帶 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賞花釣魚

三館惟直舒須半校理以下賦詩而退太宗時李宗諤爲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聊却出宮門去還似當年下第歸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會也

賦山水石歌

賞花釣魚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於不意多荒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咏狀一人忽仆於石上曰日來作賞花釣魚詩准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内鄙惡者與外任

夢召對

蔡子直識 英宗于藩邸後知洲夢召對曰只在北更無得去既寤乃靈駕發引之日因

大慟哭終而卒

武臣不持喪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玉以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爲諫官不欲令持喪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永叔勃然曰父母死令持服安得爲高論夢得欵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於理兩制臺諫見爲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服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無官者將何以處之

議藥不合

司馬君實與予莫逆之交也惟議藥爲不合

賦落韻

景德中李廸賈邊皆舉進士有名者試皆不與廸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乃奏乞　收王文正公爲相曰廸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塲漸不可啓遂收廸而黜邊

富人納貴絹貧人食賤米

張尚書詠在蜀時米斗三十六文絹疋三百文公計兵食外盡令輸米絹之餘者許貧民買之貧民頗不樂今米斗三百絹疋三貫富人納貴絹而貧人食賤米皆以當時價於官無所損益而貧富兩利蜀人懷思不巳

乖崖表德

張尚書守蜀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與僧正云候十年觀次後十年薨于陳州計至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冠褐繫縧草屨自爲賛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像于府治及寺觀中

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

薛簡肅舉進士時贄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公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曰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此

以制誥爲贄卷

丁文簡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爲贄卷復自笑曰是不揆也後爲知制誥學士參政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初舉人必以文卷贄先進自糊名後浸衰賈許公爲中丞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忘矣

狀元給騶從

祥符八年蔡文忠狀元及第上覩其秀偉顧宰相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始此也

夢明窗下草制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少舉進士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云春牓問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改名抃又至華陰詣金天王廟求夢夜夢明窗下草制明年果第三人及第後知制誥嘗云某初得此夢甚喜纔作翰林學士頗嫌之矣人心是無已也時夢得已爲參政倖麻差厚耳去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

劉煇作狀元

有堂吏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明年狀元乃劉煇也

百日宰相

彭年深於術數一日報杜祁公拜相　彭年曰百日宰相後其言驗彭年名壽

蔡君謨蛇精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累夕每夢登鼓

角樓而睡通判推鼓角匠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司天奏侍臣有逝去者

祥符中司天楊浩奏侍臣當有逝去者翌日楊文公以母疾不俟報歸陽翟初上欲立章獻爲后公不草詔章獻既立不安乃託母疾而行

黃筌畫

黃筌黃居寀居寶蜀之名畫手也尤善毛翎多養鷹鶻觀其神俊以模寫之其後子孫有棄畫業而事田獵者既多養鷹鶻則買鼠以飼之其後又有捕鼠為業者人家置博奕之具者子孫必為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業豈可以不慎哉

寫生趙昌

蜀有孫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學懷亦善山水毛翎趙昌善畫每晨朝露下遶

欄諦玩手中調色自謂寫生趙昌人謂以手捫摸不為采色所阻乃真昌畫也其為生菜折技果尤妙又王友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昌畫遺有供應以是有畫遂亞於昌

十眉圖

天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地有瑞草謂之錦地張平崖嘗令刻平之封其門戶後日開復生如故

鯆魚緣木

蜀有鯆魚善緣木有聲如啼兒孟子所謂緣木求魚是亦未聞此也

二鶻擲卵

陵江上見二鶻擲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飛也其胎教之意乎又翅羽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其天性俊爽是亦躁進也

徵風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徵風知來覩鳥所向則可知矣

庭松詩

有式贊薛簡肅所業庭松詩云花前娛母醉雪裏屈原醒公大稱之

雙廟

王質知蔡州毀吳元濟廟立狄仁傑李愬雙廟立朝以魯公為法以　曾魯公為法王景彝問歐立朝當以何人為法曰曾明仲然謹約為近而嚴過之福壽弗逮也

好把長鞭便一揮

楊文公置酒招石中立資政絕句好把長鞭
便一揮石和曰尋常不召尤加造況是今朝
得指揮其談諸類此
一聲河滿子
元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詩益成二十八字仲
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
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龍圖王博文也一
日對上說數歷之久不覺淚下殿院蕭定基
也與韓魏公諸公同發解舉人作河滿子嘲
之王宗道爲諸公講書二十年許於上求進
用仲昌鄧公從子論科場不公牒歸建州

費鐵嘴
故老能道蜀時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懼各
廷臣募所以拒天兵者費鐵嘴越班而出對
衆謂鐵嘴不獨有口才兼有膽勇諦聽之
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是衆笑而退
文如錦綉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議

者謂英公文體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
汪洋不如文公也
官家鄰人
太祖殿前慮囚有囚曰念臣是官家鄰人
太祖以爲燕薊鄰人遣問之云臣住東華門
外太祖笑而宥之
作漢春秋硯
胡旦作大硯可數尺鐫其傍曰宋胡旦作漢
春秋硯命埋塚中

宣獻未嘗素談
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慮囚公曰
汝與何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對坐上官吏以
俗語問之囚始能答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
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秀發三人者久親
之無一點塵神仙中人也
不足則誇
歐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
呂濟叔不誇棊何公南不誇飲酒司馬君實

不誇清絕大柢不足則誇也

薛出油

薛簡肅公尹京一切以嚴治人謂薛出油後知成都俗好遊公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薛春遊欲與前所稱謂也姜樞客遵以嚴猶公亦以嚴稱特目姜為姜擦子曾為魚頭公

水晶燈籠

蜀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照天臘燭

由元均治成都有聲人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目之照天臘燭又謂之不錯事尚書

放生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所活物命之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乃有惠蛤蜊數奩者即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李景初家市一巨鱉景初未知也夜夢皂衣姥來告乞命卽遺放鱉亦夢姥來謝

禁食蝦蟆

沈文通知杭州禁食蝦蟆終二年人不敢食蝦蟆亦不生及文通代去弛禁而復生如故此物理之不可致詰者也

預買紬絹

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於此

體備中和之氣

仁宗暑月不揮扇以拂子毆蚊蠅而已冬月不御爐鑒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

猫有五德

世言猫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傳於人義也叉手揩擦禮也生鉾指節骨間智也癢必以時信也

鐵礁

鐵碪以鍛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碪皂莢則
一夕破碎鞭以箠馬則愈久愈潤且堅紉以
斃貓則隨節折裂

荔枝熟

人未採則一日蟲不敢近人採則蟲鳥蝙
蝠之類無不殘傷者故採荔枝者日中而采
之

保心如止水

張文孝公觀性沉靜未嘗行草書自咏詩云

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人以爲若題

灰牛白馬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駕灰牛相
過遂爲夫婦生八男子前史所謂迭爲君長
者也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馬

勸酒當以量

契丹有馮見善者予接伴勸酒見善曰勸酒
當以其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
下也以此知契丹徭役亦以戶等中國不逮
戶等役人耶

契丹風俗

契丹使者蕭慶言達怛人不粒食家養牧牛
馬飲其乳亦不食其肉腹如筋雖中箭不死
又言契丹牛馬有熱時一如南朝養蠶也有
雪而露出草一寸許此時牛馬大熱若無雪
或雪没草則不熱

改罪己詞

仁宗時書詔未嘗改易慶曆七年春旱楊億

甫草詔既進上以罪己之詞未至改云乃自
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太旱赤地千里天感朕
勤以戒朕躬茲用屈己下賢歸誠上叩冀高
穹之降監憫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疾於人不
若移灾於朕自今避殿減膳許中外實封言
事

趙均平

成都十邑惟新繁稅平初定稅時有姓趙者
相地肥瘠以爲稅入輕重之數至今人謂之

趙肉平

孝猨傳

吉州有捕猨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于蕭氏後旬日示以母皮跳踯號呼不食而卒蕭生爲作孝猨傳

蜀茶

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象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物理相感

世傳棘能辟霜蓬能辟沙物理相感也有蓬生處則不聚花果以棘圍之則茂

漢似胡兒胡似漢

狄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爲樞密使有以謠讖告予者曰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予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肯爲之近世有以王德用貌類　藝祖宅枕乾崗爲言者讒

入不報卒亦無事其人語塞嗚呼前世如此被誅者甚衆哀夫

鐵林騎

西邊呼鐵鷂子爲鐵林騎

類說卷之二十二終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三

博物志

崑崙山五色水　地以石爲骨

物性　山澤氣

和氣所生　妊娠避忌

生男法　取火

胎生卵生　守宮

續絃膠　常山之蛇

異餘鯩　練石斷鬢

后稷伊尹　千日酒

染髭法　積油生

養生法　野葛

客星犯牛斗　殺長子

上藥中藥下藥　黃帝諸臣

寶劍　指佞草

天孫　蒿宮

山雞　著

寶器　三人冒霧

食鑄　駝知泉脈

猴玃名馬化　雲漢圖

太陽之草　虎僕毛

河精　諸物相似者

遠志　日月食

續博物志

天可倚杵　春雲秋風

矞雲　墨兵

金條玉科　兔目

子規黃鳥　毛席龜卵

眷成侯　大宅虎圖

鳩車竹馬　猊唐

金折　壺郎

清盧　天心月脇

澤鶴　文王四乳

鳩杖　九寡

賜馬　八極

畫妖

物類相感志

靈蔆　楓人

金銀汗　陰陽石

仙漿　九谿軍

投酒於川　鼠重萬斤

嫁茄　覩日玉

玉火　香雲香雨

麝枕　龍鬚拂

樹化鴛鴦　鐲忿犀

瑟幕

宣室志

止戈龍　千年仙鹿

玉清三寶　見蝦蟆

椰將軍　錦半臂

紙月　架梯取月

月圓白瑤宮　諸葛後身

平生當食萬羊　菱捧日

虹蜺天使　韓退之見神人

白衣吟　月下聯句

曹唐詩　黒龍甲中出

黃衣婦人乞命　玄陰池

消水珠　蠐螬

玉龍膏　居士金精

稚川真君　巳酉平蔡

七聖畫　謝翺詩

甑杵為妖

類說目録卷之二十三終

類說卷之二十三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　正

博物志

崑崙山五色水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里地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出五色水流入中國名曰河地下有四柱三千六百軸犬牙相牽

地以石爲骨

川爲脉草木爲毛土爲肉　石者金之根

物恠

水石之恠曰罔象木之恠曰夔魍魎土之恠爲羵羊火之恠爲宋無忌

山澤氣

玉山多雲鐵山多石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和氣所生

和氣相感而生朱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恠江出大貝海出明珠仁主壽昌天下太平

妊娠避忌

婦人妊娠不欲見醜惡物食當避異常味不可見兎令兒脣缺不可啖姜令兒多指

生男法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勿反顧勿令人知必生男

取火

削木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

胎生卵生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守宮

蜥蜴或名蝘蜓用器養之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十斤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唯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東方朔奏武帝用之有驗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續絃膠

漢武帝時西海有獻膠者以注斷絃名曰續

紋胗

常山之虵
有兩頭觸其一頭一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

吳餘鱠
吳王江行食鱠不盡棄其餘中流化為魚其長數寸名吳餘鱠

煉石斷鼇
天地初不足故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其缺斷鼇足以絕地維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

后稷伊尹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千日酒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醉而家以為死葬之酒家計千日滿往視之云亡已三年於是開棺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染髭法
胡粉石灰以水和之塗髭鬚不白

積油生火
積油萬石自然生火秦時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養生法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封君達云體欲常少勞無過食去肥濃節酸鹹絕思慮損喜怒慎房室

野葛
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客星犯斗牛
有居海濱者每年八月見浮槎過甚大倏其復來裹糧而登行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廓廬舍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飲水此人問是何處答曰君還問嚴君平則知之後問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斗牛始知乃天河也

殺長子

越之東有輆沐之國其俗生長子則殺之名
宜弟
上藥中藥下藥
上藥養命謂五石鍊形六芝延年也中藥養
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下藥除病謂大
黃除實當歸止痛也
黃帝諸臣
祝融造市高辛臣也蚩尤造兵炎帝臣也揮
造弧牟 造矢倉頡造書容成造曆伶倫造

律隸首造數皆黃帝臣也儀狄造酒禹時人
綿駒善歌齊人
寶劒
名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者皆歐冶子
所鑄
指佞草
堯時有屈軼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
之又名指佞草
天孫
泰山神曰天孫天帝之孫也主召人魂魄
蒿宮
周德澤盛蒿大可為柱名曰蒿宮
山雞
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蓍
一千歲而三百莖故知吉凶
寶器
繁弱之弓屈盧之矛鷄子之努孤父之戈皆

古之寶器
三人冒霧
昔有三人同冒霧一人病一人無故一人死
無故者飲酒病者吃飯死者空腸
食蝪
荒年食蝪半斤支十日飢
駝知泉脉
燉煌西渡流沙千里無水沙下伏流惟駝知
之每至泉脉則以足跑地掘之必得水

猴玃名馬化

蜀西南山中有物似猴長尺餘能人行名曰猴玃又名馬化行路遇婦人輒盜去以爲匹偶無子終不還有子輒送其家不養其子母輒死其子既長悉與人同皆以楊爲姓故蜀之西界多姓楊往往馬化之子孫

雲漢圖

劉褒漢桓帝時人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太陽之草

天老曰太陽之草服之長生即黃精也

虎撲毛

羽民國人有翼飛不遠有獸綠毛似豹毛可作筆名虎撲毛

河精

夏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我河精也

諸物相似者

魏文帝記諸物相似亂真者碔砆惟石似美

玉蛇牀亂蘼蕪薺苨亂人參雌黃似石硫黃杜衡亂細辛百步似門冬防葵似狼毒

遠志

苗曰小草芎藭苗曰江蘺

日食麒麟

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嬰兒號而母乳出蚕珥絲而商絃絕

續博物志　林登

天河倚杵

河圖記曰百代之後地高天下千代之後天可倚杵

春雲秋風

仲長統曰春雲爲輿秋風爲馴

喬雲

京房易占曰雲二色曰喬瑞雲也荀卿言雲友風子雨

星兵

孫樵謂史書曰墨兵

金條玉科

楊雄謂刑法曰金條玉科

兔目

槐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葉如此也

子規黃鳥

高堂賦子規一曰姊歸討流幽州方言黃鳥

曰黃鸎

毛席氈鄉

後漢西域傳註氈曰毛席劉孝儀謂狄氈鄉

容成侯

司空圖謂鏡曰容成侯金炯又曰壽光先生

大宅虎闈

枚叔總稱面曰大宅眉目間曰青陽王元長

謂國子學曰虎闈

鳩車竹馬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

馬之戲

猊糖

後漢顯宗紀註以糖作狻猊形號猊糖

金柝

潘岳謂刀斗曰金柝今之銅器也

壺郎

陸機賦掌漏官曰壺郎

清盧

楊雄謂目瞳子曰清盧揚眉曰揚衡

天心月脇

皇甫湜稱奇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澤鶴

世說羊祜鎮荊州江陵澤中出鶴取以教舞

甚馴名澤鶴

文王四乳

春秋元命苞文王體四乳

鳩杖

續漢儀賜老人杖杖端刻鳩取其不噎
九寡
七發云孤子之鉤以爲軫九寡之珥以爲約
取孤寡之物以裝琴要有悲聲九寡者九爲
寡婦也
陽馬
何平叔謂屋角梁曰陽馬
八極
鄒子曰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有海環之

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之總曰八極
畫妖
後魏元兆能行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
曰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妖有在陸之
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黄化寺壁畫鬼祟
物類相感志
靈夔
黄帝以靈夔爲鼓聲百里
楓人

嶺南多楓遇雷則瘿長三五尺如人狀謂之
楓人
金出汗
凡山石盛夏必汗出赤黄金汗白而紫者
銀汗
陰陽石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
鞭陰石必雨雨久鞭陽石則止
仙漿

拘樓國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漿飲者十
日醉
九豫章
東方有九豫章一樹主一州上有九力士執
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行斫行復　復遲者
州伯病不復者州滅亡
投酒於川
越勾踐出行有獻酒一壺者王曰吾獨飲者
三軍何乃投於川命一軍飲之皆沾醉

鼠重萬斤
北方有層水厚百丈有鼠在土中食冰不食
草木重萬斤
嫁茄
茄子樹開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圍之結
子加倍謂之嫁茄
覩日玉
大如八寸鏡映日覩見日中宮殿曰日玉又玉
唐東夷所貢色赤長如寸積之可以燃爇置

之室中不復挾纊
香雲香雨
員嶠爛石燒之煙爲香雲徧空則下香雨
麝枕
置麝枕中可絕惡夢
龍鬚拂
元載得龍鬚拂置之堂室蚊蚋不敢入
樹化鴛鴦
宋韓朋妻美康王奪之妻自殺王埋之經宿

生樹交體相交王欲伐之化爲鴛鴦飛去
蠲忿犀
唐公主有犀如彈丸帶之能蠲忿
瑟幕
唐懿宗賜公主瑟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雖
暴雨不濡
宣室志
止戈龍
上元初冠天師嘗言止戈龍意謂武后

也
千年仙鹿
明皇狩近郊射中大鹿張果曰千年仙鹿也
漢武時有生獲此鹿者帝活之且命以銅牌
識其年月果於左角上得二小牌
玉清三寶
常夢游玉清宮玉清女遺以三寶曰一瑤
枕二曰紅甤枕三曰紫玉函
見蝦蟆

李揆未相前忽見一大蝦蟆小廳中曰蝦蟆天使吉兆也未幾拜相

椰將軍

有人於古宅遇椰將軍驗之乃一株枯椰

錦半臂

竇參爲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公其居股肱之位乎後數日果拜相

紙月

楊晦之謁王先生先生令其女刻紙狀今宵之月施于垣上是夕光自東垣發洞照一室八月十二夜也晦之將去先生以杖畫地覩其庭懸崖萬仞有積水嵓谷重疊先生曰陵谷變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泣告曰誠不知一日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巳千年乎先生笑曰子無懼吾以爲娛耳於是持箒掃其庭有頃如舊晦之乃歸

架梯取月

大和中周生有道術方中秋月色澄瑩有數客來周曰我能挈月入懷袖因取數百筯繩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乃閉戶久之客步庭中伺焉忽天地曛黑仰視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舉其衣出月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食頃如初

月圃白瑤宮

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遷都月圃建白瑤宮以某業於詔召與王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業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

諸葛後身

韋皐生一月有胡僧見之曰別久得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問其故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

平生當食萬羊

李德裕嘗有一僧曰公當萬里南行期在旬日公曰且然果遂還乎僧曰當還公詰其事

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所食九千五百矣所以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曰吾頃夢行晉山山上盡皆羊有牧者曰此御史平生所食羊也果符師之說後數日振武節度朱暨致書饋四百羊公大驚僧歎曰萬羊將滿其不還乎旬日貶湖州連貶崖州竟歿於貶所

夢捧日

楊炎少時夢陟高山仰視瑞日紅光赫然因舉左右手以捧之後登相位果協捧日之祥

虹蜺天使

韋皐鎮蜀宴客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有虹蜺自空而下垂首筵上吸其飲食且盡其首似驢五色若霞公懼罷宴小尹豆盧署曰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戾降於正則爲祥公正人也某敢以賀旬且拜中書令

韓退之見神人

慶四年冬韓退之臥疾見一神人被甲仗劍長丈餘立于榻前曰吾有金華事將與卿圖之公曰願聞神人曰威粹骨絕國世與韓爲仇今欲討之力又不足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乃歎曰是何祥也凡數日窮其理不能究至冬公薨

白衣吟

華山月夜有白衣丈夫循澗水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常對空山月

月夜聯句

梁璟居商山旅館時中秋月朗見三丈夫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與璟坐庭中呼其僮曰玉山人取酒共酌聯句步兵曰秋月圓如鏡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若絮長史嘿然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曰秋草細同毛二人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中郎爲僻韻而滯捷才中郎又命玉山召蕙娘佐酒頃之一美人至長史戲曰女郎自赴中郎召耳美人曰安知不爲

衆來乃歌鳳樓之曲中郎又曰山樹高高影
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謂向者併韻信中
郎過令願續此以觀捷才長史卽曰山天遥
歷歷一坐大笑曰遥不能巧迷而且捷如
是耶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曰孝廉安知爲
詩哉璟矜㤨震聲叱之坐中客驚遑失所在

曹唐詩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世嘗得句云水底有天
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忽見衣素婦人閑

冷徐步吟賞此句數日唐卒

黑龍甲中出

宣律師　忽覺手如火燎之狀師
驚曰汝水族也何爲潜於此乎卽伸臂誦呪
已而震霆擊指甲有一黑龍自甲中出初甚
小俄長丈餘火㸃電眒攫空而去

黃衣婦人乞命

柳宗元爲永州司戶至荊門驛舍夢黃衣婦
人曰某之命若敗縷之懸風危危將斷且飄
矣君能活之戴恩何地明旦荊師召食以夢
詰召吏訊之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
將爲膳今巳斷首遂命投江中是夕夢前婦
人來而亡其首

玄陰池

有人見群僧浴水中問之曰此玄陰池也又
曰擅越可聽吾徒之梵音於是合聲而噪乃
羣蛙也

淸水珠

馮翊嚴生嘗得一石狀若彈丸後有胡人願
以錢三十萬易之曰此吾西國至寶名曰清
水珠自亡此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我
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卽以珠投濁水澹然
淸徹

蟾蜍

蟾蜍嘗化一白衣美丈夫自言齊人曹氏子

玉龍膏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曰

此嘗若持北來則禍及韓約都護安南得嘗持歸是歲京師亂約以附鄭注族誅

居士金精

韋思玄求錬金之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瘫潰血且甚韋方會食居士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回視其溺乃紫金液光采粲然客有解者曰居士金精也驗其名氏信矣

稚川真君

僧契虛游稚川山頂有宮闕在雲物之外殿上有　簪冕者曰稚川真君真君問曰爾絕三彭之仇乎契不能對真君曰不可留此

己酉平蔡

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鷄未肥酒未熟之語解者曰鷄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爲己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其在己酉乎後平蔡果以是日入城

七聖畫

雲光寺有聖畫殿長安謂之七聖畫初創殿宇有少年詣寺曰某弟兄七人善畫願輸工僧許之七人持綵繪至戒云七日慎勿啓門僧從其語凡六日闃然無聞意其爲恠遂發其　封忽有七鴿望空飛去綵繪儼在西隅唯西北未竟後畫工見之驚曰神妙筆也

謝翱詩

云斜月照人今夜夢落花啼動去年春又云

愁態上眉㴱黛綠淚痕侵臉落花紅

鼠杵爲妖

建中末獨孤彥者泊舟淮泗步月至佛寺有二丈夫一人身長黑衣稱姓甲名侵計第五一人身短青衣姓曾名元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少以剛勁聞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使犯以計忤之時皆謂我侵計後遇仇易姓甲氏以逃患吾素精藥術而升降上下卽假手於人吾有舅氏起居未嘗不俱曾元曰晉

陶唐氏之後也受姓於姚曾者其子孫以字爲氏故謂曾氏吾素褊躁負氣凌上遭下流沸騰之謗吾賦性堅正赴湯蹈火赒人之急語未卒寺僧歸二人馳去不見彦乃悟曰曾元豈非甑乎文以瓦附曾甑字也名元者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甲侯計者豈非鈇杵乎以午附木杵字也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侯計者反語金截截附金鐵字也總而辨焉得非甑及鈇杵耶明日果於積壤中得一鈇杵又一甑

類說卷之二十三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四

博異志

師曠第七鏡　剖魚腹得刀

道士得仙　衆花之精

天柱山梯仙國　上清童子

舞袖弓彎　巴陵鬼詩

海龍王女　胡二姊

商較卿相

稽異志

狙異志

人魚　天上碧玉樓觀

括異志

南岳赤腳仙人　會聖宮見羽衛

曹門好　醴泉觀

僕射廳　金甲神人呪醫丁

汗腳襪　彈鴟

龍首山人　鬼手書草字

毋死後歸　正郎鼻

大鱉放生　道士奏章
芙容館主　贓濫取斬
費孝先範圍　張酒酒 城隍廟米嗣
龍椎　屠猪封羊
許偏頭　誤食厭物
湖中見舡　得父石誌
茅處士叱鬼　截豕一耳
段穀狂吟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四

類說卷之二十四

宋温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恭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博異志

谷神子纂

習識談妖其來久矣因尋往事輒議編題祖顯巖規但資笑語只同未已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師曠第七鏡

天寶中陳仲躬居洛陽清化里有大井好溺人一日有敬元穎請謁衣鉛粉衣緋綠衣曰此井有毒龍自漢居此井緑與太乙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奸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某為龍所驅使為妖惑誘人共食昨夜巳朝太乙兼河南　勘責數日方廻君命匠淘之則脫難矣願終君一生承奉無所不致仲躬命匠入井獲古銅鏡夜見元頴謝曰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第七者貞觀中為許敬宗所墮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

重見人間明日望君移宅自此不復見影矣明日牙人來請移居大小價類一如前 化者且云價直契書並交割訖後三日舊井崩堂陛陷仲躬後有所須皆如移宅之效其鏡背科斗書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首陽山白龍潭鑄於鼻題云夷則之鏡

剖魚腹得刀

開元中王昌齡舟行至馬當山使風不能駐命賫酒脯紙馬上大王草履子上夫人詩曰

良驂一匹塑中　牽奉上大王夫不取錢只為猛風波浪驟莫軒昌齡不下船將有金錯刀貯篋內誤將往忽有赤鱗入舟昌齡命烹之剖腹獲刀歎曰葛仙公命魚送書古人剖鯉得素頤同也

道士得仙

緱氏仙鶴觀道士皆精專法籙每年九月三日有一道士得仙至其夜皆不扃戶以求飛昇張竭忠為縣令使勇者覘之見一黑虎入觀銜出一道士而去至明並不得仙者竭忠大獵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或冠帔人髮骨甚多皆每年得仙道士也

衆花之精

崔玄微月夜有青衣引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又報封家十八姨來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色皆殊絕芳香襲人醋醋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被惡風所撓嘗得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與作一朱旛

上圖日月五星立苑之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待此月二十一日立之崔許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樹飛砂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衆花之精醋醋乃石榴封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來謝各裹桃李花數斗云服之可以却老某等亦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年可三十許

天柱山梯仙國

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滲井千餘尺而無水

工人猶覩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柱山門內兩童皓齒垂髮洗足金冠問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勅曰以禮遣之引至淸泉洗洛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城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如何處答曰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工遂上山尋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人間已十數年欲出舊穴應

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引上天門須臾雲開已在房州詢陰家云已三世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上淸童子

岑文本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淸童子元寶奉參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曰自漢得果成本生於吳得不凝滯之道文本語以漢事了如目睹問冠帔之異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淸五銖服又曰　六銖尤細者五銖也出門數步牆下不見文本掘之一古墓中惟得古錢二枚文本寤上淸童子銅名元寶錢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文也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遂薨

舞袖弓彎

邢鳳寓居長安平康里故豪潤門曲房之地也晝夢一美人曰此妾家也取綵牋寫陽春曲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

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換九秋霜

巴陵鬼詩

劉方玄夜宿巴陵古館聞家口嘯咏之聲一老青衣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騎偏白騮抱阿荆郎墜損左膊至今天陰痠疼明日必大雨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無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綿綿思遠道也明旦果大雨壁上有詩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

日爲灰不堪着墨色甚新乃知夜來人題也

海龍王女

許漢陽貞君元中舟行洪饒間日暮䓁小浦濡入行數里不覺到一湖中水纔二三尺湖崖庭宇甚盛見數女郎飲食皆非人間見者有一樹幹如梧桐葉如芭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盎青衣捧一烏如鸚鵡置闌干上一聲而樹花皆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管絃悉備女郎舉酒衆樂具作夜深花

落便失所在一女郎作詩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諸女郎曰欣此旅泊相接恨悵而別明至湖口訊之曰昨夜溺死四人撈出其一人似活久乃言曰海龍王諸女歸洞庭宿此取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我却得來漢陽問客爲誰曰一措大耳漢陽默然覺腹中不安吐出鮮血數升方知人血爲酒三日方　平

胡二姉

馬燧貧賤時寓北京謁護戎犯諱庭叱而出燧逃郭外護戎遣鐵騎追索燧匿于逃民敗室中見一女人曰胡二姉知君在此故來安慰以灰數斗橫布地上曰夜半有異物相恐切不得動過此厄後勳業無雙言畢而去果見一夜叉赤髮金牙獰目吐火終不敢越胡二姉之灰俄聞車馬來户云馬生必匿於此夜叉奮起啖食人馬殆盡而去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竟不知胡二姉所在思報

不及春秋祠享列於廟左右

獨異志

商較卿相

明皇幸蜀嚴士淹從馬上商較卿相士淹曰姚崇如何帝曰健者也宋璟如何曰賢而沉者也論十數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帝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陛下何委用之深也帝俛而無言

祖異志

人魚

侍制查道奉使高麗晩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見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天上碧玉樓觀

九華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

姑曰新婦不唯疾止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空而去又數日復回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碾成窗戶悉以珠寄綴紋綵帳幔五色相照仙女行明中燃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為從婦乘之冉冉而去

括異志

南岳赤脚仙人

樂史為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帝宗詔俄見宮闕壯麗帝曰而王未嗣吾為擇之少選二人至帝曰中原未嗣汝往勿辭頓首而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唯而去旁拱立者曰此南嶽赤脚李仙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

聖會宮見羽衛

聖會宮在洛陽之東　祖宗神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人見羽衛陳布道中寂後一人衣赭袍張黃蓋乘馬至宮前不見明日宮門大啟諸殿門鎖不鑰而啓俄

頃報　仁廟上仙

曹門好

天聖明道京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景祐　仁宗曹王女孫為后王佐太祖定天下降蜀平吳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宜乎後裔之興也

醴泉觀

祥符中京師東南隅醴泉湧龜蛇見其側敕

之者疾瘳卽其地營祥源觀後災再加繕造
敗號醴泉觀熙寧中爲加修飾命教坊伶人
奏樂於庭是日眞武影現於殿脊大珠中部
從神官旗纛悉具

僕射廳

陳英公執中初以右正言謫監永州酒務一
日屋楣間見金字牌書僕射廳字後果至台
輔

金甲神人叱醫工

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中國難擾而疾將去
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
然鼎覆再煮再覆又煮而加火焉困甚就榻
夢神人披金甲持劍叱曰在庖者本朝宰相
汝何人敢加毒害遜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
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汗脚襪

盛文肅公度忽疾而死越夕乃蘇云爲人追
入一府見主者云同姓而誤追亟命追歸道
中見故相沈義倫曰知公得還爲我語家人
頗爲汗脚襪所苦文肅歸以語其孤不悟汗
脚襪之說及服除徹神坐而揭傍有敗襪究
其所自乃守靈老卒夜宿偶置于此旦起忘
之謂已亡失不復求索

彈鴟

張太寧戩方性惡鴟每挾彈逐之嘗居佛寺
有鴟巢于殿之角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鼓翼
彈之而斃大鴟盤空悲鳴不已太寧步庭中
一鴟下搏其巾一鴟攫傷其鬢旬餘創潰而
死

龍首山人

前進士楊迺與楊寘狀元相善夢寘被刺自
稱龍首山人慶曆中登第而卒後人解之曰
龍首狀元也山人無祿之稱也

鬼手書草字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窗獨坐閱書有大手如
扇自窓伸前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

書一草字窓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項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草字遜謝而去

母死復歸

潘繼宗郎中母亡十年一日忽在堂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曰可於堂西張幃幔中安二榻將與伴我二婦人息焉又云吾死亦無大過

陰官置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旣受朝封我爲縣大君乃縱出入今往生冀州磨房某人家爲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具飲食唯聞七筯聲月餘告去舉家送至郊外空中有哭泣聲

正郎鼻

徐郎中少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諦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於籃中擇一鼻剜去徐鼻以所擇安之頗覺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爾端直歷官正郎

大鱉放生

宋傅慶中舍嘗得數鱉付廚婢臛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踰年婢病瘧煩熱將卒舁致外舍翌日見胷脇間皆青泥詢之云不知所自但熱差減耳家人伺之夜有大鱉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婢胷氷之其病遂愈

道士奏章

范公仲淹倅陳州特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

公笑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所足微溫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名下一字黒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辯既而郡守母病平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歎道士通神也

芙蓉館主

慶曆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余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鞍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張酒酒

道士張酒酒得錢即沽酒未嘗一日不醉一旦拂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

城隍廟求嗣

建州有張某無子屢禱城隍求嗣夢神告曰汝夫婦分當無子我念汝虔禱今以廟中判官為嗣果生一子名伯玉舉進士第歷官正郎典數郡而卒才藻廉勁嗜酒不修飾垢貌蓬鬓如土偶判官

費孝先軌圖

費孝先成都人取人生年月日時成卦謂之軌圖復有卦影所畫皆唐衣冠祿位亦唐官次豈非唐之精象者之為歟

贓濫處斬

韓元卿為峽州推官忽揮刃自刎喉雖斷而未死祖擇之時為湖北提刑同年進士也往視之韓不能語但舉手如索紙筆狀因授之書云贓濫分明罪宜處斬祖命取桑根線縫其創元卿以手梳去遂卒

鼉怪

潭州樂平橋港有鼉為怪多食人歲有溺死者市民李姓者弟溺 求屍不得因刺掌血爲疏作章夜醮而焚之夜夢至一處若大府有數吏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如龍而一角日光如電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鼉肆暴枉害平人决鐵杖一百處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穢上瀆高真宜付王頎決臂十五後數年王頎知潭州李坐遺火伏罪

屠者封羊

武弁馬仲方有餽牝羊者生一羔仲方屬屠者肆翌日將封而亡其刃良久見刃于溝中

取而洗拭既又失之乃羔羊銜投溝中又以足踐淖中使勿見屠者覩之大感傷自此不復屠羊

許偏頭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貧人敝衣憔悴來求傳神許笑曰君容狀若此而求傳焉何也其人解布囊出黄道服鹿皮冠白玉簮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顔失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

降臨道人曰君傳吾像置肆中有求傳止取千錢後有識者曰此靈泉朱真人也求者輻輳許貪畫直每像輒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不可妄取安得違吾言將促其壽也覺其左頰既瘖頭遂偏自是呼為許偏頭求真人乃朱居士名雄見唐史亦見杜光庭仙傳

誤食厭物

張壽龍圖景祐初甲科登第嘗誤食犬肉夢黄衣使者追至一宮闕一道士曰何故食厭物壽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止此吾爲汝言少選出曰可謝恩引至殿前通曰張壽誤食厭物謝再拜而寤張神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乎

湖中見船

徐禧學士舟次彭蠡湖水面白霧四起見二朱漆巨舟旌旗赫奕搖櫓者肅而不譁相去百餘丈而逝又見朱艦間以金碧相踵而去又見二白艦載甲士數千戈戟森列尾三舟

而行船遠而益小

得父石誌

祖無擇龍圖嘗倅齊州過古河灘沙中得片石上有數十字乃葬其先人之誌也遣人視墳墓無一坏之缺竟不測其從來

茅處士叱鬼

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燁卒長子庫部又卒乃鬻其弟爲茅處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來俄一人頂帽從數鬼叱茅曰我第爾何敢

據速出無貫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茅叱曰爾昔爲人今爲鬼矣尚恃貴氣敢爾耶若我擅居爾第宜迫我出爾子不肖不能保其先人舊廬因貨於我尚敢逐我耶言訖返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截豕一耳

羅紹漢陽人居近五通神廟隣家歲畜一豕祀神多壞羅之藩籬紹父怒擒豕截去一耳隣人訴於神旣而生紹與其孫各無一耳又

公安富民見二犬交以刀斷其勢後生二子俱闇

段谷狂吟

段谷者累舉進士後忽如狂市中謳吟云一間茅屋尚自脩治信狂風吹連簷破碎斗栱枓欹看傾倒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不不來歸後病死及葬發視但棺耳

類說卷之二十四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五

多穀子

容成氏　神化

心小而志大　良醫活人

見古觀景　鵲巢獺穴

君子禁微　周公治魯太公治齊

烏窮　九野

會稽竹箭　嫦娥

十月而生　黃龍負舟

金縢豹韜　皐陶瘖

一彈一徽　有餘

人可以微言乎　東家西家

汗漫期于九垓　兩蛟挾船

猩猩乾喝　乘船遇風

酒濁其神　擢揄其氣

祭井竈等神　受秋駕

貴所有賤所短　人性

三勢二權　愼無爲善

治無病之病　行合趣同
引重持輕　雞距
以小明大以近論遠
皆不宜言　沐髮
遺腹子　燕賀
魚無耳蟬無口　哭逵泣絲
鬼神　三危
掘藏有殃　禍福
九賢千歲一出　扁鵲

英俊豪傑　由基神射
論將
玉泉子
稜等登科　王老
驢鳴狗吠　點鬼部算博士
一叉手一韻成　九釘盤
百合草履　大帽子
席帽　金銀器皿
角弩　髻名

麩粉　水芝
燕雀名　鷄五德
嘯十五章　科第放此凤漢
金華子
來燕隊舞　泥看街樓
亞相厚臺　點頭崔家
杜牧改名　阿武婆阿婆舞
龜寶　李郢詩云
面部三無　孤遊還丹

龍王誅水族　彭寵死
淮南子
自然之勢　所好為禍
共工觸不周山　兵強則滅
病化為虎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五

類說卷之二十五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駿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炙轂子

容成氏

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至堯時羿誅鑿齒獸 殺九嬰 斷脩蛇禹射十日繳大風萬民皆喜置堯為天子

曉世桀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湯放桀武王伐紂

神化

太上神化其次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伐暴

心小而志大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

良醫活人

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慼也人主以備樂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

見舌觀景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

鵲巢蟻穴

鵲巢知風之所起蟻穴知水之高下暉日知晏陰諧知雨

君子禁微

積羽沉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

周公治魯太公治齊

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益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鳥窮

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角人窮則詐

九野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曰蒼天南曰鬵天北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會稽竹箭

梁山　犀象華山金石醫山珠玉幽都觔角

嫦娥

羿請不老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以奔月

十月而生

精神受於天形體稟於地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觔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黃龍負舟

禹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笑曰我受命於天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尤蝘蜓龍乃弭耳掉尾而退

金縢豹韜

通許由之論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間田者慚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隱謀圖土之書也

皋陶瘖

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寃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

一彈一徵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乎和鄒忌一徵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

有餘

饒求火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

人可以微言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以微言乎若山投水中如何曰善沒者能取之矣曰以水投水如何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矣

東家西家

超舍禮俗猶至家之居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之禮不能處

汗漫期于九垓

盧敖遊北海見一士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見敖下其臂方居龜殼而食蛤蜊敖曰子可與敖爲友乎若士笑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舉臂竦身入雲中

兩蛟挾船

荆有佽飛渡江至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船佽飛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骨朽肉棄劍而赴江刺蛟斷其頭船中人盡活

猩猩乾鵲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猩猩知人姓字此知往也醉以擒身此不知來者乾鵲鵲也人有來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

乘船遇風

楚人有乘船遇大風者波至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欲亦猶此爾

酒濁其神

醉者俛而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超江淮以爲尋常之瀆酒濁其神也

懼揜其氣

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見寢石以爲虎懼揜其氣也

祭井竈等神

今世祭井竈門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享之也懼頑其德煩苦之無已也

受秋駕

尹儒學御三年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朝師師曰今日將教子秋駕儒曰臣有大幸今夕故夢受之

貴所有賤所短

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棓子路葅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賤其所短

人性

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

三勢二權

將有三勢二權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此爲氣勢一人守隘千人弗過此謂地勢因其怠亂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出於不意此謂知權陳卒正前傷敵者衆此謂事權

愼無爲善

人有嫁女子曰爾行矣愼無爲善曰將爲不善耶曰善且弗爲況不善乎

治無病之病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

行合趣同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

引重持輕

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

雞跖

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食雞必食其跖

以小明大以近論遠

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一羽炭知燥濕之氣以小明大也見一落葉知歲之將暮睹瓶中氷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也

皆不宜言

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之日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塚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皆不宜也

沐髮

沐者墮髮猶爲之不止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遺腹子

不思其父無見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

燕賀

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魚無耳蟬無口

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哭逵泣絲

楊子見逵路而哭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爲其可以黄可以黑

鬼神

炎帝於火死而爲竈禹勞天下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三危

天下有三危少德多寵一也才下位高二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也

掘藏有殃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

禍福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宋人好善家無故黑牛生白犢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丁壯者死老幼皆上城城破皆屠之獨父子盲得無乘城圍解則父子俱視塞上有善術者馬無故而亡入胡其父曰何遽不爲福乎數月馬歸父曰何遽不爲禍乎其子好騎而折髀人弔之父曰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入塞丁壯引弦而戰死十九獨以跛故父子相保

九賢千歲一出

堯眉八采九竅通洞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禹耳參漏是謂大通文王四乳是謂大仁皐陶馬喙是謂至信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此九賢千歲一出

扁鵲

所貴者非貴其隨病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疾之所從生也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鑒刑貴其知亂之所起

英俊豪傑

才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

由基神射

楚王獵見白猿射之猿善避箭莫能中乃命養由基射方執弓猿乃抱樹而號始知由基神射也

論將

將有三隊四義五行十守三隊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决疑不辟罪五行者柔不可卷剛不可折仁不可犯信不可惑勇不可凌十守者神清謀遠操固知明不食於貨不淫於物不嗌於神不推於方不可喜不可怒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也

玉泉子

稜等登科

故事放榜畢旅謝時宰榜首致詞有丁稜者

語吃欲言稜等登科趨前連聲曰稜等登竟不成語而退

王老

王元寶富厚以錢文如其名因呼錢爲王老

驢鳴狗吠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温子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北方何如曰唯韓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狗吠

點鬼部算博士

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

一义手一韻成

温庭筠文思敏妙李義山嘗得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温對曰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温毎作賦一义手一韻成令狐綯多託爲文惡其漏語疎之温謗曰中書堂坐將軍處耶譏其不學也

九釘盤

唐御廚進饌用九盤裝累名九釘盤

百合草履

大曆中進五朶草履中間進百合草履

大帽子

本野老之服後魏載之唐初以紗縠爲之以隔風塵

席帽

本羌服以羊毛爲之秦漢靴以故席女人亦戴之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翠謂之席帽煬帝

幸江都御紫雲樓觀市欲見女人姿容詔令去網子

金銀器皿

夏商始用金銀器皿

角弩

夷牟置角弩爲上用之步敵則木弩漢軍有八斗弩以射楚營矢及十里

髻名

髻者繼也女子必有繼於人女媧氏以羊毛繩之向後繫之以荊木竹爲之笄貫髮赫連氏造梳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堯舜以銅爲笄舜加女人首飾釵梳雜以象牙玳瑁爲之間以玉髻上加朱翠翹花傳之鉛粉其商髻名鳳髻又有雲髻加之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始皇宮中梳望仙髻漢宮有迎春髻漢武時諸仙從王母下降皆梳飛仙髻盤龍髻貫以鳳首釵孔雀搔頭雲頭篦插八字眉漢明帝宮人梳百合分稍髻同心髻插青黛蛾眉魏

武宮人插連頭眉晉惠帝宮人梳芙蓉髻插通草五色花子插黑墨眉一晝逆心細長曰仙蛾粧隋文華宮中梳九貞髻唐武德中梳平蕃髻長樂髻開化中梳雙鬟望仙髻貞元作偏髻子

膩粉

秦穆公女弄玉善吹簫嬴降於宮掖錬飛霜冊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名日粉今之水銀膩粉也燕脂本閼氏夫人以紅花爲之中國人

呼紅藍

水芝

蓮花一名水芝一名水華芡鷄頭也一名鴈頭

燕雀名

鷰一名天女鷙鳥又曰玄鳥又曰乙昔娀得燕卵吞之生商子姓後以乙爲孔字雀一名嘉賓言集人家屋如賓客

鷄五德

鷄一名燭夜一名司晨有五德頭有冠象文足有距象武遇敵則鬬象勇得食相呼象義鳴不失時象信

嘯十五章

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四曰高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地動十一曰蘊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章

科第放此風漢

劉蕡楊嗣復門士也按唐登科記寶曆二年楊嗣復放三十五人裴休等時蕡第十五試齊魯會于夾谷賦晦日與同志晁明池泛舟詩及第策直言中官嫉怒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嗣復懼曰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金華子　　唐劉崇遠

來蘇隊舞

杜邠公守楊州耽於游宴宣宗除崔鉉爲代以詩送之曰一方獄市獲來蘇楊州押衙傳希聞御詩即教習來蘇隊舞以迎崔公杜頗銜之致政歸洛每遇維楊人必問曰來蘇健否謂傳希也

泥看街樓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大臣貴戚有看街樓皆泥之畏其糾彈

亞相辱臺
御史大夫謂之亞相舊說除亞相百日內有
人大拜即謂之辱臺
點頭崔家
崔雍兄弟八人皆登進士科時號點頭崔
家
杜牧改名
杜牧夢人曰爾改名畢未幾而卒
阿武婆阿婆舞

鄭傪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獻
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
昔日曾聞阿武婆如今却見阿婆舞
龜寶
徐太尉彥若赴廣南渡小海於淺水中得一
琉璃瓶中有一龜及寸旋轉不停而瓶口極
細不知何自而入夜半覺船偏重視之則羣
龜重疊登舟遂其瓶徐懼而棄之後問船主
云此名龜寶

守鄧詩云
江風徹曙不成睡二十五聲秋點長
面部三無
李寬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云李公面部
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公有數子皆先公
卒有宅在鄉未嘗得歸死于他州乘其舟而
歸舟覆沉其骨
孤進還丹
許棠晚年登第嘗曰自得一第筋骨輕健倉
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

龍王誅水族
艾子避于海夜聞哭聲曰昨日龍王有令應
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又聞哭
聲曰汝蝦蟆無尾何哭曰吾今幸無尾但恐
便理會蝌蚪時事也
彭祖死
艾子見老姥衣衰麄之服哭甚哀艾子曰姥
夫誰也曰彭祖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

不為短可以無恨媼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
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耶

淮南子

自然之勢

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窾
者常浮自然之勢也

所好為禍

善遊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為自禍

共工觸不周山

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
爭為帝遂潛于淵越王翳空山越人熏而出
之

兵強則滅

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堅則裂齒堅則先舌
而敝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

病化為虎

牛哀轉病七日化為虎其兄入覘之虎搏殺
之

類說卷之二十五　終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六

國史纂異
暗中摸索　玉樹
霹遁首　北斗化為七僧
望省樓
國史補
王維竊人詩句　擅場
都盧緣橦歌　大蟲老鼠
李華山頌　准勑惡詩
寶相無懸　巫支奇
火宅地獄　麻姑送酒
旋轉捉風　熱風
華塚　簡則易直則同
元和體　西幸免租稅
韓翁與女婿　裴旻遇真虎
碧落碑　穢而登增
驛山數馬覓　李光弼領兵
比家求丈夫事　隴西李禎

官豬爲惡　于公易露布
埋𠊓村　佛汗
書鵰　伐兩京道櫬
羡江西　上不疑我
王言不存私家　五福太乙
劉闢吞人　心疾
唐衢善哭　京兆尹三員
叱僧　毬場生草
枷有玉脫　醫道將行

賣藥宋清　白麥麵
洛黃浸黃　沙堤火城
堂案　堂老
僕射乘馬入省　吏部省眼
蕭齋　蓮花漏
待漏院　婦人之貴
致仕制　量頭爲枷
爭爲碑誌　崔昭行賄
白袍子紛紛　先須試題

第果實名　宋玉坦率
蛟龍吹笛　秋夜吹笛
彈五絃　相府蓮
錄鹿　下馬陵
歃蒲等著名　刺客
虜帳烹茶　船鴿
妻報父冤　烘堂
讀書不如寫字　烏絲欄紙
彈琴知音　沉泯聲

愽經　窮兵獨舞
功德山　鈒鏤王家
四軍紫　雷狀如疏
蚊母鳥　流桂泉
傷荷藕

後史補

桑落酒　清河黃
判雜職　詩窖子
黃居難　杜荀鶴

五代史補

文面　楊風子
沒了期　十德啓
牡丹詩　浮石成仙
得得和尚　莊宗撰詞
雀鼠耗　秋日晚望詩
一眼胡奴　謝魚箋
用桔槔打淚不出　隨狀納命
骰子分兒女　月沉湘浦
銀葉護井　九州歌
拔釘錢　竹枝畫牛背
一字師　武一谷
掘墓賊　旋月偃月
水草大王　賊頭
謬作梁山　無寸道
迸殿雷　鵝生四掌驚着兩䄄
十二時中兩度潮　好骨藥

類說目録卷之三十六終

類說卷之二十六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國史纂異

暗中摸索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乃曰卿自難記若遇劉沈曹謝暗中摸索亦可識

玉樹

雲陽縣多漢離宮故事有樹似槐而葉細士人號謂之玉樹楊雄甘泉賦云玉樹青葱而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者非實也似之而已

靈運鬚

謝靈運美鬚臨刑施南海祇園寺為維摩詰鬚寺中寶惜中宗時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遣人取之仍剪棄其餘

北斗化為七僧

李淳風奏北斗七星官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七人共飲二石太宗遣人

召之七八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

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爲太常卿起樓與尚書省相對人謂崔公望省樓

國史補

王維竊人詩句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致高逸得宋之問輞川別墅山水絕勝今清凉寺是也維有詩名

然好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

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郜暧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都盧緣橦歌

元載久擅權客有爲都盧緣橦歌述其危殆以諷之載覽之泣下

大蟲老鼠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任使府或譏其年輩相懸愈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相懸之有

登華山頂

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返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

淮勑惡詩

德宗晚年詩頗工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帝曰此惡詩何用進時謂淮勑惡詩

宰相無德

郜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出逢吉温温問何此蒼黃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宰相最無德者欲言吉項誤言韋安石既而鞭馬又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問慰之復以房融爲對昂一日三犯人惟韋陟遂與之絕

巫支奇

楚州有漁者淮中釣得古鎖不絕刺史李湯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獮猴躍出復沒後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鎖之名巫支奇

天堂地獄

李舟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麻姑送酒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洒掃今夜洪崖先生來有人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未畢門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略無怍色

蛇酒治風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蘖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熱風

鄭雲逵與王彥伯隣居嘗有客求醫誤謁雲逵逵診候曰熱風頗甚客怪人謂藥方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走自是有乖議者即云熱風

筆塚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號筆塚

簡則易直則同

羅浮王生人問爲政難易生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道否曰直則同

元和體

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則矯激於孟郊學淺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實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西幸免租稅

明皇欲西幸裴耀卿張九齡諫曰百姓場圃

未畢李林甫曰二京陛下東西宮也馬用擇
時如妨刈穫獨可躅免沿路租稅上大悅卽
日西幸長安旬日張裴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婦翁與女婿

張垍張埱俱在翰林垍以尚主獨賜珎玩埱
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

裴旻遇真虎

旻守北平地多虎旻善射一日斃三十余虎
老父曰此彪也似虎而非旻曰真虎安在父

曰北去有之旻躍馬而往叢簿有虎躍出小
而驚猛一吼山石震動旻人馬辟易弓矢墜
幾不免自是不復射

碧落碑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上有碧落二字
人謂之碧落碑

襪而登階

韋陟有疾房尚書使子弟問之的內忝韜茵
毯襪而登階侍婢皆笑

祿山歎馬嵬

安祿山聞楊妃馬嵬之死數日歎惋林甫養
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有所自也

李光弼領兵

郭汾陽自河湯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
也舊士卒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采
皆變

出家大丈夫事

崔趙公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否答曰出家大

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隴西李禎

嘗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制史與人書唯稱
隴西李禎

官豬為患

盧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豬數千頗為
人患上曰移於沙苑何如對曰同州豈非陛
下百姓為患一也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為便
德宗曰卿理虢州憂他處百姓宰相材也由

是有意用杞

于公易露布

德宗覽收京城露布至臣肅清宫禁祗謁陵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露布于公易之詞也公易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朝野惜之

埋懷村

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問其地名埋懷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

佛汗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劉玄佐自持金帛以施復起齋場士庶競集輸施唯恐不及所得數萬以贍軍

畫鶻

裴延齡恃恩輕躁顧少連畫一鶻群烏噪之以獻上上知衆怒竟不大用

代兩京道槐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槐樹爲薪渭南尉張造答曰召伯所憩尚勿剪除先皇舊游豈宜斫伐乃止

羨西江

陸羽少事竟陵禪師師去世作寄情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黄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上不疑我

德宗自復宫闕常恐生事姑息藩鎮唯渾令公奏事不遂喜曰上不疑我

王言不存私家

高真公爲中書舍人家無制草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五福太乙

元和中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記曰耳聞天語目覩烏背

劉闢吞人

劉闢初患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肥碩闢據地而吞

心疾

韋綬李𧦬俱以心疾廢韋常疑遇毒鉼并而飲李益少而疑病亦心疾也 心靈府也爲外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病之本也

唐衢善哭

唐衢老而無成善哭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太原享軍酒酣乃哭滿坐不樂主人爲之罷宴

京兆尹三員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有幾員李吉甫對京兆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人以爲善對

叱僧

韋貫之爲右丞內僧廣宣造門曰閤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不軌之言命筆草奏僧惶恐而去

毬場生草

憲宗問趙宗儒曰人言卿在荊州毬場生草何也對曰草生不妨毬子上笑

枷有三脫

王悅爲壂屋鎮將軍士犯禁枷之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由是秋毫不犯

醫道將行

王彥伯醫道將行煮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氣者飲此翌日各持金帛來酬取之無不效者

賣藥宋清

宋清賣藥長安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買藥遺送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救之歲計所入亦百倍故長安稱有義曰賣藥宋清

白麥麵

竇氏盛時有奴厚飲群從之資供白麥麵醫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後有告奴所輸乃常麥群從一時暴熱皆作

烙黃浸黃

故老云五十年多患爇黄坊曲舊有大開其
門以焰黄爲業者瀰漫水中嘗有晝坐至暮暮
謂之浸黄近代無而患腰脚疑茶所爲也

沙堤火城

凡拜相禮絕班行自子城東至府第載沙填
路名曰沙堤或百僚問疾有司設幕次排班
元日冬至立秋百官皆備珂傘列燭至五六
百炬謂之火城宰相將至火城皆撲滅以避
之

堂案

宰相判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曰堂帖以次押
名曰花押黄勑既下有小異同曰帖堂

堂老

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丞郎相
呼曰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相呼爲院長
御史相呼爲端公

僕射乘馬入省

南省故事左右僕射上宰相送御史捧案員
外郎捧筆殿中侍御史押門自丞郎御史中
丞皆受拜朝論以爲比肩事主儀注大重元
和以後悉去舊禮唯乘馬入省門如故

吏部爲省眼

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謂
廚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
司爲都官省中語曰後行祠部不博中行都
門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蕭齋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
一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淮買歸東洛建一
室以甑之號爲蕭齋

蓮花漏

越僧靈徹取銅葉製器爲蓮花漏置盆水之
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
道之正節

待漏院

舊百官早朝立馬望仙門外宰相於光宅車

坊以避風雨元和初置待漏院

婦人之貴

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延賞其子弘靖其壻韋皐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致仕制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仕則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時杜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知舍人以此而譏之

量頭爲枷

李銛錡之從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長幼量頭爲枷自拘於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而已

爭爲碑誌

長安中爭爲碑若市賈大官薨赴其門如市至有喧競不由喪家裴均之子乞銘於韋相縑帛花足貫之曰寧死不苟爲之

崔昭行賂

裴吉云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朝退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壽州崔郎中候謁姑夫怒喝門者將鞭之良久强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果又令秣馬飼僕吉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及入門有得色乃昭贈官絹千疋

白袍子紛紛

有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由緋袍子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先須試題

建中初裴貲曰若使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某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第果實名

李直方常第果實名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柑子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

宋五坦率

宋濟老於文場試賦失韻乃撫膺曰宋五又

坦率矣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曰宋五坦率
否盧氏雜說少異

蛟龍吹笛

李舟得林舍烟竹截以爲笛緊如鐵石以遺
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舟吹之俄有
客呼舡請載既至請吹之其聲清壯山石可
裂及入破呼吸盤擗應聲粉碎客亦不見疑
蛟龍也

秋夜吹笛

李牟秋夜吹笛於辰州初發調群動皆息及
數奏微風颯至俄頃舟中賈人有怨歎悲泣
之聲

撣五弦

趙璧彈五絃曰吾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
終則天隨之浩然躬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
之爲璧而璧之爲五絃也

相府蓮

于頔以樂曲有相夫憐其名不雅客曰南朝
相府曾有瑞蓮故號相府蓮後語訛耳

銀鹿

顔峴家僮名銀鹿後事曾公終身

下馬陵

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
爲蝦蟆陵也

詼諧等著名

詼諧賀之章輕薄祖詠顛語賀蘭唐詠李蕭
昕寓言李舒隱語張著機警李舟歌後姚峴

語訛映帶李直方月人曹著

刺客

天下未有兵甲多刺客李勉爲開封尉獄囚
有意氣者勉縱而逸之後客遊河北偶見故
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
德妻曰千縑可乎曰未二千匹可乎曰未也
妻曰不如殺之其僮哀勉密告之乃逸去夜
半至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敢夜行勉言
其故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未

明携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虜帳烹茶

党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曰滌煩消渇所謂茶也蕃人曰我亦有之乃出數品此壽春者此顧渚者此蘄春者

船鴿

舶舡發海路必養鴿船没雖數千里亦能歸其家

妻報父寃

貞元中長安有娶妻者數年忽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寃故於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復至斷所生二子喉而去

烘堂

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坐皆笑謂之烘堂也

讀書不如寫字

張參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字

烏絲欄紙

宋亳間有紙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欄紙

彈琴知音

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

沉沉聲

董廷蘭善為沉聲沉聲皆琴聲也

傳經

貞元中宋清進傳經一卷强力爭勝謂之撩

零假借錢帛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

窮兵獨舞

于頔聞韋皐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曲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幕客韋綬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諷頔頔爲襄帥暴虐人呼襄

樣飾皮

功德山

韓晉公詔徑山出妻拜之乞一號徑山曰功德山

鈒鏤王家

四姓滎陽鄭崗頭盧澤底李士門崔皆爲鼎甲太原王亦四姓之匹呼爲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四軍紫

貞元中有四行軍自爲賜紫祕郎署呼爲四軍紫

雷狀如㸑

雷州春夏多雷秋冬伏地中其狀如㸑人取

食之亦有雷斧雷墨可以入藥

蚊母鳥

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於叢葦中又有蚊樹類枇杷熟則蚊出

流桂泉

南中有泉多桂泉後乃立屋爲漢祖廟又有子胥廟其像分鬚爲五並有靈應

傷荷藕

蘇州進藕最上者爲傷荷欲長其根故傷其葉也

後史補

桑落酒

河中有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筦弦高號桑樂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

判雜職

李白誠爲長葛宰一雜職犯過乃戲判曰豈

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

詩窖子

王仁裕著詩萬首謂之詩窖子亦曰千篇集

黃居難

有舉子亂爲詩筆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比白居易字樂天也又有張碧者業歌詩云與李白爲對

杜荀鴨

梁園有富家子杜四郎好接文士受爲詩篇

時號杜荀鴨以比荀鶴每有詩即題壁規賀
或汗漫之即云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
一塗泥
五代史補　　　陶岳

文面
徒見文面自梁太祖始

楊風子
楊涉送傳國寶於太祖其子凝式諫不聽恐
事泄即佯狂號風子

沒了期
錢鏐封吳越國王王役大興士卒嗟怨或夜
書府門曰沒了期沒了期脩城纔了又開池
鏐出見之命吏書曰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
罷又冬衣嗟怨頓息

十德啓
鍾傳起於商販尤重學士萬浩因擇其行事
赫赫者十條形於啓事以投之謂之十德啓
傳毎一字酬一千凡五千緡

牡丹詩
曹唐羅隱皆有詩名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
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唐曰此乃詠子女
障子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
帝宴西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
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唐無以對

浮石成仙
爾朱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若見
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

一石必投諸水後峽上渡江有叟艤舟相待
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属曰涪州先生豁然
而悟遂服藥即時輕舉

得得和尚
僧貫休入蜀上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千
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禪月因名為得
得和尚

莊宗撰詞
莊宗雅好音律凡用軍前後隊伍皆自撰詞

使揭聲而鳴唱至入於陣不問勝負馬頭總
轉衆樂齊舉故人忘其死亦用兵之一奇也

雀鼠耗

明宗幸倉場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雀鼠侵蠹
謂之雀鼠耗倉場加耗自此始

秋日晩望詩

何仲舉能詩李皐對仲舉吟其秋日晩望詩
云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幾山乃以
足扣地曰仲舉詩家之高逸者其餘奴兵乃

閩氣耳

一眼胡奴

徐寅獻太祖東遊大梁賦將太祖與太原武
皇爲讎敵而武皇眇一目又出沙陀部落欲
媚梁祖其詞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膽落莊
宗滅梁寅在閩中王審知戒閽者不得引接
寅坐是止於秘書省正字

謝魚牋

黃滔爲王審知推官審知遺之魚徐寅代爲
謝牋曰銜諸斷索纔從羊續懸來列在雕盤
便到馮驩食處時大稱之

用桔槔打淚不出

敬新磨河東伶人莊宗出自沙陀部既得天
下左右侍衛多用番部子弟高鼻深目者甚
衆新磨每譏之衆皆切齒訴於莊宗泣下莊
宗以責新磨新磨曰此輩淚用桔槔打亦不
出莊宗大笑

隨狀納命

李濤嘗怒張彥澤上疏請誅彥澤後契丹南
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先入京師乃挾宿憾
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自寫狀求見彥澤
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
欣然卒善待之

散子分兒女

載偃能詩自稱玄黃子馬氏有國至文昭尤
好奢侈偃著漁父百篇以諷由是不遇凍餒
日侵謂妻曰與汝結髮生一男一女今恐擠

於溝壑宜分兒女逃去於是衆散子與妻約曰采多者得兒傴擲采少乃攜女慟別

月沉湘浦

石文德工詩馬文昭以其兒從未嘗接待南宅王子延之門下無何彭夫人薨文昭傷悼文德獻挽詞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驚曰文德有如此作用吾反不如南宅小兒知鑒耶乃接見之

銀葉護井

高郁爲武穆王謀臣貪而僭常患所居三井不甚清徹乃用銀葉護井四面內外皆徧拓畏其奉過差皆此之類也

九州歌

歐陽彬謁湖南馬氏不得通有妓瑞卿慕其才延之於家時湖南舊管七州後加武陵岳陽爲九州瑞卿歌之武穆竟不問彬遂入蜀

拔釘錢

趙在禮在宋州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日制下移鎮永興百姓相賀曰眼中拔却釘也可不快哉在禮聞之上表乞還鎮朝廷許之在禮每口率錢一千號爲拔釘錢遂獲有百萬

竹枝畫牛背

僧齊巳長沙人七歲穎悟爲大潙山寺司牧往往抒思以竹枝畫牛背爲篇什衆僧奇之遂令出家

一字師

鄭谷在袁州府齊巳携詩詣之有早梅詩云

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巳不覺投拜自是士林以谷爲一字師

武一谷

武行德以採樵爲業而甚有力自謂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號武一谷

刼墓賊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刼墓賊耳

旋風偃月

李皐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爲馬氏作謝戰馬李皐曰馬有旋風之隊安得一對節曰軍有偃月之營皐乃云驟尋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陣

水草大王

李儼爲鳳翔節度因生辰秦鳳持禮使陋而多鬚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使戲曰今日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賊頭

王仁裕乾祐初放榜二百一十四人作詩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纔長羽毛成擲金換作天邊貴鑿壁偷將榜上名陶尚書見詩曰不意王仁裕今日爲賊頭也

謬作梁山

李濤弟澣娶得婦婦拜濤濤曰愧無子建謬作梁山聞者絕倒

無寸道

馮道在中書舉人李導投贄見之道責導不避名導曰相公是無寸底道道了無所怒

遶殿雷

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弦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遶殿雷

鵝生四脚鱉生兩裙

僧謙光有才辨而飲酒食肉嘗云老僧無他願但願鵝生四脚鱉生兩裙足矣

十二時中兩度潮

閩僧契盈陪吳越王登碧波亭王喜曰三千里外一條水契盈曰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爲切對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出故云三千里

好膏藥

王建方許下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耳及據蜀乃袒背示從事馮涓欲自辯涓撫其背曰大奇大奇何處得此好膏藥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七

史逸

判狀赦死　尉遲敬德錢
五般餛飩　兩盤饆饠
五十年天子　巨蛇食藤花
二青衣捧香爐　紫素元君
明皇遊月宮　射羅公遠
回向院　盧杞欲入間宰相

金天王留李主簿妻
李相笏　金天王引駕
病鶴求人血　花斗廉貞將軍
擲領巾為絳橋　箜篌朱字
許瀆入瑤臺

唐宋遺史

金蓮燭　七歲能詩
南楚材妻詩　手印屏風
賦詩得妓　送別兄弟詩
玉簫之約　侯門深似海
渠伊錢　僧敲月下門
衣錦將軍　麻衣和尚
釜中龍　龍興寺
鳳翔太平宮　抱琴踰垣

南唐野史

歸雁詩　詠白詩
孤鴈詩　二子夭壽
一字師　聯句

徐仲雅詩　白賦赤賦
異猿　胡蝶詩
洞庭湖　中秋無月詩
螃蟹賦　韓熙載書
紙窗詩

外史檮杌

公子行　神箭
小民得利便喜　大樞小樞
無遮會　囫圇寃氣

水調銀漢曲　古鏡
王一來去　雞刀斬狗
不幸生三子　紅梔花
睡相　鄭奕歌
學沈謝嘲風詠月　一部肉鼓吹
夢立北斗下　記前生事
玉疊集　醉髡
蟠桃核杯　窮儉乞兒
冷語氷人　僧剃髮

史遺
失牛　崔英
梵志　鄒駱駝
奉城園　善哭
以妾爲妻　乳母犯法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七

類說卷之二十七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逸史

判狀赦死

桑道茂初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三數年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耳道茂懷中取一紙文書具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

恩慈則命全矣晟笑曰遣某道何如道茂云乞准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職晟救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悟釋放以爲上客

尉遲敬德錢

隋末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與沒官庫相隣潛作地道入庫有錢數萬緡俄見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但取尉遲敬德帖來此是伊錢

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袒露蓬首煅煉之次書生拜曰某貧困足下富貴乞錢五百貫尉遲怒曰某打鐵漢安得富貴生曰但賜一帖他日公自知之尉遲不得已書曰付某錢五百貫生拜謝而去復至庫中金甲人笑曰是也令繫于梁上高處遣生取錢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勑賜鄉里一庫物遂得此錢據元簿欠五百貫異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乃打鐵時所書也

五般餛飩

李宗回與客入關云吾能知人飲饌因正旦日將謁華陰縣令客曰明日與公各飲椒葅酒一杯食五般餛飩不得喫飯明日見令曰二公衝寒且速暖兩杯酒來仍著韲椒良久女奴與令耳語令曰總煮來閙二客曰某小女嘗言不令我幹家事某作惱遣渠校歲節飲食適云五般餛飩煮何者某令總煮來二客飡盡忽報勑使到縣令驚忙揖客去竟不

得飯

兩盤餻糜

明皇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定李栖筠曰明日某食何物曰大夫合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平明有勑詔對上以金盤盛新糯米糕糜賜之栖筠對御不敢不盡帝大喜曰卿飡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病霍亂諸物皆絕口飲橘皮湯僅二十椀方愈

五十年天子

明皇潛龍時見僧萬廻曰五十年天子廣自愛五十年天子以後果有祿山之禍

巨蛇食藤花

明皇微時至洛陽幸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明皇覺曰飢甚夢中食藤花甚飽日知方知他日啓聖之驗也

二青衣捧香爐

安祿山謂術士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

李相公則陳懷術士曰公有陰兵數百人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畏李公乎縣山因宴李相令術士窺之驚曰吾初見報相公來有雙鬟二青衣捧香爐先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數百穿屋踰垣而走某不知其故當是仙官謫在人間耳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

仙學生堅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列上仙寘數與君合爲配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竟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情素明月海上春綠舟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爲吏所追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耶取吏所持文字覽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吏與三年生再拜吏謂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吏送回乃活後三年卒

明皇游月宮

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曰陛下要至月宮否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大城曰此月宮也見女仙數百素練寬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也上記其音調歸作霓裳羽衣曲

射羅公遠

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秘之恐其游幸放

恣上怒選善射者伏於壁召公遠與語衆矢俱發上令瘞于宮中月餘中使自蜀回云臣今至洛谷見公遠令臣附起居奏於城都望車駕上驚令開棺唯見一草鞋有箭孔數十後上蜀幸有稱維公延來謁召之不見維公延即羅公遠上悔久之

廻向院

明皇夢人持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終南山廻向院布施乃下詔訪尋有狂僧自言

知其處實不知也遂將夢中所施入終南山中雲間有朱柱白壁玲瓏如畫見一院有額乃廻向院也狂僧入院聞鐘磬禮佛之音見一老僧乃曰皇帝差來施手巾袈裟其中有一胡僧狀貌可畏老僧曰胡僧權代汝主中國大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空房是汝主房也汝主昔在院時愛吹尺八謫在人間今已限滿當歸可持尺八付之狂僧出門雲霧四合見上具述本末上持尺八吹之知是先所習者後十年有安祿山之禍

盧杞爲人間宰相

會昌元年爲客遭風漂至大山見一道士曰此蓬萊山各處其一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謂麻婆曰此去洛陽多少曰八萬里良久葫蘆上見樓閣以水精爲牆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婆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郎君今於三事取一長者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時得至此下爲人間宰相杞曰處此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精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是白日上昇必爲牋奏上帝少頃朱衣使者宣帝命曰盧杞欲水精宮住否欲人間宰相否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奏出大陰夫人失色令麻婆速廻推入葫蘆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葫蘆與麻婆俱不復見

金天王留李主簿妻

李主簿者新婚過金天王廟攜其妻謁之妻仆地氣絕適遇葉仙師過衍告之仙師以墨書符噀之聲如旋風良久無耗又作符其聲如雷亦無耗師怒取朱爲符叱咤噴水聲如霹靂少頃李妻乃蘇云初拜金天王時像云好夫人留取左右擁歸院三日會客聞敲門聲王曰趕却逡巡門外鬧甚有附耳告王曰且發遣俄有赤龍飛入正柏王喉王連聲曰

放去乃第三符也是知神靈廟女子不可入

李相勿

李參軍善相勿人呼李相勿相陸尊勿曰評事郎君見劉遵曰某且無兒某月有妊遵先有一歌妓在外處果生一子

金天王引駕

明皇親享西岳禮畢東行出廟門巫者奏曰金大王帶甲持戈步行引駕詔撣駿馬壯士爲御巫贊曰金大王拜謝行數里馬汗不可

進凡十易馬至闕而止巫云金大王辭廻

病鶴求人血

李相公遊嵩山聞呻吟之聲在荒草間視之乃一病鶴云我爲仙有厄爲樵者見傷脚損須得人血數合能愈君有仙骨故能推托世間人少公且非人乃拔一眼睫曰持此照之卽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之乃馬頭也至洛陽所遇悉非全人或犬彘驢馬之類有一老翁照之是人公具以告翁揎臂出血公復往鶴所濡傷處鶴謝曰公卽爲宰相後當上昇相見匪遙鶴冲天而去李公後果爲相

北斗廉貞將軍

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將軍宜祭以清酒當爲助裴自此不懈及爲相事繁乃遺忘後有巫女云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太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謝之公乃沐浴祭奠見一人金甲持朱戈長三丈餘向北而立公驚悚自此復尊奉也

擲領巾爲絳橋

有崔生者遊青城山下洞見金城絳闕仙翁羽衣霞帔留生酒食以女妻之取青囊內藥兩丸令服之每朔望乘鶴上朝藥宮歲餘生請歸得隱形符乃潛遊宮禁錦綵上令羅公遠作法照之殿後果得崔生上令笞死公遠曰此人已居上界殺之非國家之福上遣兵伏送至青城洞口果見金城絳闕生妻擲一領巾化爲五色絳橋令生渡橋隨步旋滅須

曳雲霧四合但聞鶴鸞笙歌之聲

箜篌朱字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來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取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爲仙官所追如生所言

許澶入瑤臺

許澶者暴卒三日復生或問其所之乃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唐宋遺史

金蓮燭

宣宗將命令狐綯爲相前數日夜召入禁中以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吏望之以爲駕幸時以爲榮

七歲能詩

吳人范㩀處士有子七歲能詩贈隱居者云

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曰此必垂名又作夏日詩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乎不壽未幾果卒

南楚材妻詩

進士南楚材始娶薛氏後遊潁川欲婚貴族遣僕取琴書示無歸意薛氏善畫而能詩知楚材欲見絕乃自圖其形題詩寄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看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難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觀楚材得詩大慚

手印屏風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召飲容會具言於上上曰必術士所爲汝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硯中濡手印屏風上既寤以告帝潛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紋而道士已遁矣

賦詩得妓

韋應物爲蘇守嘗赴杜鴻漸宴醉歸宿傳舍

旣醒見二妓在側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云因遣某等來詩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送別兄弟詩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玉簫之約

韋臯未仕時寓姜使君門館待之甚厚贈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艷凡數年臯歸覲與玉簫約七年復來以玉指環贈之臯愆期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不來矣絕食而卒後臯鎮蜀因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爲壽名玉簫遂呼視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焉

侯門深似海

崔郊之姑有婢甚美郊嘗私之未幾婢出而入于頔家郊因寒食出遊于車中見之立馬徘徊相顧爲詩寄贈云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頔見詩以婢賜郊

渠伊錢

張崇師廬州多不法士民苦之一日入覲邦人幸其改任相謂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其語乃計口率渠伊錢明年再入覲盛傳再罷府人不敢顯言以崇多鬚皆捋其鬚爲慶崇歸又率捋鬚錢

僧敲月下門

賈島苦吟赴舉至京師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改敲爲推騎驢擧手吟哦引手推敲之勢不覺衝京尹韓退之節左右擁之至具述其事退之笑曰作敲字佳乃命乘驢並轡哦詩久之而去

衣錦將軍

錢鏐安仁里中有大木鏐幼時戲其下後爲吳越國王宴父老山林皆覆錦名其木曰衣

錫將軍

麻衣和尚

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望氣李守正判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太祖太宗同行

釜中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售或得之將練以為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

去

龍興寺

汴都舊有龍興寺周世宗廢為倉國初寺僧屢訴求復為寺太宗怒其煩瀆遣使持劔誅之且曰懼即斬不懼再奏僧臨刑不懼太宗甚喜即日復為寺

鳳翔太平宮

開寶中神降于鳳翔府張氏家其聲如嬰兒有禱必應自言上天尊詔即所居置太平宮嚴奉之以張氏為羽士掌其宮先是張氏居里中無行人或以為言神曰自陝以西三世為男子者惟張氏一人鄉曲縱逸不足為累

抱琴踰垣

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乃隱士魏野草堂遣使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者抱琴踰垣遁去上歎美

南唐野史

歸隱詩

王易簡拜左拾遺辭官歸隱詩曰汩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

詠白詩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孤鴈詩

狄子炎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人以為讖竟亡兒女終身

二子夭壽
范櫟有子七歲贈隱者詩云掃葉隨風便澆
花趁日陰夏日詩云鬧雲生不雨病葉落非
秋方千云必不享壽未十歲而卒歐陽彬一
子贈田父詩云桑柘殘陽裏兒孫落葉中卒
亦夭逝
一字師
張迥少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
精於詩有寄遠云錦字憑誰達閑庭草又枯

夜長燈影滅天遠鴈聲孤蟬鬢彫將盡虬髭
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僧齊己改
爲虬髭黒在無迥遂拜爲一字師
聯句
馬希振與雍倚貫假多爲聯句希振曰蟻子
子蝨子子雍曰猫兒兒捉雀兒兒
徐仲雅詩
徐仲雅因文昭王迎四儀夫人賦詩云雲路
半開千里日洞門斜掩一天春又作宮詞云
内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羅幃看牡丹一把柳
絲收不得和風斜搭玉欄干
白賦赤賦
寇豹謝觀同入崔裔相公門下觀嘗作白賦
有曰晩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
樓月明千里豹作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
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豹謂薛夫
觀猶依托祖席多蠅觀曰青蠅被扇扇離席
豹舉目見戶上白澤圖答云白澤遭釘釘在

門
吳猱
吳合靈爲道士居南岳俗呼爲吳猱好睡經
旬不飲食常曰人若要鬧即懶如勤謹即不
鬧
胡蝶詩
王著胡蝶詩云今夜若棲芳草裏爲傳消息
到王孫
洞庭湖

湖南馬希範入覲莊宗曰湖南省洞庭湖其
波無際是乎希範曰陛下南巡此湖不足飲
馬

中秋無月詩

前進士高若訥袖所業詣荆見高從誨有中
秋無月詩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
曰此詩雖好將來但恐喪明後如其言又有
僧可隆詩曰萬般思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誨
曰此詩必因事而得隆曰本姓慕容氏與桑

維翰同學少負氣多忽之維翰入相某猶在
場屋頻年敗衂皆維翰所挫因削髮爲僧其
句實感前事

螃蠏賦

嚴續在中書備位而已無學術爲朋列所輕
江文蔚螃蠏賦以譏之曰口裏雌黄毎失途
而相照胸中兵甲嘗聚衆以横行又云外視
多足中無寸腸

韓熙載書

韓熙載舉進士投書李冉曰釣大鼇者不投
取魚之餌斷長鯨者焉用割鷄之刀又云腰
有劒而袖有錐口有舌而手有筆

紙窗

鄔希聲紙窗詩曰偏宜薜壁稱閑吟白似溪
雲薄似氷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風弄讀書
燈聞蛩詩曰愁殺離家未達人一聲聲到枕
前聞若吟莫向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外史檮杌

公子行

蜀王建僭位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口誦近
詩時諸王賓戚皆侍坐休欲諷之因誦公子
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
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

神箭

蜀王建之子元膺嘗射中錢的翰林學士毛
文錫作賦美之元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

小民得利便害

王宗鈢爲晉州刺史有海客鬻龍腦邀價倍常宗鈢令持錦被送與客觀之因目從者挈其龍腦餅去又令牙儈市二妓年各十六其直三十二緡宗鈢納之呼一老婢謂儈曰此年已五十直五千千償二妓外尚餘十八千買布被褥一幅重十斤合於酒房取舊麻繩十五斤償之百姓相視而笑宗鈢曰小民得五斤利便喜吏民列訴謫維州司戶

大樞小樞

潘炕與弟峭同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嬖於美妾解愁姓趙母夢海棠花蘂而生善爲僧聲及工小詩蜀王建至第見之曰朕宮中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之弟峭曰綠珠之禍可不戒也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

設無遮會

弘農郡王晉暉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川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

圖國寬氣

同州掘地得一物重八十餘斤劉源曰此圖國之地寬氣所結

水調銀漢曲

疋子衍即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郡人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縑其夫一慟而卒

古鏡

宗壽定之族子得一古鐵鏡下有篆文十一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吾失此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宗壽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鏡而去小兒傳辟穀吐納之術

王一來去

衍禁百姓不得帶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娼家飲酒樓宗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故

令民間俱帶大帽

鷄刀斬狗

張雲爲補闕立朝蹇諤自比朱雲或曰昔朱雲請斬馬劒斬張禹今尚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鷄刀雖小亦可斬群狗

不幸生三子

張雲性多大言常曰吾不幸生三子一學孫吳用兵一學韓愈爲小文一學杜甫吟小詩誠家門不幸所致

紅梔花

蜀孟祥僭位召百官宴芳林園賞梔花其形六出

睡相

徐光溥爲相喜論事大爲李昊等所嫉光溥後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鄭奕歌

曰莫傳讀得五車書莫言文似馬相如不如家有一鎰金一囊珠可以賂相公之子弟結相公之僮奴便可朝爲屠沽夕乘軒車詞多不備載

學沈謝嘲風詠月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汙人行止

一部肉鼓吹

李匡遠性苛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嘗聞捶楚之聲曰此吾一部肉鼓吹臨死曰吾平生殺盡僧道以此享壽八十二及埜盜發

其墓斷其四支乃殘刑之報也

夢立北斗下

袁廓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

記前生事

文澹生四歲謂母曰我有銀胡蘆漆毬子五色香囊在杏林上往取果得之乃澹生五歲失足落井水今再生也

玉壘集

詩僧可朋有詩號玉壘集題洞庭詩曰七澤

天影瀾山拔地形高又舊居詩曰傷心盡日
有啼鳥獨歩殘春空落花自號醉髡
醉髡見上
蟠桃核杯
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杯云得於華
山陳摶
窮儉乞兒
李晏仕前後五十年貲貨巨萬嘗讀王愷石
崇傳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冷語氷人
潘佺迎孟蜀時以財結權要或戚之乃曰非
是求願不欲以冷語氷人耳
倡猁髮
韓昭凡事如倡猁髮無有寸長
史遺
失牛
高滋爲舍牧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滋
許爲州縣市牛皮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

其賦
崔英
年九歲秦王苻堅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
有何義曰在上不驕更問有何義曰上愛下
下敬上堅曰卿好去年十七用卿爲大夫英
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士或可
用何待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必召卿也
及期拜爲諫議大夫
梵志

王梵志黎陽人王德祖家有林檎樹生瘿大
如斗瘦爛德祖撤其皮見一孩兒抱胎而出
七歲能語問誰人育我具以實告因名梵天
後改曰梵志菩薩示化也
鄒駱駝
鄒鳳熾肩高背曲號駱駝富於財市南山木
毎樹估一疋自云山木可畫我絹有餘
奉城園
馬司徒之子畼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以進

德宗未嘗見頗惟之令中使就封其樹甚懼
進宅廢爲奉城園

善哭
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音調哀切聞者
泣下

孤兒歌
崔英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作道旁孤兒歌
以諷外氏

以妾爲妻
淮南節度使杜佑先昏梁氏兒女亡人梁卒
策嬖姬李氏爲正嫡封國夫人崔英勸其追
封亡妻佑請英爲表云以妾爲妻魯史所禁
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官達之後妾
享榮封梁遂追封李亦受命終爲李氏所怨
異日公命食彘肉爲李劃董而卒英前於宛
陵太守宥一小將斯人感之以女爲托見英
性狂後恐棄背乃請一帖曰索婦不可爲妾
後果見背其人執書理之英之辭失

乳母犯法
韓晉公浙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
之客求顧況營救況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
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
卧即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
也公遂捨之

類說卷之二十七　終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八

異聞集

神告錄　上清傳
神異記　鏡龍記
古鏡記　韋仙翁
枕中記　僕僕先生
郗氏述　汧國夫人傳
洞庭靈姻傳　霍小玉傳
華嶽靈姻　感異記
離魂記　傳奇
相如挑琴　南柯太守傳
三女星精　謝小娥傳
冥音錄　碧玉槲葉
周秦行記　湘中怨
任氏傳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八終

類說卷之二十八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異聞集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翰

神告錄

隋開皇中唐神堯遇一老翁曰公非人臣之相但居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爲誰翁云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隱居鄠杜之間凝情物外倘或屑就公後相持於中原當爲佐矣帝袖劍請爲將圖之覩其儀貌心駭神聳先生曰吾久厭濁世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問其濟世之道訖不對帝悵然而還武德初再訪之其室已空矣

上清傳

竇參月夜步於中庭青衣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謹避之參曰陸贄久欲奪吾權位今禍將至乃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

縗絰者云家有大喪不辦葬禮公贈絹千疋縗者請出擲絹墻外公從之翌日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曰仇家所爲耳越月貶郴州繼流驩州沒入家貲詔賜竹盡上清隷名掖庭以善應對能煎茶得幸上問汝何從至此上清云本竇參女奴上曰參甚有贓汚前時納官銀器至實上清曰銀物皆是上賜當部錄日妾見州縣希陸贄意刮去銀器上字刻作藩鎮姓名

上取器復視刮處如其言上又問參養使刺事對曰悉陸贄陷害爲之上怒曰這獠奴我脫却綠衫便與紫衫又嘗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須教我枉殺他人及至權入伊手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罪

神異記

進士包敬伯夜夢二黃衣人以符來召同行道旁入蕪穢破垣中見一老婦語曰吾姓于氏君之表姑也生子崔宜今爲郎中不幸夭逆使我三十年在殯　骸櫬暴露今君的合放回當使改卜君以君言爲誣則當上愬天帝加厚誅滅復祈君爲我寫金光明經一部使我承其福力又行至一官府判官云敬伯祿命未盡本案誤追敬伯因問夭壽貴賤答曰冥司事秘法不當洩持簿以手掩紙出兩行云包淑年三十五釋褐明州奉化縣尉敬伯云未嘗名淑判官曰非誤也既蘇見于氏子具陳前事終不之信明年其人受朱泚僞

署賊平全家坐極刑後敬伯上封事令金吾書吏夏淑繕寫其後日月姓名之際淑誤自書其名上佳其文宜付宰相曰上書人包淑宜予一官遂授明州奉化縣尉乃寫金光明經飯僧以薦于氏

鏡龍記

大寶中揚州進水心鏡青瑩耀目背有盤龍先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曰玄寘至鑄所曰老人解造眞鏡龍令玄寘入鑪所扃

閉戶牖三日開戶失龍護玄寘所在鏡匠移鑪置舡以五月五日楊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祠鏡龍於凝陰殿須㬰雲氣滿殿雨大作

古鏡記

隋御史王度家有寶鏡大業中有胡僧云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又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雖藏泥中不晦矣蒲陝間疫甚度令小

史張驥持鏡照之諸病者皆驚起云見一月來相照並愈張驥夢一人珠冠紫服曰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

韋仙翁

代宗時韋侍御者奉使華山拜黃帝壇至山下邸中見一老父問壇所在老人知之且云姓韋家亦仕宦自述世系乃侍御之高祖行也相與入山老人杖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一石室見二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

俱雙鬟綴木葉爲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尋與老父上山拜謝壇畢辭歸後再尋求忘失舊路山下人云此老母三二年一來不知其所居

枕中記

開元中道老呂公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一少年盧生同止于邸主人方蒸黃粱共待其熟盧不覺長歎公問之具言生世困厄公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遇如願生俛首

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六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云臣年逾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夕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粱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僕僕先生

自云姓僕名僕於光州樂安縣黃土山凡三十餘年精思餌杏丹開元中乘雲而去明皇

改樂安名仙居縣

柳氏述

天寶中韓翃有詩名與富人李生友善以幸姬柳氏與之明年翃擢上第省家於青池歲餘盜覆二京士夫奔駭柳氏以姿艷懼不免乃剪髮手法雲寺時侯希逸為淄青節度請翃為書記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答曰

楊柳枝芳菲節所怪年年贈別離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能折無何蕃將沙吒利初立功知其姿色刼以歸第寵之專房翃從希逸入覲京師至龍首岡見柳氏在輜軿中殆不勝情有虞候許俊曰當為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俊侍辟易遂升堂挾柳氏跨鞍馬逸塵而奔候忽乃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翃懼禍訴於希逸以事聞詔柳氏還翃

汧國夫人傳

李娃長安娼女也天寶中滎陽公一子應舉之長安嘗遊東市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嚴邃有姬憑青衣而立姿色代絕生停驂徘徊不能去詐墜策於地候其從者至勑使取之累眄情甚相顧生訊於其友曰此狹斜女李娃宅其家頗贍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生曰但患不諧百萬何所惜徐往扣門侍兒記入大

呼曰前時遺策郎來也娃整粧而出見一姥即娃母也目生為郎及見生盡徙其囊橐家于李氏之第歲 餘資財僕馬蕩盡姥曰女與郎相知一年矣而無孕嗣竹林神報應如響薦酹求子可乎生大喜與娃同詣信宿而返路出宣揚里娃曰自此小曲某姨宅也引生拜之池館幽絕竹樹 芸窓生曰此夷私第耶娃笑而不答食頃一人控大宛汗騮飛馳至曰姥暴疾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

某騎而前當令返乘與郎侍來日晚乘不至
姨曰郎其往覘之生至舊宅扃鏁甚密隣人
曰姥移居再宿矣生馳赴宣揚詰其姨氏扣
扉不應有官者徐出曰此崔尚書宅昨一婦
人稅其宅庭院云遲中表遠至者未暮而去
生惶惑因訪舊邸抱疾甚困邸主送之凶肆
中稍愈令執繐幃獲其直以自給哀挽曲盡
其妙歌薤露之章聞者掩耳適生父來京師
有老豎見之告其父曰歌者之貌酷似郎子

父曰吾子以多藏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豎乃
馳往持其袪曰豈非某郎乎遂載以歸父曰
志行如此汚辱吾門乃將出至曲江杏園中
鞭至數百而斃父棄去其凶師告同黨往瘞
焉心下微溫經宿而活十旬能起披布裘懸
鶉百結持破甌巡閭巷丐食一旦大雪乞食
之聲甚苦有一門獨啓左扇卽娃之第也娃
聞其音連步而出抱其頸以綉袍擁入長慟
曰令子至此我之罪也姥怒曰當逐出奈何

令至此娃曰此良家子昔驅高車持金蕩盡
母子互設詭計逐之令其失志不耻人倫欺
天負人神鬼不祐今姥年六十願計二十年
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姥感
許之餘數百金稅一隙居與生沐浴先爲湯
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徐薦水陸之饌
卒歲遂愈如初娃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可
溫習藝業以志于學俾夜作晝娃常偶坐二
歲而業大就娃曰未也更一年曰可行矣遂

登甲科又應直言極諫科居第一授成都府
參軍娃曰今日之事復子本體甚不相負矣
願歸養姥君當結媾鼎族無自黷也送子至
劍門當回既至劍門生父拜成都府尹浹日
父至生投刺謁之父見其祖父官銜大驚
慟哭曰吾與你父子如初生具陳本末父問
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築
別館以處備六禮以迎之娃婦道甚修後生
父母沒持孝甚至有靈芝生於倚廬一莖三

秀又有白燕巢其甍生累遷甚顯娃封汧國
夫人　舊名一枝花本說一枝花自演

洞庭靈姻傳

儀鳳中郴毅下第將歸湘濱至涇陽道左見
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川
次子爲婿所惑日以厭薄又得罪於舅姑貶
黜至此洞庭相遠信耗莫通聞君將還託寄

尺書洞庭之陰有大橘焉曰橘社君擊樹三
聲當有應者毅許之因問子牧羊何用女曰
非羊也雨工也雷霆之類毅視之飲齕甚異
而大小毛角與羊無間毅曰他日洞庭幸無
相避後至洞庭果有橘樹三擊而止有父來
揭水引毅以進見千門萬戶奇花珍木父曰
此靈虛殿也白璧柱青玉牀珊瑚簾琥珀棟
君王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論火經頃
之見一人被紫執圭毅曰昨至涇川見愛女

牧羊風鬟雨鬢所不忍視取書進之洞庭君
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橫書公陌上人也
而能急之須臾宮中皆慟哭疾君曰宮中無
遣有聲恐爲錢塘所知毅曰何人曰家弟也
昔長錢塘以勇過人堯遭洪水九年乃此子
一怒也適與天將失意震其五山上帝令縻
繫於此詞未竟有赤龍長萬餘丈千雷萬霆
繳繞其身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
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

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郎
前寄書者也君笑曰涇水之姻至矣一人披
紫執圭即錢塘也告其兄曰向者辰發靈虛
巳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君曰所傷幾
何曰六十萬害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
曰食之矣乃宴毅於碧雲宮會賓延張廣樂
貽毅珠璧埋沒坐側錢塘作色曰猛君可裂
不可卷義士可殺不可羞愚有衷曲一陳於
公可則俱逝雲霄否則皆夷糞壤涇陽婺妻

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毅曰始聞君跨九州
懷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鏁折玉柱赴其
急難此眞丈夫奈何不顧其道以威加人毅
之質不足以乘王一甲之力敢以不伏之心
勝王不道之氣錢塘遂廵致謝與毅結爲知
心友宴罷辭別而去毅後兩娶皆亡鰥居金
陵娶盧氏貌類龍女歲餘生一子妻曰予即
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此時誓心
永以爲報洎叔父論講之後悵望成疾父母

欲嫁於濯錦小兒某閉戶剪髮以明無意值
君累娶纔謝獲奉閨房勿以他類遂爲無心
能壽萬歲今與君同之復徙居南海狀貌不
衰同歸洞庭莫知其跡

霍小玉傳

大歷中李益以進士擢第得應拔萃待試長安
生初娶鄭氏誓不再娶一旦鄭卒見夢曰謂
幽冥之間寧不感歎願君努力善保煇光生至
墓盡哀而返既娶盧氏婚歸忽聞鄭有叱詫之
聲見一美丈夫連招盧氏又有一人拋班犀鈿
花合子作同心結墜盧氏懷中生憤怒盧氏
終不自明生訟而遣之媵妾之輩暫同枕席
便生妬忌至于三娶卒皆如初如鄭之誓也

華嶽靈姻

韋子卿與孝廉至華陰廟飲酣遊諸院至三
女院見其姝麗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爲
妻其春登第歸大渭北見二黃衣人曰大王
遣命韋郎子卿愕然又曰華嶽金天大王也

俄見車馬憧憧廊宇麗嚴見一丈夫金章紫
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女子絕艷真神仙也
後七日神曰可歸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
匹使君終身無嗣不可也君到宋州刺史必
嫁女與君但娶之我亦與君絕勿洩吾事事
露即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論親
遂娶之神女嘗訪子卿曰君新獲佳麗相應
稱心子卿躕躇不自安女曰戲耳已約任君
婚娶豈敢反相恨耶然不可得新忘故後刺

史女抱疾二年治療罔效有道士妙解符禁曰使君韋郎身有妖氣愛女所患自韋而得以符攝子卿鞫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黒符追神女女曰某女子之身深處深閨婚嫁之事父母屬配道士又飛赤符召嶽神責曰君以嶽鎭之尊何事將女嫁與生人仍遣使君女病神曰子卿願娶吾女自知非人之匹令其別娶尊師詳此一節豈有圖害之意耶拂衣而去道士告神女曰羿雖非汝然爲神鬼敢

通生人罪無懲責乃杖三下而斥去之後踰月刺史女病卒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未如言但而示曰何負汝使至是乎子卿視之三痕隱然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乎更待何時從者拽子卿捶朴之其夜遂卒

感異記

沈警奉使秦隴過張女郎廟酌水獻花是夕望月弾琴作鳳將雛曰命罇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俄見二女郎至大女郎曰某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少子同覲大姨良久多懐乃具酒餚歌詠極歡警與小女郎就寢小婢麗質前致詞曰姮娥妬人不肎留照織女無頼巳復斜河將曉鳴咽而別

離魂記

張鎰家于衡陽郡女倩娘端麗絶倫鎰外甥

王宙美容範鎰嘗戲曰後當以小女妻君會鎰有賓僚之選者欲求適之女聞而鬱抑宙亦恚悵牘赴上國登舟數里夜半岸上有一人冉冉而來乃倩娘也宙喜甚其夜遁去倍道入蜀居數年生兩子倩思其父曰吾昔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若何宙曰無慮遂命舟楫俱歸衡陽至州郭宙獨詣鎰拜謝女負恩義而奔鎰愕然曰何女也宙曰倩娘也鎰曰病在閨中數年宙曰見在舟中鎰使

驗之見倩娘在舟中疾走報鎰家人以狀告
室中女女喜而起笑而不言倩娘下車家中
女出迎翕然二形合為一體鎰曰自宙行女
不言常如醉狀信知神魂去耳女曰實不知
身在家初見宙抱恨而去某以睡中愴惶走
及宙舡亦不知去者為身耶住者為身耶

傳奇

張君寓蒲之普救寺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婦
鄭女也張出於鄭推其親乃異派之從母先

是渾大師薨軍徒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張與
將之黨善使吏護之不及於難姨因飾饌以
命張令幼女出拜曰爾兄活爾女垂鬟淺黛
光艷動人張惑之崔婢曰紅娘私致其情紅
娘曰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納采問名
則三數月間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婢曰崔喜
屬文君試為諭情詩以亂之張立綴春詞二
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將彩牋曰崔所命也題
其篇曰月明三五夜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

戶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崔之東園
杏花一樹懸望之夕張因其樹而踰垣至西
廂則戶果半開張謂諧之必矣至則儼容大
數張曰兄之活我家厚矣以是慈母以弱子
幼女為託奈何因不仁之婢致淫汚之詞以
亂易亂其去幾何願以死自持無及於亂張
君自合而出數夕忽紅娘歛衾携枕曰至矣
睡為何哉並枕同衾而去矜崔氏至斜月晶
熒飄飄然疑神仙不從人間來也後張生之

長安數月復遊於寺崔異時獨夜操琴愁弄
悽惻張竊聽求之則不復致矣生以文調及
期又當西去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
矣必也君亂之君終之亦君之惠也明年張
文戰不勝遂止於京有所贈以廣其意崔答曰
恭覽來問俯嬴過深花勝口脂靚物增懷昔中
表其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
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
之拒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柏留心致

有自獻之羞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玉環一枝寄充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絲一絇文竹茶碾因物達誠永以為好張發書所善楊巨源賦崔張詩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余亦續會真詩三十韻曰微白透簾櫳晶瑩度碧空過天初縹緲書低漸玲瓏龍吹過庭竹鸞

歌拂月桐羅綃垂薄霧環佩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文光履花明態隱龍玉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目照瑤華浦眉持璇碧空因遊李城北偶向米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宿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傭移腕多嬌愛歛躬汗光白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連延俱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別詞誓表衷贈環雙運合留結兩心同啼粉流清鏡殘鐙遶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曈曈警策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作賦尚殘紅幂幂臨塘草飄飄怒緒蓬素弦鳴怨鶴逝漢望驚鴻海潤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君因志絕　恐惜不萌心歲餘崔委身於人矣張亦有所娶適經其地因其夫求以外兄見

崔崔終不出但賦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又賦一章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予執友

爲鶯鶯歌以傳之崔小名鶯鶯

相如挑琴

司馬相如遊臨邛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鼓琴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今夕登斯堂有

竊淑女在此室室邇人遐獨我傷何緣交頸
爲鴛鴦

南柯太守傳

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歸臥東廡夢二紫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二使上車指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降引生升廣殿見一人衣素練服簪朱華冠令生拜王曰前奉至尊命許令

女瑤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執燭引導金翠步障玲瓏不斷至一門號脩儀宮一女號金枝公主儀若神仙交歡成禮情義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爲守勑有司出金玉錦綉僕妾車馬施彩廣衢餞公主行夫人戒王曰淳于郎性剛好酒爲婦之道貴在柔順爾善事之生累日達郡有官吏僧道音樂來迓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地位居台

輔生五男二女榮盛莫比公主遇疾而殂生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慟哭于郊備儀仗羽葆鼓吹葬公主于盤龍岡生以貴戚威福日盛有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事在蕭牆時議以生僭侈之應王因命生曰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復命二使者送出一穴遂寤見家僮擁生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西垣餘樽東牖因與二客尋訪見下穴洞然

照朗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二大蟻素翼朱冠乃槐安國王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群蟻聚處其中即南柯郡也又一穴盤屈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即盤龍岡也生追想感歎悉遣掩藏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群蟻莫知所之所云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也

三女星精

姚御史三子頑駑下慘命講學於條山忽見

一婦人稱夫人携三女配之玉顏紺髪態度非常夫人曰但當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曰某等愚蒙扞格難成何以致貴夫人勑地上主者召孔宣父須臾冠劔而至宣父拜起甚恭夫人微勞問之曰吾三婿新學君傳導之宣父指六籍篇目示之了然開悟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璽秘訣其父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閑雅疑爲鬼魅所憑鞭捺詰問具通本末一生云吾見織女

婺女須女星俱無光是三女星精降在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免禍幸矣姚遂遣三子歸山 三女遁如不相識夫人曰子不用吾言旣泄天機當見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昏頑如故

謝小娥傳

謝小娥嫁段居正其父與夫同舟貨易江湖爲盗所殺掠其金帛小娥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藥寺下凈悟之室夢父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 廣求智者解之元和八年李公佐謂曰車去上下各一畫申字也又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夫上加一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申蘭殺汝夫者申春小娥乃更爲男子服傭保江湖間歲餘至潯陽有召傭月傭者小娥應召主乃申蘭後有申春來蘭家娥在蘭家二年竟不知其爲女也蘭與春每

出經月多獲財帛而歸他日會群盗夜宴沉醉娥抽刀斫蘭首呼號隣人并擒春收貨千萬娥復讐畢誓心不嫁剪髪披褐師事牛頭泥蘂律師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幽怪錄所載小異故兩存之

寘音錄

閧城中李偘外婦崔氏女夢其亡姨泣曰我在陰司籍屬教坊眞穆宗皇帝宫女因抱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一日獲十曲曲有

迎君樂撫琳歎賞金歌廣陵散行路難上[illegible]
晉坑縣絲竹歌紅窓影十曲畢謂女曰此皆
宮中新翻曲穆宗召文舍人元稹撰宴酬令
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以和也唐
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
近日襄王公主以我爲女私許我歸成汝之
願

碧玉槲葉

李章武與王氏婦私通既死李經所手見王

來同寢將曉取一物紺碧似玉而冷狀如小
葉贈之曰西嶽玉京夫人所遺非人間所有
乃鞢鞨寳出崑崙玄圃中 刻作槲葉

周秦行記

牛僧孺貞元年落第至伊闕南道至一大宅
入十余門大殿珠簾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
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僧孺曰臣家宛下
將歸失道託命乞宿后召上殿行役無苦乎
良久二女出后曰此高祖戚夫人與元帝王
嬙也定后使中貴人迎楊家潘家来忽二女
從雲中下后曰此唐朝太眞妃齊帝潘淑妃
少焉食至具酒其器實玉后謂太眞曰何久
不相看對曰三郎數幸華清扈從不暇又謂
潘曰子亦不來何也妃匿笑不對后問今天
子誰僧孺曰代宗長子太眞笑曰沈婆兒作
天子也大奇后作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
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地烟草幾經
秋又春王嬙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

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
戚夫人曰自别漢宮休楚舞不能裝粉恨君
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强太眞
曰金釵墮地别君王紅淚流珠滿玉床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試霓裳潘妃曰秋月
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
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僧孺曰香風引到大
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
知今夕是何年别有美人吹笛曰石家綠珠

也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戚夫人曰如意長成固不可潘妃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宜負他綠珠辭以石衛尉性嚴不可及亂后曰太眞今朝先帝貴妃固勿言他乃謂昭君曰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絫單于婦固宜且若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羞恨不答俛送僧孺入昭君院將旦侍人告起行也后使朱衣送往大安西道天始明矣問其人云去此十餘里有薄后廟

湘中怨

垂拱中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渡洛橋下有哭聲甚哀見艶女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常苦也今欲赴水生曰能逐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俱號曰汜人能誦楚詞爲怨歌換風光詞生居貧汜人出輕繒胡人酬之千金生將進長安是夕曰妾湘中蛟室之妹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爲訣而去後十數年生之兄爲嶽州刺史會上巳日登岳陽樓有畫艫浮漾而來彈絃鼓吹皆神仙蛾眉帔服煙霞中一人起舞含羞怨望形類汜人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

任氏傳

任氏女妖也有韋崟使君從父妹婿曰鄭六偕行於長安陌中見白衣婦人容色姝麗鄭戲曰美艶若此途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相假不徒行何爲相視大笑隨至樂遊園室宇甚麗酣飲歡寢晨興乃約後期而去問里

人曰自北之東誰氏之宅舊隤墉棄地也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嘗三見矣後復遇之謂鄭曰人間如某者非一公自不識耳凡某之徒爲人忌者爲其傷人某則不然公未見惡願奉巾櫛意有小怠自當屏退不待逐也乃稅小宅與居崟見之發狂擁而凌之捍禦數四長嘆曰嗟乎鄭六之可哀也有六尺之軀不能庇一婦人崟自是日與之遊私相狎暱唯不及亂而已崟愛之重之後歲餘鄭子調

官金城邀與俱往任氏曰有巫者言某今歲不利西行鄭固請之不得已遂行乘馬居鄭前鄭策驢於後時西州圉人獵於洛川適値於道蒼犬騰出任氏欻墜地復本形而尚馳爲犬所獲衣服悉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鄭贖以瘞之長慟而歸

類說卷之二十八終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九

麗情集

烟中仙　崔徽

灼灼　燕子樓

無雙仙客　蓮花妓

蜀妓薛濤　愛愛

酥香　燕女墳

秦娘　張好好

湖州髻鬟　三鄉題

黃陵廟詩　贈妓詩

文宗詩　非烟

薛瓊瓊　楊枝娘

趙嘏姬　琴客

香兒　余媚娘

靈怪集　鑰匙皆行火車

麼宅三怪　女倚樹吟

虎脫皮爲女子　日三竿

月半環　星牢

銀灣　桑林雨
去天尺五　孤雲兩角
分香　蕁龜
抱甕　食猪
瓊筵　長鎗
數米秤薪　敘澤
休休休　白足禪僧
談柄　甲乙夜
出於繫表　薛濤

柳三眠　急灘上水舡
天乳星　銀浦
綠菠薐　綠尾琉璃
雞跖　雌甲辰
資暇集
不拜單于　車馬行色
行李　角里
客散　藥欄
七步　渭陽
萬幾　鄴侯
甘羅　押牙
楊州　星火舖
豹直　急急如律令
麼戎　端午
寓直　俗談
麻胡　三臺
措大　投子者
屋頭　卷白波

吳牛魏鵲　杜度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九

類說卷之二十九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叅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麗情集

烟中仙

越漁者楊父一女絕色爲詩不過兩句或問胡不終篇答曰無奈情思纏繞至兩句即思迷不繼有謝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謝曰諺云少女少郎相樂不忘少女老翁苦

樂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詞多兩句子能續之稱其意則妻矣示其篇曰珠簾半床月青竹滿林風謝續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後七年春日楊忽題曰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謝日何故爲不祥句楊曰吾不久於人間矣謝續曰從來說花意不過此容華楊即瞑目而逝後一年江上烟光溶曳見楊立江中曰吾本仙謫居人間後倘思之即復謫下不爲得仙矣

崔徽

蒲女崔徽同郡裴敬中爲梁使蒲一見爲動相從累月敬中言還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後數月敬中客友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人形知退爲徽致意於夏果得絕筆徽捧書謂知退曰爲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爲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稱疾不復見客而卒

灼灼

錦城官妓也善舞拓技　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神通自授如故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多聚紅淚密寄河東人

燕子樓

張建封僕射節制武寧舞妓盼盼公納之燕子樓白樂天使經徐與詩曰醉嬌無氣力風裊牡丹花公薨盼盼誓不它適多以詩代問答有詩近三百首名燕子樓集嘗作三詩云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軟香銷一十年適看鳴鴈岳陽回又覩玄禽過社來瑤瑟玉蕭無意緒任從蟲網任從灰樂天和曰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香銷獨卧床燕子樓前清月夜秋來只為一人長屢慰羅衫色似烟一回看着一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得幾年今年有客洛陽回曾到

尚書塚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一絕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五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泣曰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重於色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剛道泉臺不去隨

無雙仙客

唐王仙客者劉振之甥振有女曰無雙幼與戲弄相雅振妻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後無雙長成舅氏以位尊官顯欲廢前約毎窺見無雙明艷若神仙中人有青衣告客親事情恐參差也一日振趍朝忽走馬歸云涇源兵士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走行在召仙客勾當家事當以無雙嫁乃裝金帛押領出開遠門我與骨肉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教出城外久待不至遂至啓夏門守夏門者皆持白棒徐問城中有何

事今日有何人出此門答云朱太尉作天子午後有人重載携家欲出去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追騎至向北去矣仙客驚懼走歸襄陽從知克復京闕入京訪舅氏見舊使蒼頭塞鴻仙客曰阿舅阿母安否鴻曰尚書授偽命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宮掖家人唯婢採蘋在焉訪得求之與居京兆尹以仙客為富平尉忽報中使押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仙客令塞鴻假為驛吏夜深簾下呼

塞鴻曰郎徙否明日紫褥下取書鴻明日得
書云嘗見稗書說富平古押衙人間有心人
能求之否仙客乃訪古生者居村墅厚贈金
寶歲餘古生曰察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
願粉身以答深海之恩仙客以
實告古生曰此事大易後半歲曰何人識無
雙仙客以採蘋對古曰宿留數日後忽聞有
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令刺探所殺者
乃無雙也是夕扣門甚急古生領一兜子入

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後日當活古生又曰暫
借塞鴻乃抽刀斷其頭仙客甚怒古曰今日
報郎君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服者立死
三日復活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
無雙逆黨賜藥令自盡至陵下托以親故百
練贖其尸并人等皆殺之以滅口老夫亦自
刎言訖舉刃而死仙客挈無雙變姓名歸襄
陽諧老

蓮花妓

嚴子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守欲撓
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採妓乃獻詩
求去云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
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曰
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
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蜀妓薛濤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濤者有才色府
公嚴司空知元之情遣濤往侍焉後登翰林
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峨眉秀毓出文君與薛

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奪得鳳凰毛紛紛
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
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愛愛

姓楊氏錢塘娼家女也七夕泛舟西湖採荷
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誘相攜潛遁於京師
餘二年逞為父捕去後或傳逞已卒　愛愛
感念而亡小婢錦兒出其故綉手籍香囊編

厨鬱然如新

酥香

杜秘書多情多才也號於小詞元微之所謂能道人意中語者信有之也隣有富家翁姓張氏有處子小字酥香凡才人所爲歌曲悉皆諷之一夕逾垣而至杜疑爲倡女曰兒乃隣家慕郎詞華願無棄也杜始望不至此黎明徙居僻地富家翁失女不敢自明後十年僕有過杖笞之僕以聞官杜捕逮鞫實除籍

流于河朔瀕行述承過樂一詞訣別女持紙三唱絕脰而死

燕女墳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校敬瑜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姑舅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爲鷙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定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歸新偶去今年春又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復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墓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上

泰娘

韋尚書家善謳者會樂工琵琶新聲尚書薨爲蘄州刺史張懸所得懸死泰娘無所歸抱樂器而哭其音焦以悲劉禹錫歌曰泰娘家本閶門西門前綠水繞金堤有時妝成好天氣

走上臯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旗斗量明珠鳥傳語一旦迎入專城居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美結秀簾櫳低鬟緩視抱明月纖指披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消歇佩劍無光復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親到銅駝里自言買笑直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鵩鳥坐隅飛寂寞旅魂招不起泰家鏡破前時紿韓壽香銷故舞衣舉目風煙非舊時歸尋歧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兩

行淚更洒湘江班竹枝

張好好

杜牧佐沈傳師在江西張好好十三始以善歌來入樂籍中公移鎮宣城復好好宣城籍中後二歲爲過沈師着作雙鬟納之

湖州髫髻女

杜牧太和末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愜意牧曰願張水戲使州人畢觀牧當閒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觀

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髫髻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未即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郡若不來乃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洎丹墀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納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詣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强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爲悵別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

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三卿題

云予家本若耶溪東與閨中同志者紉蘭佩蕙趨閑之境不得從人不幸良人已失邈然無依命筆聊書絕句　姓二九下父後玉無瑕舟無首荆山石往往有以筆墨非女之事名姓故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沒妾東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李舒解曰二九十八也十加八木字子爲父後木下子李字玉無瑕去其點也舟無

首存其廾也玉下廾弄字也荆山石往往有者荆石多韞玉當是姓李名弄玉也

黃陵廟詩

開寶中賈知微過曾城夫人杜蘭香及舜二妃於巴陵二妃誦李群玉黃陵廟詩曰黃陵廟前青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短棹唱歌去水遠天長愁殺人賈與夫人别命青衣以秋雲羅帕裹定命丹五十粒曰此羅是織

女絲玉蚕織成遇雷雨密收之其仙丹每歲但服一粒則保一年後大雷雨見篋閒一物如雲烟騰空而去

贈妓詩

歐陽詹贈太原妓詩云高城已不知况乃城中人

文宗詩

文宗與宰相謀誅宦官事洩番爲内官所殺上登臨游幸未嘗爲樂往往瞠目獨語因題

詩殿柱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凭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明日便殿觀牡丹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笑合者如咽吟罷方省舒元輿詞也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河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此是文選古詩第一首念君臣值姦邪所蔽正是今日乃賜金臂環翹翹善玉方響以響犀爲椎紫檀爲架後出宮歸秦城奉使日東翹翹將玉方響登樓撰一曲名憶秦郎

非烟

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功曹愛妾曰非烟善秦聲好文學北隣趙象者窺見之因門媼題絶句寄非烟以金鳳牋答詩象又以玉葉紙賦詩非烟又以連蟬錦香囊碧苔牋贈詩象夜登梯踰垣入堂中盡繾綣之意明日象送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瑶臺瑶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蘂宮仙馭來烟復贈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

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無何烟以細過捶女奴女奴乘間以告公業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相親死亦何恨乃飲楚而絶洛陽有崔李二生與武掾遊崔詩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林池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李詩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夢烟曳手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而生卒

薛瓊瓊

開元宮中第一箏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狂生崔懷寶竊窺瓊瓊悅之因樂供奉楊羔潛班中得之羔令崔小詞方得見薛崔作詞云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羔飲懷以薰肌酒曰此常春草所造亦云千歲虆草可令髮白變黑致長生之道及崔為荆南司録瓊瓊理箏為吏所收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柳枝娘

洛中里娼也聞誦李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以乞詩

趙嘏姬

進士趙嘏有姬纖麗追與計偕將携之西上為母氏所沮乃留之鶴林寺因中原齋會浙師窺之强致去奄有明年嘏登第以詩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師得甚慚乃遣歸之

琴客

柳宜城之愛妾也善撫琴瑟宜城請老琴出嫁顧況歌曰佳人玉立生北方雖家邯鄲不是娼頭髻接隨手爪長善撫琴瑟有文章南山闌干千丈雪七十非人不暖熱人情銷歇古共然相公心在特書絕上善若水任方圓憶昨好之今棄捐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

香兒

元載妓薛瓊英幼以香屑雜飲食啖之長而肌香又名香兒

余媚娘

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使媒游說媚娘曰陸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為婦希聲諾之娶二年劈牋沫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餌五色膾妙不可及無何希聲納蕣英媚娘訐之希聲以為疏慾既共居略無他說

候　希聲宅適將舜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閽吏與之送京兆獄媢娘遂就極典

鐺釜皆行　　靈怪集

　　鄭尚書絪罷相居第厨中鐺釜悉皆行盡日方定歎日鄭薨

火車

李令開元中爲秘書監頗事珍饌慘毒取味病篤有甲仗數隊隨一火車入門閒堂中人

誦經甲仗等回良久一朱衣鬼徑來踏開門如雷震自内扶令出擲火車中載之而去

廢宅三姓

姚康成夜宿廢宅遇見三人入廊房内賦詩一人黑細長吟曰昔日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爲可怜長柄今何用曾見燈入火化時一人細長面多創孔吟曰當時得意氣與心一曲君前値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又一人肥短滑髮散垂吟日頭焦鬓秃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illegible]貢笑今來同荻草曾經中日掃柴門明日詩之鐵銚子一柄破笛一管秃帚穰帚一把

女倚樹吟

　大和進士曹唐夜見一女郎冠黃服衣如煙霧倚樹吟曰暫調清瑟理霓裳塵思那知鶴夢長樹裏看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砂瑤草連溪綠雲水桃花滿洞香霧水風燈易零落不知何日見劉郎唐明日病卒五代

史補載此詩曹唐作

虎脫皮爲女子

　崔韜宿滁州傳舍夜見一虎入門韜懼潜伏視之見虎脫皮乃一女子上廳事而寢韜出問之云妾家以畋獵爲事韜取皮棄井中携女而去後韜擢第將妻子赴官宣城再至滁驛視井中虎皮猶在韜取之妻被之繞畢復變爲虎哮吼上廳食韜及其子而去

　雞跖集

日三竿
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日出三竿朱色黄色
赤暈
月半環
韓渥詩月若半環霜若玉
星牢
貫索九星賤人之牢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
出列宿圖
銀潢
謂之銀河也出許渾詩

桑林雨
應璩書曰湯禱桑林克致爲雨
去天尺五
韋曲杜鄠近長安諺曰韋曲杜鄠去天尺五
孤雲雨角
廣記與元之南有路險絕謂之孤雲雨角去
天一握
分香

陸士衡弔魏武敘云武帝遺令曰餘香可分
與諸夫人
蓴鱸
維組曰蓴根羙之絕美江東謂之蓴鱸
抱甕
語林曰竿雅書冬月醸酒令人抱甕速得味
好
食豬
宋明帝能食豬肉炙至二百臠

瓊筵
張說詩云玉竿飛千日瓊筵薦八珍
長鎗
李賀詩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香
數米秤薪
金載云韋莊溫慳數米而炊秤薪而爨
釵澤
馮衍妻任氏悍忌惟一婢頭無釵澤面無脂
粉

休休休

司空圖歌曰休休休莫休休休伎倆雖多性靈惡懶是忙處長教閑處看

白足禪僧

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甚有神異號白足禪師

談柄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為談柄

甲乙夜

唐文宗曰若不甲夜觀事乙夜讀書何以為人君也

出於繫表

庾信哀江南賦註曰何休見鄭玄註易曰子之道出於繫表矣

薛濤

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皆以為便箴諸牋皆小名曰薛濤牋

柳三眠

李義山賦曰豈如河畔牛星隔年只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註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急灘上水舡

唐裴延裕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舡梁太祖受禪姚洎為學士號上水舡又號急灘頭上水舡

天乳星

列星圖曰天乳星明則甘露降

銀浦

李賀謂天河為銀浦

綠莎廳

河中府舊有綠莎廳王元之詩云綠莎廳事舊鳴蛩

縹瓦

瑠璃名縹瓦劉陶詩云縹碧以為瓦

雞跖

呂氏春秋善學者如齊王食雞必食其跖

雌甲辰

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資暇集

不拜單于

浩虛舟作蘓武不拜單于賦使漢正傳是鄭衆非蘓武也李翰蒙求亦明言蘓武持節鄭衆不拜

車馬行色

將送者多云車馬有行色莊子稱栁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非去也以車馬而有塵面馬意殆涉遠而來者用此宜審何不據文意而正其訛

行李

李字人姓之外更無别義左傳行李[redacted]杜不究意理註云行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㞢傳寫誤作李古使字山下人又人

下子

角里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 音禄今多呼為角覲

子友孔氏秘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禄里

客散

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不知客散孟嘗門此是王維悲府主人沒之河上乃云秋風正蕭索痛其主人沒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也

藥欄

園庭中藥欄卽𥿄闌猶言園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藥架蔬圃媒作切對漢宣帝池籞京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若方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成詩卽燃萁煮豆之二十字也莊以諸王為捷卒有十步事相當何不採如後

魏耶

渭陽

徵舅氏事必用渭陽豈可輕耶齊楊愔幼時其舅問行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又有思戀二宮意不可輕用其義類此

萬幾

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晉太宗為丞相於事動必經年桓溫恠其遲對曰萬幾那得速耶此對眞得書義

近改為樞機之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誤從木傍也顏氏不引孔註以遜後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自誤後學也

鄭侯

蕭何封矦舉世呼為醝有呼賛者則反掩口而哂深可訝也鄒氏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賛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則音賛明矣

甘羅

世云甘羅十二為秦相大誤也史記云羅事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不曾為丞相丞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

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竪於門史傳威作牙門今押牙既作押衙衙門亦為牙門也

揚州者

以風俗輕揚今揚擲之揚謬也

星火鋪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　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俗呼為星火鋪誤也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合作豹字豹性潔善服氣雨雪霜霧伏而不出慮污其身列戶傳陶荅子妻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

者欲以澤其毛衣成其文章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中於巖穴　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

令宜平聲讀爲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蹙戎

今奕棊取一道人行五棊曰蹙融融宜作戎此戲出於黃帝蹙鞠意在蹙戎也殊非圓融之意庾元規著坐石乃所言蹙戎者今蹙融也

端午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illegible]書端午其義無取予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

寓直

二字起於潘岳爲武賁郎中將晉朝末文者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云寓

俗談

俗之誤談何限呼郡刺史爲刺使謂般涉爲官陟謂茜爲塹食魚謂鱖爲桂以鮓鱟爲詐

人振身爲噴涕呿口爲愛富殊不知噴嚏爲噫音隘藏府氣噫出也又呼熨斗爲醞剪刀爲箭簇爲幕禮爲理保爲補褒爲捕暴爲捕觸類甚多不可悉數

麻胡

俗怖嬰兒曰麻胡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稚童互相恐嚇曰麻祜來轉祜爲胡如憲宗朝涇將郝玭番中皆畏其威嬰兒啼者以玭怖之則止武宗朝孩孺相脇云薛尹來者類此也

三臺

今日之催酒三臺或曰鄴中有三臺石崇游宴之地樂工以促飲又云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希其厚遺

措大

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冠四民之首一說衣棠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或云有士人貧居新鄭以驢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亦云鄭有醋

溝士流多居其州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敘之故曰醋大四說皆非也醋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投子者

投擲之義今或作頭字言骨頭所成非也有作骰字者按諸家之書骰即股字不音投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投瓊也則知以石玉爲投擲之義安有投骰之理哉

屋頭

俗命如廁爲屋頭并州人鑿土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崔叔寶以溷汁沃頭

卷白波

飲酒名卷白波起於東漢旣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吳牛魏鵲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見月而喘魏武帝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爲據如此

則盡言魏鳥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月用魏鵲則風事亦用漢鴈矣

杜度

世微姓名同者必稱杜度韓文公諱辯亦引之耶杜恕篤論云杜操字伯度魏時以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後人削去伯字恕與伯度一人豈可不信篤論之本眞而從文公之未誤也

類說卷之二十九　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

新序

兩頭蛇　虞丘子賢相
吏魚屍諫　君仁者臣直
腹下毳背上毛　天下有五墨墨
中行氏先亡　景公不以人祠
國有妖　反裘負芻
國是　疑獄
呑蛙　無忘在莒

善善惡惡　好學受規諫
翰林宿儒　李韓耆詞
國家大患　宋昭反國
宋玉見襄王　雞有五德
葉公好龍　楚丘先生
閭丘卬見宣王　靈公鑿池
飲酒五日五夜　鳧鴈食粃
不受魚　白勝公傾劍
哀旌不食盜　澤及枯骨
學可以安國保民　折衝
醜婦無鹽　夢惡

說苑

三懼　三不祥
不見妖孽禱山川　成湯六事
子貢未知爲下人　少事長賤事貴
爲親負米　年七十欲學
愚公之谷　上溢下漏
治國之道曰愛民　更法

閉心　子路治蒲
治天下如運諸掌　鄭人涉水
婦人而大夫飾　愛其屋上烏
鬪者終身之禍　子路持劍
爲室美　年老而自養
釣道二　分地
三逐五去　茅焦諫秦皇
平公罷臺晉　臣咲其曠也
諤諤而昌　欹器

五寒　春秋有忽然亡者
水可以亡人之國　酒入舌出
哭有三失　鄂君綉被
事不兩隆　民有五死
終身之憂　萍實
忘其妻忘其身　鼓琴聲悲
介子推相荊介　天下之士至
孔子歎　進賢爲賢
逐高繚　楚王遺弓

五恥　好稱人惡
惠王聽讒　商日益賜日損
事君所以爲親　曾侯走齊
老子問常摐　治國尊賢賤不肖
臣請浮君　向隅不樂
食馬得酒　孔子猶江海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

類說卷之三十

宋温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駿　条閲
山陽岳鍾秀　訂正

新序

兩頭蛇

孫叔敖見時出游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見兩頭蛇者必死予向者見之因而憂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母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汝今不死也

虞丘子賢相

楚莊王罷朝而宴樊姬問其故王曰與賢相虞丘子語不知日之宴也樊姬笑曰虞丘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虞丘子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王卒以覇

史魚屍諫

史鰌字子魚病且死謂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王退彌子瑕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置屍

北堂足矣鰌死靈公往弔喪其子具言公曰
夫子生而進賢退不肖死以屍諫可謂忠矣
乃召蘧伯玉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
而後返衛以治

君仁者臣直

魏文侯問士大夫曰寡人何如君也皆曰仁
君也翟璜曰君伐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以此
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璜出任座曰君仁
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璜
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拜璜爲

上卿

腹下毳背上毛

晉平公浮西河嘆曰安得賢士共此樂者舟
人固桑曰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三
寶皆無足而至君苟好士賢士至矣公曰吾
食客三千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
收市租尚何不好士乎固桑曰鴻鵠高飛所
恃者六翮耳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之一把
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
之毳毛耶

天下有五墨墨

晉平公謂師曠曰甚矣子之墨墨也對曰天
下有五墨墨臣不得語焉群臣行賂以采名
百姓侵冤無所愬一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
下才處高不肖臨賢二也姦臣欺詐府庫空
虛三也國貧民怨上下不和溺道至道不明
法令不行五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

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中行氏先亡

趙文子問叔向曰晉六軍孰先亡對曰中行
氏爲政以苛爲察以欺爲誠以刻爲忠以計
多爲善以聚斂爲良其鞟革大則大矣裂之
道也當先亡

景公不以人祠

齊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公
曰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以人

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雨

國有妖

武王勝殷得二虜問曰而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而夏雨雪此吾國之妖也一虜曰吾國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反裘負芻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裏盡而毛無所

恃耶

國是

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願舉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疑獄

梁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召陶朱公問之公曰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由是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吞蛭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吞之腹有疾不能

食令尹問疾王曰食葅得蛭念譴而行其誅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恐蛭去見也因吞之令尹曰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惠王之後蛭出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無忘在莒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鮑叔曰祝吾君無忘在莒也管仲無忘束縛而從魯也甯子無忘飯牛車下也公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

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善善惡惡

齊桓公出游見國亡故郭氏之墟問野人曰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惡惡人之善行也爲墟何也野人曰善善不能行惡惡不能去是以爲墟也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公招野人而賞之

好學受規諫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好學智也受規諫

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諫宜哉其立也

翰林宿儒

王禹偁翰林宿儒累爲遷客請放金榜下諸生送于郊奏　可之禹稱作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入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循跨好惡不敢

私送寶元賓執手泣於閤門曰天乎得非命耶公行後以詩謝曰惟有南宮寶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至郡未幾二虎鬬於境一死群雞夜鳴冬雷而雹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咎郎命徙蘄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止貽身後閏月而卒太宗嘗戒曰卿聰明文章不下韓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芘

李韓書詞

李穀與韓熙載早同筆硯分携約曰各以才

命選其主穀廣順中仕周爲平章事熙載仕江南李先主爲光政殿學士熙載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驅以定中原穀答曰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李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而熙載已卒

國家大患

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

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下令曰欲進善言有謁者不通者死

宋昭反國

宋昭公出亡歎曰吾知所以亡矣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至此故宋昭王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宋玉見襄王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玉

讓其友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玉曰若齊有狡兔曰東郭㕙一旦走五百里有良狗曰韓盧亦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其友曰僕人有過

鷄有五德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饒曰君不見鷄乎頭戴冠文也足傳距武也敵在前敢鬬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有此五者君爚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鴻鵠一舉千里止君遠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請鴻鵠遠矣公曰止吾書子之言饒曰有士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吳

葉公好龍

葉公白高好龍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棄走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楚丘先生

年七十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閭丘卬見宣王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見宣公家貧親老願得小仕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卬曰顓頊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能服重致遠者也士亦華髮墮顛乃可用爾卬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駿馬也試於竈間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試於堂廡未能過燕服異也宜王曰善哉與俱歸

靈公鑿池

衛靈公鑿池宛春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公曰善令罷役

飲酒五日五夜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優莫曰紂七日今君五日襄子曰然則君亡乎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一日耳不亡何待優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鳧鴈食粃

鄒穆公令食鳧鴈以粃勿以粟倉無粃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曝背而耘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爾知小計不知大患鳥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粟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躰也

不受魚

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白公勝納劍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屬之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

有可切乎

爰旌不食盜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飢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飡以與之爰旌目三餔而能視曰子誰也曰盜也爰曰嘻汝乃盜也而爲何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嘔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

澤及朽骨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一骨王曰更葬

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爲主又安求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況於人乎

學可以安國保民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君疇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慈師則功業不著名號不傳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

折衝

晏子不出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可謂折衝矣

醜婦無鹽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行年三十無所

容詣宣王願備後宮王方置酒漸臺左右大笑曰此天下强顏女子也夫王曰夫人不容鄉里布衣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對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所願見王取隱書讀之又不能得明旦問之又不以隱對但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大王內聚姦臣衆人不附尊所好而忽所恃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强據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此國

殆也宣王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其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夢惡

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

說苑

三懼

明主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三不祥

齊景公問晏子曰今日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殆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有賢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室也曷爲不祥也

不見妖孽禱山川

楚莊王曰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矣

成湯六事

湯時大旱六年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言未已而天雨

子貢未知爲下人

子貢問孔子賜爲人下焉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則五谷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少事長賤事貴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天下之通義也有仁道焉不能爲人上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行不

離姦道而求衆譽不亦難乎

爲親負米

子路曰負重涉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事二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累茵而立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能復得也

年七十欲學

晉平公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爲臣而戲君乎曰盲

臣安敢戲君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入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

愚公之谷

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問老公曰何谷曰愚公之谷以臣名之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也對曰臣固畜游牛生子而大賣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曰公誠愚矣何爲而與之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愚

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

上溢下漏

文王問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是月發倉府以賑貧民

治國之道曰愛民

武王問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曰愛民而已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重刑罰則殺之也重賦歛則奪之也多徭役則苦之也有此者適以擾之則怒之也

更法

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法

閉心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可以令君不死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

子路治蒲

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公以正可以容衆寬以潔可以親上

治天下如運諸掌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楊朱曰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杖隨之則變之始也

鄭人涉水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叔向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澤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婦人而丈夫飾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帶斷相望而不止晏子曰君徒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

愛兼屋上烏

武王克殷問太公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劉厥敵死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召公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治之何如王曰不可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

闘者終身之禍

孫卿曰闘者忘其身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

吏之怒而關終身之禍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是忘其親也犯刑法之大禁是忘其君也凡鬭者皆以己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豈不過甚多哉

子路持劒

孔子曰安用此乎子路曰善者固以善之不善者用以自衛乎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

衛感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何必持劒乎

爲室美

襄子爲室美智伯曰室美矣士茁曰臣亦有懼也高山峻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下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年老而自養

桓公平陵見人家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曰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曰公之施惠亦小矣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人丈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釣道二

宓子賤爲单父宰陽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投綸以餌迎而吸之者陽鱎魚也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单父冠蓋交接於道子

賤曰車驅之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单父請耆老尊賢者與之共治之

分地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

三逐五去

楊四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子絕食而嘆左右諫曰

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
也簡子曰美女者醜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
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因授以爲相
而國大治矣

茅焦諫秦皇

秦始皇太后不謹遷于萯陽宮諫而死者二
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上諫帝曰君不見闕下
積死人耶焦曰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二
十七人臣欲滿其數耳始皇立焦爲仲父爵

之上卿迎太后歸咸陽

平公罷臺

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拭舟以逆之左右各
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
平公曰吳其亡矣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
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
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臣咲其曠也

趙簡子舉兵攻齊有敢諫者死甲士公盧大
笑趙簡子曰子何笑曰臣有宿笑當桑之時
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
不能得逐返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illegible]簡
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

諤諤而昌

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
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
妻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待

欹器

孔子觀周廟欹器問守廟曰何器曰蓋右之
器子曰取水試之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焉
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持滿有道乎孔子
曰挹而損之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
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
而能淺明而能暗是謂損而不及能行此道
唯至德者及之

五寒

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泄謀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

春秋有忽然亡者

石讎曰春秋有忽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不慎者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吏民不飾足以亡刑法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外慢大國足以亡

水可以亡人之國

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中行氏又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也宣子肘康子康子履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大笑

酒入舌出

齊桓公具酒管仲後至飲半棄酒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對曰臣聞酒入舌出酒入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哭有三失

孔子聞哭者甚悲見之丘吾子也孔子曰子何哭之悲也曰吾有三失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而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止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

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自刎而死

鄂君綉被

襄成君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者願把君之手君忿而不言辛曰鄂君子晳泛舟新波之中乘青翰張翠蓋會鐘鼓之音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鄂君乃揄脩袂而擁之舉綉被而覆之君何踰於

鄂君臣何獨不若榜枻之人願把手而不可

哉

事不兩隆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

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必不早起也

民有五死

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

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

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飢渴

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

死者德不中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

者血氣爭也

終身之憂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順道而道循

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孔子曰

此名萍實令剖食之唯霸者能獲齊有飛鳥

一足下止殿前孔子曰此名商羊天將大雨

果然

亡其妻亡其身

魯哀公曰予聞亡甚者徙而亡其妻有諸孔

孔子曰此非亡也甚者亡其身

鼓琴聲悲

應侯與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琴

何悲也對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

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官之能

無悲乎

介子推相荆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使人往觀還

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

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

荆乎

天下之士至

周公下白屋之士百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

至晏子與同衣食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

孔子歎

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進賢爲賢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産乎子曰進賢爲賢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産未聞管仲子産有所進也

逐高繚

晏子逐高繚左右諫曰繚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楚王遺弓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五耻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耻之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

好稱人惡

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

惠王聽讒

所射子見秦惠王王説之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説異也所聽者異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商曰益賜曰損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也賜好説不如已者

事君所以爲親

齊宣王謂田過曰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曰父重王怒曰何爲去親而事君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默然

魯侯走齊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對曰臣始爲太子多諫臣臣愛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疎而不近也猶秋蓬惡

於根本而英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之矣

老子問常摐

常摐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詔弟子乎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摐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摐曰嘻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摐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

治國尊賢賤不肖

子路問孔子治國何如子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而而讐之中行氏雖欲不亡得乎

臣請浮君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曰臣請浮君臣聞有名之父

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而飲之爵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向隅不樂

聖人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者一人向隅獨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食馬得酒

秦繆公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共食其肉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

須飲之酒殺馬者慚而去居三年晉攻秦徒
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
之恩矣繆公卒以難解

孔子猶江海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對曰賜不
能識也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
江海也何足以識之

類說卷之三十　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一

世說
太丘荷天下重名　租錢恤貧
德掩其言　有欲炙之色
大傅教兒　原玉臺一門
恐傷盛德　曲柄笠
見汝輩平平耳　林下風氣閨房之秀
青州從事　精進大過
南都賦圖

世說
顧長康畫　坐隱手談
何爲入我裩中　禮豈爲我輩設
萬里長江千里一曲
屋下陳屍　一生未得白羊肉
勝地　胷中壘塊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
鼻者面之山　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送角如意　買山而隱

何爲闗狗竇　語道佞佛
著敝絮在荆棘中　從屋漏中來
桓玄求桃　名士妄語
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胷中柴棘三斗許　一羣白頸烏
失鷹師　哀家梨
形似其舅　我不如汝有佳兒
蠻府叅軍作蠻語　聊復放一曲
遠志小草　鼠輩敢爾

阿乞那得此物　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累心處都盡　兄弟志業大殊
上人百尺樓擔梯去
山川形勢　王不留行
不可令大郎知　不識田稻
王敦如厠　蟹八足加二螯
卿卿　雷尚書
無宿物　何郎傅粉
槐樹婆娑　清風明月

不須陶胡奴米　鬼揶揄
續世說
唐家賣馬糞　羅利政
隱坐踏壁　西江集
高士圖　方圓動靜賦
莊宗問洞庭湖　同是沙堤避路人
嘲短而傴　輸忠不效
霖雨閉坊門　懷寶詐降
四鄰那得不畏　大朝小朝

問山中所須　崖州攝衙推
江總題棺　宋帝誌文
龍鱗渠十六院　隋王奢盛
楊后埋銘　恨樓下無井
請復八館　問姑息字
奕棋不償　獵酒
縈綸衣下　洪崖先生幞頭
轉對請焚香拜塔　扣額北望呼明主
冶葛　捧巵上金忠壽

乞魏博節度使　棋博詭爲不勝
居喪酣樂　錦帳貯馬
肉臺盤　蜀王奢縱
九龍殿　飼馬銀槽
周玄豹談相　外厚內薄
諸公半有福德　蔌讀正觀政要
高駢好仙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一

類說卷之三十一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閲
山陽岳鍾秀訂正

世說

太丘荷天下重名

客有問陳季方曰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紀於家君猶桂樹生太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雨露所沾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太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租錢恤貧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德掩其言

王戎云太保正始中不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玄理清遠無以德掩其言乎

有欲炙之色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常有一小人左右之問其所以乃欲炙人也

太傅教兒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

既聞援兒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垂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懷主慙而退

原玉臺一門

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女也突入號泣曰使玉臺常因人腳距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恐傷盛德

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太傅暫見便退帷太傅索更開夫人恐傷盛德

曲柄笠

惟靈運好戴曲柄笠

見汝輩平平耳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汝無煩復往也

林下風氣閨房之秀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有濟尼者並遊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青州從事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鄃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至臍郵言膈上住

精進太過

郗愔信道甚勤常患腹內惡干法開善醫診脉曰使君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合一劑湯服之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

所服符法閉嘗行暮投王人妻產而危積日不墮法閉令食肥羊十䐑因而針之須臾而下羊骨腸而出

南都賦圖

戴安道說范宣學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心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以爲有益始重畫

世說

顧長康畫

謝太傅曰顧長康畫自蒼生來所無顧長原嘗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後開厨取之封題如初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

坐隱手談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語林曰王以圍棋爲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爲會戲

何爲入我裩中

謝令縱酒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令曰我以天下爲棟宇屋宇爲褌衣諸君何爲入我裩中

禮豈爲我輩設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萬里長江千里一曲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屋下陳屍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樹袁崧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一生未得白羊肉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武為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欲咨事何以便去答云友聞白羊肉嗟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滿腹須往了無慚色

勝地

王衛軍之酒正自引人着勝地

胷中壘塊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答曰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不 啻如此

鼻者面之山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送角如意

庾征西大舉伐胡既行止鎮襄陽殷豫章送一角如意以調之庾答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整而用之

買山而隱

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
買山而隱

何爲鬬狗竇

張吳興　齠八歲齒先達戲曰君口中何爲
開狗竇玄之應聲答曰正使諸君輩從此中
出入

諂佛佞道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賂謝中郎云二
郗佞於道二何諂於佛

看敵絮在荆棘中

王文度與林法師講諸人在坐林公理小屈
孫興曰法師今日如著敝絮在荆棘中觸地
掛閡

從屋漏下來

祖廣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公曰天
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下來

桓玄求桃

桓崖在京下有好桃桓玄就求不得佳者玄
曰得之休明則肅愼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
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名士妄語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令周曰
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胷中柴棘三斗許

深公云人謂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一羣白頸烏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
如何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失鷹師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如失鷹師

哀家梨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輙嗔之君得哀家梨當
復不蒸食否

似其舅

桓豹奴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怕常似是形時似是神愈不悅

我不如汝有佳兒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蠻府參軍作蠻語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

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聊復放一曲

殷洪遠詩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去那放殷曰搕臘亦放何必其鎗鈴耶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復就桓司馬因餉桓藥草中有遠志公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二名耶謝未答郝隆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愧

鼠輩敢爾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問訊躡履甚修外甥之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郗公歎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獲寵於桓溫故為溫敬超也

阿乞那得此物

王子猷詣郗雍州見有毾㲪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力者負之而趨郗無忤色阿乞愔小字也

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累心處都盡

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兄弟志業大殊

戴安道既寓東山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安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答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上人百尺樓擔梯去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擔梯將去

山川形勢

殷中文自謂必當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至富陽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

孫伯符

王不留行

衛展在潯陽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本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卉木王不留行治金瘡除風

不可令大郎知

王丞相節儉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捨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不識田稻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曰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寧有得其末不識其為稻註云文公種菜曾子枷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愧此言必慮

王敦如廁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是果食盡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椀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乾群婢掩口

蟹八足加二螯

蔡竒徙佛江見蟛蜞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卿卿

王安豐婦卿安豐曰婦人卿壻禮為不敬後勿加之婦曰親卿愛卿故為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當尚書

王丞相有幸妾性雷頗豫政事納貨時謂之
雷尚書
無宿物
庾比王胷中無宿物
何郎傅粉
何平叔美姿面潔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
月賜熱湯餅既啖汗出色轉皎白
槐樹婆娑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議事二三非

復往日聽前一槐樹甚扶疎仲文歎曰槐樹
婆娑無復生意
清風明月
劉尹云清風明月輒思玄度許詢也
不須陶胡奴米
王脩齡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米一舡荅
日王脩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
米
鬼揶揄

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曰臣昨路見一鬼揶
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
溫笑以友為襄陽太守
續世說
唐家賣馬糞
唐少府監裴匪舒奏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
萬緡劉仁軌曰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
名也乃止
羅利政

隋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司馬韋混清河令
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
利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隱坐踏壁
隋薛道衡每為文必隱坐空齋踏壁而臥聞
戶外有人便愁
西江集
五代周仁裕夢人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滝
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取吞之及寤心

意謗落自是文性陡高有詩百卷號西江集

高士圖

張易之昌宗命畫工圖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爲高士圖

方圓動靜賦

李泌七歲召至禁中明皇與張説觀棋使説賦方圓動靜説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

莊宗問洞庭湖

湘南馬希範入貢唐莊宗問洞庭湖廣狭對曰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　後唐馬

郁爲秘書監時張承業權貴任事與客宴集陳列珍果客無敢先嘗郁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後日郁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韝中出一鐵搥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　朱梁趙

疑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之鳥巾上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火迫酇侯　朱泚僭逆姚令言爲侍中何休同知政事群因宴集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子之右者吾比蕭何子爲曹參可矣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笑謂休爲火迫酇侯

同是沙堤避路人

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

故事給舍須歷郡縣出逢爲巴州刺史揚收作相逢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收銜之王鐸作相逢又作相逢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亦怨恃才褊忿終於秘書監

嘲短身而傴

崔善爲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到得封侯膞上全無項胷中別有頭

輸忠不效

泰宗權爲其將所執昭宗御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徇於市宗權檻中引頸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效爾

霖雨閉坊門

神龍中每霖雨必閉坊門禳災宋務先上疏云雨陽或愆貌言爲咎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格星靈暫閉暫開寧使發揚神造巷議街言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調陰陽

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各還遠街謂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常雨令我還行楊再思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

懷寶詐降

唐莊宗趨大梁梁王召宰相謀之鄭珏請懷傳國寶詐降以紓難梁王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果可了否珏俛首久之但恐未了左右皆笑

四隣那得不畏

周行逢廉總湖湘兵將積功檢校官至王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隣亦畏我乎對曰侍中境内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

大朝小朝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虛誕唐王不聽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謂周爲大朝夢錫曰諸君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

爲小朝耶

問山中所須

潘師正居嵩山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問山中所須對曰松樹清泉山中不乏

州攝衙推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李甲舉牒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其佐理勿憚摩賢事須州攝軍以衙推

江總題棺

陳魯廣達為將陳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題
其棺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
死不作負恩生

末帝誌文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瘞末帝
段腸作誌文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
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

龍鱗渠十六院

隋煬帝作西苑苑內為海有龍鱗渠作十六
院前皆臨渠彩為芰荷

隋宮奢盛

唐太宗與蕭后宮中觀燈曰朕與隋主后曰
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固不同爾
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位設火
山數十每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焰起
數丈香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三百餘車甲煎
二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
照之陛下殿前所焚柴木所爇膏油但覺烟
氣薰人太宗口刺其奢心伏其盛

楊后埋銘

明皇楊后肅宗母也命張說作埋銘云石獸
澁兮綠苔枯宿屮殘兮白露沾圓寢閟兮脂
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

恨樓下無井

江南　景宮中作高樓眾皆歎美蕭儼曰恨
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請復八館

唐明皇時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
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史
學律學書學算學是也傳云八館繆矣

問姑息字

石晉宰相馮玉嘗以姑息字問人人以辜負
字教玉然之

奕棋不償

石晉陳寶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以手
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

兒唯有白金千錠爲他人所有

獵酒

五代漢葦思在上黨五年唯務聚斂未嘗與賓佐燕會有役遣求見思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

繫鑰衣下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

洪崖先生襆頭

李襄鎮晉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襄生日恭送一故皂襆子曰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恭生日襄以壞襆頭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襆頭也

轉對請焚香塔廟

後唐魏深爲給事郎因轉對上言以星數合虔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焚一炷餘令於塔廟中焚之

扣額北望呼明主

何澤爲吏部郎中之舘脩撰嘗起居班退獨留以笏扣額北望呼曰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之責

冶葛

諸葛頴出入煬帝卧内與后妃嬪御連席共榻頴多所譖毀人號冶葛

捧巵上全忠壽

崔胤召朱全忠以自助迎謁于渭橋捧巵上壽持板爲全忠歌仍自撰歌頌其功業

乞魏博節度使

江南李主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游元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主驕臣佞如此

棋博僞爲不勝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餚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復償之故得一時虛

名而嗜利者悉與之抑

居喪酣樂

淮南楊涯居喪晝夜酣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萬數

錦帳貯馬

朱梁朱瑾有所乘之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肉臺盤

孫晟在江南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器謂之肉臺盤

蜀王奢縱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角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乘舡夜歸令宮妓秉燭數千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

九龍殿

湖南馬希範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

飼馬銀槽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周玄豹談相

後唐周玄豹有袁許之術狀人形貌比諸龜鏡舍歟目觀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與同

志二人謁馬玄豹曰二君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道士甚貴來年二子果卒程後作相

外厚內薄

後周翟光業廣華肥皙善於樞府司天監趙延義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卒時四十六

諸公罕有福德

趙延義清泰中樞密直學士呂琦密問國家

運祚延義曰保邦在刑政保體在福德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有恤緯之憯

請讀正觀政要

漢隱帝時宮中數有怪帝問趙延義以禳祈之術對曰臣業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脩德可弭災異帝問如何爲脩德延義曰請讀正觀政要而法之

高駢好神仙

方士呂用之引張守一諸葛殷同蠱惑之曰玉皇以公職事煩重今命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謁見詭辯風生駢以鵝殷病風疽駢有犬聞殷腥多來近之殷笑曰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用之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每對駢訶吐風氣仰揖空中云有神仙過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所誅發其中堂得偷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類說卷之三十一　終

傳奇

洛浦神女感甄賦　薛昭
陶太白尹子虛　孫恪
元徽柳實　裴航
崔煒　鄭德璘
文簫　封陟
韋自東　崔生
許栖岩　高昱

周邯　寗茵
顏濬　蔣武
江叟　張無頗
曾季衡　盧涵

語林

餉鄭公櫻桃　京兆尹三員
至德觀女道士　優人子預朝政
此宅無出水處　韓愈獺死
小子無禮　封妾爲夫人

論者不以由進士遂止
儔不如休　松槐篇對
徐妃詩　八錢價措大
州圖爲褚　不得一乳力
千字令　腸痛召女奴
煎茶博士　銀佛
葫蘆貯骨灰　徐家肺沈家脾
政事取決於子　燒尾
公衙　官銜之名

竊蟲　應病
中書死解　絳桃柳枝
武氏三頭　請俸寫書
嗜綠頭鴨　玉盤金杯
門狀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二

類說卷之三十二

宋温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駿恭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傳奇

洛浦神女感甄賦

蕭曠彈琴洛水之上有女子曰洛浦神女也曠曰或聞洛神即甄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洛濱爲感甄賦改爲洛神賦託於宓妃有之乎女曰有之妾即甄后也性好鼓琴毎彈

悲風別鶴撫未嘗不玉箸滴乾金釭耗盡庭月色苦壁蛩吟悲曠曰思王今在何處女曰見爲遮須國王俄有一女曰織綃娘子洛浦龍君之愛女也曠問龍之作用且畏鐵是乎女曰允龍世之老䗲惡鐵者乃蛟螭輩又曰龍好睡大則千年小則數百載女命左右酌醴傳觴華艷動人左瓊枝而右玉樹永夕暢懐

薛昭

薛昭作尉平陸謫爲海康民有田山叟贈藥一粒曰東去不獨逃難兼獲美姝果遇蘭昌宮有三女酌醴酹曰吉吉利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昭躍出曰願備好人之數詢其姓氏長曰張容雲次曰蕭鳳臺次曰劉蘭翹蘭翹擲骰子采强者薦枕雲容數勝昭曰夫人何許人雲容曰某楊貴妃侍兒嘗獨舞霓裳妃贈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堤邊初拂水時皇帝

與申天師談道與我絳雪丹一粒曰汝服之雖死百年遇生人得精氣便爲地仙今已百年昭因詰天師之狀乃曰山叟之魁梧者又詰蘭鳳二子曰當時宮人爲九仙媛所忌毒殺之葬吾墳側鳳臺歌詩曰眠花不綻幾含幽今日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烟無白日寒雲壠上更添愁蘭翹曰幽谷啼鶯整羽翰沉泥玉冷自長嘆月華不忍扃泉戸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曰韶光不鑒分成塵曾遇金丹或

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曰誤入宮牆漏網人月華清洗玉堦塵自疑飛到蓬山頂瓊樹三枝半夜春蘭鳳辭去昭與容寢處數夕不知昏晝容曰吾已蘇矣但衣破得新者可起矣有金扼臂可鬻之市衣昭夜至穴啓視本體果生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豈非各餌天師之藥乎

陶太白尹子虛

陶太白尹子虛同遊嵩華松下見古丈夫一

女子二公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秦之役夫此毛女亦秦宮人令爲殉者同脫驪山之禍匿此不知今幾甲子二公曰幸遇大仙願求金丹大藥古丈夫曰予本凡人初餌柏子後食松脂歲久凌虛毛女紺綠不知金丹大藥爲何物也毛女詩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閑躡清霞遠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彩雲空惹薜蘿衣丈夫曰有萬歲松枝千年柏子汝可餌之亦應出世二公今巢蓮花峯上

孫恪

孫恪洛中覩大第叩扉無應者有女子摘萱草吟曰彼見是忘憂我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青衣曰故袁長官女見求適人恪納爲室表兄張閒雲處士曰人禀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則長生魄掩魂消則立死覩弟神采陰奪陽位吾有寶劍魍魎見者滅沒恪携劍隱於室內袁氏搜得寸寸折之若輕藕耳後十餘年有二子治家甚嚴恪往

南海爲經畧判官至端州峽山寺袁氏持碧玉環子與僧曰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沉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詩畢化爲老猿躍樹而去僧方悟爲沙門時所養開元中中使過此憐其黠以束帛易之獻上陽宮安史之亂不知所之碧環當時隨頸而去

鄭德璘

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將返有醝賈舟同宿洞庭湖畔韋氏女水窓中垂釣德璘以紅綃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窓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鮫府更有明珠乞一雙以紅綃惹鈎女收得之及明順風張帆而去將暮漁人曰賈客巨舟沒于洞庭德璘悲惋爲弔韋妹詩曰洞庭風勁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醉而投之水神持詣水府府君曰德璘異日吾

邑明宰召主者送韋女于鄭生女覩府君一老叟也德璘夜半覺有物觸舟拯之乃韋女遂納爲室後數年果爲巴陵令至洞庭有老叟曰昔日水府活爾性命韋氏謝曰父母在水府可省覲否叟曰可須臾舟沒然無所苦父母居止與世人無異曰所溺之物皆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俄舡出湖畔

文蕭

文蕭抵鍾陵西山有許真君上升第每歲中秋士女櫛比多召名姝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文生覩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自有銹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秉燭穿大松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踪姝顧曰非文簫耶引至絕頂侍衛甚嚴有二仙娥持簿書請詳斷多江湖沒溺之事某曰風波誤殺孩稚姝怒曰豈容易而誤耶仙娥執青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怒有仙童持天判云吳彩鸞以私欲洩天機謫

爲民妻一紀姝與生携手下山因詰夫人之先姝曰我父吳先君字猛豫章人也吾爲仙主陰籍六百年矣覩色界與心遭責于亦因吾可出世矣生不能自贍夫人日寫孫愐唐韻一部每部五緡僅十載會昌初與生奔越王山作詩曰一斑與兩班引入越王山世數今逃盡烟蘿得再還是夜風雨及明樵者見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illegible]航

裴航傭舟于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賂婢裊烟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無以諧謔爲意緣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爲姻懿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驛渴甚茅舍老嫗緝麻航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航飲之眞玉液也航謂嫗曰小娘子艶

麗驚人願娶如何嫗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藥一刀圭得玉杵臼擣百日方就若取此女但得玉杵臼其餘金帛吾無所用航恨恨而去月餘果獲杵臼挈抵藍橋嫗襟帶間解藥航卽擣之嫗夜收藥內室航窺之有玉兎持杵雪光耀室百日足嫗吞藥曰吾入洞爲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帳諸親多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憶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爲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峯洞中服絳雪瑤英之丹超爲上仙

崔煒

崔煒於南海開元寺見乞食老嫗蹶而覆人酒瓮當壚者毆　之煒脫衣爲出其直嫗曰吾善灸贅疣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後失足逐墜梧井中深百餘丈中有大蛇蛇脣有疣俄有燒火飄入穴煒出艾灸蛇贅應手墜地乃騎蛇行可十里忽覩一石門煒入戶見綉

帳珠翠莫測□何洞府也有青衣曰玉京子送崔家郎君來也須臾四女曳霓裳衣曰崔家子擅入皇帝玄宮煒曰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耳羊城使者少頃當來皇帝已配田夫人奉箕箒夫人齊王田横女也俄有一白羊自空飛下女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謂煒曰皇帝勅令與郎君陽燧珠中元日具酒饌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莫知鮑姑何人留艾與之躡羊背而

去襲日所居曰巳三年矣乃詰蕃郎鬻珠有
老胡曰郎君入南越王趙陀墓中來陀以珠
殉我大食國陽燧珠陀使異人盜歸歷千載
矣崔乃悟皇帝乃陀也城隍門廟見其神類
使者是知羊城則廣州城而廟　有五羊焉
後及中元四女果件夫人至煒曰夫人齊王
女何以配南越曰國破家亡越王虜爲嬪御
王崩因以爲殉看烹鄒生如昨日耳四女俱
爲殉者又問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

葛洪妻多行炙於南海又問蛇爲玉京子何
也曰安期生跨斯龍朝玉京耳煒後挈家訪
鮑姑不知所適

元徹

元徹栁實自合浦泛海遇風抵孤島有雙鬟
曰玉虛尊師南溟夫人約會於此言訖而至
夫人曰昔有劉阮今有元栁尊師曰邂逅相
遇合贈靈藥但子宿分自有師爾夫人贈以
玉壺命侍女送二客去詩曰來從一葉舟中
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
自解分明語俄有長橋欄上皆異花千籠萬
斛遊爲柱石二子逐達合浦回視無橋矣問
道將歸衡山因扣玉壺有鴛鴦語曰前行自
遇耳後遇南岳太極先生曰此壺吾貯玉液
者亡來數百年二子隨詣祝融峯不出

封陟

封陟居少室山一仙姝願侍箕箒陟曰固窮
終不恩濫神仙幸早回車姝留詩曰謫居蓬

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
白願持箕箒奉屏幃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
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
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後七日又至曰能遣
君壽倒三松柏瞳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
遊莫種槿花休敲石火陟怒曰我不欺暗室
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姝嘆曰所以懇禱者爲
是青牛道士苗裔此時一失又六百年此子
大是恐人又留詩曰蕭君不顧鳳樓人雲濤

回車淚臉新愁殺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乃云好住好住無異日追悔後三年陜病卒爲太山所追道遇仙騎清道甚嚴曰上元夫人遊太嶽陜仰視金輅中乃昔求偶姝也夫人索追狀曰不能無情以大筆判曰封陜性雖執迷操甚堅潔實由朴戇難責風情宜延一紀良久乃穌

韋自東

韋自東遇一道士曰吾合能虎丹信宿將成多有妖魔須得勇夫烈士拔劍欄截藥成當分惠自東從道士之高峯石洞燒丹之室道士曰祇請仗劍立洞門見精怪擊之無懼也俄有巨虺自東以劍擊之而去又一美女至擊之亦滅有道士駕鶴玉童執節勞自東曰吾弟子丹將成矣詩曰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丹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意道士之師釋劍禮之矣然入洞開藥爐爆烈道士慟哭二人因淋爐而飲

自東後雖老貌有少容

崔生

崔生者其父與勛臣一品者熟命生省一品疾一品愛其清雅令紅綃妓送出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指胸前小鏡云記取記取生歸凝思莫曉其意家有崑崙奴磨勒曰三　指者一品十院歌妓此第三院三反掌指鏡者十五夜月滿如鏡令郎君來生喜曰奈何磨勒曰此細事耳一品家有猛犬如虎守歌妓院當爲撾殺之是夜携錬鎚往食頃回曰犬斃矣負生而往姬大慰悦遲明負生與姬飛出峻垣遂歸學院匿之後遊曲江一品家人潛認紅綃召崔生詰之生不敢隱一品命甲士擒磨勒三持之頃刻不知所向後有人見賣藥於脊市

許栖岩

許栖岩下第長安欲市一馬有道士能易請筮之遇乾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曰此馬龍

種世棲岩入蜀至劍閣馬驚墜萬丈崖底行
出洞口見碧桃萬餘株二玉女曰爾何人遽
至太一元君之室元君召曰爾在人間何好
曰好道多讀老莊黃庭經元君曰三書各得
何句棲岩曰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老子云
其精甚真黃庭云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
子近道矣命飲石髓曰嵇康不能得爾得之
數也俄有道士來元君曰請算三事譬太華
何神也立海橋何鬼也道士布算良久曰譬太

華雖云巨靈寳夸父之神也立海橋雖云醜
惟乃五丁之鬼也元君曰算吾今夕何爲曰
今夕東遊三萬里棲岩視道士乃昔日卜馬
者道士同乾卦今日中逡巡有仙童曰東皇
君請今宵曲龍山橋玩月元君請棲岩曰可
同遊曲龍共跨鹿龍而去頃刻而至見危橋
若長虹亘天勢連河漢深入滄溟東皇命酌
醴鸞歌鳳舞響徹天外月輪漸沕命駕俱返
元君曰爾飲石髓已得千歲命牽棲岩馬來

日本吾洞之龍子因作怒傷稼責爲負荷與
君緣合耳汝到人間解之渭濱玉女曰龍子
回日虢縣田婆針寄少許來跨馬食頃達虢
縣舊莊詢田婆曰太一家紫霄姊妹嘗寄信
買針遂取針繫馬鬣放之渭濱化龍而去

高昱

高昱艤舟昭潭夜窺潭上三大芙蕖有三美
女各倨其一曰今夕堪話幽冥其一曰小舟
莫聽語又一曰縱有人非濯纓之士不足憚

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州浮信不虛語各請
言所好一曰習釋次曰習道又次曰習儒又
曰各算明日合得何物曰各從所好明旦果
有一僧度至中流而溺又有道士一儒生一
皆不逾時而溺三子如神俄有舟載一叟云
是祁陽山叟昱遂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
取朱筆篆字命弟子送入潭底若履平地睹
大螭石有三女同臥石上見符至化三魚大
女曰啓天師容三日撤去叟怒曰明月須離

此不然使六丁仗劍斬之明日黑雲風雨有三大魚沿流而去

周邯

周邯有奴善入水邯名曰水精邯舟經瞿唐乃令水精沉入探金寶而出又經牛渚磯水精沒移時復得玉云甚有水恠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後至相州州北有井云有黃龍命水精沒俞頃出曰有大黃龍抱明月寶珠熟寐適欲劫之恨無利刃邯與寶劍復入時頃

躍出有一金手自空攫水精入邃窺有老人曰此亢金龍是上玄使者澤潤一方豈可恃一寸劍劫之忽値龍震怒搖天關擺地軸百里爲江海魚鱉君焉能逃宜火急謝龍無使其怒邯遂具牲牢奠之

審茵

審茵寓居山庄夜聞叩關云桃林班特處士相訪曰某少時兄弟競生頭角毋讀春秋至潁考叔挾輈以走恨不佐助其閒讀史記至田单破燕恨不奮擊其閒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騰擲其間今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俄有南山班寅將軍奉謁目特爲兄因共奕棋未分勝負茵教一着曰管中窺豹特見一班兩班寅曰大有徵讖亦一發雨花耳茵傾壺請飲言詞紛拏特曰弟誇猛毅若値下莊當爲虀粉寅曰兄誇壯勇若値庖丁不存其皮茵曰無多言各賦一詩茵詩曰晚讀雲水淨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

刀寅曰但得空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恰寗戚終是怯庖丁若遇冀爲守蹄涔向北溟茵稱特詩曰奇才寅怒曰古有班馬豈有班牛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所重者白眉耳今白額何相慾也遂亦告辭及明門外惟牛跡虎跡而已

頍濬

頍濬與青衣趙幼芳同舟之建業既抵白沙幼芳曰中元日瓦官寺當會一神仙中人其

日果見名姝濬涯眸不易雙環笑曰憨措大收取眼姝日某家有清溪頗多松月郎君今夕相過濬行數里延入內室少頃孔家娘子至多說陳隋間事濬問夫人何名曰某即陳朝張貴妃彼則孔貴嬪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戮昔劉禪亦有后妃魏君不罪孫皓豈無縮御晋帝不誅此賊不仁獨此兇暴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矽芳曰某亦貴妃侍見國亡入隋爲煬帝宮御後

殉塟吳公臺下暫至此謁貴妃耳貴妃題詩曰秋草荒臺獨夜蛩白楊凋歇燕悲風彩箋曾發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貴妃曰寶閣排空稱望仙五雲高艷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矽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更如何南朝惟有空流水依舊人間作逝波濬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空冥月綺窓斜惻非後主題牋客將見臨春閣上花濬與貴妃就枕餘各辭去明旦至建業詢之乃陳宮人丘壠

蔣武

蔣武善蹶張亏遇虎豹應弦而斃忽見猩猩跨白象曰山南邑蛇長數百丈象經過輒吞噬知我能言因荷吾相投耳武感其言淬矢以往一發而殪續有十象各以長鼻卷孔牙跪獻忽又有猩猩跨虎持金釵釧數十事而告曰此虎一穴雌雄三子遭一黃獸擒其耳臨其腦非見山客彤象之苦因來相投武挾

矢欲行見前者跨象猩猩至曰非五虎凡噬數百人天降其獸食其四矣今山客受賂欲射獸是養虎噬人觀其釵釧可知食婦人多少跨虎猩猩同惡相濟武銜曰吾當留意回矢殪虎踣其猩猩懸釵釧於門村人多來認云爲虎所食武一無所取

江叟

有江叟者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閔鄉玉盤豆館道傍大槐下醉寢夜見一人數丈曰

將謂槐畔霓鋤乃是瓮邊畢卓遂敲槐曰荊山館中二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與語明至荊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師樹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荊山求鮑仙師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令叟吹笛一氣清逸五音激越駈泉迸山引鴈行低槁葉辭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後洞中龍必持水丹吞之便為水仙

無頗吾藥蓋子有琴高之相耳叟後三年岳陽寺樓吹笛有龍化為人持丹而來叟餌之一遂變童顏入水不濡

張無頗

張無頗遇袁大娘遺玉龍膏盛以暖金合子曰可以返魂起死亦偶名姝數日果有黃衣人扣門曰廣利王相召遂登畫舸東入重門見亦丈夫衣王者之服曰愛女有疾願求神膏二肉豎引至貴主院真珠綉帳中有一女子遂出龍膏吞之主疾立愈無頗目成者久之王出駭雞犀翡翠盌麗玉明瑰贈行月餘忽有青衣送神女詩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過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旋又有使者曰貴主有疾如初王令復召無頗忻然而往曰再餌藥當去病根幹矣王察女意遂以妻無頗具舟楫珍怪金玉居于韶陽忽袁大娘來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酧媒人時也乃以寶珍謝之神女曰

此是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夜至佩金鳴玉騎從闐咽驚動閭里無頗稍畏人疑誅乃携適他室

曾季衡

曾季衡侍大父任五原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季衡炷香凝思不以人鬼為間忽一女郎縹緲有神仙之態乃王氏之女也自是每日晡即至季衡偶泄於廳下將校女曰直此不可更接歡笑留詩曰無

緣分秩各胡越燕拆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
在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李衡曰江草青青
鴈欲歸玉腮珠淚洒臨岐雲鬢飄去香風盡
愁見鶯啼紅樹枝衡曰何時再會女曰非一
甲子無相見期言訖而沒

盧涵

盧涵家洛下將蒞山庄中途見柏林新屋有
青衣甚媚留涵共飲歌曰獨持巾櫛掩玄關
山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

送隴頭寒酒盡欲添秉燭挈古銅樽而入涵
窺之見懸一烏蛇刺血樽中涵大恐出戶解
馬而逸青衣連呼曰今夕須留郎君一宵又
呼東家方大且與趕取俄聞一人應聲甚偉
又林中白處有人云必擒此人不然君必受
禍涵愈怖到庄巳三鼓拴馬車猶之大下漢持
戟刺庄內小兒于戟之顛俄聞哭聲云小兒
卒矣涵明日率家僮究之林中見一明器女
子旁有烏蛇巳斃又見大方相一具遂俱焚
之又尋白處物即人骨一具投之深塹涵有
風疾因飲蛇酒而愈

語林

餉鄭公櫻桃

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隋後封為酅公稱奉
則似尊言賜又似卑虞監曰昔梁帝遣巴陵
王稱餉遂從之

京兆尹三員

宣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圭甫曰京兆三員

大尹一員少尹二員人以為善對

至德觀女道士

宣宗微行至德觀見女道士盛服濃粧者赫
怒歸宮立召左街功德使令盡逐去選男子
二七人住持

優人于預朝政

優人祝漢貞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主意宣
宗召前抵掌呼笑頗及外間上正色曰我養

汝輩供我樂耳敢干預朝政耶遂疎之

此宅無出水處

陸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受直矣元方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遽辭不買

韓愈癩死

韓愈病將卒召郡僚曰吾不樂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文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小子無禮

崔瑔有美色李邕嘗欲一見及至獻文其首

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封妾爲夫人

宣宗舅鄭僕射先鎮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對曰判官田絢掌書記上欲召爲翰林論者以不由進士遂止

倚不如休

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休不如倚倚不如休休好釋氏善隸書所在牌額多書之

松槐矯對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李勣於朝堂戲曰吾所倚何樹嘉隱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無忌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曰汝不復能矯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曰小兒作猕面何得如此聰明隱曰胡頭尚作宰相猕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徐妃詩

太宗召徐賢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咲一召詎能來

八錢價措大

李紓侍郎好諧戲嘗朝回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敢衝官長負者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

州圖爲裙

信州一𡨋士有人乞州圖因浣染爲裙墨迹不落會隣邀之出數妓設酒良久一婢驚報云君子誤燒裙其人遽問所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樓

不得一乳力

李程大和九年作相嘗與李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否吾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不得一乳力譏其作相無急難之救也

千字令

蜀妓薛濤辨慧知詩有黎州刺史作千字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無魚鳥請罰薛曰衡字尚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坐客大咲

腹痛召女奴

李福妻裴忌妬福鎮滑臺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至節度使指使者不過奴隸夫人得無甚乎裴曰未知公所欲者福指所獻奴裴許諾福賂左右夫人沐髮必來告既告福乃

佯爲腹痛促召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髮盆中跣問所苦福業以病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乃以藥小便中進之明日監軍從事來問候福具告之大笑

煎茶博士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公請之伯熊着黄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誦茶名區别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啜兩盃至江外又召陸鴻漸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敷攤如伯熊故事公心鄙之茶畢令奴子取錢三十文酧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介通狎勝流至此羞愧復著毁茶論

銀佛

聖善寺有銀佛爲賊截去一耳白居易奉佛用銀三錠補之猶不及舊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毁像收送内庫人以白公所添比舊鑄少數十兩遂詰居易取餘銀

葫蘆貯骨灰

李衛公在朱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大尉當權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取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遂卒

徐家肺沈家脾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飡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政事取決於子

令狐相綯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滈如元載之伯和李吉甫之德裕

燒尾士人

士人初登榮進遷除尉賀歡宴謂之燒尾宴嘗有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焚除乃得成人以蒙初授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一云新羊入群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

公衙

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爲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之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

官衙之名

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物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即其義也

竊蟲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齧甚細尋之卒不可見謂之竊蟲云有此者不祥此蟲大如胡麻如鼠負有兩頭白色振其頭則有聲窓壁暗黑處多有之拾遺孟昌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

似不識此意

應病

有人患應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此方吾選本草盡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輙應惟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疾自除

中書解冗

鄭畋盧携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嘆曰不意中書竟有冗解之事

絳桃柳枝

韓退之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武氏三頭

武翊黃府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勑頭所謂武氏三頭

請俸寫書

杜河南兼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

嗜綠頭鴨

李遠爲杭州刺史嗜啖綠頭鴨賓客經過無他饋餉相厚者乃綠頭鴨一對而已

玉碗金盃

李衛公宅在安邑坊道茂謂之玉碗牟相宅

在新昌北街謂之金盃

門狀

文宗以前無門狀自李衛公貴盛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以舊刺（即今之名紙）留其銜候起居號爲門狀

類說卷之三十二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三

真誥

金玉條脫　櫛頭理髮欲多
清虛宮　香嬰
芙蓉冠　金棺瘞狗
此道在長養分生　四難
服日餐霞　張良三期
守真一　玉醴金漿
火棗交棃
山中許道士人間許長史
兄弟七人得道　青童詩
神形如車馬　度形舟
紫微歌　採五芝
金漿玉䊀
尸解　人死適太陰
得道之士　玉晨大道君
四真人　白髮懸石重十萬斤
東王公西王母　食桃皮飲石中黃水

三關　心不正
夜半握固　隱穀蟲
九患　學道大忌
食勿多飽勿卧　式規法
吐死氣取生氣　陽臺
大洞真經　大極隱芝
尸解仙　陽丹
服朮叙　拔愛欲根
五難　道在呼吸之間
飯學道者　天下有五難
行道如磨鏡　小兒貪刀刃蜜
無愛則無憂　學道如彈琴
惜氣　求名如燒香
穿井　磨面
營治城郭灌溉中岳
閉目内視　叩齒咽液
櫛髮呪　燒香
閉氣靜靜　善惡夢

服日月　射鮒
讀道德經　健蹶
丹砂合藥　臥床欲高
殺鬼法　風病
八節　真人和六液
五卯之日　不食蒜
暮臥存日月　地府
黃金白玉　拜樹乞長生
至尊號　服霧氣

大既有之小亦宜然
五色隱之　種五果
服胎氣　三官獄
仙道仙道　受藏景化形法
日行三千里　龍奏靈阿鳳彭雲池
彭祖名鑑　至人
桐柏山　酆都官名
稻名重思　鬼官北斗
天門亭長　室宇潔淨

鬼畏啄齒　侍帝晨
四明賓友　南宮仙
元規領鬼兵　文舉求自代
逸少繫禁中　忠孝人為地下主者
至真　英雄下為仙
三官之僚　酆池玄宮
帝嚳九變十化經　王霄琳房
學道先治病　存神光
味道讀經　神藥

老子拔白日　上帝殺害日
雲林夫人　玉佩金鐺
服日月芒法　按行洞天
含真臺　髮不白
死津生道　服黃連不死
白石生斷穀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三終

類說卷之三十三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眞誥

金玉條脫

萼綠華自云南山人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升平元年降羊權家一月中輒六過來贈權詩云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君愼勿泄我是九疑山中得道女羅郁也

櫛頭理髮

清靈眞人云櫛頭理髮欲得過多

清虛宮

南嶽夫人言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宮

香嬰

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著雲錦襹綠綉帶髻在項中餘髮至腰指著金鐶白珠約臂容顏如玉五香馥芳如燒香嬰氣也香嬰者嬰香也出外國作詩曰雲闕豎空際瓊臺聳鬱羅俯漱雲瓶津仰掇碧柰花濯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

芙蓉冠

桐柏山眞人王子喬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珠綴縫帶劒

金棺葬狗

清虛眞人曰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道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之一術非眞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子而得生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

此道在長養分生

紫微夫人曰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秘要實得生之下術非上宮天眞流軿晏景之大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乎隱書者適足以握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

四難

南嶽夫人言虛妄者德之病華衒者身之灾滯者失之首恥者體之藩遣此四難可以問道

服日飡霞

九華眞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惟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霞精之養飡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又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决牖之術

面者人之庭髪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髪素所以精炁內喪丹津損竭妾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多則明消妾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

張良三期

南嶽夫人曰言者性命之全敗也信者得失之關鍵也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

守真一

篤行一年使頭不白禿髪更生內接兒孫以職業自羈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此道不專行事無益不賛其才例多隱逸栖身林嶺之中遠人間而抱淡則必嬰顏而玄鬢

玉醴金漿交梨火棗

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眞穢念盈懷恐此物　不育來也火棗交梨之根先生君心中者使心中猶有荊棘相雜是以二樹

不見可更除荊棘存此樹復生出其實無幾何也

山中許道士人間許長史

雲林王夫人謂許長史曰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玄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許道士名玉斧長史之子也

兄弟七人得道

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

也是爲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妹名觀香受子喬飛解脫綱之道入緱氏山中其兄眉壽亦得道

青童詩

青童大君曰欲殄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神形如車馬

大虛真人曰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奔連一時假寂世莫識此但是惜風

火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下

度形舟

西城真人曰形爲度神舟泊岸當別去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紫微歌

紫微夫人歌曰褰裳濟綠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大林墟寢宴玄華宮信道苟純篤何不栖東峯

採五芝

石英吟曰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

金漿玉醴

石英曰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咽金漿咀嚼玉醴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顏於九煉之尸

南真夫人

南人即南真夫人也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或再酣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

翁吞玉華而流蟲出戶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尚有橋領之墓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狄咽虹丹以投水寗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清冷之淵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得道取舍之迹無常矣

尸解

人死後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無異生人頭髮盡脫而失形

骨者皆尸解也白日飛昇方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人死適太陰

若其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爛血沉而又五臟自生白骨如玉七魄常侍三魂內守三元權息太神內閉三二十年隨意而出收血育肉生津煉液復質成形勝於未死之容也真人煉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

得道之士

得道之士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

玉晨大道君

太上者道之子孫是為上清真人即玉晨大道君子

四真人

老君者太上之弟子年七歲知長生之要是以為太極真人有四真人老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紫毛之節金精之巾

白髮懸石重十萬斤

中山劉偉道學仙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偉道心安體悅臥其下十二年仙人遂授神丹而白日升天

東王公西王母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一兒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惟張子房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金母者西王母也

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食桃皮飲石中黃水

黃子陽魏人在博洛山中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司馬季主以尊仙八方輿之遂以度世

三關

為道當念三關常調三關者口為心關足為地關手為人關三關調五臟安則舉身無病

心不正

欲使心正當以日出三丈錯手著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闇暖則心正矣有姜伯真行道採藥值仙人仙人使平立日中其形偏仙人曰子篤志學仙人不知心不正之爲失因教以此遂得道

手握固

常以夜半時去枕平卧握固放體氣調而微者身神具矣

隱殺蟲

得道者有隱殺蟲之法而見三尸之術殺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

九患

學道者有九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守不固固不能久此人之九患也

學道大忌

喜怒損志哀戚損性榮華惑心陰陽竭精學道之大忌也

食勿多飽勿卧

食慎勿多多則生病飽甚便卧卧則心蕩心蕩多失性食多生病則藥不行

式規法

式規之法使人目明常以甲子旬取東流清水合真丹以洗目

吐死氣取生氣

欲爲道者口常吐死氣取生氣慎咲節語常思其形

陽臺

王屋山仙之别天所謂陽臺也始得道者皆詣陽臺處清虛之宮也

太洞真經

太洞者神州也神州别有二山山有七宮宮有七變朝化爲金日中爲銅夜化爲光或爲山或爲水或爲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三十一玉童隨此書故曰太洞真經讀之萬過便仙

太極隱芝
閬野者閬風之府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太極爲太宮諸仙人是九宮之官明大洞爲仙卿服金丹爲大夫衆芝爲御史服太極隱芝便爲左右仙公及真人矣

尸解仙
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

陽丹

陽丹九轉世人皆有此術謂房中之事陽丹或作陰丹

服术敘
紫微夫人服术敘云察草木之速益於已者並不及术术氣則式遏鬼氣輕身延年通液津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古人名爲山精之丹山薑之精太上遵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

五難
西城王君曰人離三惡道得爲人難也去女爲男難也六情四體完具難也得生中國難也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

拔愛欲根
青童君曰人之爲道能拔愛欲之根如掇懸珠一一掇之會有盡時鋤去外惡會有盡時盡則道矣

道在呼吸之間
太上曰人命在數日間或曰在一日間或曰

在飯食間太上謂未爲道或曰在呼吸之間太上曰善哉可謂爲道矣

飯學道者
太虛真人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

天下有五難
紫元夫人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惠施難豪富學道難制命不死難得見洞經難生值壬辰後聖世難

行道如磨鏡

太上曰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卽自見形斷六情守空虛見道之眞亦知宿命矣又念道行道信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

小兒貪刀刃蜜

紫微夫人曰爲道者譬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卽滅而明獨存財色於己如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自卽有截舌之患

無愛卽無憂

南極夫人曰人從愛生憂憂生則有畏無愛卽無憂無憂則無畏

學道如彈琴

太上眞人問人曰子嘗彈琴弦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弦急何如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眞人曰學道執心調道亦如彈琴道可得矣

惜氣

學道之心如憶朝食未有不得者也惜氣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

求名如燒香

人隨俗　求名譬如燒香衆人皆聞其芳不知薰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

穿井

學道如穿井形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當拔其心正其行乃見泉源

摩面

太素經曰一面之上兩手常摩拭使熱令人光澤皺斑不生先摩切兩掌令熱以拭兩目仍順手摩髮理櫛之狀兩臂更互以手摩之髮不白脉浮外

營治城郭灌漑中嶽

消磨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滿咽液　無數體中自寬軟耳欲數按抑令人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鼻亦欲得按其左右令人氣平所謂灌漑中嶽名書帝籙

閉目內視

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臟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了

叩齒咽液

紫微夫人曰夜卧覺叩齒九通咽液九過以手按鼻左右上下數十過

櫛髮呪

櫛髮呪曰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左為隱月右為日根六合清煉百神受恩呪畢咽液五過

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經曰理髮欲向王地

燒香

南嶽夫人曰燒香時勿反顧忤真氣致邪應也入靜戶先以右足著前使入通達上閣臨食勿道死事恐令食物來衆邪氣洗滌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

閉氣拜靜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能處君日可見與語

善惡夢

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啄齒二七過反凶成吉夜遇善惡夢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過

服日月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男服日象女服月象一日不廢使人聰明五臟生華太虛真人曰以月五日夜半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使

照一心之內

射箭

為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堋的

讀道德經

太極真人云讀道德五千言萬遍則雲駕來迎

性躁

中君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梗也逐之者真去改之者道來

丹砂合藥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家有之終無一人合者又云可合許釜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消其積垢之痾亦致真之階

卧床欲高

人卧床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侵人當依地而逆上耳

殺鬼法

帝殺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然後乃誦天

蓬咒

風病

風病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

八節

八節之日當謀善事不可忿爭喜怒及行威刑

真人和六液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是以真人常吐納咽沫以和六液

五卯之日

甲寅庚申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夫婦不可同席當清齋不寢凡五卯之日當齋心存神令氣常存如此玉女降

不食蒜

黃仙君曰　訣服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豬犬頭肉

暮卧存日月

青牛道士口訣暮卧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降

地肺寶金白玉

金陵有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茅山天下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九千斤入地九尺耳

拜樹乞長生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華華

甘津如蜜食訖卽仙精誠之至也有人數向
太華山拜禮一日西嶽丈人授其仙道一人
十年拜河水遂見河侯河伯教授水行不溺
法

三等號地

號地下主者有三等鬼神之號復有三等

服霧氣

漢張微子常服霧氣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
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則能散形入空與雲

氣合體微子受法於東華玉妃

大旣有之小亦宜然

晉王衍女字進賢爲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
曜暴進賢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
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卽投孟津侍婢
六出曰大旣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嵩高女眞

韓西華出遊撫掖二人將入華陽宮洞內

五色隱芝

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華陽洞有
五夜種光芝良常山有熒火芝得食一枚心
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得食四十九枚壽
萬年

種五果

巴陵侯姜升茂住句曲山下種五果并五辛
菜常賣菜以市丹砂升茂以秦時封侯今名
此地爲姜地又有郭四朝種柰所謂福鄉之
柰

服胎氣

後漢龍伯高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

三官獄

三官有獄官名大理李豐今爲大理都餘一
守鈇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

佛道仙道

裴眞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
餘者學仙道

受藏景化形法

司馬季主入委羽山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太玄仙女

日行三千里

宋德玄周宣時人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

龍奏靈阿鳳鼓雲池

抱九轉而尸化吞刀圭而虫流司馬季主燕昭王王子晉是也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基平汲郡夏禹詣中山咏茱萸辭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

埜於會稽孔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狼之玉霜鑄紫華而方死埜蒼梧之野此諸聖並以龍奏靈阿鳳鼓雲池豈同腐骸太陰以肉餌虫瘞者哉

彭祖名鏗

青精先生彭祖名鏗鳳綱南山四皓淮南八公並以肥遁山林遊仙為樂升虛為戚非不能登天也弗為之耳

至人

至人在元氣為元君在玄宮為玄師在南辰為南極老人在太虛為太虛真人在南為赤松子

桐柏山

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重周回八百餘里樹則琅玕琳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

酆都宮名

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為

害

稻名重思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亦以上獻仙官

鬼官北斗

鬼官北斗君乃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隸九星精上屬北辰玉君天上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武王發今為北斗君夏啓為東明公領斗君師文王為西明

公領北斗師邵公奭為南明公吳季札為北
明公四明公有賓友四人此四公後當亦升
仙階四明公領四方鬼
天門亭長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藏洪紀瞻與虞潭更
直一日守天門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溫太
真為臨海國伯敢杜預為長史
室宇潔盛
人到室宇當令潔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

炁故炁亂本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
身亦然耳當洗沐潔故炁者鬼神塵濁不
正之炁也
鬼神啄齒
夜行常啄齒鬼神畏啄齒聲故不得犯人也
兼以漱液亦善
侍帝晨
侍帝晨有八人李廣王嘉何晏等如世之侍
中

四明賓友
魏武帝為北宮大傅孫策漢高祖晉宣帝荀
彧為四明公賓友
南宮仙
有陰德者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
位在世以錢關多少稱量家分大都行陰德多
恤窮厄例皆詣南宮為仙
元規領鬼兵
庾元規為北大帝中衛大將軍以華歆為司
馬所謂軍公也領鬼數千人

文舉求自代
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夫將軍陶侃為西河侯
求勝舍自代未許
逸少繫禁中
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
忠孝人為地下主者
忠孝之人既終皆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
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漸補仙官比干今在

戎山學善在少室得此變煉者甚多舉此二
人爲標耳

至真

至真者紛華不能散其正炁男言之務光之
行女言之宋金渾女是也

英雄不爲仙

諸英雄之才誅暴整亂建號帝王既終受書
三官四輔或爲五帝上相或爲四明賓友助
治百鬼綜理死生此等奉屬三官永無進仙

之巽坐殺伐酷害故也秦始皇今爲北帝上
相劉季爲南明賓友是也

三官之僚

齊桓公爲三官都禁郎主生死簿錄晉文公
爲水官司命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預真
仙家事

爵池玄宮

八淳山高五十里與滄浪方山相連下有碧
海上有桑林真人爵池玄宮東王所鎮處也

帝嚳九變十化經

玉子者帝嚳也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
隱遁日月遊行星辰一旦疾崩後有發其墓
者惟見一劍作龍鳴虎嘯之聲

玉霄琳房

大道玉晨君登玉霄琳房四盼天下有志節
遠遊之心者

學道先治病

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

腦減有道士王仲甫吸引二景飡霞四十餘
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十八年白日升天
南嶽真人降而教仲甫云子身有大病腦宫
虧減筋液不注雖挹景飡霞未爲身益仲甫
因服藥治病兼脩其事後亦升天

存神光

凡存神光行仙事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
非已之物巾褐履屐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
栖其中亦爲五神之炁忌汚沾故也

味道講經

凡味至道讀神經十言二十言中當一二過舐脣咽液百言五十言三兩過叩齒會神靈和血氣

神藥

服神藥勿使北方天忌亥子日不可睡亡精失氣減損年命

老子拔白日

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六日四月十六

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七日老子拔白日

上帝殺害日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甲辰十月丁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上帝殺害日百事不宜

雲林夫人

王媚蘭阿母第十三女名雲林夫人

玉珮金璫

仙人有玉珮金璫以登太極

服日月芒法

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諸宮有服日月芒法

按行洞天

東海君乘獨飈飛輪車按行諸洞天

含真臺

處士得道者居含真臺童女得道者居蕭堂

髮不白

凝心虛形抱玄念神專守真一則髮不白禿更無未有以百思纏胸寒熱破神口言吉凶之會身排得失之門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望頭不白者亦希濶也

死津生道

小有真人曰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日已早

服黃連不死

劉奉林周時人學道嵩山四百年三合神丹為邪物所敗乃入委羽山能閉氣三日不息今千餘年猶未升仙但服黄連得不死爾不能有所役使

白石生斷穀

入山常煮白石子者以石為糧世號白石生

類說卷之三十三 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四

摭言

登科記　英雄入吾彀中

進士稱謂　白衣公卿

西監　進士歸禮部

神州等第錄　張祜徐凝詩

巨鰲首冠蓬山　白衣卿相

期集院　請衣鉢

宴名　恃才傲物

國司發盧象　壓倒元白

胡錡賀啓　兩頭娘子拜夫人

櫻桃宴　報羅

紙箋名紙　楚問有情

果然斫得錦標歸　阿婆三五年少時

殷鞠會　塔下題名

一雙前進士兩個阿孩兒

韋蟾題詩　一舉及第

晉公陰德　猶着麻衣待至公

草裏論
韓退之古之文古之人
滕王閣序　拍板曰樂句
飯後鐘　富貴在裏
隨僧洗鉢　袍似爛銀文似錦
孤寒下淚　趙倚樓
太白星精　居衆材之上
後來者必銜得　錯認顏標作魯公
捉得倫衣賊　青桂近嫦娥

錦襆子上着婆衣　進士近風偷薄
芳林十哲　九重知己
四般契分　貴公子行
五老榜　千佛名經
謁李相不遇　名紙先生
酒胡子歌　氷魂雪魄
花鈿滿面徐妃半粧
斬白虵賦　燮金結繡
梅花詩　李濤詩

爲詩放鄉役　肉舡賦
月中桂詩　錦繡堆
李洞詩　吳子華詩
犯諱謝啓　郎君東閣
金剛杵　沅江九肋龜
太瘦生　白紙案子
苦海　凡夫肉眼窮相骨頭
原夫之輩乞一聯　進士乘驢
一雙窮相眼　因酒星熒辭口

十離詩　温八吟
春雪詩　杜牧索骰子賭錢
潛殺八人　水濺羅衣
下水舡　上水舡令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日連訪母　章孝標及第詩
眼中安障口唇開棒
冷談生活　裴三宋五陸九
銀餅餡　趙嘏詩

舊語　切忌六事
蜣螂推屎塊　侍妾名珎珠
弔白傳詩　腹笥
月詩　上時宰書
温憲淹屈　鐵蹄
顧雲求書　叔孫婼
松園三尺及第　楊三喜
高軒過　祭陸龜蒙文
燕許刀筆　淡墨書貢院

埋沒意緒　飛泉亭詩
紫袍金魚獸座王　瀟湘賦
嗜煎餅　尺八箜篌
紅兒　僕乃杜審言兒
摭遺
安祿山　李白遊華山
烏衣國　滕王閣記
蔓定僧　長老悟下
老僧今日又遷居　紅悔

王魁傳　玉溪夢
江南李氏宮中詩　弱冠有幾
論琴　李積化爲虎
人魚　進士呂口
獨眠孤館　戴嵩牛
胡大婆　詩讖
佛家鄉　滄浪亭詩
頭顱可知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四

類說卷之三十四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駿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摭言

登科記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學文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由是趙傪等嗣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英雄入吾彀中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進士稱謂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之本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進士互相欽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考府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巳業往謂之夏課挾狀入試謂之書策

白衣公卿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縉紳雖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

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西監

隋制能搦中置西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爲耻

進士歸禮部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王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

請託當首題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
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
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臧既聞命矣
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聞唐
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
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足下而
洗耳何哉昂惶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
遂下吏後有請屬無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
輕自此改用禮部侍郎

神州等第錄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上十人謂
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者小宗伯遴之或至
渾化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牒貢院請落
故有神州等第錄以記得人之盛

張祜徐凝詩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
徐凝俱至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
佳句祜曰甘露寺有日月光先到河山勢盡
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
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
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凝果獲選

巨鰲首冠蓬山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適肇謝曰巨鰲負
爲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類齊排深慚名
第奉浼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鰲
戴之豈非自首冠耶

白衣卿相

盧犀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期集院

進士榜出謝後更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
年相見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
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
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
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即小科頭主之大宴
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日給茶錢曲江大
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臺垂簾觀焉公

卿家率以是月擇婿車馬填塞

請衣鉢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司云請狀名第第幾衣鉢

宴名

宴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在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在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勑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燈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關宴取大郎難筵也

侍才傲物

蕭穎士侍才傲物嘗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避雨穎士頗肆凌侮逡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果終於揚州功曹

園司發盧家

崔沆爲主罰錄事同年盧象附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象以彤幰載妓微服嚲鞚縱觀爲園司所發沆判曰深攙席帽密映氊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壓倒元白

玉曆中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牓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具在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覽服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胡錡賀啓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啓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彩衣楊葉穿時用曾連之舊箭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

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兩頭娘子拜夫人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官妓人與紅綾一疋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疋兩頭娘子拜夫人

櫻桃宴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覃及第勑邸吏曰醵所費取足而已時櫻

桃初出以糖酪人物各盛一小盎不啻數升

報羅

羅玠與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亡者謂之報羅

紅牋名紙

裴思謙狀元及第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宿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楚閨有情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閏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楚娘閏娘妓之尤者

果然斮得錦標歸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頗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斮得錦標歸

阿婆三五年少時

薛監晚年厄於官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騶行而出團司所由輩見逐斥令回避遂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蹙鞠會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爲蹙鞠會四面看棚櫛比同年四覽鄧希回年七十餘榜末及第同年將欲即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或誰

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塔下題名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為添前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 乞舊詩

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苗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註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韋蟾題詩

李陽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戲題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一舉及第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川記方流詩携謁李逢吉初不為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順立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

晉公陰德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卽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緹綃於僧伽欄楯祈祝擲筊瞻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來向者婦人疾趨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貽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稍着麻衣待至公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猶舉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

衣待至公

草裹論

方干師徐凝干嘗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裹論及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退之古之文古之人

李翱云韓退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人也宜春黃頗師愈亦振名頗覩盧肇為碑扳倒唾之而去愈與人交有死即恤其孤為畢婚

嫁孟郊張籍之類是也

滕王閣

王勃著滕王閣叙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令人伺其下筆初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生常談又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不語至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真天才垂不朽矣

拍板曰樂句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送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飯後鐘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寺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富貴在裏

鄭朗相公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惟此僧不至及重試退出唁者甚衆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卜

隨僧洗鉢

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袍似爛銀文似錦

元和中李宗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孤寒下淚

李德裕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趙倚樓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鴈横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嘏爲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覇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太白星精

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居衆材之上

孫偓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李圖曰未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果如其言

後來者必銜得

孫舜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鸖上久無所聞俄過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有一日後來者必銜得

錯認顏標作魯公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進未嘗有也始知誤放或嘲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捉得倫衣賊

李庭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發牟背庭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非神授遂怒有人捻捉大呼曰捉得倫衣賊也

青桂近嫦娥

裴銜婚蕭楚公女便擢進士羅隱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錦褫上著莎衣

蔣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褫子上

著荻衣

進士近風偷薄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二十年之說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

芳林十哲

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

名由此入內

九重知已

劉業特賜及第韋岫之賀曰二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已曠代所無

四般契分

李擧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等第擧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貴公子行

秦韜玉貴公子行曰堦前荻球綠不捲龜眼噴香挠不斷亂花織錦栁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

五老榜

杜德祥放曾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

千佛名經

張禕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謁李相不遇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

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裹譬如閑看華山來

名紙毛生

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酒胡子歌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蛾越王解破夫差

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
曰胡貌類人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
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水魂雪魄
劉得仁貴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
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栖白詩曰忍苦
爲詩今到此水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
墳上生得一枝寃始消
花鈿滿面徐妃半粧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員刻播傳或曰
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斬白蛇賦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
考落蓋賦有知我者斬白帝不知我者斬白
蛇也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
下
蹙金結繡
趙牧效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

痕跡
梅花詩
崔曾梅花詩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爲
晚來天又曰初開已入彫梁畫未落先愁玉
笛吹蓮花詩曰無因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
盡日怜
李濤詩
李濤有詩名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
地花留影拂床琴有聲日落長安道秋槐滿

地花
爲詩放鄉役
任濤詩有露團沙鷗起人臥釣船流數舉不
第李隲廉察江西特放鄉役有論列者隲判
曰江西境内爲詩得及濤者即放邑役不止
濤也
角觝賦
周繇爲角觝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
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

月中桂詩

張喬試月中桂詩與月長洪濛扶踈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玉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

錦綉堆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綉堆

李洞詩

李洞詩云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送人歸東詩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吳子華詩

吳子華詩云蝦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

犯諱謝啓

進士褚載投贄於蕭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啓謝畧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兢持大過翻達空函

郎君東閣

李義山重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慚愧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金剛杵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閽媼脂燭之費因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沅江九肋龜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大瘦生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大瘦生秖為從來作詩苦

白紙条子

舉人率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
卓子其白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

苦海

鄭光業有一巨皮袷凡投贄有可嗤者即投
其中號曰苦海

凡夫肉眼窮相骨頭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
先可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伏
取一杓水更乞煎一碗茶光業忻然爲取水

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既
煩取水更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
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原夫之輩乞一聯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幅巡鋪告人曰原夫
之輩乞一聯

進士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
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
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
中愁殺鄭昌圖

一雙窮相眼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
醒時休麴糵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
不看化卉在前頭

因酒墮焚醉目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酒
墮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

十離詩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
酒器擲傷公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
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廄鸚鵡離籠燕離巢珠
離掌魚離池鷹離主竹離亭鏡離臺犬詩云
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
著親情脚不得紅絲毯上眠筆詩云越管宣毫
始稱情紅牋紙上散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
不得羲之手裏擎鸚鵡詩隴西獨自托孤身

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
中更喚人燕詩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
語交交啣泥穢汚珊瑚簟不得梁間更壘巢

溫八吟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凭几每賦一詠
一吟而已場中號溫八吟

春雪詩

短李鎮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飛花
處處飄粘窓拂砌上寒除朱門到晚難盈尺

盡是三軍喜氣消

杜牧索骰子賭酒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
索骰子賭酒牧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
得見玉纖纖祜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
應露指尖

潛殺八人

溫飛卿喜爲人代筆沈侍郎主文特召飛卿
簾前試之或曰潛殺八人

水濺羅衣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舡篙
濺水濕近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面鵞黃
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
知道巫山行雨歸

下水舡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舡
姚洎號急灘舡上水舡

上水舡令

令狐綯相鎮維揚與張祜狎燕公行令曰上
水舡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曰上水舡舡
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校語意相合處
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
處憶得別家時僧曰此有人道了也乃吟曰
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

目蓮訪母

張祜憶亡妓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祜曰明公亦有目蓮訪母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蓮訪母耶

章孝表及第詩

章孝表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陽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答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

心

眼中安障口唇開袴

方干瘦而兔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酢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袴

冷淡生活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 至

揚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

裴三宋五陸九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銀餅餡

韋澳孫宏同在翰苑宣宗賜銀餅餡食之甚美皆乳酪膏腴所製

趙嘏詩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林下一閑人果止於渭南尉

舊語

舊語一口闊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裏沒嘍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

切忌六事

一就門生求及第二求僧道薦三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四誇作客五受享厚六沒用處

蟯螂推屎塊

高湞久舉不第或譃之曰一百二十個蟯蜋推一個屎塊不上

侍妾名珍珠

皇甫松牛章公之甥怨不薦為謗詩曰夜入琢珠宮朝遊玳瑁宮珍珠乃侍妾名也

弔白傳詩

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綴玉聯珠三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腹笥

吳子華為賦一夕夢成於腹笥

月詩

吳玢月詩云桂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

上時宰書

王泠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令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類說　卷之三十四　关

温憲淹屈

温憲天亞中及第為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鐵跡

胡鉦與裴慶會犯分者訖以鐵跡燈臺也

顧雲求書

顧雲　大順中同羊昭業　修史時劉子長僕射著清名雲　求高逢休諫議書為先容雲潛啓關之凡一幅並不言但（云雲）與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　道而已

叔孫婼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敕畧反）呼為婼（丈力反）小吏曰某綠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為婼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勑畧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

松園三尺及第

鍾幅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吏曰松園三尺

子嘗及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楊三喜

楊收之拜國子司業次子載進士及第長子三吏登科時號楊三喜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覧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爲高軒過

祭陸龜蒙文

陸龜蒙顏尭誌其墓臾子華爲祭文曰鵩郎降津下月拭郎滅玉上塵

宴許大筆

蘇頲爲文蔡宴許大筆

淡墨書

貢院進士榜粘黃紙四張以淡墨趣筆書禮部貢院四字

埋沒意緒

劉光遠作詩尤能埋沒意緒

飛泉亭詩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篇能過之打去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

紫袍金魚獻座主

庾承宣主文六七年方賜紫金門生李石已恩賜矣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

瀟湘賦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

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嗜煎餅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尺八空喉

桃岩傑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姚遂飲嘔噦還令曰凭欄一唾已覺空喉

紅兒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亂後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善肉聲虬作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僕乃杜審言兒

杜甫醉後厲聲問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色變甫曰僕乃杜審言兒

摭遺

安祿山

唐明皇召安祿山用矮金裹腳杌子賜坐肅宗青蒲諫帝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之肅宗曰何不殺之帝曰殺假恐生真肅宗乃召祿山飲教宮人進鴆杯祿山將飲適會燕蚋泥墮盃中祿山疑乃不飲

李白遊華山

李白失意遊華山遇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太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狀無姓名曰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抹靴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得我騎驢宰驚起揖曰不知翰林至此太白跨蹇而去

烏衣國

唐王榭居金陵以航海爲業遇風舟破榭附一板抵一州見翁媼皆皂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宮室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婦王皂袍烏冠金花閃閃翁以女妻榭榭問女曰此國何名曰烏衣國也王召宴於寶墨殿器皿俱黑命玄玉杯勸榭曰入吾國者漢有梅成今有足下王命作詩卒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翮王曰雖不能與君生羽翼亦可令君跨烟霧

宴歸女曰尾何何相識也王遣人曰某日當回女取靈丹以崑崙玉合盛之遺榭曰此丹可召人神魂死未踰月者可使更生王命飛雲軒既至乃烏氈兜子耳令榭入其中閉目少息已至家梁上雙燕呢喃下視榭乃悟所止燕子國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榭書一紙係燕尾曰悞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怜才雲軒漂去無消息洒淚春風幾百回來春燕至尾有小柬乃有寄詩曰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總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燕飛明年燕果不來劉禹錫金陵三咏有烏衣巷詩即知王榭事匪虛耳

滕王閣記

王勃舟次馬當水次見一叟曰來日滕王閣作記子可構之垂名後世勃曰此去洪水六七百里今晚安可至也叟曰吾助汝清風一席中源水府吾主此祠勃登舟張帆未曉抵洪謁府帥閻公公俾爲記贈百縑回舟登岸

叟坐前石磯上曰神既借以好風又教以不斂壽夭窮通可得知否叟曰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害目睛不全秀而不實終不貴矣子過長蘆祠以陰錢十萬焚之吾有博債未償也叟冉冉沒於水際後過長蘆有群烏飛集桅檣舟不進勃取紙焚之舟即行

蔓定僧

陳覺場屋失意遊鴈蕩山遥覷一木如翠蓋狀乃扳蘿捫石至木下蔓草纏遶一僧坐入定

手觸其衣則隨風而化覺結庵其旁僧忽欠伸開目曰吾有衣寄山岩命虎守之持吾錫杖取衣虎自不加害覺入岩得衣虎搖尾而去僧衣新衣說法申曰妙中得妙郎法性空中得定乃眞空積善累因皆由汝意成佛作鬼悉自心原一切法門本來無門一切妙用本來無用一身何所有萬法本歸空汝可削髮以順吾教覺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僧曰日月星爲三光明則一也天地人爲三才道則一也儒釋道三教道亦一也道養性也釋適性也儒脩性也因授覺度世法後人呼其岩爲說法岩

長老愱下

僧愱下住持通州琅山入城中開元寺說法有僧問既稱長何故年少師沉吟曰千年朱頂鶴一日鳳凰雛僧曰見答何遲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澗水流遲或問琅山長老因何來開元寺說法師曰家家觀世音或問木魚何義曰魚晝夜不合目欲修行者日夜忘寐道也

老僧今日又遷居

楚郎中同子弟遊茅山遠望林壑既至一小庵僧年八九十矣曰諸子何故至此此去三里有寺可宿諸子乃去逼暮至寺因言其故寺僧驚曰我輩知之此僧隱北山三十年未嘗得見願同作禮凌晨至庵已無人留詩題曰數株松檜食不盡一沼芰荷衣有餘剛被旁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遷居

紅梅

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扃鑰遊人莫得見一日有兩婦人高髻大袖凭欄語笑郡侯啓鑰問不見人惟東壁有詩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二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王魁傳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東萊州友人招遊北市

深巷小宅有婦人絕艷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前春登第之兆乃取擁項羅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戛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桂曰君但為學四時所須我辦之由是魁朝暮去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為辦西遊之用將至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至京闕寄書曰琢月磨雲輸我輩都花占柳是男兒前春我若功成去好養鴛鴦作一池後唱第為天下第一魁私念科名若此以一娼玷辱況家有嚴君不容也不復與書桂寄書曰夫貴婦榮千古事與君才貌各相宜又曰上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來幽閣內須教張敞畫新眉又曰陌上笙歌錦綉鄉仙郎得意正疎狂不知憔悴幽閨者日覺春衣帶系長魁父約崔氏為親授徐州僉判桂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矣遣僕

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刃自刎魁在南郡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為汝飯僧誦佛書多焚錢紙捨我可乎桂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日與冤會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高守素屢醮守素夜至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援數日魁竟死

玉溪夢

全俞遊關中過大回山望西峯石壁日射如血父老云秦坑儒於此俞題詩曰儒血未乾秦鹿走焚書烟斷漢兵呼歸仁柔虐蒼生意黔首從來本不愚夜夢二吏追至一處若王者居曰此秦皇玉溪宮也俄見秦皇曰與汝時異而代變何今是而古非謗古者律文所禁訕上者罪不容誅命左右斬之俞曰向使

陛下納直士之正言拒佞人之邪說天下從何而叛也尚以昔時不道之氣加今日無過之人秦皇怒少霽令為文謝過乃命東偏賜食又令著秦所以失漢所以得秦皇覽奏涕下曰卿言正中吾過恨不與卿同時俞曰使臣生於陛下時亦不能用當時豈無正人哉秦皇曰吾幽處此宮不知歲月多少因卿言自咎不已卿可還矣命吏送還

江南李氏宮中詩

歐永叔曰詩源乎心者也富貴愁怨係乎所遇江南李氏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丈五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時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之句異矣

弱冠有幾

王文正公曰早切接對尊長或侍先生父執有問當以實對近有世家子弟吾問其年幾何曰弱冠 有幾問乘馬曰千乘驢曰有 衛子又問曾請其官乎曰扎得一刺見擬祇候

論琴

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思長養之德也後增之文武二絃師曠一曲未終則大風雨隨三年國大旱甚哉正聲之作薄德者不可聽也其曲不過廣陵散風入松別鶴怨十餘弄耳今好琴者雜以新聲悲夫

李積化為虎

唐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荊南驛吏曰溪曲有虎可由山後路行儼曰吾銜王命避虎何也鞭馭而去有虎躍出返入大草中言幾傷吾故人儼識其聲是其友李積也問曰君何由至此虎曰昨病發狂走山谷間化為虎自是見而趍者與而翔者毛而持者搏而啖之向有一婦人銀握臂吾銜至水去斯百步君過而取之遺吾家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今日吾側行逆施耳儼曰

君平生得此有恨乎虎曰吾曾私婿婦其子
常有害我心吾因醉一家盡殺之而去此等
恨耳儼上山未定見巨虎大吼聲震林木而
去

人魚

張守信泊舡新開湖有漁者舉網得魚近百
斤自腰而下魚也腰上乃美婦人守信酌酒
飲之面蓋紅美或取湯一杓飲之急噴去似
傷乎熱也舟人曰殺之不祥復還之深水其

魚合掌言曰刼火未壞人首魚身者昔為東
魯大史今作泊水小君投我以酒因以為感
沃我以湯斯亦不仁

進士呂口

楊愿監都下倉有通謁云江州進士呂口既
見投短啓曰幽室微光寒泉溜滴楊宜之庖
屨空孔緒之車何適愿曰孔緒之車何故事
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返之孫楊中之子
也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溘

然仆地惟露幞頭巾子愿遽鋤之化為大鼠
走入倉下

獨眠孤館

唐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内庫抵皇華
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
日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字
云川中狗百姓眼媽撲兒御厨飯泊還不敢
宿皇華驛寓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
諧否十二字能辯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

酒終不舉盞乃作詩云妖魂芳魄自古靈多
情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扉
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養鸚鵡十餘年竟
不言乃其驗乎婦人嘆曰是矣乃作啞鸚鵡
詩云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深
恨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于地
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
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媽撲兒爪子
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

字

戴嵩牛

唐戴嵩善畫水牛因筆墜則爲烏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

胡大婆

牛世基就學東林山寺夜有叩門者云胡三婆秪候旣坐曰吾東海龍王之姑龍王功德高上天許作碑故來奉託世基未許乃曰某

言輕令二家婦奉告俄有胡二婆秪候曰何故不爲下筆當令大家婦奉告伊甚有性氣旋有冷風觸面大婆目若電光正色云適令二妹託作碑已磨白螭石仍請紫陽大人題額足下若入此緣萬刼不朽世基急取紙書云洪因聖果雖已有成有僕勾龍信乃持杖云空山夜半是何神鬼輒敢撓人於大婆脛後擊之大婆戟手曰此事當令孫驃騎折又聞入語曰地下幸有韓文公李白輩隨分道得文字那個寃家教託此人唆使下打損大婆這公事了不得忽有甲馬泊殿東召世基曰某卽孫驃騎也勾龍信自有處置秀才亦須溥譴一吏刺世基面云配北山放牟驃騎領兵出寺覷勾龍信已斃於竈下世基以妖恠文其面欲自盡老僧曰何不飛章上告世基纔執筆面上字已失其僕則竟不生矣

詩讖

廖融處士作詩曰雲穿擣藥屋雪壓釣魚舡

融自解曰屋破雲穿其中無人也舡爲雪壓無用也未幾果卒

佛家鄉

余安道遊山寺詩云暫離人世界且到佛家鄉議者以爲不吉果卒

滄浪亭詩

蘓子美滄浪亭詩云自嗟不及游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又山蟬帶響穿松戶野蔓蟠青入破窻皺蔓蟠其中似無人居竟世所惜楊

軒燈詩解照日月不照處獨明天地未明時然日月不照處有照何用也天地未明時能明何用也軒竟卒於布衣

頭顱可知

陶弘景與從兄書曰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卽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類說卷之三十四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五

爾雅

亞壻　牽牛

太白星　羊棗

天雞　喜子

苦茶　魚婢

土鴨　王虵

魚枕　蚊母

舂鉏

集韻

扶留　天使

佩母　豐隆

艂般　猅貔

倉庚

歇君　酪母

一流　蔗飴

徒吹　蘆茄

蝗螂　以子加乙爲孔

棗氏東氏　斯頭
僻惓　磃礈
構媽
鎺鈘
楉榴　寒簋
醻飲　枸杞
擊壤　纎禮
土精　巧婦鳥
藻井　鷩接䍠
手帳　血歆
兩碧

本草

君臣佐使　陰陽配合
濕藥　伏龍肝
木　半天河
春雪　山芋
守田　菊花
甘草　人參贊

仲思棗　垣衣
水芝丹　絲蓴
木筆　桃奴
燕有兩種　崖蜜
蛇符　馬通
秦龜　二蕉
屋松　雞頭
八穀　神護草
五木之耳　艾作餛飩
使君子　佩萱生男
絡婦　餘甘
頭垢　菱實
胡桃

事始

嘗百草

煮鹽　棄市
役鬼　都水使者
弓矢　童子郎
六丁　武帝傷足
神魚子英祠　幞頭
靴　雲幕
集賢學士　弘文館
崇文館學士　崇賢館學士
崇玄館學士　著作郎

黃帝將相　使相
侍漏院　科舉
武舉　道舉
曳白　少微
中書舍人　門狀
男子拜　寓直
教坊　黃紙
鳳詔　悲田院
泥人秤睛　苾芻

護國三藏　大德
大照禪師　沙門稱釋
道士賜紫　鐵蒺藜
汗衫　牛除
屐舄　香纓
酒令　偏提
骰子賜四緋　熊白生
魚袋　國忌奏軍樂
不諱嫌名　墓誌

五色裙　腰帶
意林
夏條冬氷　鶺鴒兄弟
西笑　乞漿得酒
詔書掛壁
迂書
言戒　知非
天人　無忮
事親　無益

學要　治心
文害　道大
負恩　美厭
釋老　無爲贅
諱有　斥莊
辨揚　無黨
三欺　天人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五

類說卷之三十五

宋溫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　叅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爾雅

亞壻

兩壻相謂爲亞壻注云今同門壻爲僚壻是也

牽牛

河鼓謂之牽牛注云今荊人呼此星爲擔鼓擔卽荷也

太白金星

明星謂之啓卽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

羊棗

羊棗注云實小而圓俗呼爲羊屎棗曾晳嗜羊棗是也

天鷄螒音汗

天雞注云小虫黑身赤首又名莎雞又名樗

雞一名赤羽周成王時蜀人來獻翰

喜子
蠨蛸註云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

苦茶
檟苦茶註云樹小似梔子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爲茶晚採爲檟一曰荈蜀人謂之苦茶

魚婢
魚婢註云小魚是鮒而子黑俗呼魚婢人呼爲妾魚

土鴨
土鴨註云鼃也在水似青蛙而大腹

王蛇
蛇之最大者謂之王蛇

魚枕
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注云皆以似篆書字爲名

蚊母
蚊母註云似烏而大口中吐蚊因以爲名

春鋤
白鷺一名春鋤

集韻

扶留
吳都賦云蔞則東風扶留廣州記云蔞陸生如蘭

天使
河圖記曰風者天地之使

颶母
異物志云颶母狀如猿水打則死得風還活

豐隆
豐隆雷師名

艀般
艀般舟名

狿狣
狿狣燕飛貌

鶴鷉

說文曰黃鸝鶬鶊也鳴則蚕生以爲候

獸君
說文虎爲山獸之君

酪母
酒滓謂之酪母

一流
銀重八兩爲一流

蔗飴
糖一名蔗飴

徒吹
笙一名徒吹

蘆笳
胡人卷蘆葉而吹謂之蘆笳

螳蜋
螳蜋一名蚚父

以子加乙爲孔氏
湯姓子氏成湯以其祖吞乙卵而生故字天乙至周以子加乙爲孔氏

柬氏東氏
柬氏本棘東氏本陳皆避難而改

斯頭
說文逐疫用斯頭

僝僽
僝僽惡言罵詈也

䆲穖
䆲穖不曉事之名

諵諛
諵諛怒言也

搆㩴
搆㩴不解事之名

鐳鈸
鐳鈸鎖鈕也

楉(音石)榴
楉榴安石榴也

寒餖
寒餖餅屬也

醵飲

合資而飲謂之醵飲

枸杞

春曰天精子夏曰枸杞葉秋曰却老枝冬曰地骨皮

擊壤

風俗記云擊壤堯時有父老擊壤於康衢

縮醢

楚人謂縮醢曰[illegible]

土精

土精如人手在地中又名白澤食之無疾多力

巧婦鳥

巧婦鳥一名工雀又曰女鷗

藻井

殿堂藻井刻為荷菱等者取水物以厭火也

鷺接䍦

郭璞註爾雅曰鷺頭翅上皆有絲江南呼為鷺接䍦

斗帳

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

血噉

宋文帝好食血噉音闞庖人誤削藕皮在中血化為水本草藕皮化血得自庖人

雨碧

紀年曰惠成王七年雨碧于郢

本草

君臣佐使

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攝合一君二臣三佐又曰一君三臣九佐三使也

陰陽配合

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

煞藥

凡煞藥燥大耗當先增分兩得屑乃稱之為

主

伏龍肝

對釜底下黄土也

朮

一名山薑

半天河

竹籬頭水也

春雪

有虫水亦便敗不堪收之

山芋

薯蕷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藷

守田

半夏一名守田

菊花

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傅延年

甘草

一名國老大黄曰將軍

人參賛

人參爲藥切要與甘草同功而易蛀惟内器

中密封可經年不壞高麗人作人參賛曰三

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音賈樹相尋椵

葉似桐參多生其下

仲思棗

因仙人仲思食之得名

垣衣

墻陰苔也一名烏韭又名天韭

水芝丹

藕實一名水芝丹

絲蓴

至冬爲猪蓴又名龜蓴又云七八月以前曰

絲蓴秋末冬初曰瑰蓴

木筆

辛夷一名木筆

桃奴

桃實自乾不落者名桃奴

燕有兩種

燕有兩種胡燕胸斑黑作窠喜長有容一疋絹者越燕紫胸俗謂之紫燕作窠極淺

崖蜜

又名石蜜別有土蜜木蜜

蛇符

蛇蛻一名蛇符

馬通

馬屎一名馬通

二蔗

蔗有二種赤者名崑崙蔗白者名荻蔗

屋松

一名屋遊

鷄頭

作粉食之長年藥也小兒食不能長大一名鴻頭一名鴈喙

八穀

黃粱米一名竹根黃黍稷稻粱禾麻菽麥曰八穀

神護草

置戶上人至則有聲如叱咄

五木之耳

楮槐榆柳桑五木之耳可食并入藥

艾作餛飩

艾葉一名木臺療一切鬼氣妙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良

使君子

郛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爲使君子

佩萱

懷妊婦人佩萱草則生男

絡婦

蜘蛛一名絡新婦

餘甘

菴摩勒取汁和油變白不老其子先苦後甘故曰餘甘

頭垢

主淋閉不通又主噎亦治勞復

菱實

仙家蒸作粉蜜和食之可休糧水族中此物最不能治病

胡桃

張騫西域將來其木春斫皮取汁沐頭至黑

秋取瓤

事始

嘗百草

世本曰神農嘗百草以和藥濟人也

煮鹽

夙沙氏煮海水為鹽神農臣也

棄市

漢中元二年改磔為棄市

疫鬼

祀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中為瘧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於是以正歲命方相氏帥隸儺以驅疫鬼

都水使者

晉太康五年置都水使者

弓矢

倕作弓夷則作矢弓之神名曲張箭之神名續長殺人百步之外者矢也

童子郎

續漢書曰奉微公卿子為諸生有志操者錄之號童子郎

六丁

春秋成分圖曰黃帝請問太乙長生之道太乙曰齋戒六丁可功成丁取丁寧戒慎之義

武帝傷足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武帝東巡丘君迎拜曰陛下必傷足上數里左指果斷

神魚子英祠

子英者舒鄉人捕魚得赤鯉養之數年長丈餘角翼皆具子英乘之飛昇而去歸來見妻

予魚復來迎渓中門戶作神女子英祠

幞頭

古以皂羅三尺爲裹頭巾後周而爲四脚

靴

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

雲幕

女媧作雲幕衛侯爲虎幄亦帷帳之類

集賢學士

開元五年置麗正修書院以馬懷素褚元量

充使十三年置學士十八人以中書令張說兼集賢殿大學士說辭大學士判院事以徐堅副之

弘文館

武德初置修史館太宗於弘文館聚四部群書置弘文館選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引入殿內講論文義以褚遂良檢校

崇文館學士

魏明帝選善屬文者充之唐高宗亦置

崇賢館學士

正觀中置屬左春坊并置學士教授諸王

崇玄館學士

開元二十九年於玄元皇帝廟命置生徒習道經後以陳希烈兼崇玄館學士都檢校兩京宮觀

著作郎

後漢有東觀著作之名未有官號魏帝始置著作郎佐著作郎

黃帝將相

軒轅本紀云黃帝舉風后爲相力牧爲將

使相

肅宗以節度使郭元振李光弼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號使相

待漏院

元和中置待漏院於朝門

科舉

前漢惟射策隋及唐初亦止試雜文至神龍

初試六經天寳中甲科舉人問策外更試詩賦爲二場

武舉

長安置武舉凡試有五長垜射馬射馬鎗步射應對如進士科

道舉

明皇置道舉舉生徒隷崇玄館謂之道舉

曵白

天寳初選六十四人判入等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判入高等爲下第者所訴明皇於勤政樓下觀試惟十二人稍優餘並下第張奭不措一詞時號曵白也

少微星

經曰少微四星於太微西南北列第一爲處士

中書舍人

魏置通事郎掌詔命晉置中通事舍人 齊改爲中書舍人唐龍朔中改爲西臺舍人光

宅中改爲鳳閣舍人開元中改爲紫微舍人後復爲中書舍人

門狀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名紙唐李德裕爲相貴盛以此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男子拜

後周制令官人殿廷爲男子拜

寓直

晉潘嶽爲虎賁中郎將時未有廨舍嶽寄散騎之省而宿故嶽曰寓直今百官及翰林學士當本省本院直故爲當直安可稱寓直耶

教坊

開元初於蓬萊宮側立教坊因置使以教習之

黃紙寫勑

正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詔勑高宗以白紙多虫蛀尚書省頒下州縣並用黃紙

鳳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羅隱曰瑣闥千重更無人到綵綸五色惟有鳳銜

悲田院

開元中京城乞兒官爲置病坊給廪食近代改爲悲田院或曰養病院

泥人祈晴

天寶中秋雨兩月餘勅人家門前作泥人長

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以祈晴

苾芻

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旁布爲佛弟子理亦宜然其精進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梵語云沙迦懣那中國譯云沙門

護國三藏

代宗詔杭州僧崇惠內賜紫袈裟號曰護國三藏

大德

後秦姚興詔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無二石虎呼佛圖澄爲大上晉書曰講經草堂寺朝臣及大德沙門千餘人遂有大德之日矣

大照禪師

魏太祖以沙門法果成精至行輔國宜城子累加忠信侯安城公卒贈老壽將軍胡靈公

隋文以沙門彥琮爲翻經館學士開元中僧普寂卒謚曰大照禪師

沙門稱釋

晉道安授業於佛圖澄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爲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

鐵蒺藜

鐵菱角隋煬帝征遼置要害中刺人馬也

道士賜紫

中宗時道士葉靜能加金紫代宗朝李泌乞

遊衡嶽詔給品祿賜紫道衣其後道士賜紫
自謐始

汗衫

古者朝儀衮服中有白紗中單盲官郊祭服中有明衣皆汗衫之狀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汗透中單名汗衫

半除

隋大業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長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謂之半臂

履舄

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永嘉中爲鳩頭鳳頭履齊高祖令宮人紫皮履梁武帝以絲爲之名解脫履

香纓

古者婦始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五色絲爲之隋牛弘上議以素絹八尺中擗名曰帛拜以代香纓

酒令

古者酒令名卷白波起於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意

偏提

元和初酌酒用樽杓無何改用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係名曰偏提

骰子賜四緋

聲譜云博陸采名也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塞子之戲未知誰製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投擲之義作骰者非餙四

以朱者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悦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熊白生

貞元中穆甯爲刺史方食其子列侍見熊白及鹿脩乃曰白肥脩瘠相資爲宜卽以白裹脩而進以　熊白爲生而食之

魚袋

三代以韋爲算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魏

易爲龜袋唐永徽中四品官並給隨身魚袋
天后改魚爲龜唐初卿大夫沒追取魚袋永
徽中勑生平在官爲用褒沒則取之情所不
忍五品以上薨魚袋不追取

國忌奏軍樂

神功元年破契丹凱還內使奏將軍入城例
有軍樂今國家忌月請備而不奏王方慶奏
晉穆帝納后用九月是康帝忌月下太常禮
官荀納等議只有忌日而無忌月若有忌月

當有忌歲遂從納議況軍樂是軍容與常樂
不同於事無嫌乃從之

不諱嫌名

居官不諱嫌名書范曄泰之子爲太子詹事
固辭朝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唐賈曾授
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辭不受議以中書是曹
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禮無嫌曾乃就
職

墓誌

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
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珍作墓誌以其素族
無銘誄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謬襲埋文父
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
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
則爲銘大王戒墓詔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
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銘刊石埋墳
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五色裙

梁武帝造五色綉裙加米繩珎珠爲飾隋煬
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

腰帶

古有革帶反插垂頭秦二世制名腰帶唐高
祖詔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

意林

夏條冬冰

太公金櫃書云夏條可結冬冰可折

扁鵲兄弟

鶡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最善扁鵲曰長兄神視故名不出家仲兄神診不失毫毛故名不出閭臣針入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酉笑

桓譚新論云關東里語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

乞漿得酒

袁惟正書云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

詔書掛壁

崔元始正論云州郡泛如霧 座得詔書但掛壁

迂書

余生六齡父兄教之書又七年稍聞聖人之道今二十七年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所人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

言戒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叩之然後鳴鏗然有聲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亦爲廢鐘鼓矣

知非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非信乎曰古之君子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爲非者況五十乎道如山也愈登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

天人

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歛藏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

無恠

有兹事必有兹理有兹理必有兹事世人之恠恠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恠之事

事親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其事君亦

然

無益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

學要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為學

治心

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文害

或謂迂叟子於道則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迂叟曰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為黑變南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道大

聖人之道如天地天地之間靡所不有衆人之道如山川如陵谷如鳥獸如草木如虫魚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然不備也

負恩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其為臣必忠

羨厭

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為惡無不至矣

釋老

或問釋老有取乎迂叟曰有取釋取其空老

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

無為贊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也迂叟以為不然作無為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無復何為莫非自然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慍矣柳下惠之清人謂之汚不作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佞人也堯之所誅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患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子獨悅之乎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

辨揚

或曰揚子之諂也以王莽爲可以繼周公軼阿衡迂夫曰得已哉揚子之爲書也品藻當推蜀莊子眞仲元靡不及焉莽宰天下而自況伊周則與之況黃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爲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於篡伊周豈然哉

無黨

或曰吾子擯莊引楊爲黨乎曰無黨也使莊爲楊言斯與之矣楊爲莊言斯拒之矣孰黨哉

三欺

迂夫曰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敝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

天人

天之所不能爲而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爲而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

類説卷之三十五　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六

戰國策

九鼎　西州下水
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
祭地爲祟　張羅
反問　由基善射
伐蜀　忠孝
刺虎　張儀之仇
病在耳前目下　楚使多健

魏醜夫　四寶
交疏言深　擅國之謂王
屬杵　東門吳
至盛不及道理　行百里半九十里
悍人　戰勝於朝廷
七珥　象牀直千金
一日見七士　伐魏
無恙　田駢不宦
倚門望　田單解衣
食玉炊桂　南鄭
係蹄得虎　與虞人期獵
老妾事主婦　市有虎
梁王觴於范臺　白珪
信陵君　公仲不見顏率
輕陽侯之波　叱犬
伯樂顧馬　鷸蚌

百金贖骨麻　新婦失言
羊羹亡國壺飡得士
烏不爲烏鵲不爲鵲
竊疾　似之而非
地形　百人輿瓢
父令　操權

風俗通

無恙　琴操
歌曲　伯偕兄弟相類

東家食西家宿　蝦蟆
馬一疋　城門失火
甘澤謠
花月之妖　陶峴三舟
慵殘　圓澤爲孕婦子
歌妓紅綫　李牟笛
古今註
指南車　桃弓葦箭
豹車　金吾

華蓋　曲蓋
蟋蟀　雉尾扇
白筆
蠅虎　五明扇
蚯蚓　六劍
紫蜸　鈎欄
禿秋　鷹
驢騾　七馬
鶻燕　鷄狗猪名
螢火　鼠五能
蝙蝠　鯨鯢
水君　龜鼈
蝶曰鳳子　蜻蜓
羌荑　水仙
沉釀　躑躅花
走馬舡鶩航馬　芍藥
誹謗木　生識
蚊蚋曰黍民　齊女

針神　閶闔
盤髻
蜀本記
杜宇　六詔
錦里　蠶女
清平官
齊職制

執獸子　郎中令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六

類說卷之三十六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戰國策

九鼎

秦興師臨周求九鼎周患之顏率曰大王無憂率至齊曰秦興兵求鼎周君臣盡計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悅發師救周將求鼎周又患之率至齊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

相保願獻九鼎不識何途之從王曰寄徑於梁率曰鼎入梁必不出王曰寄徑於楚率曰入楚必不出昔周伐殷得九鼎鼎用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器械稱此今總有人何途之從齊王乃止

西州下水

東州欲爲稻西州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得種麥君不見德若爲下水以病其所

種東周必復種稻而復奪之東周之民可令受命於君矣西州遂下水

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

宋君奪民時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皆大臣見譽者也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

祭地爲祟

趙取周之祭地周患之鄭朝曰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鄭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張羅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不得矣張於多鳥處則駭鳥也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徒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久且爲大人故能得欲矣

反間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與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閒遺昌他曰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東周立殺昌他

由基善射

蘇厲謂周君曰白起巧用兵今攻梁梁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起曰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百發百中有一人過曰射百中而不已少焉氣力倦弓撥弦拘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以公功多今又攻梁一功不得前功盡滅不若稱疾不出也

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於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

伐韓以臨二周挾天子以令天下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而王不爭去王業遠矣錯曰欲富國務廣其地欲强兵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蜀西辟國秦攻之如使豺狼逐群羊一舉而名實兩附今攻韓刼天子惡名也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王曰善遂伐蜀

忠孝

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其君天

下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

刺虎

有兩虎爭人而鬬卞莊子將刺之管與曰虎者戾虫人者甘餌今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而刺之是一舉而虎兩兼也

張儀仇

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讐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皆儀之仇也公用之則諸侯見張儀之無秦矣

病在耳前目下

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曰君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將使耳不聰目不明

楚使多徙

秦王謂甘茂曰楚使者多徙於寡人爭詞數窮奈何茂曰王勿患也其徙來使則王勿聽其事軟弱者來使則必聽之然則徙者不用

矣

魏醜夫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將死葬以爲殉魏子患之庸芮曰以死者爲有知乎曰無知也曰明知死者無知矣何爲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暇私魏醜夫乎后乃止

四寶

周有砥石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

四寶天下之名器

交䟽言深

呂尚遇文王身爲漁父者交䟽也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使文王䟽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

擅國之謂王

范雎曰齊有田單不聞有王秦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

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秦王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

鼠朴

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出視之曰鼠也因謝不取

東門吳

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同也

至盛不及道理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

行百里半九十里

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末路之難

悍人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王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曰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向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戰勝於朝廷

齊鄒忌修八尺餘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也

復問其妾妾曰徐何能及也及問客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熟視徐公自知不如遠甚曰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入朝見威王曰臣不如徐公美臣妻私臣臣妾畏臣臣客有求於臣皆以臣美於徐公今齊地千里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王其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

諫者受中賞能旁議於市朝者受下賞初進諫若市數月之後時時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皆朝於齊所謂戰勝於朝廷

七珥

齊王夫人死有妾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象床直千金

孟嘗君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公孫戍曰象床之直千金傷之若髮雖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寶劍願獻之戍入見孟嘗曰小國皆說君之義始到楚受象床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君曰諾戍趍而去君召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戍曰登徒許寶劍君曰急受因書門板曰有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疾入見之

一日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見七士於宣王王曰不亦衆乎髡曰鳥同翼者聚居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睾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物各有疇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取火於燧豈特七士也

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曰韓盧天下之疾犬東郭㕙

海內之狡兎盧逐魏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乏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無恙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問曰歳亦無恙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曰豈先賤而後尊貴乎威曰苟無歳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乎其人有粮者亦食無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助王養民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其人哀鰥寡恤孤獨助王息民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乎徹其環塡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胡爲至今不朝也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率民而出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田駢不宦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誼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之矣今先生設爲不宦之言養千種徒不宦則然矣而富過之矣田子辭

倚門望

王孫賈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晩來則吾倚門望暮出不還吾倚閭望汝今事王王出汝不知處向何歸賈入市

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田單解衣

有老人涉菑而寒田單解裘衣之襄王曰田單將以取吾國乎左右顧無人乎堂下貫珠者曰王不如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憂民之寒也單衣之寡人憂勞百姓單亦憂之閭里相語曰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澤也

食玉炊桂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辭行王曰曾不少留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曰聞命矣

南鄭

張儀之楚貧而欲歸南鄭曰臣北見晉君王無求於晉乎

係蹄得虎

魏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非不愛其蹯也然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熟圖之

與虞人期獵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雖雨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老妾事主婦

張儀之魏魏王將迎之張丑諫曰王聞老妾事其主婦乎年長色衰重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乃不納張儀

市有虎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有虎信乎王曰疑之矣三人言有虎信乎王曰信之矣葱曰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成虎今邯鄲去大梁遠於市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葱行讒言果至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觴於范臺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昔帝令儀狄作酒禹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調五味以進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左江右湖其樂亡死王曰後世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

樂也梁王稱善

白珪

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信陵君

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事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曰何也對曰人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郊迎卒然見趙王願君忘之也無忌曰謹受教

公仲不見顏率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率曰公必以率為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遽起見之

輕陽侯之波

畢長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

叱犬

齊大夫諸子有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隨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

伯樂顧馬

蘇代為燕說齊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市人莫知往見伯樂而顧之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伯樂乎髡入言之齊王大悅蘇子

鷸蚌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

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見死鷸兩不相捨漁者得而并擒之

百金贖胥靡

魏嗣君時胥靡有罪賢臣逝之衛魏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邑群臣曰以百乘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新婦失言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謂僕曰附驂無笞服附繫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繫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苦也車至門復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皆要言然不免笑者早晚之時失也

羊羹亡國壺飧得士

中山君享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走楚說楚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後君顧曰奚為者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餌臣父父且死曰山中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君嘆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阨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盃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

鳥不為鳥鵲不為鵲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圄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止王曰止亦可為國

乎曰可王曰楚多盜止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止圉盜奈何頃之有鵲止屋曰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乎曰不可曰止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止鳥不為鳥鵲不為鵲也

竊疾

墨子見楚王有人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綉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

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是也王曰
必有竊疾矣
似之而非
物多相類而非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
象武夫類玉皆似之而非者也
地形
秦韓地形 相錯如綉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乃腹
心之病
百人輿瓢

應侯謂昭王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
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疾
走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
侯用之太后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
器國必裂矣
父令
父之於子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曰去愛妻
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曰毋敢思也此令必
不行者也

操椎
三人成虎十夫操椎衆口所移無翼而飛
風俗通
無恙
恙毒虫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
必曰無恙
琴操
凡琴曲和樂而作　者謂之暢因憂而作者
謂之操今通呼曰操非也

歌曲
古琴歌曲有五如鹿鳴騶虞之類操有十二
如將歸拘幽履霜別鶴之類　引有如烈女湘
妃霹靂思歸走馬之類又有　二十一
章如陽春弄連珠弄之類
伯偕兄弟相類
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相類仲偕妻新粧竟
忽見伯偕問曰今日粧飾好否曰我伯偕也
妻下趍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偕告云向

大錯誤佰偕曰我故佰也

東家食西家歇

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不能決問女所欲云東家食而西家宿

蝦蟇

俗云蝦蟇一跳八尺毎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　或云夏馬

馬疋

俗說馬比君子與人相疋或說馬夜目明照前四丈或說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直一疋帛

俗云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或說朱門失火因汲取池中水空竭魚死

甘澤謡

花月之妖

武三思家素娥有姝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壁隅間聞蘭麝氣穎附耳而聽則娥語曰某乃花月之妖上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某不敢見願公善事之勿萌他志

陶峴三舟

陶峴彭澤之後自制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一舟載酒饌

懶殘

衡嶽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圓澤爲孕婦子

李源與僧圓澤爲忘形之友同至三峽次南浦見一孕婦圓澤曰此是其託身之所與源遂別後十二年杭州相見是夕果卒婦生一子源如期至杭天竺寺聞牧豎歌竹枝乃圓澤也隔溪呼曰與君殊途愼勿相近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

歌妓紅綫

唐潞帥薛嵩有歌妓曰紅綫當至德之後兩河未寧田承嗣有異志募武勇三千人號外宅男嵩憂之每咄咄獨語紅綫曰易耳某願一往觀其形勢初夜首途三更可還出戶忽不見未曉復來取承嗣寢所金合來嵩遣使持合貽書曰有客從彼來云自元帥頭邊得此金合承嗣大懼散外宅男河北以寧

李牟笛

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學於外祖李牟韋應物示以古笛云天寶中得於李供奉雲封覩此非外祖所吹笛公問何以驗之云取竹之法以本年七月望前伐過期則音實不及期則音浮浮者外澤中乾受氣不全則其竹夭此笛其夭者也遇至音必破令試吹雲封舉笛六州遍一疊未盡笛忽中裂

古今注

指南車

越裳氏來貢忘其歸途周公與指南車至其國車轄鐵皆消盡

桃弓葦箭

秦製辟惡車懸之於門桃弓葦箭以禳不祥

豹車

周公作豹尾車象大夫有豹變之志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

金吾

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金塗

兩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郡守縣長例皆木為吾用以夾車形如車輻

華蓋

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

曲蓋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之遂為曲蓋

警蹕

一名蕃濟南人謂之懶婦

雉尾扇

起於殷代高宗有鴝尾之祥

白筆

古珥筆之遺象要劍首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

蠅虎

蠅狐也一名蠅豹

五明扇

舜廣開視聽求賢爲輔故作五明扇

蚯蚓

江東人呼歌女一曰鳴砌

六劍

吳大帝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寶劍三一曰百煉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紫塞

秦築長城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則雍塞夷狄也徼遮也遮免侵中國也

鉤欄

漢頤成廟設扶老鉤欄

禿秋

狀似鶴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食蛇

鴈

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至還河北𩪪肥不能高飛恐爲人所獲嘗銜蘆以防矰繳

驢騾

驢牝馬牡則生騾馬牝驢牡則生駃馬

七馬

秦始皇有七馬名曰追風白兔躡景追電飛翮銅爵長鳧

鵲燕雀鴝鵒

鵲曰神女雀曰嘉賓如人家之賓也燕名天女一名鷙鳥鴝鵒一名鴝鴝燕又名玄鳥

雞狗猪羊

雞一名燭夜又曰翰音狗曰黃羊猪曰參軍羊曰髯主簿

螢火

一名燿夜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鼠五能

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泅不能度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

蝙蝠

一名仙鼠五百歲色白腦重褁物則頭垂謂之倒生

鯨鯢

鯨魚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五六月就岸生子七八月導從其子歸大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避莫敢當也雌者曰鯢眼如珠花

水君

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有人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手足耳鼻與人不異覩人良久乃入水

黿鼈

黿一名玄水督郵鼈一名河伯從事又曰河伯使烏賊一名河伯度使小吏

蝶曰鳳子

蛺蝶亦曰野蛾鳳蝶大者曰鳳子車或黒色名鬼車

蜻蛉

或曰胡蝶青亭也小者曰胡梨一名赤衣使者又曰赤弁丈人

蓂莢

堯時殿前有蓂樹自月一至十五每日開一葉十六至月末日凋一葉

水花

芙蓉一名荷花一名水芝一名水花

沉釀

烏孫國有青田核果測其樹根大如五六斗瓠貯水即成酒劉章得二核共二十人飲不竭號青田壺酒漢畚夫夜宿一津號沉釀以水投中盡夕大醉因名沉釀

躑躅

羊食之則躑躅而死亦此得名

走馬舡驚帆馬

孫權製走馬舡如馬之馳也曾與有快馬名驚帆其疾若烈風舉帆也

芍藥

古者相離贈之以芍藥芍藥一名可離故也相招贈以無文無文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贈以丹棘一名忘憂也欲蠲人之忿贈以合歡合歡則忘忿也

誹謗木

堯設誹謗木則今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頭亦曰交午木

生識

有生無識草木是也無生有識鬼神是也無生無識水是也

蚊蚋黍民

河內人見人馬數千如黍米遊動往來燒之蚊蚋也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齊女

齊王后忿而死變爲蟬登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號蟬曰齊女

針神

魏文帝美人薛靈芝少選入宮芝別父母升車以玉唾壺承淚壺皆紅色帝遣文車一乘迎之望而嘆曰昔年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名夜來妙於針巧非夜來裁製帝不服號針神

[illegible]

闤者市之垣闠者市之門肆所以陳貨鬻之物店所以置貨鬻之物

盤髻

長安婦人所梳或梳墮馬髻亦曰墮馬髻又有盤龍髻

蜀本紀

杜宇

蜀始王曰蚕叢次曰伯雍次曰魚鳧又曰蜀王杜宇自號望帝

六詔

南蠻六部無統屬天子每下詔各頒一封謂之六詔又其方言以詔爲王唐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賂乞合爲一封大酋蒙歸義爲雲南王始獨稱南詔既盛乃爲邊患

錦里

錦州在城之南笮橋東蜀號錦官又號錦里

蚕女

塚在綿竹縣塑女子像被以馬皮俗號爲馬頭娘廟

清平官

平南詔爲詞臣者曰清平官

齊職制

執獸子

漢侍中掌乘輿物褻器有獸子之屬故呼侍中爲執獸子

郎中令

秦初制郎中令其屬有三署一曰五官中郎將二曰左中郎將三曰右中郎將每署又有郎中侍郎西漢因之惟田蚡少爲諸曹郎乃尚書郎也其他如馮唐爲郎中置長直不疑額騶之類皆三署也

類說卷之三十六 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七

內經

黃帝與岐伯問難　素問惟八卷
年百而衰　天癸
四時之道　內格
座席　風為百病之始
日暮氣　四時氣更傷五臟
冬不按蹻　陰陽寒熱
病癰　四時五行五臟五氣

七損八益　耳目手足
邪風　診脈
四經十二從　十二官
氣候　六脈
人卧血歸肝　取天象地
六氣　五藏六腑
胃水穀海　診法
血脈　五色
得强則生失强則死

四變之動　平人不病
胃者平人常氣　脫血
胃疸　妊子婦人字
水穀　平心脈
平肺脈　平肝脈
平脾脈　平腎脈
五臟病　胃五臟
汗出　五入
五惡　五液

五禁　五臟所藏
五主　五臟所傷
五臟之脈　重虛
風厥　百病生於氣
寒熱厥　肺氣
脾癉　虛實
九鍼　百病生於皮毛
有餘不足　五味各歸所喜
分肉谿谷　天地氣所生

氣虛氣逆　三部九候
脾四時寄治　熱中消中富貴人
難經
動脉　脉太過不及
陰陽虛實　臟腑之病
死脉　四時脉
寸關尺　尺脉
形病脉病　榮衛
三焦　臟一腎兩

結癥　卧而不寐
人面耐寒　五邪
病邪　虛補其母實瀉其子
七傳　臟病難治腑病易治
治未病　傷寒有五
真心痛
黄庭經
上有章
至道章　心神章
脾長章　三關章
若得章　瓊室章
常念章　五行章
隱藏章　口爲章
神異經
銀盤　花椒酒
天地長男宮　織女降
赤郭
山海經

丹粟　吝都
九耳鍾　青鳥
五衢　九代舞
常山蛇　花四照
相馬經
伯樂相馬
相鶴經
胎生
相牛經　蘭珠
目錄終

類說卷之三十七

宋溫陵曾慥 編
新野馬之騏 參閱
明 山陽岳鍾秀 訂正

內經

黃帝與岐伯問難

黃帝御極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為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盪喜怒交侵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雷公之倫受

業傳之而內經作矣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具明於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次為甲乙隋楊上善爲太素唐王冰篤好之大為次註

素問惟八卷

班固曰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兼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雖年代移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奉行卷耳周有和緩漢有淳于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也

半百而衰

帝問天師曰古人百歲動作不衰今人半百動作皆衰對曰古人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終其天年今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欲竭其精故半百而衰

天癸

女子年十四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陰陽和故有子年老有子者氣脉常通腎氣有餘也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精氣竭矣子壽不過天癸之數也

四時之道

春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

勿奪賞而勿罰應生養之道也夏爲蕃秀天
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厭於日中使志
無怒而氣得泄應長養之道也秋謂容平天
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
安形歛應收養之道也冬謂閉藏水冰地坼
早臥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
志若寧應伏藏之道也

內格

道者聖人行之愚者背之從陰陽則生逆之
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
格內性拒格非天道也聖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亂治未亂

痤疿

凡人有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
厥傷筋若汗不出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
痤疿

風百病之始

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內外閉拒雖有苛
來弗能害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
爲

平旦氣

平旦人氣生日中陽氣隆日西陽以虛門以
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
三時形乃困薄

四時之氣更傷五臟

春傷於風邪留夏乃爲洞泄木勝脾土故也
夏傷於暑秋爲痎瘧秋傷於濕冬逆而欬發
爲痿厥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四時之氣更傷
五臟

冬不按蹻

春氣病在頭夏氣病在臟秋氣病在肩冬氣
病在四肢冬不按蹻（按摩蹻捷擾動筋骨）則陽氣潛藏
春不鼽衄（鼽鼻中水出衄鼻中血出）水不窮於木也又且
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脅長夏不病洞泄
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並爲冬不按蹻所
致

陰陽寒熱

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發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

病腫

先痛而後腫氣傷形也風勝則痛熱勝則腫躁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

四時五行五藏五氣

天有四時五行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

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能知七損八暴則陰陽可調女子七七天癸之終丈夫八八天癸之極若知之則强不知則老且病矣

耳目手足

天不足西北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東方陽也其精並於上故上盛而下虛故耳目聰明手足不便西方陰也其精並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

邪風

邪風之至疾如風雨善治先治皮毛次治肌膚次治筋脉次治六腑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生半死也

診脉

善用針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善胗脉者察色按脉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

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生按尺寸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在

四經十二從

人有四經十二從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脉春弦夏洪秋浮冬沉四時經脉也從謂天氣順行十二辰之分十二脉謂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

十二官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制

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中正之官决斷出焉膻中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在兩乳間爲氣之海脾胃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决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凡十二官不得相失脾胃二藏共一官

氣候

三日謂之候五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

六脉

凡人諸脉屬目髓屬腦筋屬節血屬心氣屬肺六脉氣之潮汐也

人卧血歸肝

人卧血歸於肝眼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歩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

配天象地

真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倣人事以養五臟

六氣

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腸胃爲海九竅爲水

五臟六腑

五臟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實六腑傳物化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虚食下則腹實而胃虚

胃水穀海

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源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氣口亦太陰也五臟六腑之氣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五氣入鼻藏於肺肺有病鼻爲不利

診法

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匀血氣未亂故乃可診切脉動静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餘不

足六腑强弱形氣盛衰以此參决死生之分

血脉

脉者血之府脉實血實脉虚血虚

五色

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黄欲如羅裹雄黄不欲如土黑欲如重漆不欲如屋塵五色精微象見其壽不久也

得強則生失强則死

素問　卷之三　二　九

五臓者身之強頭者精神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之府背曲肩隨胸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腰不能腎將敗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髓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

四變之動

彼春之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四變之動脉與上下春應中矩夏應中規秋應中衡冬應中權

平人不病

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閏以太息此平人不病脉也不足爲遲有餘爲數

胃者平人常氣

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脫血

素問　卷之三十七　十

臂多青脉曰脫血尺脉緩濇謂之解㑊安卧脉盛謂之脫血卧久傷氣也

胃疸

已食如飢者胃疸胃熱則消穀也面腫曰風足頸腫曰水目黄曰黄疸

妊子婦人

少陰脉動甚者妊子也少陰脉掌後陷中當小指動而應手者也

水穀

人以水穀爲本故絕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

平心脉

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心夏以胃氣爲本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來前曲後倨如操帶鈎曰心死

平肺脉

平肺脉來厭厭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

爲本病肺脉來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平肝脉

平肝脉來和柔相離如竿末稍曰肝平春以胃氣爲本病肝脉來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脉來急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平脾脉

平脾脉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病脾脉來如鷄舉足曰脾病死脾脉來如銳堅如鳥喙如鳥距如屋漏如水流曰脾死

平腎脉

平腎脉來喘喘累累按之如鈎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病腎脉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脉來發如奪索辟辟如挾彈石曰腎死

五臟病

五臟相通移皆有次五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

臟皆當死

胃五臟之本

五臟皆禀氣於胃

汗出

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

五入

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爲

五入

五惡

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為

五惡

五液

五臓化為液心為汗肺為涕肝為淚脾為涎

腎為唾是為五液

五禁

五臓所藏

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為

五臓所藏

五主

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為

五主

五臓所傷

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

行傷筋是為五臓所傷

五臓之脉

肝脉弦心脉鈎脾脉代肺脉毛腎脉石是謂

五臓之脉

重虛

脉氣上虛尺虛是為重虛

風厥

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

百病生於氣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

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

氣結九氣不動何病之生

寒熱

厥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

熱厥

肺氣

肺者臓之蓋也肺氣盛則脉大脉大則不得

偃卧

脾痺

有病口甘者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痺有病口苦者名曰膽痺

虛實

氣實形實氣虛形虛穀盛氣盛穀虛氣虛脉實血實脉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九鍼

上應天地陰陽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一針皮二針肉三針脉四

針筋五針骨六針調陰陽七針益精八針除風九針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一鑱針二圓針三提針四鋒針五鈹針六圓利針七毫針八長針九大針

百病生於皮毛

百病始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於脉絡脉絡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經留而不去傳入於腸胃

有餘不足

神有有餘不足氣有有餘不足血有有餘不足形有有餘不足志有有餘不足凡此十者其氣不等

五味各歸所喜

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

分肉谿谷

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分肉之間谿

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邪溢氣壅脉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爲膿內銷骨髓外破大膕留於節腠必將爲敗積寒留舍榮衛不居卷肉縮筋肘不能伸內爲骨痺外爲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也

天地氣所生

氣虛氣逆

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亦如此

三部九候

脉有三部部有九候以决生死以處百病

脾四時寄治

脾治中安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

熱中消中富貴人

多飲數溲曰消中多喜曰癲多怒曰狂熱中消中皆富貴人也

難經

動脉

十二經皆有動脉獨取寸口以决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二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陰陽各二十五度爲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臟六腑之所終始

脉太過不及

脉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伏有溢有關有格

陰陽虛實

脉有陽盛陰虛陰盛陽虛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

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臟腑之病

數者腑也遲者臟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故以别臟腑之病

死脉

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脉絶此死之脉也

四時脉

春脉絃夏脉鈎秋脉毛冬脉石四時之脉也

言七傳者死間藏者生何也傳者傳其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假令心病傳於肺肺傳於肝肝傳於胃胃傳於腎腎傳於心一臟不再傳故七傳者死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母子自相傳竟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故言生也

臟病難治腑病易治

臟病難治腑病易治何也臟病傳其所勝也腑病傳其子也

治未病

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也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於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脾受肝之邪也故曰治未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且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

傷寒有五傷

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自霜降至春分傷風冷即病謂之傷寒冬受寒氣春又中風而病者謂之溫病至夏發者名熱病病而多汗者謂之濕溫其傷八節虛邪者謂之中風

真心痛

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手三陽之脉受風寒者厥頭痛入連在腦者真頭痛其五臟氣相干者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真心痛其真頭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黃庭經

上有章

紫烟上下三素雲 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皆有日光之氣

至道章

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工字英玄鼻神玉隴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崿峰字羅千 一面之間皆有神

心神章

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元白字虛成肝神龍

烟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名肺部之宫似華蓋急存白元和六氣白元君主肺宫之神心部含華丹錦緋裳被玉羅在重闈心色赤上有黑如玉光肝部之宫翠重裏青錦披裳佩玉鈴腎部之宫玄闕圓蒼錦雲衣舞龍蟠脾部之宫屬戊巳外應尺宅氣秀芳尺宅面也膽部之宫六府精雷電八震揚玉旌

脾長章

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廬以自賞玉廬鼻也靈臺鬱藹望黄野脾曰黄野

三關章

口爲天關手爲人關脚爲地關

若得章

若得二宫存玄丹太乙流珠安崑崙重稜中關十二環自高自下皆眞人玉堂絳宇盡玄宫璇璣玉衡色闌干

瓊室章

瓊室之中八素集泥丸夫人當中立寸田尺宅可理生外物不干泰而平三丹田各有一寸

常念章

存漱五芽不飢渴神華執巾六丁謁五芽者五行之生氣分配五臟老君六甲將圖云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玉丁亥神張文通丁丑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巨卿

五行章

伏牛幽闕羅品列伏牛腎象腎爲幽闕父曰泥丸母雌一口銜靈芒雲五星氣口吐五色雲

隱藏章

子丹進饌肴玄黄乃曰很膏及玉霜

口爲章

口爲玉池太和官漱咽靈液災不干體生光華氣香蘭却滅百邪玉煉顔

神異經

銀盤

北荒異國有銀盤長五十丈中有明珠大數
丈照千里

花栁酒
河陵國栁花爲酒

天地長男宮
東明山有宮闕銀牓碧鏤字曰天地長男之
宮

織女降
郭翰遇織女降其室衣玄綃之衣霜羅之帔

戴翹鳳之冠躡瓊元之履張丹轂之幬施九
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有同心龍枕翰曰
牽牛郎何在曰河漢阻隔不復相聞翌日丹
鉛書青縑一幅以寄翰

赤郭
南方人長七尺腹圍亦如之朱衣縞帶赤蛇
遶項惟食惡鬼朝吞三千暮吞三百名曰赤
郭又名食邪又名黃父又云以鬼爲飯露爲
漿

山海經

丹粟
矩山多丹粟

宻都
青要山號帝之宻都

九耳鐘
豐山有九耳鐘毋霜降則自鳴

青鳥
龜山西王母有三青鳥主爲母取食

五衢
少室山有木其花五衢 花五出如衢路也

九代舞
夏后作九代舞 九代馬名也

常山蛇
常山有巨蛇長九丈物觸之中首則尾至
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
子兵法曰將至三軍勢如率然者此也

花四照

招搖之上其花四照

相馬經

伯樂相馬

王良問伯樂曰相馬可得問乎答曰馬頭爲正欲方目爲丞欲明脊爲將軍欲強腹爲城郭欲張四下爲令欲長汗溝欲深耳欲小如斬竹口中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口中有黑者曰銜烏短壽白額入口名栒鴈一名的盧

相鶴經

胎生

陽鳥也稟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聚毛生泥不能汚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仙人騏驥也其相以長頸修趾則善鳴龜背鼈腹則能舞

相牛經

闌珠

蘭珠欲大尾林也豐岳欲高膝骨也垂星欲高蹄也上柱欲大車骨也

類說卷之三十七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八

孔子家語

孔子爲中都宰　曾以君子道輔其君
三家過制　孔子爲政
異世同誅　七教三至
不遠之則　大昏
五儀　取人之法
災妖不勝善政　人有三死
原興　受神人之饋

一動而天下止　贈程子束帛
忠信親水　商短於財
萍實　死者有知
曾法贖人　三恕
被褐懷玉　問舜冠冕
重一言之信　孰謂參不知禮
虞芮爭田　三患
釐婦　強氣
問禮訪樂　三緘
衛靈公閨門無別　政在節財
問政　至哉子西之諫
國有道　子路治蒲
六本　良藥忠言
君子愼所從
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及
曾參不孝　下白屋之士
論四子　三樂
回有君子之道四　見一善忘百非

商日益賜日損　人情有餘不足
人窮則詐　生別離
過不過　少貶
問入官　趙殺鳴犢
八竅九竅　五不取
土食　孔子學琴
五絃琴　習亡國之聲
樂象成　苛政猛於虎
尚齒

韓詩外傳

得粟三秉　不仁不忠不信

殺身　芻豢之色

君子三言　任人任力

聚歛者云　大忠次忠下忠

王者以百姓爲天　三苗同一秀

社鼠　三利三患

忠孝　榮禍避荊棘

魯孔子　大侵之禮

枝解

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

易道　老媽

螳螂搏輪　人有惡乎

所托　東家殺豚

王西河守　刈蓍薪亡蓍簪

婦無禮　三費

善相人者　二桃

三子期願

孔子琴聲有貪狠之志

母去三子寒　馬一足

三憂　伊尹適湯

君子容色　子夏讀詩

代紂楯折　季孫治魯

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

論舜米是　善爲上者不忘其下

小人之行　三佐

彎弓射寢石　君子避三端

昨日何生　愼四者

何如可以驕人　北郭先生

鳳凰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八　終

類說卷之三十八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叅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孔子家語

孔子爲中都宰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彫爲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定公曰夫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子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

而已哉

魯以君子道輔其君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請具司馬公從之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曰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歸責其臣曰魯君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

三家過制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三家過制請損之

孔子爲政

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孔子爲政則沈猶

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

異世同誅

仲由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誅之或者爲失乎子曰此乃人之奸雄者也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

七教三至

孔子曰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則可守三至行則可征其守也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曾子曰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謙讓則下有節此之謂七教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

此之謂三至

不遠之則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

大昏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

五儀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見小暗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執士人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自君子者言必忠信仁義在身思慮通明篤行信道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聖人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

取人之法

哀公問取人之法子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

灾妖不勝善政

哀公曰國家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子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寤夢驚怪所以儆人臣灾妖不勝善政寤寐不勝善行

人有三死

哀公曰知者壽乎仁者壽乎子曰人有三死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若夫智士仁人將順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得壽不亦可乎

原異

董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原異也

受仁人之饋

有漁者獻魚曰大暑市遠無所鬻也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夫子使弟子埽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夫子以祭何也子曰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乎

一動而天下正

文王以王季爲父大任爲母大姒爲妻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大原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

贈程子束帛

孔子遭程子於途傾蓋如語終日甚相親取束帛以贈子路曰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程子天下賢士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

忠信親水

孔子息駕河梁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

一丈夫厲之而出問曰有道術乎對使曰吾入以忠信孔子曰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況於人乎

商短於財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萍實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

甜如蜜

死者有知

子貢問曰死者有知乎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欲言無知恐不孝之子棄親而不葬有知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魯法贖人

魯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子曰賜失之矣聖人事非獨

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以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諸侯

三恕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而弟求其順非恕也能明三恕可端身矣

被褐懐玉

子路曰有夫於此被褐懐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問舜冠冕

哀公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何也曰舜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受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化若四時君舍此而問冠冕是以緩對

重一言之信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重一言之信

孰謂參不知禮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故君子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子曰孰謂參也不知禮也

虞芮争田

虞芮二國争田而訟曰西伯仁也盍往質之入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朝士讓於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曰吾儕小人不可入君子之朝以所争爲閑田

三患

君子有三患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不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

嫠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也亦獨處夜暴風雨嫠婦室壞趍而託焉魯人閉戶曰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婦曰何不學栁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魯人曰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將以吾之不可學

栁下惠之可

强氣

子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洊臻

問禮訪樂

孔子曰老聃博古通今知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近於死者

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矣

三緘

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

好勝者必遇其敵

衛靈公閨門無別

哀公問當今之君孰賢孔子曰衛靈公乎公曰閨門之內無別子次之賢何也子曰臣語其朝廷不論其私家之際

政在節財

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又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子曰其國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

而授之政雖王可其霸小矣

問政

哀公問政子曰政之急也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稅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子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至哉子西之諫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棊諫王怒之令尹子西曰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歩馬十里引轡而止曰子棊忠臣也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王曰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歳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子孫必不忍遊父母之墓以爲歡樂也王乃還孔子曰至哉子西之諫入之十里之上抑之百世之後

國有道

孔子曰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

子路治蒲

三年孔子入境三稱其善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辟溝洫甚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於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六本

人有六本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而孝爲本喪紀有禮而哀爲本戰陳有列而勇爲本治政有禮而農爲本居國有道而嗣爲本生財有時而力爲本

良藥忠言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

君子慎所從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子曰善驚而遠

害利食而忘患其必矣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愼其所從

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及

子路講釋古之道行由之意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不愼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

曾參不孝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久之乃穌曰向也參得罪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晳知其體康也孔子怒曰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身死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

下白屋之士

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欲得士也

論四子

孔子曰回之信賢於丘賜之敏賢於丘由之勇賢於丘師之莊賢於丘子夏曰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

三樂

榮聲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曰天生萬物無人爲貴吾得人爲一樂也男尊女卑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

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回有君子之道四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休於得祿愼於治身

見一善忘百非

夫子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善若已有之是不爭也聞善必躬行是能勞也

商曰益賜曰損

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人情有餘不足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輕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

人窮則詐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善者也

生離別

孔子聞哭聲甚哀顔回曰非但爲死者又有生離別者桓山之鳥生四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送之哀聲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孔子問之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遇不遇

孔子曰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

少貶

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貶焉

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已有善勿專教而能勿怠人已有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

趙殺鳴犢

孔子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嘆曰美哉水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

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各爲其類也遂作

作鰥琴以哀之

八竅九竅

立冬則燕雀入水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齕呑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五不取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

土食

堅土之人寶虛土之人弱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墝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桑者有緒而和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孔子學琴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始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而長曠而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爲此其傳曰文王操

五絃琴

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慍南風之時可以阜民之財

習亡國之聲

匹夫之徒無意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尺之體哉

樂象成

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制也

苛政猛於虎

有婦人哭於野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尚齒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

韓詩外傳

得粟三秉

曾子生於魯國願得粟三秉是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卿是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不仁不忠不信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人殺而不赦也

殺身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三子者天下之通士也

芻豢之色

子貢問閔子騫曰子始見夫子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不能任故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浸深內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如壇土矣故有芻豢之色

君子三言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

任人任力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聚歛者亡

成侯嗣公聚歛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歛者亡

大忠次忠下忠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輔君而化之大忠者也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以諫非君而怨之下忠者也子胥之於夫差是也偷合苟容持祿養交國賊也觸龍之於趙是也

王者以百姓爲天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

三苗同一秀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周公曰天下殆同一也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

社鼠

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恐壞墻熏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效利入則託君此社鼠之患也公曰嗚呼豈期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狗甚猛人持器欲往者狗輒噬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見萬乘之王用事者迎而噬之亦國之惡狗也

三利三患

叔敖遇狐丘丈人曰有三利必有三患夫爵高者人忌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亦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曰善哉言乎

忠孝

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

榮禍避荊棘

東郭先生書知宋將亡故塞禍而過其朝曰宋將荊棘之患榮吾禍故索而避之宋王以為妖言而殺之居三年而宋果亡

譽孔子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曰仲尼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臣事仲尼如飲江海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先

生之譽得無太甚對曰臣譽仲尼如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明矣臣不譽仲尼如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

大侵之禮

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

枝解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枝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枝解人不審從何枝解始也景公曰縱之罪在寡人

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也

易道

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維謙德乎

老馬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御者曰此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

出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螳螂搏輪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輪御者曰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大勇士矣於是回車而避之而勇士歸之

人有惡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克曰貴者卽賤者惡之富者卽貧者惡之知者卽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可乎曰貴而下賤庶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勿惡也知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

所托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大風則葭折而巢壞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社鼠不熏其所托者然也故聖人求賢以自輔夫吞舟之魚

大矣大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

東家殺豚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問母曰東家殺豚何以爲母曰欲啖汝其母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之教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立西河守

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曰荆伯柳者賢人始可文侯以爲西河守荆伯柳見解狐謝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解狐曰言子者吾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以行怨子如故張公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

刈蓍薪亡蓍簪

孔子出遊有婦人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婦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何悲焉曰非傷亡

簪也蓋不亡故也

婦無禮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出之母曰非婦無禮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以掩人不備也今女獨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三貴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有親可託有婦可歸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婦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少而學老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而中絕之此三費也

善相人者

楚有善相人者莊王召問焉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家必日益身必日脩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事日益官日進所謂吉臣者也觀人君朝臣多賢左右多忠國日安主日尊所謂吉主者也王曰善

二桃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褒衣應步帶着桃安公怪問之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仁之戒在於桃安公說其言與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

三子期願

孔子遊景山曰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期願丘將啓女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進救兩國之患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壯士列陣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子曰辨士哉顏

淵曰願相小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忠外內相應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鬭者死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施其能哉

孔子琴聲有貪狼之志

孔子鼓瑟曾子側門而聽曰夫子瑟聲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趍利之甚子貢入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屬屋循

梁微行造馬偏厭目曲脊逆色擾而不得丘以瑟爲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母去三子寒

閔子騫母死父更娶子騫爲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单父歸呼其後母兒持其衣甚厚即謂婦曰吾所以娶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父曰孝哉

馬一疋

顔回望吳門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從來號馬爲疋

三憂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歟知而不學可無憂歟學而無行可無憂歟

伊尹適湯

桀爲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臣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於亳亳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亡無日矣桀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月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矣

君子容色

上人之所遇容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

而安者言也久而親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宜爲人君者詩曰顔如渥赭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

子夏讀詩已畢矣子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雖居蓬戶之中弹琴咏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可以發憤忘食矣

子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伐桀楯析

武王伐桀至刑丘楯析爲三天雨三日不休王懼問太公曰紂未可伐乎曰不然楯析爲

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欲洒吾兵也王曰然若何矣對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嗚呼天下未定也周公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復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天下已定矣

季孫治魯

季孫子治魯衆殺人必當其罪多罰人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曰何也子貢曰

子產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無三年而庫無拘人及子產病死士大夫哭於朝商旅哭於市農夫哭於野皆如喪父母今夫子疾之時則國之人喜活則國之人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未有不能者也季孫謹聞命矣

知者樂水

或問知者何以樂水曰水緣理而行不遺小澗似有知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以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此知者所以樂於水也

仁者樂山

或問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山者萬民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雲道風條乎天地之間此仁者所以樂於山

也

論舜未是

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皇帝子九十人非法義也在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卽是也以法量之卽未也

善爲上者不忘其下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

小人之行

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小人之行也

三佐

知如泉源可爲表儀者人師也知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不致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

學弓射寢石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楚熊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鏃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

君子避三端

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武士之鋒端辯士之舌端

昨日何生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

愼四者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怠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

何如可以驕人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郊太子再拜子方不下車太子曰敢問何如可以驕人子方曰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貧賤可

以驕人矣志不得則適秦楚安往而不得貧
賤乎

北郭先生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我為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

鳳凰

鳳凰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升少陽一詘一信展轉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蘊着未嘗完也糲合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類說卷之三十八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九

七書

孫子廟算　鈍兵
拙速　善用兵
將民之司命　用兵法
不戰而屈人兵　上兵
十則圍　大敵
將為國輔　縻軍
勝負　善戰

交和　勝兵
正合奇勝
擇人任勢　致人不致於人
知戰之地　兵形象水
倍道　兵以詐立
奪氣奪心　夜戰晝戰
避其銳氣　治心治力
歸師勿遏　將受命於君
無恃其不來　五危

必勝　絕澗
論軍勢　進不求名
嬰兒愛子　率然
亡地死地　脫兎
五攻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五間

吳子

醮吳起於廟　四不和
戰勝守勝　兵起有五
軍命　可擊之道
四輕　善將
天竈

尉繚子

彗柄　助戰
三勝　誅殺
步鼓趨鼓　制敵
太上無過

司馬法

好戰忘戰　逐奔縱綏
賞罰　國容
戎軍　七政

黃石公三畧

簞醪投諸河　將禮
財賞　重賞死士
隆恩　自專
使智使勇　良弓藏
卒離

六韜

主尊人安　六守
三寶　失時
六賊　七害
賞罰　聖人將動
三戒　從中御
將者人之司命　三陣
敵壘虛實　弱勝强少擊衆
車騎

李衛公問對
正兵奇兵　八陣
立井之法　奇正術環
四種　蕃長於馬漢家於弩
諸將軍識虛實　治兵之法遍告諸將
舊將凋零　伍法
六花陣　曹公新書
三覆之義　不藉僞臣家
推誠　變客爲主

鐵蒺藜　分而能合
李勣可保仕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九

類說卷之三十九

宋溫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參訂正

七書孫子

廟算

兵者詭之道也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

鈍兵

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敝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

拙速

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善用兵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將民之司命

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

安危之主

用兵法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不戰而屈人兵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上兵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十則圍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大敵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將爲國輔

將爲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

縻軍

不知軍之不可進退是謂縻軍

勝負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善戰

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故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交和

兩軍相對曰交和

勝兵

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兵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正合奇勝

凡戰者以正合奇勝戰勢不過奇正相生如循環

擇人任勢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善戰之兵 如轉圓石於千里之山者勢也

致人不致於人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趍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知戰之地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會戰不知戰之地不知戰之日則左右前後不能救況遠者數

千里近者數里乎

兵形象水

水之形避高而趍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致流兵因敵而制勝

倍道

卷甲而趍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

兵以詐立

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奪氣奪心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夜戰晝戰

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避銳氣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治心治力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

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

歸師勿遏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甘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闕窮師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將受命於君

衆於君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即戰

無恃其不來

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

五危

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必勝

凡軍好高惡下貴陽賤陰來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絕澗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山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澗道狹深者為天隙

論軍勢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　動也旌旗動者亂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者窮寇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進不求名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嬰兒愛子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

可與俱死

率然

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亡地死地

陷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而後生

脫兔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五攻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

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

費千金內外騷動

五間

兵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吳子

醮吳起於廟

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

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

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

四不和

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

不和於國不可出軍不和於軍不可出陣不

和於陣不可進戰不和於戰不可決勝

戰勝守勝

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

勝者敝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

兵起有五

起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

內亂五曰因饑

軍命

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

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

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可擊之道

武侯問敵可擊之道起曰敵人遠來行列未

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

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可擊行未息可擊涉

水半渡可擊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數移

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

急擊勿疑

四輕

用兵之道先明四輕地輕馬馬輕人人輕戰
戰輕敵進有重賞退有重罪

善將

凡兵戰之場止尸之地必死則生幸出則變
善將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知者不
及謀勇者不及慮

天竈

武侯曰三軍進止有道無當天竈無當龍頭
天竈大谷之口龍頭大山之端將戰審候風
之從來風順致敵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尉繚子

彗柄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
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
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人戰大破之

助戰

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駛彼駑馬
與角逐何能鼓吾氣哉

三勝

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

誅殺

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
者殺之

步鼓

步鼓趨戰一步一鼓也

制敵

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

太上無過

賞如山罰如谿太上無過其次補過

司馬法

好戰忘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逐奔縱綏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

賞罰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刻

欲民速覩不善之害也

國容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戍軍

古者戍軍三年不與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知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一喜也偃伯靈旗答民之勞示休也

七政

七政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詞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黃石公三畧

簞醪投諸河

將帥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兵有全勝昔良將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將禮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下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財賞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重賞死士

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隆恩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自專

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使智使勇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歎其死

良弓藏

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

卒離

人衆一合不可卒離威權一與不可卒移

六韜

王尊人安

文王曰欲使王尊人安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六守

人君有六守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

三寶

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大農

太工大商謂之三寶

失時

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慧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則人將欺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

六賊

王人者有六賊一曰臣有大作宮室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任氣遊俠傷王之化三曰臣有朋黨蔽賢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祿喜犯難傷人之勞六曰强宗侵奪傷庶人之樂

七害

又有七害無智畧權謀王者慎勿使為將有名無實慎勿與謀朴躬惡服偽人也慎勿近博聞高議奸人也慎勿寵苟得輕死貪求爵祿慎勿使技巧華飾傷農事者必禁之巫蠱左道誘惑良民者必止之

賞罰

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用賞貴信用罰貴

必

聖人將動

鷙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三戒

將有三戒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

從中御

民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

將者人之司命

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知則三軍疑將不明則三軍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職故將者人之司命

三陣

日月星辰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亦左右前後之利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

敵壘虛實

武王曰何以知敵壘虛實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觀敵變動望其壘知其虛實望其士卒知其去來

弱勝強少擊衆

武王曰以弱勝強以少擊衆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勝強者必得大國與鄰國之助

車騎

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侵冦也

李衛公問對

正兵奇兵

太宗將討高麗曰兵少地遠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曰諸葛亮七擒孟獲正兵而已自黄帝以來先正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霍邑之戰

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

八陣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謂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設八名本一也分爲八焉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設物象何止八乎

丘井之法

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閑地設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遶所謂終於八也

奇正循環

太宗曰朕慮韓擒虎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爾曾未知奇正循環之無窮也

四種

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公謀八十一篇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法八十五篇不可以才窮此三門也凡兵家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蕃長於馬漢長於弩

太宗曰蕃兵惟稱勤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

諸將軍識虛實

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今諸將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罕識虛實蓋不能致人反為敵所致也

治兵之法徧告諸將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兵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畧言其槩耳推此三義有六焉以防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

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其治兵之法宜徧告諸將

舊將凋零

太宗曰舊將先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

伍法

太宗曰數家伍法孰者為要靖曰左氏云先編為伍司馬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臣酌

其法自五人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變為七十五人諸宋兵法惟伍法為要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五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六花陣

太宗曰李勣論兵多與卿合但勣不究出處卿所製六花陣色出何術乎曰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內畫之方外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

曹公新書

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莫敢攻其短臨敵立表無乃晚乎

三覆之義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遊騎今何者比乎靖曰新書六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名號分為三類耳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也後人不解三覆之義臣熟用此法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術也太宗嘆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不籍偶臣家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謂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

推誠

李靖曰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而已

變客為主

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

鐵蒺藜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分而能合

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合而不能分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

去二十里逮來攻漢尙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者也

李勣可保任

太宗曰李勣長孫無忌兵掌國政他日何如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臣肺腑之親然外貌不長內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馬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者無忌致其然也上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類說卷之三十九　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

稽神異苑

朔王廟神女　雲雨從巫山來
東海女姑　李夫人遺蘅蕪香
沙棠木爲舟　亞枕樹
馬皮化蠶　榴環
虹化爲女子　白魚江郎
書草帶　親井生男
杜蘭香在白帝君所

蛟龍寄宿

朝野僉載

馳李　綠珠怨
仙人獻果　玄衣素袷人傳敕
趣蛇鶴鵲雀　學射未敢嚙鏃法
非錢不行　金牛御史
鶴鳴鷄樹　鳩集鳳池
九月得霜鷹　賜麻數車
八搨將軍　孟青

金剛舞夜叉歌　刺史不是守鞋人
澁體　白鱴明經
把推梳脫　白版侯
豬號烏金　雞肆
鵲尾杓　斗酒濯足
銅鶴樽　姓力貴人認為親
婁師德號衛靈公　麒麟楦
翹關負米　祝媼
縮葱侍郎　喙長三尺

狐蹲雉伏　騎豬正南還
神仙童子　不伏致仕
指鑪得詹事　三枕
魏承鳥　虎筮
銀兎符　甲子雨
耳冷不知有卿　賢聖不過五人
衣冠藪澤　支髀石
青龍卧橋上　壁龍
飛坡　歐陽迺書

百寳香爐　身代母病
蹉壓龍角　三灰
點鬼簿算博士　舞胡子
辛弘智詩　占赦
雨候　三白
麻胡恐小兒　走馬報
新粧詩　古墓銘
賜妬妻酒　御史不還車脚錢
驅驢宰相

三輔黃圖
斗城　銅雀
石父石婆祠　椽化龍鳳
氷樓　九市
金祀玉堦　壁門
玉樹青葱　鶴州鳧渚
石鯨　天地刼火
魚報明珠　槐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

類說卷之四十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稽神異苑

康王廟神女

六朝錄曰劉子卿居廬山有五彩雙蝶來遊花上其大如燕夜見二女子曰感君愛花間之物故來相詣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願伸繾綣一女曰感君今宵讓姊餘夜可知次夜姊曰昨夜之歡今留與汝自是每旬一至者數月廬山有康王廟泥塑二神女容貌如二婦人

雲雨從巫山來

征途記曰蕭總遇洛神女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

東海女姑

六朝錄曰書生蕭岳至延陵泊舟季子廟前有一女從三四侍女以秋橘擲岳因舟中命酒將晚別去岳入廟見東壁畫第二座之女細視之而笑乃所見之女也畫旁題云東海女姑

李夫人遺蘅蕪香

漢武思李夫人臥延涼殿夢夫人遺帝蘅蕪之香覺而衣冠異香三月不歇帝因制曲名遺芳夢又賦落葉哀蟬曲

沙棠木爲舟

江表記成帝於太液以沙棠木爲舟取其不沉以珍恠飾鷁首名雲舟

並枕樹

三吳記滿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馬皮化蚕

搜神記曰有人遠行其家惟有一馬一女女思其父戲謂馬曰爾若迎我父至我則嫁汝馬因拖韁至父處乘歸馬見女輙怒女如前言以告父大怒殺馬屠剝其皮女見皮蹙之曰死馬欲人爲婦其皮忽起捲女而出於大

樹間見女化蚕續絲於樹而成大繭

榴環

江表記吳王潘夫人因解唾於壺中傾之得火齊指環因掛於石榴枝起臺名環榴或曰今與蜀爭雄環榴之名不祥改爲榴環

虹化爲女子

江表錄首陽山有晩虹下飲溪水化爲女子明帝召入宮曰我仙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難其色忽有聲如雷復化爲虹而去

白魚江郎

三吳記曰餘姚百姓王素有一女姿色殊絶有少年自稱江郎求婚經年女生一物狀若絹囊母以刀割之悉是魚子乃伺江郎就寢細視所着衣衫皆鱗甲之狀乃以石磓之曉見床下一魚長六七尺素持刀斷之命家人煑食其女後適於人

書帶草

三齊記曰鄭康成山下生草如大韭一葉尺餘土人名爲康成書帶草

覘井生男

博物志曰婦人妊身三月未滿着婿衣冠平旦遶井三匝映水覘影勿反顧必生男或者生九女其妻遶井三匝呪曰女爲陰男爲陽女多災男多祥鎖井三日不汲至期果生一男

杜蘭香在白帝君所

征途記曰晉張碩與杜蘭香相別後於巴縣見一青衣云蘭香在白帝君所若聞白帝野寺鐘聲隨風而來則蘭香亦隨風而至際夜果聞鐘聲蘭香亦至焉

蛟龍寄宿

九江記曰江夏陸社兒者夜歸逢一女子求宿姿色甚憂社兒不得已同歸共寢忽聞暴風雷見一毛手拏婦人去及明鄉人云去此七八里有一蛟長百餘丈流血在地有千萬禽臨而噪之社兒自此驚悸常如痴狂

朝野僉載

驪李

後魏時定四姓李氏大姓也恐不得預乘明驪星夜入洛而事巳定人謂之驪李

綠珠怨

喬知之有婢碧玉武承嗣借教歌姬納之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閤未曾安好將歌舞使人

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相橫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旦容顏為君盡碧玉得詩飲淚投井而死承嗣於裙帶上得詩殺知之

仙人獻果

李全武后時為御史鞫獄備極慘酷其訊皆有名如仙人獻果玉女登梯一絲懸駒驢拔橛鳳凰晒翅猿猴鎖火上麦索下闌单之類

玄衣素衿人傳赦

正觀中黎景逸居空青山飼一鵲而甚愛後景逸被誣下獄有鵲於獄屋氣樓中下覗景逸喜噪似語有赦官詰其日云路逢一玄衣素衿人說三日赦至乃鵲傳也

趂蛇鸛雀

魏光乘好題品人姚元之長大行且速號趂蛇鸛雀王旭長而黑醜號烟熏木根楊仲嗣躁急號熱鏊上猢猻

學射未教嚙鏃法

昝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目而中有王靈知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殺之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知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非錢不行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貪贓不法引銓日有選人以百餘錢繫鞋帶行步有聲愔問之對言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金牛御史

武后時嚴昇期為御史巡察江南嗜牛肉所多受金號金牛御史

鶴鳴鷄樹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鶴鳴鷄樹

鳩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鳩集鳳池

九月得霜鷹

蘇味道王慶方同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曰二子孰賢荅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

賜麻數車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好貪污帝每賜諸王珍物二王獨以麻數車令為錢索

八搨將軍

滕王為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正之王怒令左右摑搨他日聿入計具訴于帝帝問聿曾被幾搨聿曰前後八搨遂令進八階聿歸嘆曰何其命薄若吉九搨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搨將軍

孟青

侯思止謂決囚大棒為孟青

金剛舞夜叉歌

隋諸葛昂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餅闊丈餘餤麄如柱瓶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昂以車行酒馬行肉碓斫膾磑蓋

蒜自唱夜叉歌以送之又責一小奴子為饌食訖呈其頭顱昂復烝一奴

刺史不是守鞋人

部仁凱部猾嘗為容州刺史家奴告以鞋敝仁凱即呼公吏鞋新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下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澁體

徐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鵷閣以

[illegible]為國戶以金谷為錢溪以玉山為瓊岳
以芻狗為丹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兔為魄
兎以赤牛為炎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

白蠟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
董萬舉九上不第號白蠟明經與鷟為對

杷推椀脫
武后時官濫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
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

白版侯
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有白版侯者
馬

猪號烏金
唐洪州有人畜猪致富號猪為烏金

雞肆
富民羅會以剔糞致富人號雞肆言跑糞有
所得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
欲勸者呼之則尾指其人

斗酒濯足
馬周初入京至灞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顧
周周市斗酒濯足衆異之

銅鶴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
滿則正不滿則欹

姓方貴人認為親戚

唐有士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為
親戚或戲之曰豐邑公何相親處曰再從伯
父戲者笑曰既是方相侄只堪嚇鬼豐邑坊
造凶器出賣之所也

婁師德號衛靈公
婁師德長大而貌異於衆又病足張元一曰
為失轍方相又曰衛靈公言衛護靈柩亦方
相也

麒麟楦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翹門負米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見湜曰某能翹門負米湜曰若壯何不求選兵部答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選

祝媪

祝欽明頭滯多疑人目為媪媪者肉塊無七

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縮葱侍郎

侯思止食餡餅必令縮葱加肉因號縮葱侍郎餡餅即饅頭也

喙長三尺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嘲之曰論事則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其子曰筆頭無力嘴頭硬

狐蹲雉伏

鄭愔狐蹲貴介雉伏衡門

騎猪正南還

武懿宗遇敵棄器械走之張元一嘲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總抛却騎猪正南還后曰何不乘馬曰騎猪夾豕也

神仙童子

唐元嘉聰敏年少號神仙童子

不伏致仕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指龜得詹事

張說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支床龜女欣然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果然

三枕

京庶人妹以豹頭枕辟邪白澤枕辟魅熊枕宜男

魏丞烏

魏令爲西帝丞養一赤嘴烏每於衆中乞錢嘴歸號魏丞烏

虎筮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筮

銀兎符

唐初爲銀兎符以兎爲瑞也及爲銅魚符以鯉魚爲瑞也武后以玄武爲姓瑞乃以銅爲

龜符

甲子雨

俚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

耳冷不知有卿

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翊日諭輔臣曰此臣躁妄欲求内相乃黜之

賢聖不過五人

殷安嘗曰百世賢聖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五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拔萃出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不遜如此

衣冠藪澤

江陵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

多於鯽魚

支冎石

辰州東有三山高數千丈古語夸父與日爭至此煑食此支冎石也

青龍臥橋上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啜欲南過至橋忽馬不進見青龍臥橋上乃去

壓龍

柴紹有力能越百尺之樓謂之壁龍

飛坡

永昌中秦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波上桑畦麥隴依然不動

歐陽通書

歐陽通自重其書以犀牙爲筆貍毛心秋毫覆之松烟爲墨末以麝

百寶香爐

安樂公主百寶香爐高三丈

身代母病

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徧身母安

蹉壓龍角

郝處俊爲侍中旣蹉有術者過其墓曰蹉壓龍角其棺必斷

三戾

中書令李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好貪濁憎人取受

點鬼簿算博士

盧照隣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隣披覽畧能記憶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謟畧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算博士如盧生之文莫能評其得失惜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

舞胡子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者胡子則捧盞揖之

辛弘智詩

云君爲渉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得照始分明常定宗改始爲轉遂爭此詩博士羅道宗判云始還弘知轉還定宗

占赦

鵲夜傳枝月暈逢蠶皆主有赦蟻聚爲市必

雨

雨候 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逐俗謂黑豬渡河雨候也

三白 正月三白田公笑啞啞

麻胡恐小兒 後趙石勒將麻秋性虓險太原胡人也有兒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絕至今以為故事

走馬報 張易之兄弟競為豪侈後被誅百姓爭割其肉時謂走馬報

新粧詩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為新粧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粧以臨池出人𪻺下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古墓銘 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河決水逝城破一古墓得銘曰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頓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造棺槨改瘞之

賜妬妻酒 兵部尚書任瓌太宗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柳氏妬爛二女髮禿盡上令賫胡餅酒賜云飲之立死爾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即飲之柳氏拜勑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遂至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覆被睡醒

了無他故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其二女令別宅安置

御史不還車腳錢 御史李審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勝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腳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腳錢母怒送牘米及腳錢以責審諸御史皆有慚色

驅驢宰相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驅入

臺門終日追逐時號驅驢宰相

三輔皇圖

斗城

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

銅雀

長安城西雙闕上有銅雀一鳴則五穀熟

石父石婆祠

昆明池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立於池中東西今有石父石婆祠在

椽化龍鳳

通天臺元鳳門自毀椽桷化為龍鳳飛去

冰樓

建章宮北積冰為樓

九市

長安有九市

金戺玉階

明光殿金玉珠璣為簾箔金戺玉階晝夜光明在桂宮中

壁門

未央宮正門曰壁門有臺殿三十二

玉樹青葱

甘泉宮有槐根榦盤錯時謂玉樹青葱

鶴洲鳧渚

河間王日華宮兎園中有鶴洲鳧渚

石鯨

昆明池刻石為鯨長三丈當雨則吼動

天地刼火

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有方士言此天地刼火之餘

魚報明珠

昆明池有人釣魚綸絕而去武帝夢魚求去其鉤三日見大魚銜索即取鉤放之後於水濱得明珠一雙乃魚所報也

槐市

太學列槐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各持鄉郡所

出物賣之號曰槐市

類說卷之四十 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一

南部新書

槐花黃舉人忙　長名榜

一品墳　三絕

生十六男　榜花

中書令着緋　清夜游西園圖

玉葉冠　甘子結實

羅浮先生　封四海為王

鑄張說橫財　異人言遷改

李相笏　文章

書過其父　虎入私廟

脚跂蹬　貶太尉制詞

工部令史冷熱相激

貢士　果頭三屈律

劉氏寄詩　翠微寺僧

記三生事　為誰零落為誰開

恨不得偷史　公主輒折七筯

柳公權罰奉　顧渚貢焙

嗜蟠蟲爪甲　大郎罷相
念珠尸曹　除德裕人情怕否
大霧三日　江融屍起坐
天荒解　韻英
菩薩蠻
坐主門生沆瀣氣　禮闈題詩
蜈蚣肉　畫胡頭
賦催粧詩　蒺藜棒
權臣所居坊　後行祠屯

法蘭言吉凶　傳座
湖接兩頭蘇聯二　服附子琉黃
龐居士入滅　鴨音
坊州貢杜若　李適之入仕
九成宮使　見蝦蟆入相
夢中得句　布袋盛米放倒卸慢
好食羊頭　乞你頭銜
紫陽花　鵝挽鈴
天下諸胡盡帶令　不嘗私廟

五羊城　藕氏合卺
念金剛經
雷公墨　爆直
問坐死立死者誰　官銜
人肉治癩疾　改尚書
平生有三不稱意　為妾造寺
鄭覃入相

雲溪友議

題西施石　薛媛詩

剪水作花　慎氏詩
盛小叢　娼肆題詩
雍女剃為尼　拋要令
贈肥錄事詩　贈胡子女
送温庭筠　且闘尊前見在身
胡釘鉸　郭氏蒼頭
彈琴不俊　虞舜辟陽侯
湘靈鼓瑟詩　不識草阜是貴人
葉上題詩　題紅葉

餠褁屍肉　膾殘魚
判僧飮酒　斷賭錢僧
王梵志詩　詠螃蟹
聞意詩　夢烏衣人
玉簫指環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一

類說卷之四十一

宋温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　叅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南部新書

槐花黃舉子忙

長安舉人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浄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長名榜

吏部故事放長名榜舊語曰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長名以後侍郎屬選人

一品墳

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惟郭子儀薨持加十尺

三絕

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生十六男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焚蕩俱盡妻茅氏連
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乞於市
榜花
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人姓氏稀僻者
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中書令着緋
張嘉貞開元中書令着緋傳遊藝武后時居
相位着綠
清夜遊西園圖

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云圖上若干人
〻俱食天祿正觀中褚河南裝背
玉葉冠
玉真公主玉葉冠人莫計其價
柑子結實
天寶中内種柑子結實凡一百五十顆
羅浮先生
軒轅集號羅浮先生年數百歲立於床上垂
髮至地

封四海為王
天寶十載始封四海為王
鑄張說横財
盧懐慎暴卒而蘇曰冥司三十爐日夕為張
說鼓鑄横財我無一馬
異人言遷改
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為言之惟投南
荒未嘗先覺
李相笏

李參軍善相笏休咎呼為李相笏又有龍復
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
祿年壽
文章
李翰言文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書過其父
李合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一闔此語終
身不書
虎入私廟

大曆八年虎入元載私廟

脚踜蹬

先天中王仙客為侍御史忽除膳部員外殊有悵悵敫忠曰有意嫌兵部尊心望考功誰知脚踜蹬却落省牆東膳部在省東北隅也

貶李太尉制詞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兩制皆為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

九尾鼻不正而身不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工部令史冷熱相激

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有爲抵之戲假作吏部令史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倒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

貢土水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貢水

巢頭三屈律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頭醜掠髮不盡疑三屈律之言為譏也遂及禍

劉氏寄詩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不年年被放回如今妾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

夜醉眠何處樓

翠微寺僧

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曰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君宜遺以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叟復相曰貴則過公不得其終幼字曰衲僧又云緇郎

記三生事

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馬常患渴望

驛而嘶傷其跡則迎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硤
磵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

爲誰咲落爲誰開

嚴惲字子重善爲詩與杜牧友善有詩云春
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
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恨不得修史

于志寧爲僕射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爲學
士恨不得修史

公主輒折匕筯

大中中于琮選尚永福公主忽中寢上曰朕
此女因與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情性如此恐
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尚廣德公主

柳公權罰俸

大中十一年賀正盧鈞以太子少師率百僚
年八十餘辭容明暢衆朝稱服明年柳公權
以少師率班亦八十矣氣力綿憊誤尊號一
字罰俸一季人多恥之

顧渚貢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
萬八千四百八斤

嗜蟠虫爪甲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此亦瘡
痂之類

大郎罷相

韋承慶出相除禮部尚書嗣立入拜鑾臺平
章事時語曰大郎罷相小郎拜相

念珠戶曹

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謂之念珠戶曹

除德裕人情怕否

李太尉大和七年自西川入相上問王涯
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其中小
人亦有怕者再言曰須怕他涯時爲鹽鐵使

大霧三日

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內疑
其寃詔許收瘞

江融屍起坐

江融爲左史被羅織受誅其屍起而復坐者三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敗

天荒關

忻州刺史號天荒關蓋歷任多死

韻英

天寶時翰林學士陳友元延堅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

菩薩蠻

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號菩薩蠻因制此曲

坐主門生沆瀣一氣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坐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談者稱坐主門生沆瀣一氣

禮闈題詩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盟及榜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戲之

蜈蚣肉

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割其一爪得肉一百二十斤

畫胡頭

滋水驛在長安驛之東睿皇在藩日經北廳廳西壁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不聞香

賦催粧詩

陳嶠字景山孑然無依數舉不遂暮年獲一名遠鄉已耳順賢鄉里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巹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成有生美之誚嶠自成一章云彭祖尚闕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嶠嘗有閑居詩曰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安老去何

蒺藜棒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　叛造蒺藜棒一千具

權臣所居坊

近俗於權臣以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靖安李宗閔驛坊韋澳樂和李景讓也

後行祠屯

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傳中行都門中行刑戶不傳前行駕庫

法蘭言吉凶

開元初鹿苑寺僧法蘭者多言微旨有歙縣令劉昌源詣之蘭曰長官留下腰帶麻鞋看未幾劉丁內艱

傳座

長安風俗元日以次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督郵譚銖為醝院官鍾輻為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相接時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服附子硫黃

韓藩端公自宣州退居鍾山因服附子硫黃過數九竅百毛皆出血惟存皮骨小歛莫及但以血絹舉骨就棺而已

龐居士入滅

襄陽龐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問疾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死

鴞音

天寶末韋斌謫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屢聞鴞音韋流涕泌曰此聲人以為好音聽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鴞音者浮以太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芳洲貢杜若

正觀中尚藥奏求杜若勑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

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
太宗聞之謫授雍州司法

李適之入仕

不歷丞簿便爲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兆尹不歷御史中丞便爲大夫不歷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然不得其死

九成宮使

天寶七載以給事中楊釗充九成宮使宮使之名自此始

見蝦蟆入相

李揆爲禮部侍郎堂前見一蝦蟆高數尺以盆覆之明日啓之亡矣後數日入相

夢中得句

鄭顥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續成長韻此一聯杜詩也

布袋盛米放倒卽慢

杜邠公飲食洪博既飽卽寢人有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卽慢

好食羊頭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有怪在馬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以爾好食羊頭故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已吾將殺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乞你頭銜

房光庭嘗送葬出定鼎門際晩且飢會鬻蒸餅與同行數人入之素不持錢鬻者逼之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時賞其

放逸

紫陽花

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招賢寺僧植桂香紫可愛郡守白公名曰紫陽花

鵶挽鈴

溫璋爲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鵶也曰爾必有探其雛者來訴耳命吏隨之果得探雛者

天下諸胡盡帶令
令胡綯姓氏少族人有至者不吝由是遠近皆趍至有姪胡買令者温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令
不營私廟
正觀中王珪通籍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
五羊城

吳脩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
蓺氏合葬
魏知古年七十卒妻蓺氏不哭殯訖舉聲一慟同日合壟
念金剛經
白人哲龍朔中爲珠陽尉差運米遼東入海遇風四望昏黑人哲急念金剛經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
雷公墨
雷州之西有雷公廟百姓每年配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每大雷後人多於野中拾得黳石號雷公墨扣之鏘然光瑩如漆又於霹靂處收得如楔如斧謂之霹靂楔與兒帶　辟驚邪與孕婦人磨服催生皆驗
爆直

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五日謂之伏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直宿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衆官皆出此人獨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曰伏豹韓琬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封演以爲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雨霧禽獸皆出惟豹深藏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遇雨霧

而深藏豹直益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有
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節之燥
問坐死立死者誰
志閑和尚乾寧二年忽問侍者曰坐化誰曰
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官銜之名
當是選補既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
官品名書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
不斷故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

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以進後馬續來相
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人肉治羸疾
開元間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
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
改尚書
天寶四年改尚書無頗作陂
平生有三不稱意
林甫公位極人臣嘗言人生不稱意有三其

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
移鎮廣陵舟次瞿唐為駭浪所驚左右呼不
至渴甚自潑茶吃也
為妾造寺
王縉為相為妾造感應寺宏麗無比為識者
所嗤
鄭覃入相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
雲溪友議

題西施石
王軒泊舟苧蘿山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
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俄一
女郎振瓊璫扶石笋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
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
堅不得既為鴛鴦之會仍為恨別之詞後有
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於浣溪長吟寂無
所遇朱澤嘲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
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薛媛詩

南楚材者客陳頴頴守欲以女妻之楚材家有妻重違守意輒諾之其妻薛媛對鏡自圖其形仍寄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顔索莫漸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剪木作花

陸暢雲詩云天人寧底巧剪木作花飛

慎氏詩

嚴灌夫娶慎氏十餘年無子乃拾其過而出之慎氏為詩以訣曰當時心事已相関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灌夫覽詩悽感遂為夫婦如初

盛小叢

李訥尚書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鴈門上鴈初飛愛其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叢也曰女歌何善也曰是梨園供奉南不嫌之甥所唱不嫌授之也時崔元範御史赴闕訥餞於鏡湖命小叢歌在坐各為一絶訥曰綉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歛翠蛾曾向教坊聽國樂為君重唱盛叢歌

娼肆題詩

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錯嘲曰雖得蘓子面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布袍披襖火燒氊帋被塗篌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紇踏紇蹋出門前又嘲李端端曰黃昏不語

不知行鼻似烟窓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道旁見二子再拜曰端端低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曰覓得黃騮鞴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雍女剃髮為尼

崔涯妻雍氏揚州總校之女雍族以崔有詩

名資贍甚厚略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
雍仗劍呼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惟習弓馬
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不情乃爾小
女不可別醮便令出家立令剃髮爲尼涯悲
泣悔過慟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
嗚咽不堪聞嫦娥一入月宮去巫峽千秋空
白雲

拋耍令

杜悰出澧陽李宣古者數陪遊宴侮慢既深

悰不能忍使矦於泥中辱之長林公主曰待
士如此那得平原之譽乎遣人扶起更以新
衣宣古爲詩曰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
萬朶桃盛葉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
能歌婉女頰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奈夜
深拋耍令舞來挼去使人勞時席間崔雲娘
者形貌瘦瘠宣古贈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
自奇瘦拳拋令急長觜出歌遲只怕肩侵鬢
惟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贈肥錄事詩

杜牧經陝圻有錄事女肥且巨牧贈詩曰盤
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
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官寺裏逢行迹
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
書報洛神

贈胡子女

陸岩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曰眼睛深却
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

送溫庭筠

紀唐夫送溫庭筠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
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
却累身且飲醇醪消積恨莫言黃綬拂行塵
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且鬬樽前見在身

牛僧孺贈汝州劉中丞詩曰休論世上升沉
事且鬬樽前見在身禹錫和曰指有當時舊
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曰三日之事何

敢當爲蓋以宰相三日後王印可以升百司也

胡釘鉸

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釘鉸之藝號胡釘鉸有美酒茶果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劃其腹以一卷書置于心腑及覺乃能詩嘗贈韓少府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争入蘆花深處藏

郭氏蒼頭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每遣鞭箠一旦忽題詩曰青鳥衔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遂稍容之

弾琴不俊

明皇特張野狐觱篥雷海青琵琶李龜年唱歌公孫大娘舞劍上自擊鼓不好弾琴言其不俊也又寧王弾琵琶皆至精妙上幸岷山百官竄辱惟龜年奔江潭病卒復蘊曰遇二妃令教二女蘭若唱被楔畢放還且言長安有中興之主也

虞舜辟陽侯

李群玉校書歸湘中題二妃廟詩見二女郎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俄而影滅段成式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群玉後二年而卒段爲詩哭曰曾話黄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子累誰哭到泉臺

湘靈鼓瑟詩

錢起湘靈鼓瑟詩曰善撫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不識皐高是貴人

張延賞選壻皐皐性高不拘小節公侮之不禮皐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州爲延賞代皐易姓名爲韓翱去城三十里人報曰替相

公者韋皐非韓翃也苗夫人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已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明日入州方知不悞公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平日婢僕無禮者皐悉殺而投於蜀江後郭圓作詩曰宣父辭人俊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葉上題詩

明皇時掖庭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

秋扇新恩寄草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和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題紅葉

盧渥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絕句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後宣宗省宮人渥獲一人乃昔年題紅葉者

餅裹屍肉

典化有蘭若上座僧一旦作大餅招徒衆入屍陀林以餅裹屍肉而食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猪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

鱠殘魚

寶志大師對梁武帝食鱠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必爾志公乃吐出小魚皆具鱗尾今秣陵有鱠殘魚

判僧飲酒

陸長源爲郎中判僧常滿知真等於娼家飲京

宰等事云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梵僧之衣終朝食肉若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爭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

斷賭錢僧

浙西韓滉相公斷僧雲晏等賭錢喧爭云正法何曾執具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尊罍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王梵志詩

王梵志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名梵志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將來爲已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庄田

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彫梁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客中客造作庄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饞行出家兒心中未平實貧齋行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煮䭔愛君波羅蜜飽食不知慚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大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願此之大大因所願只如此眞成上上人又曰本是屎尿袋强將脂粉塗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寃家又曰衆生頑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惟欺謾口中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咲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席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背面被生嗔吃他他吃汝輪環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眞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裹大樹小皮裹小樹生兒不用

多一事一個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處哭我我不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來頭知身在何處

咏螃蠏

皮日休咏螃蠏呈浙西從事詩曰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横行又題金錢花云陰陽無炭地無爐鑄出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顔色

不知還解濟貧無

閨意詩

朱慶餘作閨意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張籍酬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夢烏衣人

李筌註陰符經至會歡之制五氣經年不解夢烏衣人教之遂通其義

玉簫指環

韋皐遊江夏與姜荊寶青衣玉簫有情臨别約七年再會因留玉指環逾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殞後鎮蜀相山人有少公之術乃見玉簫曰後三年再為侍妾後東川虛八坐送一歌姬眞玉簫也而中指有玉隱出不異玉環

類說卷之四十一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二

酉陽雜俎

賜侍臣　蝸迹成天子

女媧墳　胎髮筆

右足鶴經　辟惡散卻邪丸

婚禮　秦漢以來稱呼

吳剛伐樹　月中影

太史奏不見北斗　金背蝦蟆

月七寶合成　延賓宮主

守庚申　老君

龍宮仙方　三世人血塗鶴瘡

上清戊申錄　腦骨厚一寸八分

八人為火字　瓊樓金闕

紙月　木鑽穿盤石

挽鏡寒鴉集　白舍人行詩圖

餛飩

櫻桃饆饠　天漿
五月上屋　辱金
飲酒面青赤　勇怒
山澤等氣　鳴天鼓
北向理髮　衿灰傳研
人髮掛果樹　小兒夜啼
相人影　天藏地藏
西京雜記　屠馬避火
寧王讀樂譜　賊僧刼莫氏錢櫃中

墓中對棋　妬婦津
長髮國
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
夜叉竊人女　舞袖亡腰
狐戴髑髏　疥后
芝草吉凶　鴝鵒
象膽　虎鬚治齒痛
狼狽　論猫
鼠齧　蛤蜊

樟木舡　柿七絕
薝蔔花　牡丹
茄子　蓴龜
燕伏戊巳　實苗
鵲止兩子　蝦姑
虎威　明駝
水果　曹翬辨喪
食草木　虱卜
齒為妨物　竹平安

移滌取槐葉　蟹芒
葡萄似生荔枝　橘柚衾衣素裏
玉清本　膊瘡如人面
上帝二樂神　忽雷駁
此爭先法爾　疥壁
太陰煉形人　肉杌
太白入月　虎珀
奇寒　築糠三板
木飲州　蝗蟲

竈馬　君王鹽
橄欖　閑中好詞
鮓表　駝峰肉
婆羅木　勝風
瓦菘　竹林圖
韓幹通神馬　鳥獸長短
梟鏡　罘罳
物染　青爐
栽植經　留須表丈夫
雍公養生法　徵姓
主夜神呪　滕王蝶圖
熊鼠膽　封五岳
胡孫無脾　呪骰子
平泉花木　柳渾詠牡丹
患瘡　殺蛇
三足烏　挽歌
提鏁縳入水　露筋
漢鷰

類說卷之四十二

宋温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酉陽雜俎

賜侍臣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帶之免蠆毒寒食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立春賜綵花樹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臘脂盛以碧鏤牙筩

蝎迹成天子

睿宗爲冀王日壁間蝎迹成天子字後即位雕玉鑄金爲蝎形置道釋像前

女媧墳

肅宗至靈武黃昏有婦人携鯉手臂皆鱗甲詣軍門曰皇帝安在衆叱之卽不見後虢州奏女媧墳夜聞風雨聲曉見其墳湧出雙柳樹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胎髮筆

南朝有姥善作筆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

名鉄頭能堅管如鉄

右足寫經

大曆中東都天洋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

辟惡散却邪丸

梁武每歲旦賜群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邪丸三種

婚禮

近世婚禮當迎婦以粟塡臼以席覆井以枲

塞窗婦上車婿騎而遶之匝婦入門先拜竈成禮之明日行泰世俗相傳莫究其義惟納綵九物義乃可見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爲其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秦漢以來稱呼

秦漢以來皇帝言陛下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言閤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稱言足下

吳剛伐樹

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責令伐樹

月中影

釋氏書言須彌山南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太史奏不見北斗

僧一行長於數所善王姥其子以殺人繫獄

來救於一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當有赦矣翌日遣其徒授以布囊戒令從某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來勿脫也其徒如言而往果有七豕入園盡獲之一行寘大甕中密覆封以六一泥朱書梵字詰朝明皇急詔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此何祥也一行奏曰此古所無惟後魏時失熒惑亦其比也惟施惠可以應之釋氏云嗔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莫若大赦天下

上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現凡七日而
復
金背蝦蟇
長慶中有人中秋夜見月光獨於林中如疋
布視之一金背蝦蟇是月中者
月七寶合成
大和中有二人遊嵩山迷路聞叢中鼾睡聲
見一布衣枕一袱物二人問之答曰君知月
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

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袱
布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分食二人曰此雖
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言已不見
延賓宮主
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孔子爲元宮仙
莊周爲太極真仙韋編郎
守庚申
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庚申日伏尸言人
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
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
伐人胃命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
車馬一居人腹令人好飲食恚怒一居人足
令人好色喜殺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
三尸伏
老君
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入口而孕凝神
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誕子鬱　山之阿又曰
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時白頭

又曰日精入口而孕七十二年而生陳國渦
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
尺
龍宮仙方
孫思邈隱終南山與宣律師相接時大旱西
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七日縮水數尺
有老人夜詣宣律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
胡僧利吾腦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宣律
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至思邈

室孫曰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爾傳予當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俄捧方而至孫曰汝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漲溢胡僧羞恚而死孫著千金方三十卷毎卷入一方人不得曉明皇幸蜀夢思邈乞雄黃乃命中使賫十觔送峨嵋頂上中使上山見老人幅巾被褐二青衣童夾侍曰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須臾白氣漫起倏忽不見

三世人血塗鶴瘡

裴沆從百將往鄭州道左有人呻吟乃一病鶴翅關上瘡壞無毛忽有老人曰郎君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即飛矣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惟洛陽胡盧生三世人矣裴乃訪胡盧生生授針刺臂復至鶴處老人令盡塗之復邀裴至一庄裴渴甚求茗老人指土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力舉飲之味如杏酪且云君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爲戒裴壽至九十七

上清戊申錄

明經趙光貞元中夢朱衣平幘者引至冥司見妹夫賈奕與己爭殺牛事相與辨對奕固執之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宛見奕鼓刀趙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者引出曰能遊上清乎共登一山南院中有絳冠人與朱衣人坐廳事命光過戊申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

生辰以繫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字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攷校善惡增損其算也

腦骨厚一寸八分

王皎善術數天寶中夜指星曰日時將亂矣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爲人所奏上令毅之刑者破其腦腦骨厚一寸八分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見達奚侍郎方知異人也

八人乃火字
翟乾祐天師嘗預言事一日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當有八人過可善待之是夕遺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乃火字

瓊樓金闕
翟天師嘗於江上望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之忽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項刻間不復見

紙月
長慶初楊隱之訪唐居士留宿唐呼其女曰可將下弦月子來其女以片紙作月形貼之壁間曰今夕有客願賜光明須臾滿室明朗

木鑽穿盤石
傳先生在山修行遇異人授之木鑽使穿一石石厚五寸許云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九年石乃穿下得神丹服之果仙去

覻鏡寒鴉集
韋表微堂兄少微好扎青其季父令解衣覻之胸上刺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其側牽之叔問其故少微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覻鏡寒鴉集

白舍人行詩圖
荊州街子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詩不是此人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黄夾纈林寒有葉則一樹上掛纈凡刻三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

餫飩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餫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

櫻桃饆饠
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

天漿
石榴甜者謂之天漿

五月上屋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厚金
曾經在丘塚及爲鉶溲器陶隱居謂之厚金
不可合煉
飲酒面青赤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勇怒
豚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
赤
山澤等氣
淮南子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木
氣多傴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寒
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尫衍氣多仁陵氣
多貪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虛監
鼻神曰冲龍玉舌神曰始梁
鳴天鼓
學道須鳴天鼓以召衆神左相叩爲天鐘右
相叩爲天磬中央上下相叩鳴天鼓
北向理髮

凡人不可向北理髮脫衣及唾大小便
衿灰傳酐
孝子衿灰傳酐
人髮掛果樹
生人髮掛果樹烏不敢食其實瓜两鼻兩蔕
食之殺人
小兒夜啼
井口邊草主小兒夜啼着母臥下勿令知之
相人影
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
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
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近
有善炙人影治病者
天藏地藏
佛書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謫視之
覘采爍木若放光
西京雜記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

竘語恐不足用

屠馬避火

徐敬業年十餘歲善騎射英公毎嘆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公嘗獵命敬業入林趕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見火逼屠所乘馬腹隂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寧王讀樂譜

玄宗嘗伺察諸王寧王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

樂耳

賊僧扨莫氏鎖櫃中

寧王獵于鄠縣界林中一櫃扃鐍甚固發之乃少女也女云姓莫氏庄居昨夜遇賊火光中識二僧扨某至此冶態橫生王悅之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乃置櫃中如舊鎖之上方求極色表上莫氏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有二僧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一僧已死骸骨狼藉上大嘆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

墓中對棊

有盜發蜀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棊盜驚惧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一盃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

妬婦津

臨濟有妬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明光性妬忌伯玉嘗讀洛神賦曰取婦如此

吾無憾焉明光其夜自沉而死託夢伯玉曰吾今得為神也伯玉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者皆壞衣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神亦不妬醜婦蔣之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津旁好醜自彰

長鬚國

太和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號長鬚國拜士人為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

十根其王月滿夜大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
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
遣總未　必如總首王笑曰駙馬竟未能忘
情於小女頤頦間乎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
女忽泣曰吾國有難非駙馬不能救乃具舟
令兩使隨士人曰煩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
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登舟瞬息
至岸岸沙皆七寶龍官狀如佛寺龍王詢其
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白

曰境內並無此國王叱令細尋勘供報曰此
島蝦合供大王此日食料王曰客固爲蝦所
魅耳乃令收蝦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
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

郭令公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瞚目燈下公了
不懼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
之警句也後數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
斗所題句在焉

野叉竊村人女

汝州村人夜失其女在古塔中見美丈夫曰
我天人合得汝爲妻日兩返下取食經年女
竊窺之見其騰如飛火髮藍膚耳如驢至地
乃復人矣其物返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叉與
爾有緣終不害爾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曰
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盛狎之者何也笑
曰世有食牛肉者予得而欺之經年泣曰與
汝緣盡可去矣俄頃已至其家

舞袖弓腰

元和初有士人醉卧見屏上婦人於床前踏
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
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問曰
如何是弓腰歌者乃首髻及地腰勢如弓士
人叱之上屏

狐戴髑髏

舊說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
髏拜北斗則化爲人

蟬化齊后

鳥生杜宇椰子爲越王頭壺蘆爲杜預項

芝草吉凶

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喜色如女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蚕耗

鴝鵒

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事

象膽

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秋在後左冬在後右如龜無定體也

虎鬚治齒痛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虎鬚有熱插齒間即愈即拔數莖與之

狼狽

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論貓

目精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線鼻端常冷惟夏至日暖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貓一名蒙貴一名烏莫有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者吉祥

鼠齧

上服有喜凡齧欲得其蓋無蓋凶

蛤蜊

鉄風雨能以殼爲翅飛

樟木舡

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舡舡有與蛟龍鬭者

柿七絕

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虫五霜葉可愛六佳賓七落葉肥大可用以書

薝蔔花

諸花五出梔子六出即西域薝蔔花也

牡丹

前史無說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

丹開元末裴士淹奉使至汾州衆香寺得白
牡丹一柯植於私第當時名公有詩云長安
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盤承
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元和初猶少今與戎
葵角多少矣

茄子

一名落蘇又名崑崙紫瓜沈約行園詩云紫
茄紛爛熳緑芋鬱參差領南多茄有宿根成
樹花時取葉布路人踐之則實多名嫁茄子

蕁菹

李衛公言蕁根羮之絶美江東謂之蕁菹

燕伏戊巳

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巳虎畜衝破乾鵲知來
猩猩知往

寶苗

山上有葱下必有銀有蒜必有金有薑下必
有銅錫山上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物止兩子

世傳鵲止兩子若三子則為一鴟

蝦姑

狀如蜈蚣食蝦

虎威

虎脇兩旁皮下及毛下有骨名虎威宜佩以
臨民

明駝

世傳明駝千里脚謂駝卧屈足腹不著地而
漏明最能遠行

水栗

武陵記兩角曰菱四角曰芰茨通謂水栗

賣驢辦喪

開元中長安民喪父騎驢入市欲易之以辦
喪驢忽作人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
已足惟欠錢四千五百文可於某處某家易
之如其言而往果如其數後數日往問之驢
已死矣

食草木

者多力而悍食肉者多勇而悍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也

虱卜

嶺南人有病以虱卜之向身爲吉背身爲凶

齒爲妨物

元退處士年踰七十口食無齒咀嚼愈壯常曰今方知齒爲妨物

竹平安

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柯纔長數尺公令其寺維陀每日報竹平安

移牒取槐葉

西夏無槐惟夏州有一株他州或要其葉則移牒取之

蟹芒

八月蟹腹有真稻芒長一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也

葡萄似生荔支

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葡萄殊美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方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不言似生荔枝

橘柚金衣素裏

陳昭曰葡萄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尉瑾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王清本

有人伐枯木見大黑虵蟠其下舉首曰我王清本也其人畏而捨之後王清者往伐得錢盈甕因此致富

髆瘡如人面

有人髆上生瘡如人面口鼻皆具以酒飲之則面赤以食與之則髆脹因歷以諸藥試之至貝母則面聚口閉而不納因決口灌之數日成痂而愈

上帝二樂人

王布有女甚美鼻兩孔各有息肉甚大百治不瘥有一梵僧來以少藥吹鼻中須臾摘去纔一少年造門曰適有胡僧來否布具言其事少年嘆曰上帝失二樂神我奉命來取今遂爲此人所先當獲重譴矣

忽雷駁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每月夜鼓二領寬溪澗當前一躍而過

此争先法耳

一行師本不能棊因覲王積薪一局遂與之敵手曰此争先法留若念貪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畫爲國手矣

疥壁

大曆中覽玄暉師住荊州陟屺寺張璪常於壁間畫古松符載爲贊衛象爲賦名士謂之三絶師見曰何爲疥吾壁命加堊焉

太陰鍊形人

有人掘地遇一石函發之有人偃卧白髮被體容色如玉須臾振髮而起即失所在方士云太陰鍊形人日將滿自出

肉机

明皇時有黃甒兒頗機慧帝常凭之以行謂之肉机

太白入月

李白聞安祿山反作胡無人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死日果見太白蝕月

琥珀

楓脂入地化爲琥珀千歲積木結爲玻璃鬼血化爲瑪瑙

奇寒

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劼劼曰今歲奇寒江淮亦氷

槃糠三板

新羅人泛海漂墮鬼國鬼執之曰汝能與我槃糠三板乎汝欲鼻長一丈乎其人請槃糠久不成乃爲鬼拔其鼻如象

木飲州
朱崖境內有一島居民甚衆無井海水特鹹取草木汁飲之號木飲州

蝗蟲
世傳蝗食苗吏吏貪殘所召身黑頭赤者武官蝗頭黑身赤者文官蝗

竈馬
狀如促織穴於竈側俗謂竈有馬者必足食

君王鹽
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君王鹽

橄欖
獨根枝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閑中好詞
成武與數文人作閑中好詞云閑中好盡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寺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窓前月看移三面陰

鮓表
梁王琳作鮓表云伏覩除書以臣爲秘左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

駝峯肉
將軍曲良翰作駝峯肉甚美

婆羅木
西國獻婆羅木狀云隣月中之丹桂對上天之白榆

勝風
明皇令哥舒翰西征常得勝風

瓦松
瓦松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衣

竹林圖
甯采畫竹林圖甚工有郴成秀才曰某欲薄技入彼畫中令精采殊勝如何乃騰身赴圖摸索不獲食頃出指阮籍像曰工止此矣衆顧之覺像獨異

韓幹馬通神
有神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馬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幹幹曰是真吾所設色者至今

視所畫脚有一點黑鈌知是畫通神矣馬瞀所獲錢乃成泥也

烏獸長短

崔豹云鵲巢避風乃鳥之一長狐疑猶豫亦獸之一短

梟鏡

今言梟鏡者往往謂壁間蛛爲獍見其形規而匾伏子必爲子所食也西漢春祠黄帝用一梟破獍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破獍食父如貙虎眼黄帝欲絶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傳玄賦云梟祠破獍蓋用一梟

罘罳

士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誤矣記曰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廣雅云復罳謂之屏劉熙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漢文帝東闕罘罳災在外諸侯之象後果七年舉兵王莽性好時日小敗遣使壞渭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凡見縉紳數十人皆謬言梟獍罘罳事

笏綵

綵職儀八坐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綴頭如筆通志曰僕射尚書手板以紫衣裹之名曰笏綵中世以來惟人主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陳希烈不便挩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丞云便爲將來故事

青廬

士大夫家婚禮露帳謂之入帳新婦乘鞍北朝餘風也北方婚禮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以竹枝打壻爲戲有至大委頓者

栽植經

三卷云木有病醋心者

留鬚表丈夫

衡州石室山有僧不剃髮髮垂拂履盇幕留
髮表丈夫也

雍公養生法

雍公云卧欲縮足不欲左脇寢每夕濯足已
四十餘年今年六十九未嘗有病

徵姓

凡舉事當忌亥日以火絕在亥徵家絕氣日
也亦忌戌徵家之墓日

王夜神呪

王夜神呪持之夜行及寢可却恐怖惡夢呪
曰婆珊婆眼底

滕王蝶圖

滕王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
來菜花子

熊鼠膽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鼠
膽在頭活取則有

封五岳

人清晨欲封五岳七遍謂屈食指等四指運
頭指掠之名封五岳

猢猻無脾

猢猻無脾以頋行食

呪骰子

宋居士說擲骰子法呪云伊帝彌帝彌揭羅
帝念滿十萬遍彩隨呼而成

平泉花木

衛公平泉庄有黄辛夷紫丁香又有同心蔕

木芙蓉

梛渾咏牡丹

貞元中牡丹已多梛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
何數十千錢買一枸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
戎葵校幾多

患瘡

踐壊竈土令人患瘡踏鷄子殼令人得白癜
風

殺蛇

巳年不宜殺蛇

三足烏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僞后咲曰但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眞僞乎

挽歌

起於田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爲歌以寄哀新禮云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左傳云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

提翻綽入水

玄宗常令左右提黃翻入池水中復出曰向見屈原咲臣爾遭逢聖明何亦至此

露筋

江淮間有露筋驛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姑嘬血露筋而死北道記云郡伯球三十六里至鹿筋驛此處足白鳥有鹿一夕爲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漢燕

世說聲泥爲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燕本草江云紫胸輕小者是越燕斑黑聲大者是胡燕其作窠善長

類說卷之四十二　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三

北夢瑣言

鄭貢進士李某　步打進士
楸玉局冷暖子　油客對供
不覽白氏文章　上表訴冤
南華非僻書　鼻中龍虎氣文
詩許洞庭　田家詩
飯後鍾　金蓮花盆濯足
李帝師選壻　叉手而對

禿丁　此豚端正
雛兎何處斷　錦半臂
足穀翁　命代英雄入中祥瑞
不肖子三變　無字碑
本分官　既受官爵何不食肉
嗜好　八行疊紙
天荒解　北韓南郛
弄筠唱浣溪沙
柳家細婢事賣絹牙郎
温飛卿謫官　東山尼失忠
白鳳凰　水月觀音
讀書萬卷飲酒百杯
拆襪線　好驢馬不入行
天性不飲　朱相即是非相
涓纏朱中　孫氏詩
秦婦吟秀才　曲子相公
百詩如一首　李程賦且在
一片宮商　得力於猫兒狗子

灞橋風雪　題秦皇詩
內侍始用欄笏　交龍龜賦
李義山重陽留題　天静星辰可摘
歷帝紀　崇文官詩
題風箏　洞庭三冬無髭鬚
買鼎佛　麄鄙句
自落便宜詩　駐馬上山河
淡菜非雅物　金鑠玉鉤
出家者剃度　作呪雞翁

侯詠首過　閬父苦吟再生為學
用破一生心　陰兵復侁
白蓮花王壞　風流帶婚
用禮庫　不愛紫衣僧
僧比蜀茶　不置油衣
內遍但請光訪　買鞋
登華山　阿灰作浣溪沙詞
落第詩　醮詩
天帝召滑能着棋　好食竹雞

喫鱠眼花　婢僕詩
道士行法事不虔　征遼碑
夢膽飛指　木星入南斗
玉界尺　坐主辱門生
病鶴詩　五能鬚
魘鬼　採竊
睡龍　射鹿
六甲行廚　五朵纓梯
這邊走那邊走　安天龍

鹿茸　紫稍花
點點師　煎餅招鬼
火燒瘡　衣冠土梟
一步一計　蒿餅子
白牡丹老嫗　誦天蓬
偷鹽賊　蜀主詩詞
四避一抄夏供　替代
識字亂情　龍巢鰍
乞食歌娼院　閒氣布衣

偷江東集　僧綠詩
鼓琴吹笛　檢譜角觝
醉鄉無戶稅
幽閑鼓吹
公主不視疾　宣宗問於勑史如何
立儲宮　長日惟消一局棋
遠郡謝表　張長史筆迹
米價方貴居亦不易
崢嶸甚　雁門太守行

訪李賀遺文　作假天子
寄杜黃裳錢并氊車
未坐條綠少年全別
實告賢於能詩　金銅茶籠子物菴
錢至十萬通神　元載一書得絹千疋
假和尚製西涼州　牛僧孺詰于頔
法苑珠林
取兒償金色　金篦療目
夢賓頭盧　青衫白帽女化牛

負錢作牛　四十二章經
諸天雨　晤言消戚戚
般若臺　判夢四法
鵲尾爐　誦法華經
醉鄉日月
醉有所宜　君子中人小人
不歡之候　害馬
歡候　明府
飲仿　三材

犯觥令　飲儲
飲器　六鶴齊飛
手勢令　狂花病葉
招手令　令十說
徵名　巽筵水法
霹靂酵
文心雕龍
竹生日　倫爭

類說卷之四十三　　宋溫陵曾慥　編

新野馬之騏　參閱

明　山陽岳鍾秀　訂正

北夢瑣言

鄉貢進士李某

唐宣宗好儒雅留新貢舉題殿柱曰鄉貢進士李某

步打進士

僖宗好蹴踘鬪鷄自以能於步打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合得狀元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落第

楸玉局冷暖子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棊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蓋玉之棊者如楸葉色冷暖玉棊子冬暖夏凉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不勝問禮賓曰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

油客對棊

蜀簡之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有油客子姓鄧安召與對敲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退立牖下俟我算路始進終日俟下數十子而已鄧生倦立飢不可堪或謂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棊鄧然之以十金鋌得免

不覧白氏文章

劉禹錫謁李德裕曰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覧焉

上表訴寃

令狐綯估權出鎮維楊上表訴寃云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

南華非僻書

令狐綯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覧古綯怒奏岐有才無行授方城尉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鼻中龍虎氣交

王庭湊生於別墅有鴉數十朝集庭樹莱宿簷下常寢於途有人自云濟源駱山人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大樹及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鎮州三軍立爲留後至斯而別墅之庭樹婆娑矣

許洞庭

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號許洞庭

田家詩

聶夷中咏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鋤田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又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

飯後鐘

段相文昌少貧每聽曾口寺齋鐘輒詣寫飡爲寺僧所厭乃齋後扣鐘後入相出鎮京南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或云王播相公題揚州祆寺詩亦兩存之

金蓮花盆濯足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竊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酧平生不足也

李帝師選壻

李光顏愛女未聘富僚盛擧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公曰某一健兒也偶立微功豈可妄求

增仕族已選得一佳壻乃召客司小將曰此即其女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或曰李帝師與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

又手而卧

王文公凝每寢必又手而卧慮夢中見先靈也

禿丁

高駢鎮蜀有開元寺僧黃昏禮贊公命擒之笞責皆斥逐語將吏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

但以此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果禿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爲寨

此豚端正

路岩貌美善巾襞閭巷有袛服修容者人必譏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醫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坐豚端正路侍中不如

離䰟何處斷

路侍中自蜀都移鎮渚宮於合江亭離筵官

岐行雲等感恩多詞所謂離魂何處斷烟雨江岸南

錦半臂

鄭愚以錦爲半臂後以所業投崔鉉鉉曰真消得錦半臂

足穀翁

韋宙善治生江陵庄積穀有七十堆宣宗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命代英雄人中祥瑞

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屨呈中尉嘆曰我爲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

不肖子三變

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虫謂鬻庄而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第三變爲大虫謂賣奴婢而食此輩何代無之

無字碑

趙崇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無字碑

本分官

薛能尚書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邑邑有詩謝寄柱茶云麄官乞與真抛却賴有詩名合得嘗鎮許昌日令其子具鞬叅諸幕客曰俾渠消灾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

旣受官爵何不食肉

崔愼由廉察浙西有瓦官寺僧爲門徒有術

士言相國氣色有貴子夫人丧媵皆無所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衔云曰果在此也及誕腋下有文即死官僧因名小字緇郎七歲尚不食肉有僧掌其腮曰既受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國亂也

嗜好

崔鉉好食新捻頭杜豳公每早食饋飯乾脯

崔侍中安潜好看鬪牛

八行疊紙

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兄弟修飾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策名後受知於租庸張濬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

天荒解

荊州每歲解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劉蛻以荊解及第後號破天荒

北韓南郭

成令公汭一夜為巨蛇遶身乃曰苟有所負死生惟命逡巡蛇亦亡去後鎮渚宫屬精為治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令公姓郭後歸姓

弄笏唱浣溪沙

薛昭緯侍才傲物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又好唱浣溪沙詞有門生獻規曰侍郎重德爾後不請弄笏與唱浣溪沙時謂至言

柳家細婢事賣絹牙郎

柳仲郢僕射有婢失意鬻於成都蓋巨源使君欲之取致其家一日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窻下過蓋公於束縑内選擇舒卷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蓋命扶出翌日瘳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

溫飛卿謫官

溫庭雲字飛卿或作筠舊名岐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隣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宣宗詩句有金步搖溫以玉

脩撿續入藥名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宣宗好微行溫不識之詰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文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尉制詞云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常題村氏林亭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蓬照日紅

東山尼失志

東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風有道者也試

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室欲行强暴尼憚死失志隱峯取其相服集衆以曉之其徒立散

白鳳凰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除山北節旄京師咸誦曹唐遊仙詩云王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卽丰姿可知也

水月觀音

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時號水月觀音

讀書萬卷飲酒百盃

高測上張燕公啓事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公曰萬卷書未易徵詰百盃酒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

拆襪線

韓昭任蜀粗有文章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好驢馬不入行

李德裕不樂應舉父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

行由是以品子叙官

天性不飲

有士子謁陸相扆公命酒勸之辭曰天性不飲酒公曰誠如所言已拔五分盃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自然減半

朱相卽是非相

光化中朱朴自七詩博士登庸自言可以立致太平內宴日俳優穆刀綾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見朱相卽是非相

消鏃未申

朱朴拜相時人曰朱公消鏃未申而救樂僮

吹蠱策

孫氏詩

進士孟昌期妻孫氏善爲詩一旦聞之以爲

才思非婦人之事有白蠟燭詩曰自有清香

勝蕙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

醉草天書仔細看聞琴詩曰近若流泉來碧

嶂遠如玄鶴下青冥謝酒詩云好是綠窗風

月夜一盃摇蕩滿懐春

秦婦吟秀才

李遠詩云人事于盃酒流年一局棊唐宣宗

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蜀相韋莊應舉時

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内庫燒爲錦綉灰天

街踏盡公卿骨多訐之號秦婦吟秀才

曲子相公

晉相和凝好爲曲子號曲子相公

百詩如一首

薛能還劉仁德卷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

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

李程賦且在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舉人有浩

虛舟行卷中日五色賦程覽至末韻侵曉水

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大咍曰李程賦且在

瑞日何爲到夜秀發

一片官商

流光有洞庭樂賦韋岫目此賦乃一片官商

得力於猫兒狗子

盧延讓有句云狐冲官道過狗刺店門開又

云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又云栗爆燒氊

破猫跳觸鼎翻頗爲時貴所賞盧曰平生投

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

灞橋風雪

或問鄭綮新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

上此處何以得之

題秦皇詩

宣宗閲趙嘏詩卷有題秦皇詩云從知六[illegible]
隨斤斧莫有群儒辨是非上不悅

内侍始用欄笏

唐自安史後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揚
乃其魁自楊復恭始用欄笏以前紫䄂而已

交龍龜賦

皮日休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交龍龜賦譏
其不出頭也融亦撰皮靸鞋賦迺相謗誚

李義山重陽留題

李商隱令狐陶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重
陽日義山詣廳事留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
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
因許再窺相國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因怒
義山官止使下員外

天靜星辰可摘

顧雲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
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

歷帝記

孔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
亡其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何如于誨上崔
相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
替止於歷帝記也

崇文雪詩

高崇文本將校因功授西川節度嘗作雪詩
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個
髯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都語呼人曰
髯兒

題風箏

高駢鎮蜀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之一日聞
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曰夜靜絃聲響碧
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只恐
風吹別調中俄報移渚宮

洞庭三冬無髭鬚

洞庭湖闊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
已僧齊巳欲吟一詩未得有恭押衙者吟曰
可怜洞庭湖却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

也

賈島佛

進士李洞慕賈島每欲鑄而像戴常念賈島佛

僉鄙句

包賀多為僉鄙句如苦竹笋抽青橛子石榴樹掛小瓶兒又云墓是山鍾子舡為水靸鞋又云櫓搖船掠鬢風動水搥胸

日落便宜詩

僧傳逸詩曰窓下有詩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日落便宜詩

駐馬上山河

顧况披道士服在茅山有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河况云風來屎氣多秀才云道士莫無禮顧曰是况其人慚退

淡菜非雅物

孫光憲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杅織橦花牛翰林曰吾子安知淡菜非雅物也

金鎖玉鈎鈎

杜荀鶴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蒭蒭韋相詩云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其氣槩可見矣

出家者剃度

曹相雄夢為僧心惡之有一士曰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時杜相出鎮江西公果大拜

作祝雞翁

李德裕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所志嘗遺段承式書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耳

佚詠首過

豆盧琢罷相乘閑詣僧院獨坐儼然一叟也舉子詠自外門入殊不顧揖謂叟曰文叅長史乎曰非也令掾乎曰非也遠州刺史乎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曰更向上去生矍然不安疑是丞郎出門知是盧相也歸責長殿

首過亦恕之留而命酒凡十盃乃小懲也

聞父苦吟再生爲子

顧況字逋翁暮年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皆憫之抑令生況家三歳能言冥間聞父苦吟之事

用破一生心

李頻詩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陰兵復仇

楊收貶死嶺外鄭愚尚書鎮南海忽見楊相相曰某爲軍容使楊玄价譖害得請於帝賜陰兵復仇欲借十萬緡鄭許其半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長揖而滅即具素錢祭之後見楊乘白馬背朱弓擕彤矢有天吏鞚馬曰我殺楊玄价射中其腳俄玄价病腳疾而殂

白蓮花玉環

元和中蘊昌遠居吳中水鄉一女即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自是相狎贈以玉環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花中有物乃玉環因斷之遂絕

風流帶焰

有娼徐月英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金陵一營妓卒而焚之月英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

周禮庫

李涪尚書號周禮庫蓋精於舊典也

不愛紫衣僧

秋歸昌右丞愛與僧遊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每誦前輩詩曰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僧比蜀茶

鄭谷亦愛僧用比蜀茶曰與僧未必皆美不欲捨之

不置油衣

孔極侍郎朝回遇雨避於坊叟之簾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內逼但請光訪

有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穆刁綾空屋也將上馬穆優忽至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

買鞋

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第也

登華山

道士程子霄登華山偶顛仆宇文翰戲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恠懸之又懸

阿灰作浣溪沙詞

張禕侍郎喪愛姬悼念不已其猶子署作浣溪沙詞枕障熏爐隔綉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大院朝退覩詞慟曰必是阿灰所作然於名教還亦不可灰阿中諫小字也

落第詩

高蟾落第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胡曾下第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

醮詩

李浣醮詩云一封紅篆書為奏塵寰事

天帝召滑能着棋

待詔滑能棊甚高少逢敵手有張小子請饒一路隨手輒應一旦曰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着棋請指揮家事滑奄然而逝

好食竹鷄

有富商暴亡醫工梁新診視曰尋常嗜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新曰竹鷄食半夏中半夏

毒也命搗韲汁灌之方甦

吃膾眼花

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工趙卿曰郎君吃膾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恐飢啜之遂愈

婢僕詩

李昌符作婢僕詩五十首有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應閑物要步步

道士行法事不虔

玉局觀二道士上壇行法事其僕忽見四人着緋自天而下拽二道士壇前鞭背二十相次患發背而死

征遼碑

張建章泛海遇風忽有青衣曰奉天仙命請大夫俄至大島有女仙甚盛食畢告退女仙曰子不欺暗室君子人也及還風濤寂然又回風至西岸太宗征遼碑在水中建章鼎葸麥屑至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

夢幡飛指

劉仁恭微時夢佛幡于手指飛或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幡之貴果然

木星入南斗

乾符中木星入南斗知星者咸曰金火土犯斗則爲災惟木爲福術士邊岡曰木在斗中朱字也讖者言唐有緋衣之讖裴字爲緋衣牛字着人即朱也裴度牛僧孺每應此讖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玉界尺

趙光逢丰神秀異號玉界尺

坐主辱門生

封舜卿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鄭有俊才封思拙俗時謂坐主辱門生

病鶴詩

沙門貫休風騷之外精於筆札成中令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授安可草草而言

成銜之遁於黔中因以病鶴詩見意詩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

五髭鬚

江陵有村民事伍子胥神誤呼五髭鬚乃畫五丈夫皆頳䫇祝呼之祭云一髭鬚二髭鬚五髭鬚

鬽鬼

江河邊多鬽鬼往往呼人姓名應之必溺死

採龜

南人採龜以其性媱而與蛇交採時取雄龜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即以物取之

睡龍

江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睡龍辰州民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

射鹿

唐州有民獵深山射中一鹿視之乃人也呼獵者曰我隋初隱此山今日合死於子之手但置我石室間獵者諾之遂廵而絕獵入旬日再往即亡其屍矣

六甲行厨

修道功深者享六甲行厨凡有所須舉意即至

五彩繩梯

馮涓失意蹭蹬有詩云取水郎中何日了破柴員外幾時休年八十五以五彩繩梯穿屋直冠帶立梯一級而終

這邊走那邊走

蜀後主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以蓮花冠因施胭脂夾臉號醉粧作詞云這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這邊走莫厭金盃酒

安天龍

滄州有民子路逢白蛇以繩繫之擺其頭落須臾雷電攝此子上空中為電火燒死有朱

書云此人殺安天龍爲天符所誅

鹿茸

南中多鹿一牡管牝百數至春羸瘦夏食菖蒲却肥獵者先以繩繫其茸截取之以末散也

紫稍花

龍生二卵一爲吉了上岸與鹿交或遺精枯槎號紫稍花益陽道

點黷師

蜀州靈鷲山有僧卧一室常用手點胸時號點黷師

煎餅招鬼

夜作煎餅多招鬼神有儒生出通衢有云昨夜崇福院僧作煎餅肉羮被我番其鼎器其肉羮和灰埋花欄中又一鬼於人家不得煎餅推其小婢落火復一鬼至云我能鑿火燒瘡爾但與我煎餅因教之有婢夜作煎餅密中忽露一青手遺餅而沒

火燒瘡

火燒瘡無出醋泥甚驗

衣冠土梟

起居郎蘇楷猥陋無行人目爲衣冠土梟

一步一計

李克用入魏博覘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驢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巳去二日矣

蒿餅子

貫休眞率嘗有僧許蒿脯未得乃拍手謂曰你蒿餅子何在

白牡丹老娼

人之家道切要防閑發婦少婢僕處子不正之偶往往有焉有娼號白牡丹蓄下胎藥臨終見嬰兒無數聚啖其腦

誦天蓬呪

曹肅西庄多爲跨白鶴青生所魘有魏處士夜見跨驢者所逐誦天蓬呪無恙又夢見鬼

之甚急空中有人授大斧一揮人驢俱斃

偷驢賊

王先主微時偷驢遭刑攻東川為守俾李日夜叫偷驢賊先主謂俳優王舍城曰為我罵之優戟手指城上人且令靜聽曰我偷你屋裏驢耶城上皆笑一旦袒背示舍城無瘡痕舍城曰大好大好何處得此膏藥

蜀主詩詞

蜀後主荒於酒色月夜每言惆悵惆悵又云

切道斷人生幾何有分者任作傀儡入秦至劍州悦江水之美詩云不緣朝帝闕好此結茅廬至咸陽撰曲子云盡是一場傀儡

廻避一抄夏供

貫休戒行精嚴求化養衆徐簡夫曰所在長老有似蜣蜋見糞糞盡即翔然而飛衆僧依長老相聚而食僧亡即索然而去休怒拂袖而出簡夫曰又廻避得一抄夏供也

替代

荆南都頭李遇疾困攝至陰府逢一人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此來復有一人云已追到李遇遂蘇見妻子泣其身下卧一晝人號替代

識字亂情

李義山雜纂云婦人識字即亂情尤不可作詩詩思不出二百里

龍巢

夷陵江或浮大木蔽塞水面上人謂之龍巢

乞食歌姬院

裴休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

問氣布衣

皮日休傲誕自號問氣布衣

偷江東

鄴王羅紹威慕江東羅隱詩賦目其集曰偷江東一

僧鸞詩
僧鸞鄙賈島詩自諷其詞云鯨目光燒半海紅鰲頭浪蹙掀天白又云我不能致思於藩籬蹄涔之間
鼓琴吹笛
溫庭筠善鼓琴吹笛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也
檢譜角觝
頳王雲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人號檢譜角觝

醉鄉無戶稅
劉虛白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教荒却下丹田
幽閑鼓吹
公主不視疾
宣宗萬壽公主駙馬鄭尚書之弟凱有危疾上使訊之回問公主視疾否曰在慈恩寺看場戲上日我恠士大夫不與我爲親良有以也召主責曰豈有小郎病乃就看他處乎立遣歸宅
寄杜黃裳錢并罈車
李師道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宅前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二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遂歸以告師道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未坐慘綠少年全別

潘炎德宗時翰林學士妻劉晏女也京兆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守門者三百縑夫人曰豈有人臣京兆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勸炎避位子孟陽初爲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材而位丞郎吾懼禍至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客至夫人喜曰皆汝之儔也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illegible]吾賢於能詩

元稹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相國賦詩命院中屬和復曰某偶以大人往還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

金銅茶籠子物卷

崔造退位一二歲居閑躁悶謂兒侄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卷也遂復起

錢至十萬通神

張延賞判度支有獄頗冤濫公召吏嚴戒旬日須了明日案上有小帖子曰錢三萬乞不問此獄公怒更促之明日帖子云錢五萬貫公亦怒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遂止不問所親偵之公曰錢至十萬通神矣無不可為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也

元載一書得絹千疋

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投裁度其人不任事贈河北一書丈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及拆視之更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試謁院吏斯須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奉絹千疋

段和尚製西涼州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歲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最厚乃厚遺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試盡以遺之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涼州崑崙求之不與以樂之半贈乃傳

宣宗問於勅使何如

宣宗問韋澳曰朕於勅使何如澳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手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計將安出澳曰謀之外廷恐有太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才識者委以計上曰朕已行之自黄至綠自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掛身即一片矣公慚而退

立儲官

裴休嘗論儲官當立宣宗曰若立儲官便是閑人

長日惟消一局棋

宣宗坐朝次對官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棊可臨郡哉

遠郡謝表

宣宗覩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鄉井時章奏只有此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

張長史筆迹

張長史爲常熟尉有老父過狀判去數日復

至曰某實非論事覩公筆迹奇妙耳

米價方貴居亦不易

白居易初以詩謁顧況況熟覩姓名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披卷首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爲延譽聲名大振

崢嶸甚

喬彝京兆府解試渥洼馬賦警句曰四蹄曳練番瀚海之霜華一噴生風下胡山之木葉便欲首送乃曰崢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鴈門太守行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歸極困解帶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束帶邀之

訪李賀遺文

李藩常綴李賀歌詩知賀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託訪所遺其人曰某盡記其數爲亦多點竄請得所緝者爲改正公併付之彌年絕迹

公怒召詰之答曰恨其傲忽常思報之其文已投溷中矣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作假天子

苗帝師落第出都門有父老曰要知前事耶曰某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苗曰一郡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將相乎曰更向上公怒曰作天子乎曰天子真者不得假者即得後果爲將相及德宗升遐攝之冢宰三日

牛僧孺詰于頔

牛儒孺詰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將鬭牛秀才發未曰巳去立命小將賫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擲回

法苑珠林

取兒償金色

梁南陽人侯慶有一銅像慶有一牛擬化爲金色像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色至曉醜多病卒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皆來觀焉

金鏡療目

後周張元其祖喪明元然七層燈七晝夜讀藥師經每日行道曰今以燈光普施法界乞祖目明元求代暗夜夢一翁以金鎞療其祖目三日後其目果瘥

夢賓頭顱

晉釋道安者註般若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胡道人白頭眉長語曰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域當相助弘通可時設食也後遠公云和尚所夢乃是賓頭顱也

青衫白帽女化羊

唐長安市裏每歲元日巳後遞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見碓上童女青衫白帽以索繫頸于碓柱泣曰我主人女也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壁中坐此得罪今當償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巳二年于廚壁取得錢於是送羊僧寺閤門不復食肉

負錢作牛

永徽中汾州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後與錢主佛前誓曰若我未還公願死與君家作牛逾年而死錢主家牸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白毛爲路伯達三字

四十二章經

漢明帝夢金人飛空而來未幾僧摩騰自天竺至乃立精舍以居之今洛城西白馬寺是也譯二十四章經傳于世

諸天雨

堯率天雨摩泥珠護世城雨美膳阿修羅天雨兵仗閻浮世界謂熱也

聲言消感威

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㛹日感感羅君未聲言消之

般若臺

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冥見築臺云此般若臺待陳文達

判夢四法

判夢有四法一曰无明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太偏增曰善照先兆

鵲尾爐

香爐有柄可執者曰鵲尾爐

誦法華經

釋慧慶誦法華經夜聞空中有彈指贊嘆之聲嘗遇風濤慶誦不輟舡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

醉鄉日月

醉鄉所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寒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愼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反此則失飲之天矣

君子中人小人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爲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秫觴醉人者爲小人

不歡之候

不歡之候有九主人吝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頓而不叙三也樂生而妓驕四也數易令五也騁牟飲六也迭侹諧七也手相 八也歡骰子九也

害馬

酒謂不可與飲者爲歡場之害馬

歡候

歡之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主厳三也非觥罍不謳四也不能令

有耻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替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勿歡勿暴十三也

明府

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爲曠官謂冷也酒猛爲苛政熱也

飲餙

飲餙者如暑中置寒筵冰之類

三材

凡飲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犯觥令

初犯令律事以本戶繩之不止者罰觥錄事按旗於前曰某犯觥令

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

飲器

飲器大白武小曰文

六鶴齊飛

古者交歡多爲博列子曰虞氏設樂飲酒擊博接土其齒以牙飾以箭長五寸其數六刻一頭作鶴形仙經云六鶴齊飛盖其名也宋齊以降多以樗蒲頭戳酒骰子之制亦六鶴樗蒲之變也

手執令

手執令旋其盞如羊角飛其袂如虎眼然後

可以畋漁風月熖緻笙竽以召飲徒

狂花病葉

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旣撼狂花復凋病葉者飲流謂睚眦者爲狂昏睡者爲病葉

招手令

招手令云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鉤戟差玉柱之旁鉤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闊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闊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韓其腕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

令十說

令有十說有入頭有揭尾有擿過有轉江有挑心有攧首有五段有三分有轉關有合地

徵名

風雲中徵人名如朱雲解律明月禽鳥中徵人名如魏豹扁鵲草木中徵人名如鄧艾越椒布帛徵人名如李布爰絲顏色中徵人名如衛青李白形體中徵人名如張耳伯牙親族中徵人名如王郎衛子夫家具中徵人名如劉盆子公孫杵臼州郡中徵人名如馮唐孔光李

寒筵冰法

造寒筵冰法盛夏初夏於井側安鑊用大水晶一塊大如拳無瑕纇者以新汲水熾火煮千沸取起瓶口小腹大滿盛其湯以油帛密封其口勿令泄氣復以重湯煮之千沸急沉井底平旦出之破瓶冰已結矣

霹靂酢

暑月候大雷霆時收雨水掏米炊飯釀酒名霹靂酵

文心雕龍

竹生日

竹有生日五月十三也移竹栽宜用此月或陰雨土虛則鞭竹明年笋莖交出

偷笋

閭閻偷笋隔籬埋　於墻下一作埋猫狗其
笋自迸出

類說卷之四十三　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四

顔氏家訓

教子如教病　父子之嚴
不親教子　愛子
教鮮卑語彈琵琶
僕妾為鼠雀妻子為風雨
未着衣帽不應　後妻虐子
落索阿姑飡　愛護典籍
避諱　家父家母
試兒　禮緣人情恩由義斷
教婦初來　鮑魚之肆
上車不落則著作　學猶種樹
晚學　老莊任縱之徒
誤讀蹲鴟為羊　陋學
閭里飾詞　耳學之過
制名　匆匆
豆逼　露葵
才華不為妻子所容

師心自任　文章
三易　論詩
巴豈塗臉　佐饔得嘗
窮鳥入懷　服藥
雞口牛後　調弦未遽央
炊扊扅　不信耳目不及
五更　郭禿
借甫爲父　千里面目
僞字　卜筮
微解藥性　不知琴號有所闕
博奕　投壺
荇菜
燕氏演義
蚩尾　樓羅
乾沒　龍鍾
龜經
杜陽雜編
九花虬　金蠶

上清珠　靈光豆
龍釵　萬佛山
玉辟邪　芸輝堂
瑤英啗香　瑜鞭
盧眉娘　鳳芝龍木
靈草龍虎王　金玉蛺蝶
玳瑁盆　金蛇
蛤蜊中菩薩　鸞蜂蜜
火玉松風石　滄洲
袖金遺鑒　菩薩蠻
解雨征棋勢　軒轅集
同昌公主出降　紅密白猿脂
歡百年曲隊　煉頂
佛骨
齊民要術
勝負勝禍　飢寒所忌
速富　營田
鋤頭三寸澤　黃帝問

白背勞　早晚田
全收中收下收　種五谷日
辟疫　種瓠
種芋　種韮
椒酒　占五穀
牛馬貴賤　養蠶法
栽樹　非時難立功
正旦椰枝　足柴
種竹　量牛馬力
相馬法　養羊
養猪　養雞
小兒不可食鷄　養魚經
種蓮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四

類說卷之四十四

宋温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參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顏氏家訓

教子如救病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又不忍楚撻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喻安得不用湯藥針灸救之哉

父子之嚴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不親教子

或問君子不親教其子何也曰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戒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邪辟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

愛子

人之愛子在能均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

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毋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龜鑑也

教鮮卑語彈琵琶

齊朝有士大夫曰我有一兒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異哉此人之教子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僕妾爲雀鼠妻子爲風雨

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譬如居室一穴則塞一隙則塗斯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䘏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久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未着衣帽不應

兄弟不睦則子侄不愛子侄不愛則群從疎薄兒童爲讎敵吳沛國劉璡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瓛怪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帽故也

後妻虐子

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事勢使之然也

落索阿姑飡

婦人之性率寵子婿而虐兒婦寵婿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女之行屆皆得罪於其家者毋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飡此其相報也可不戒哉

愛護典籍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人不厭其求假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僕妾所點汚風雨虫鼠所毀傷實爲累德

避諱

梁世謝擧甚有聲譽聞諱必悲爲世所譏揚

都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凡避諱者雖得同訓以代之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消煉物為消絹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絪有諱桐者呼桐樹為白鐵樹便以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止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地名有名兒為驢狗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弟兄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有孔翁歸晉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名子者為孫地親識中有諱桼諱周諱清諱和諱禹交疎造次一坐百犯

家父家母

侯霸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稱其母為家母潘尼稱祖曰家祖古人所行今人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祖父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

下泣言別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手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責

試兒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用珍寶服玩飯食試之

禮緣人情恩由義斷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褱終身布衣蔬飯雖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厨江陵姚子為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熊康父以醉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

教婦初來

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鮑魚之肆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

上車不落則著作

梁朝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馮班絲隱囊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及第則雇人答策三九公宴則假手賦詩自荒亂以來見諸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常飽數百卷書　終免爲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可貴無過讀書者

學猶種樹

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花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

晚學

顔之推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歲外所誦經書一日廢置便荒蕪矣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五十以學易曾子十七乃學荀卿五十始學公孫弘四十方讀春秋論語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論語朱雲亦四十始學易皆成大儒

老莊任縱之徒

老莊之書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迹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

誤讀蹲鴟爲芋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註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

僞學

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真者有一俊士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大官挏馬

酒李奇註以馬乳爲酒也種桐乃成二字並當從才手音撞搗此爲撞搗之令爲酪酒然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大官醸馬酒乃熟其孤陋如此

閭里餙詞

江南閭里間士大夫道聽途説强餙詞呼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陸山荊州必稱峽西下楊都要云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

問移則楚丘論婚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一二百件轉相祖述尋問莫知原由施安時復失所

耳學之過

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説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有人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起在塡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蒿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咏樹詩云遥望長安薺又甞見謂矜誕爲夸毗高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

制名

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旁立字而有名恃者兄弟皆手邊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木旁立字而有名儒者此例甚多

匆匆

世稱匆匆不知所由按説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移民事故急遽者稱爲匆匆

豆逼

吾與教人同坐見土小光問左右爲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曰是豆逼小豆也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按三蒼説文粒字爲逼音方力反　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黄

露葵

有蔡朗者諱純遂呼蓴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傚承聖中一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

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葵耳

才華不為妻子所容

并州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衆共嘲弄虛相讚說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

文章

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趍末棄本率多浮艷詞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納而不足

三易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

不使人覺若胸臆語祖孝徵曰沈詩曰崖傾護石髓此豈以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邢賞沈約而輕任昉魏愛任昉而毀沈約鄴下紛紜各有朋黨孝徵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

論詩

蕭慤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其蕭散宛然在目何遜詩　清巧多形似之言恨其每病苦卒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孝綽以謝朓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

巴豆塗臉

近有大貴孝悌著聲居喪哀毀而於苫塊中以巴豆塗臉成瘡表哭泣之過以一僞喪百誠貪名不已故也

佐饗得嘗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鬭得傷此言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

窮鳥入懷

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以此得罪甘心瞑目

服藥

庚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鬢髮猶黑有士人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朮車前得益者甚多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行之數

日卽平愈

雞口牛後

太史公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安延篤音義曰尸者雞中之主從者牛之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調絃未遽央

古樂調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末章云丈人且安在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兒無異故有此言丈人疑當爲大人

炊扊扅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吹當作炊煮之炊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

不信耳目不及

釋氏戒世人不可以耳目不及便爲虛誕如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

大如魚漢武帝不信絃膠魏文帝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世有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五化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五更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

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正月建寅斗柄夕指寅曉則指午矣凡歷五辰冬夏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立也經也故曰五更

郭禿

傀儡子有郭禿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

爲其像呼爲郭禿

借甫爲父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惟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

千里面目

諺云亦讀書䟽千里面目此藝不須過精爲人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僞字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至梁大變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頒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至爲一字惟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北朝喪亂之餘書迹猥陋專輒字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又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

卜筮

近世卜筮無復佳師古者卜以决疑今人生疑於卜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經怏怏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一半何足賴也

微解藥性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不知琴號有所闕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此樂憒憒雅致有深味哉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勛貴處之下坐以取殘盃冷炙之辱

博奕

聖人不用博奕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

投壺

古者投壺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以躍

爲貴謂之驕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首龍之名其妙者有蓮花驕又爲小障置壺外投之無失驕一作驍

荇菜

江南謂之豬蓴苦菜河北謂之龍葵馬蘭廣雅謂之馬薤

藴氏演義

蚩尾

蚩海獸也漢武柏梁殿有蚩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謂之鴟尾非也

摟羅

摟羅者幹辦集事之稱世曰婁敬甘羅非也

乾沒

乾沒與陸沉義同漢注謬矣

龍鍾

龍鍾者不昌熾不翹擧貌如藍鬖拉搭解縱之類

杜陽雜編

九花虬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尺眞虬龍也身被五花文號九花虬後賜郭子儀

金蚕

天寶中異國貢軟玉鞭屈之頭尾相就舒之勁直如繩上命聯綉爲囊帮玉絲爲靳碧玉蚕絲彌羅國所貢其國桑上有蚕其色金其絲碧亦曰金蚕絲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

上清珠

開元初罽賓國貢上清珠光照一室有仙人玉女雲鶴搖動其中有水旱兵革之災虔祝之無不應驗

靈光豆

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紅光數尺一名詰多珠葛蒲煑之即大如卵可重一斤香美數日不竭

龍釵

日林國獻龍角釵上刻蛟龍帝以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有紫雲自釵上化二鳥龍騰去

萬佛山

新羅國進五色氍毹方寸之內即有妓樂山川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又進萬佛山可高一丈彫沉檀珠玉以成之佛大者逾寸小者數分臺殿幡蓋勢若飛動下有紫金鐘擊則僧徒數千作禮首至地隱隱梵音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香聞數百步一日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碎之如粉實厠中嘗聞冤痛之聲未幾輔國死嬖奴知異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錢三十萬買之朝恩將誅化為白蝶飛去

芸輝堂

元載造芸輝堂芸輝香草也出于闐國其白如玉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又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屏風楊國忠寶之上刻美人妓樂以玳瑁水犀為押路帳凝寒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瑤英咳香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咳香故肌香載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龍綃衣一襲搏之不盈一握瑤姬體輕故束此服賈至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成帝虛築避風臺

瑞鞭

德宗時中常侍進瑞鞭暗中揮之如電上西

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上吟曰
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
回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韓翃
詩也

盧眉娘

順宗特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赤絹上
綉法華經字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爲
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日食胡麻飯三合憲
宗賜金鳳鐶束其腕放歸南海人往往見乘

紫雲遊海上

鳳芝龍木

元和中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回海上見花
木臺殿有數公子着紫霞衣曰唐帝五友也
授金龜印致皇帝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
惟則具以事進是月寢殿前連理樹生二靈
芝宛如龍鳳上曰鳳芝龍木此其驗也

靈草龍虎玉

憲宗好神仙有處士伊祁玄解上每加敬曰
先生春秋既高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海上
種靈草食之因種於殿前一曰雙靈芝二曰
六合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神驗時西域進
方圓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於水
龍寶之方生於山虎寶之使詢使人果得魚
猎者

金玉蛺蝶

穆宗禁中千葉牡丹夜開有黃白蛺蝶萬數
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
張網空中得數百遂明視之皆金玉也內人

爭用絳縷絆其腳爲首飾

玳瑁盆

寶歷初南昌國進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

金蛇

開成初中宮有黃蛇夜自寶庫中出上令搜
庫中得黃金蛇上曰隋煬帝以黃金蛇贈陳
夫人左右因猎頷下有篆字阿溓煬帝小字
也上命取玻瓈環繫玉蕤前足歡之後不復見

以蟲能啖蛇也

蛤蜊中菩薩

文帝好食蛤蜊中有擘不裂者上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置之金粟壇香合賜興善寺令致敬

鶯蜂蜜

德宗時吳明國貢鶯蜂蜜其蜂聲如鶯鳳身被五色大者重十餘斤其蜜色碧貯白玉椀

表裏如碧琉璃食之長壽

火玉松風石

武宗時大餘國貢火玉置之室內不復挾纊又貢松風石方一丈中有桁松盛夏颯颯凉颸生於其門

滄洲

隋處士元藏幾爲海使判官遇風船壞破木載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國數萬里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產分帶瓜長二尺碧棗丹栗皆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採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藏幾忽思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箭旬日達東萊問其國乃唐自大業至貞元二百年矣

神金遺醫

宣宗後宮有疾召鑿醫平痛上袖金數兩遺之曰勿使內官知言出於外又使諫官上疏也

菩薩蠻

大中初女蠻國進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謂之菩薩蠻遂製此曲

解兩征棊勢

日本國王子來朝與待詔顧師言圍棋至三十三下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北夢瑣言載此段亦詳

軒轅集

浮羅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老髮垂

至地目光長數丈宣宗因語京師無荳花及荔枝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上問朕得幾年天子郎書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晏駕乃十四年也

同昌公主出降

咸通中同昌公主出降以金銀爲井欄鏤金爲笊籬製水精琉璃等床播以金龜銀鰲又金銀麥米數斛太宗朝條枝國所獻堂中設連珠帳辟寒簾犀簟牙席龍鳳褥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綉被獨忿犀如意又有紋布巾拭水不濡火蚕綿出兖州絮衣一襲用一兩多則熇不可衣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玉有字曰玉兒一日夢人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主薨釵亦亡去

紅蜜白猿脂

同昌公主疾甚醫者云紅蜜白猿脂食之可愈内庫得紅蜜數石本兆離國所供白猿脂數瓮本南海所獻

嘆百年曲隊

宣宗悲想同昌公主李可及進嘆百年曲教數千人作百年隊宮絹八百疋作魚龍波浪爲地衣每一舞珠翠滿地上誕日宮中結綵寺賜升朝官以下錦袍可及又作菩薩蠻隊

煉頂

宣宗詔迎佛骨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煉頂火發痛作坊市少年擒之不令搖動號呼道上見者閧哂

佛骨

佛骨入内道場設金花帳温清床龍鱗席鳳尾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液市坊聚僧徒設佛像吹螺擊鉢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其間胥爲嬉戲

勝貧勝禍

齊民要術

古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禍

飢寒所急

陳思王曰寒者不貪赤玉而思短褐飢者不戀千金而美一食物時有所急也

速富

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曰欲速富畜五牸

營田

凡人家營田須量巳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

鋤頭三寸澤

鋤耨以時諺曰鋤頭三寸澤是也古人云耕鋤不以水旱息功必獲豐年之報如去城郭近多種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餘出賣

黃帝問

黃帝問師曠曰吾欲苦樂盡心可知不對曰歲欲甘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是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是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是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是也

白背勞

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乃佳若水旱不調寧燥不濕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故古曰復令曰勞春既多風若不尋勞地必虛燥秋田濕勞令地硬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言澤難遇喜天時也

早晚田

凡田欲早晚相雜有閏之歲節氣近後宜晚田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田生如馬耳則

鏃鋤稀豁處鋤而補之凡五穀鋤為良

全收中收下收

凡五穀大判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

種五穀日

凡種五穀以生長旺日種者多實以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為佳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稷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午大豆忌申

凡九穀不避忌日種之則多傷敗

辟疫龍

魚河圖曰歲暮夕五更取二七豆麥子家人髮少許同著井中呪勑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

種瓠

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八月可斷瓠瓠中白膚實以養豬致肥其瓣則作燭致明

種芋

種芋根欲深斸其旁以緩其土旱則澆之有草鋤之治芋如此其收常倍可以救飢饉度凶年

種薑

種薑宜白沙地少與糞和熟耕如麻地不厭熟縱橫七遍尤善

椒酒

崔寔月令曰正旦各上椒酒於其家長稱觴舉壽欣如也

占五穀

師曠占五穀云粟米以秋得本貴在來夏糯米以得本貴在來秋此收穀遠近之期也早晚以其價差之粟米春夏貴去秋冬什七到夏復貴秋冬什九者是陽道之極也急糴之勿留

牛馬貴賤

黃帝問師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有小葵生必貴

養蠶法

養蠶法收取種蠶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下則子不生

栽樹

凡栽樹記其陰陽不令轉易大樹髡之深坑內樹以水沃土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然後堅築時時溉灌埋之欲深栽訖不得用手捉及六畜觸突淮南子曰移樹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

非時難立功

文子曰多水可澌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非時者功難立

正旦柳枝

正月旦取柳枝著戶上百鬼不入家

足柴

陶朱公曰種柳千樹則足柴十年以次髡一樹得一載歲髡二百樹五年一周也

種竹

種竹宜高平之地黃土軟土為良正月二月中斸取西南引根幷莖芟去葉於園內東北角種之令坑深二尺覆土厚五寸麥壞糞之不用水澆勿令六畜入園二三月食淡竹筍四月五月食苦竹筍蒸煮炮酢任人所好其欲作器者經霜乃堪殺

量牛馬力

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息者未之有也

相馬法

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頸大蹄三羸大頭緩耳一駑長頭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骼（筋價切）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

養羊

養羊常留臘月正月生羔種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牧羊惟遠水為好二日一飲緩驅行勿停息春夏早放秋冬晚出養羊法以

瓦器盛鹽放羊欄內羊喜鹽自數還啖之不勞人牧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養猪

養母猪取短喙無柔毛者良牲者子母不同圈牝者同圈則無嫌圈不厭小處不厭穢

養雞

種雞種取桑落而生者良春夏生者則不佳

小兒不可食鶏

養生論曰雞肉不可令小兒食食之令生蚘

蟲又令體消瘦

養魚經

陶朱公養魚經曰威公聘公問曰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曰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魚池是也池中九洲求鯉魚以辰月上庚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二神守八月三神守神守者鱉也所以納鱉者魚滿

五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將魚飛去有鱉則魚不去在池中周游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養鯉者不相食易長又不費也

種蓮

種藕生蓮花法春初掘藕根節著魚池中既生蓮花必蓮子也

類說卷之四十四 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五

尚書故實

玉匣貯蘭亭　白雲車
獨足鶴　黃白術
清夜遊西園圖　梁昭明脛骨
仙人乘鶴　碑孔
台州刺史　處士豢龍
內史書　求新亭監
牡丹　顧況詩

燕打佛　五星惡浮圖
五院御史　比部外郎
隱者濟急　舍利
寒具　金根車
遷鶯　千字文
禿筆十八甕　佛教爲鬼宿

南楚新聞

悔不學決獄　通腸米
觸倒十哲　抱芋羹

虱者蟣也
嶺表錄異
李羣玉詩　鬼車
天竇灸　海鏡
水母　舞象
蚜螺　隨拍皆合節奏
三水小牘
天柱峯翫月　魚腹古鏡
登蓮花峯　盧山精

覘山　張遂
主簿蟲　擘名接脚
道士常持滿　成德器
挑菜詩　漁貝
栢竹名　眼身
雨禁　八愚
卦錢舞　鼠怖
玉契
大唐傳載
嗜酒善飲　愛觀察使怕大蟲
聖宋掇遺
王著慟哭　田錫章疏
滌硯　討蜀
太祖御樓　天子不由後門
闕庫錢　中書二十年
一條水　堂吏市珠
骨直　紙幣祈福
二子夾侍　張乖崖上言

种放隱終南山　福當如是惜
寇萊公服地黃　一代不如一代
借雄州畋獵　三班奉職上殿
禪會圖　查長老
犢食　魚頭公
天聖名臣　天書降
諫造昭應宮　天眼遲開
退思岩　張知口語
割牛舌　布裘金帶

類說卷之四十五　宋溫陵曾慥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尚書故實

護賓

尚書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莊武多聞遠邁於晉臣緯避難圖田寄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迹更甚於酒傭叨遂迎肩每　容侍話纂集尤異雖以妖諧作尚書故實云爾

玉匣貯蘭亭

太宗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寶惜者蘭亭為最嘗附耳詔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後以玉匣貯藏昭陵

白雲車

司馬天師承禎形貌類陶隱居明王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賜承禎尸解去白雲滿庭號白雲先生故人為車為白雲車

獨足鶴

漢武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鸞也驗之果是因勅朝臣皆讀山海經

黃白術

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又有王倚能變竹葉為金

清夜遊西園圖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云圖上若干人並得食天祿貞觀中褚河南

裝背

梁昭明脛骨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異常又見人腊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僬僥人也

仙人乘鶴

公表弟盧君一日見碧空澄澈望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覩一鶴背遷一

如人控馬之狀

碑孔

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者每墓有四初葬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有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

台州刺史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居相位有張景藏能言休咎忽詣公大書一台字公曰予見居台司

此何意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處士豢龍

牛相國鎮襄陽久旱有處士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黑龍强驅必爲灾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漂流萬户

內史書

王內史書帖子有與蜀郡太守書求櫻桃來禽曰給滕子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俗作林檎

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

求新亭監

顧況工書少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曰予要寫遍海中山耳

牡丹

世謂牡丹近有盖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極分明則知北齊已有牡丹矣

顧況詩

顧況志尚疎逸有特宰招致將命好官兒答詩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自籠中鶴東望滄溟叫一聲

藴扛佛

會昌毀寺分遣使錄金佛實像有藴監者密袖歸一佛時號藴扛佛或問溫庭筠何以爲對曰無過褰陀僧

五星懸浮圖

五星惡浮圖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中非也

五院御史

臺儀自大夫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偏歷者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

比部外郎

杜紫微夢人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果除比部外郎

隱者濟急

有一淪落衣冠子弟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投奠其厚賑及見情極尋常因閑步長衢嗟嘆不已忽遇一人衣服垢敝行過於前曰公有不平之事願知之遂告情實答曰小事耳予隱者也見爲獄卒要在濟人之急夜分取一椀揭看見一斑白紫綬者長數寸此人詰責曰與人有分不恤其孤可乎紫衣遜謝久之後用椀覆地再揭則無有也明旦聞傳呼覓某秀才甚急往則連帥情意頓濃賜以百縑亦不言其事豈非神乎

舍利

洛中有僧得數粒舍利貯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施無虛日有士子迫於寒餒謂僧曰願得舍利寧而觀之僧遂出授遂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賂二百緡仍與萬病丸服之俄頃洩利濯而取之

寒具

晉書中有飯食名寒具者亦無註解後於齊民要術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環餅也

金根車

韓昶愈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爲集校理史傳中有金根車昶以爲誤悉改根爲銀後除拾遺坐是言罷

遷鶯

今謂進士及第爲遷鶯因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生試出鶯求友詩
又鶯出谷詩別書無証據豈非誤歟

千字文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周興嗣一日編綴上進鬢髮皆白

禿筆十八甕

右軍孫智永自書千字文八百本後在江南

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有禿筆頭十八甕人來覓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爲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

佛教屬鬼宿

佛教上屬鬼宿暗則佛教衰

南楚新聞

悔不學決銀

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絕根忽遇一舊識銀工邀食甚豐昭緯作詩曰一楪𩜁根數十莖盤中猶更有紅鮮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決銀

通腸米

荊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之可以稍通腸胃

觸倒十哲

文德中趙滔尹平陸有馬逸入孔子廟觸倒十哲塑像鎮將孫揮走報曰馬入孔子廟觸

倒衙官二人

抱羊羹

百越人以蝦蟇爲上味先於釜中置小羊候湯沸蝦蟇皆抱羊而熟謂之抱羊羹又云疥者皮最佳故人云切不可脫去此乃錦襖子

虱者蠙也

李蠙司空初名虯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乃寤曰虱者蠙也遂改今名果登第

嶺表錄異

李羣玉詩
鷓鴣雖東西回翔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名
自呼爲薄杜州又本草云自呼鈎輈格磔故
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
磔聲
鬼車
鵂又名鵂鶹夜飛晝伏能食人爪甲以知吉
凶凶則鳴于其屋上故人除甲爪必藏之又
名夜遊女好與嬰兒爲祟又名鬼車鳥能入

人屋收魂氣其首有十爲犬所噬一首常下
血滴人家則凶故聞其聲則擊犬使嗚以厭
之
天蠶炙
蚶子謂之死屍子廣人重之又名天蠶炙
海鏡
廣人呼爲膏葉盤二片相合以成形外圓而
中甚瑩潔肉如蚌胎中有紅蟹子其小如豆
螯足皆具海鏡飲則蟹出食蟹飽歸腹海鏡

亦飽
水母
閩人謂之𧍧　渾然凝結大如覆帽腹如懸
絮有口無目常有蝦隨之食其涎沫泛浮水
上或取之則欻然而沒乃蝦有所見爾
舞象
蠻王宴漢使者於百花樓前設舞象會
隨拍皆合節奏
明皇所教之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

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
類見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怒目不動終不
肯拜祿山怒盡殺之
蚜螺
謂之紫貝
三水小牘
天柱峯玩月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肯良辰知
微曰可備酒殽登天柱峯玩月既出門天色

開晴及登山峯月明如晝會至月落方歸山下則凄風苦雨陰晦如前

魚腹古鏡

元稹登黃鶴樓望江濱有光若星使人就視得一鯉剖之腹有古鏡二如錢大背有雙鳳龍口中光吐

登蓮花峯

王玄冲欲登蓮花峯寺僧笑之玄冲曰到峯項當攜烟爲信翌日携火而登僧候之數日

果有烟起留二旬復下曰峯項有池菡萏盛開可愛其中有破鐵舟存焉

廬山精

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去郡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共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所放駝耳

峴山

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則雲起池中若車蓋然故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沱

張遂

一行禪師俗姓張名遂

王簿虫

浙中傳無蝎因一人爲潤州金壇簿以竹筒携數十至于公宇人呼爲王簿虫

擘名接脚

唐會要貞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文籍失墜人多妄冒或欺詐今見官者謂之擘名承

已死者謂之接脚

道士常持滿

汝陽王飲葉靜能築曰有生徒能飲嘗令上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道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胚渾之道飲以酒至五斗許忽醉倒乃一甕

成德器

有人自稱成德器從人求酒或擊之乃一破酒瓮

挑菜詩

陸龜蒙詩云歎處毎依蚓蚓影挑頻時見蚓

姑心

漁具

總曰笭箵漁服總曰校杇

栢竹名

樊宗詩園記栢曰蒼官竹曰青士

眼泉

鮑溶詩謂淚曰眼泉謂墳曰青松宅

雨禁

有人祈雨甚謹夢神曰雨禁絕重

八愚

柳子厚溪丘泉溝池亭堂島皆以愚名之號

八愚

卦錢舞

王庭奏微時嘗詣五明道士卜擲卦錢錢皆

舞

鼠怪

李知微宿都省夜聞呼騶道都尉司城主簿

者見數小人入古槐下一穴明日發視之乃

鼠也

玉契

崔神慶上言召太子用玉契則天從之

大唐傳載

嗜酒善殮

徐晦嗜酒傳師善殮楊嗣復曰徐家肺沈家

脾真安穩耶

愛觀察使怕大虫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從酒話平生愛尚及

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二

部員外郎周願獨云愛宣宗觀察使怕大虫

聖宋掇遺

聖宋者自國初至今朝君父之美臣子之事

庶俗之行可戒可調可化可厲彰於民聽者

掇而編之天聖甲子叙

王著慟哭

上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醉慟哭歸第有銜者曰著昨慟哭追念周世宗之顧遇上曰誠忠臣也賜以上尊三十壺

田錫章疏

上幸龍圖閣書指西北隅架上漆函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愴然久之

滌硯

上一日寫書筆滯欲去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起取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曰

爾輩何處來

討蜀

曹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於一第竅以度食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太祖御樓

劉溫叟爲御史中丞一日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太祖方御樓溫叟行至樓側下馬入奏按故事非賜大青卽不御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庶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不敢却導從者不欲驚彼耳目也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罰

天子不由後門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眞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上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長開

閱庫錢

曹璨彬子也爲節度使母一日閱庫積錢數

千緡召璨指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知汝不逮父遠矣

中書二十年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趍書閤閤扉以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疾亟謂家人曰髮兒緇衣以寒予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咸將從命其壻蘊耆力排而止

一條氷

陳彭年在翰林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

人謂其畧銜爲一條氷

堂吏市珠

馮拯姬媵頗衆在中書寄遣堂吏市珠自持爲遣貳未允所售出入寄懐之有至三四次馬

魯直

魯宗道爲正官眞宗稍忌之宗道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忌之臣謹願罷去上慰勉之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紙幣祈福

王嗣宗爲節度使性剛正常臥病家人私爇紙幣以祈福嗣宗大呼而止之曰神苟有之豈枉法而受賄耶

二子夾侍

陳省華以正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毎退朝端服夾侍賓至則傳導名

張乖崖上言

張詠臨終上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法願斬之以謝天下

种放隱終南山

种放隱終南山竟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幾百人

福當如是惜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待制毎食必盡一器度已不勝則不下筯雖蔬茹亦然常曰福當如是惜

寇萊公服地黃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餌蘆菔以反之未幾皓白

一代不如一代

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蜞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借雄州收獵

王欽若再入中書天聖初北朝遣使致書稱

竟入荒鍾借維州之地畋獵時欽若在告中
外未知所答召出上詢其事對曰願假與之
上曰理將何如曰咸平中彼來使軀豈先有
青乎遂依答之

三班奉職上殿

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得上殿因訪民間
利病田為上言陛下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
未審呂蒙正以下何用乃罷之

禪會圖

李遵勗楊億劉筠聚一二三僧談宗性各給其
假曰禪會圖

查長老

查道性亭古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
僧衆咸謂查長老

櫝食

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問櫝食原於
何氏鎬曰漢景帝為 太子文帝鍾愛既
居東朝文帝曰太子之食必將殊朕乃命大
官每具兩櫝櫃以賜之此其始也

魚頭公

魯宗道為參政以忠鯁自任時人謂曰魚頭
公蓋以骨鯁目之

天聖名臣

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
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諒許國雖姚宋佐唐
蕭曹輔漢無以右此數君子者

天書降

戚綸為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群臣來賀詞
皆溢美矣獨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好之為
群當解 儒者之意真宗奇之

諫造昭應宮

不待問制策登科初營昭應宮乃上諫畧曰
群臣皆比陛下在堯舜之上臣謂不及唐太
宗遠矣坐是黜守滁州

大眼遲開

王嗣宗為副樞以老辭位真宗遽止之嗣宗

日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開遲二十年耳

退思岩

曾宗道以孫直遇主建小齋圖繪山水題曰退思岩中書每歸終日處其間焉

張知白語

張知白語同僚曰吾曹本書生致位至此惟循公滅私可以報國

割牛舌

張詠知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為人數割詠曰

爾為隣居誰是最隙曰有甲氏責貸粟於某不遂怨之深者詠遣去云至家徑解其牛貨之父老如教翌日有人訴擅屠牛詠叱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返致訟耶其人伏罪

布裹金帶

寇準謫營道惟衣白布裹繫金笏頭帶當權希時者諷其逾禮準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未見禮之失也諷者大慚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六

青瑣高議
追虎碑　分財不平
御愛檜　謝紅蓮
竈神　玉源道君
中洲仙籍
身入甕中　高言詩
題驪山詩　陳圖南詩
回處士磨鏡　呂洞賓沁園春

神清之詞　韓湘子
蘊子美詩　金山寺詩
陸子履詩
拄杖詩　苦吟句
清悟詩　范文正茶詩
六字詩　石道士詩
飽官到底是男兒　言懷詩
李清臣詩　閑嫂織題必不看
孩兒啼哭飯籮空　燕離巢詩

張退翁詩　娼妓崔蘭英
李太保家青衣　評畫
桑維翰召故人　汾陽王
韓魏公爲紫府眞人
驪山記　王幼玉句
切孫氏脉　泥子記
流紅記　譚意歌詩
龜息氣　小蓮
朱蛇記　周婆必不作是詩
西池春游記
續青瑣高議　張世寧神降
賢鷄君傳
桃源三夫人　隆和曲句者
茹魁傳　妓贈陳希夷詩
有酒如線　大筋慰手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六終

類說卷之四十六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青瑣高議

追虎碑

鄆州有追虎碑斷裂不可攷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而來傾城閉戶登屋升木望之虎至府閉目蹲伏若待罪者公叱曰汝異類輒據官道食行旅乃呼吏治罪命如法撻之公戒虎約三日出境不然盡殺之乃去死於其地化爲石今呼爲虎石

分財不平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貲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貲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

曰不均公命兒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卽時對换人莫不伏

御愛檜

亳州太清宫營前殿而老檜南枝礙簷官吏欲斤斧去之一夕大雷雨明日視之枝已轉北矣真宗幸宫愛其茂盛乃名御愛檜石曼卿詩云人間斤斧不容手天上風雲與轉枝

謝紅蓮

熙寧中皮郎中道由北都館於憲司有女奴呼叫爲鬼所憑曰我謝紅蓮也向爲人側室不幸主婦見殺埋骨於此不得往生皮翌日見魏公具道其事公曰伏屍往往爲怪乃命求之了不見後夫夢一婦人曰我骨在厨浴之間果得骨葬於高原公門下吏李生夢婦人曰爲我多謝魏公公時之正人方貴顯有吏兵擁衛我不敢見幸煩子致誠懇也

竈神

彭介爲荆州刺史中夜庖厨有燈火介潛窺之有烏衣朱冠者箕踞而坐呵責捶撻人也介推戶而入他皆散去惟烏衣起揖其面焦黑曰某卽竈神公曰所遣責者何人神曰飢餓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無主之骨擇土掩之爲德不細公之兒吾當有微恙急服牛黃以生犀致鼻中卽無患公歸如其言而愈乃祭餓鬼於水濱瘞遺骨於高原公旣沒柩歸長沙空中聞泣聲

玉源道君

劉丞相赴舉京師過獨木鎮有老叟贈詩曰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又曰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

群玉宫

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樹陰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群玉宫也俄有乘馬而至者吏迎候甚恭益熟視乃故人呂臻内翰呂曰吾掌此宫益見殿上有白玉碑朱書字蒙以絳紗大字云中洲天仙籍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惟

識數人乃呂夷簡李迪俞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子可知道君次真人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神仙率皆由初行進補遞升仙陞益曰今世卿相率皆仙乎曰十中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乎曰富公是崑臺真人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曰吾更三百年補地上主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益夢覺作詩曰須信出塵事分明在目前幾多浮世客俱被利名牽

身入甕中

慈雲長老姓袁始名道待試南宮病起強遊西池一僧延入茅屋似無烟爨惟一巨瓮破笠覆之私念必積穀其中試舉其笠瓮中明朗樓臺高下人物往來有人呼道名姓隨聲已在其中有宰相李輔國召道為門賓以女妻之是年秋試中魁選繼為御史時天子自

征北狄道上奏云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失珠矣得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為正論臣以忠信結之為上策擇將守邊為次策以兵攻之為中策以女妻之為下策玉帛結之為無策帝喜其奏詔授中丞俄而拜相敬諧輔理天子廢王后而立馬妃道極諫帝怒貶瓊州司馬會諫臣論其忠復拜相時大興兵征遼道上奏甚鯁帝震怒斬道東市刃及頸乃覺身坐瓮旁再拜僧曰富貴通塞命也此天之所有性命心智氣也此身之所有吾將順乎天而眷乎內僧曰是矣送道出門僧與寺俱不見乃剃髮披緇居太慈寺禪臘俱高及將去世作詩曰來自無來去總是恁地去莫要錯却路

高言詩

高言好學有志義作詩曰昨夜陰風透膽寒地爐無火酒瓶乾男兒慷慨平生事時復挑燈把劍看

題驪山詩

西蜀張俞留題驪山二絕云金碧樓臺揷碧空笙簫遥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玉帝樓臺鎖碧霞終年培養牡丹芽不防野鹿踰垣入銜出宫中第一花俞後宿温湯夢碧衣童子曰吾海仙之侍者被命召子俞曰仙何人耶童曰蓬萊第一宫太真妃也引至一宫仙子曰驪山題詩甚佳俞避席俛對仙入御浴湯影沉沉凝成龍鳳俞解衣入浴相去數步浴已携手入後院俞曰今見仙之姿艶一祿山安能動志也仙愧曰事係天理幸無見詰俞曰明皇今在何地曰明皇乃高真今治玉羽川在渾衡間乃命徹去盃盤對榻而寢俞曰願得共榻仙曰宿契未合後二紀待子於伊水取百合香遺之俞明日戲為詩曰昨夜遇温泉夢與楊妃浴敢將豫讓炭輒對卞和玉同歡一宵悶千生萬生足想得唐明皇暢哉暢哉福

陳圖南詩

陳摶字圖南唐僖宗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宫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五代時遊華山多不出真宗遣中使宣召先生為奏謝曰臣性同猿鳥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為服脫籜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朝又云數行紫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任宵作詩云華山高處是吾宫出卽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回處士磨鏡

賈師雄郎有古鐵鏡甚寶之久欲淬磨有回處士自售磨鏡笥中有藥堆鏡上曰藥少須歸取之旣去久不至遣人詢其宿止乃在寺中題詩寺門上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菓艶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

人公覗鏡上藥已飛去一點光明通裏如玉

吕洞賓沁園春

崔中舉進士遊岳陽謁故人李郎中寓市邸唱沁園春有補鞋人曰此何曲也崔曰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為我書吾倣此調撰一詞崔勉為寫其意深入至道因問其姓名曰吾生於江口長於山口今為守谷之客崔明日見太守具言其事乃令召之擊戶應聲漸遠再呼不應排戶則闃不見人壁閒有詩云腹内嬰兒養已成且居廛市暫娛情無端措大輕搖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太守曰江口山口乃二口吕字谷者洞也客者賓也仙之姓名曉然俱嘆恨塵緣魔隔不偶真仙爾

神清之洞

歐陽永叔與梅勝俞遊嵩山醉望西峯巨崖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勝俞曰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辟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烟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日薨公平生不言神仙事主張吾道當如是也

韓湘詩

韓湘字清夫文公侄也落魄不羈醉輒高歌公曰汝堂堂七尺未嘗見讀一行書久遠立身何地湘咲曰微解作詩即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徹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煖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鵶一瓢藏世界五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花二朶類牡丹花葉有小金書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莫曉句意後謫潮州途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曰吾知汝異人為汝足成此詩俱至沅湘唱和甚多湘告去公為詩曰才為世用古來多如此雄文世孰

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臥烟蘿湘詩曰舉世多爲名利役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蘇子美詩

吳江長橋跨太湖二浙絕景也蘇子美詩云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楊蟠詩曰百尺長虹晴臥影一千頃玉碧無瑕鄭獬夫曰插天螮蝀玉腰濶架海鯨鯢金背高

金山寺詩

潤州金山寺張祜詩云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羅隱詩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山詩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

陸子履詩云

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休王袞詩曰高空有月千門閉大道無人獨自行

拄杖詩

王袞拄杖詩云探水卓破金鰲頭撥雲獻折老虎脚

苦吟句

歐永叔嘗言苦吟句云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

清悟詩

僧清悟詩云鳥歸花影動魚沒水痕圓

范文正茶詩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哉

六字歌

石守道赴太學直講濮州杜默作六字歌送之云仁義途中馳騁詩書府裏從容頭角驚殺蝦蟹學海波中老龍爪距逐出狐兔聖人門前大虫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一條路出甕口幾程身寄雲中水浸山影倒碧春看花稍半紅因此歌得在當年三豪之列又上歐陽永叔云一片靈臺掛明月萬丈詞

蜎飛長虹乞取一杓鳳池水活得久旱泥蟠龍其豪健皆此類也

石道士詩

有石道士詩云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生後刺史入觀中怒其不掃治庭宇撻之此辱先見前詩意也乃詩刺史云春來不是人慵掃爲惜蒼苔襯落花刺史悔焉召飲復有詩云敲開敗籜露新竹拾上落花裝舊枝

健官到底是男兒

李丞相云當時外鎮爲健官有學士遺外鎮官茶外鎮有詩云健官乞與眞虛直賴有詩情合得嘗符彥卿和汴有詩云全軍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環坐青娥趙國姬爲報長安冠蓋道健官到底是男兒

言懷詩

張退翁有言懷詩云命教隨分樂天賜一生閑

李清臣詩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侍吏報曰太祝方擬清臣爲絕句曰公子乘閑卧絳㡡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吐哺無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床之選

閑慢繊題必不看

蔣堂侍郎告老姑蘇有僧將遊錢塘求呂濟叔書公作詩曰告老於君惟掩戶年來無事

老江干吾師莫訝無書去閑慢繊題必不看濟叔見之厚遇其僧且以書愧謝焉

孩兒啼哭飯籮空

有儒生張求上呂申公詩曰近日厨中乏短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母因低語向兒道爹有新詩上相公相公見詩甚悅因厚贈之

燕雛巢詩

唐僖宗時千化茂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雛巢詩云舊壘危巢泥已踈今年因

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
飛王人見詩復留之

張退翁詩

張士遜丞相送魏處士詩云一片閑雲來帝
里歸飛不肯待秋風

娼妓崔蘭英

陳叔文登第授宜興簿娼妓崔蘭英橐中可
千緡欲適人叔文曰吾未娶卽定約歸欺其
妻曰貧無路費吾且一身赴官乃與崔泛汴

東下三年替回泝汴而進私念英不知有妻
妻不知有英歸必起訟因與英痛飲推於水
併女奴推墮焉後遊相國寺見二婦人熟視
乃英也遣女奴召叔文叔文曰汝無恙乎英
曰向中子計我二人墮水相抱浮沉號呼求
救人拯之得活今日之事勿復再言但我活
卽不怨君我在城下任若明日速來不然訟
子於公叔文不得已市羊酒往焉至城下則
女奴已出迎叔文入至暮不出其僕乃入見
叔文仆面而手自束於背若今之極法者死
矣

李太保家青衣

龔球在都下元夜闕隨青氈車一婦人下車
携青囊其去甚急球逐至暗處曰我李太保
家青衣身年過限又加苦焉今夕走耳君能
容我願爲侍者球與携手同行長指一巷云
吾所居也汝且坐巷口吾先報家人然後呼
汝乃携青囊入巷尾出他衢而去囊中皆金

珠售於江淮間獲千緡往來爲商錢益增羨
一夕泊舟山陽並舟一婦人似識面而不憶
婦人曰我天之涯地之角下入九泉皆不見
子子只在此也我向車上奔婢也子挈我青
囊去坐待至曉爲街吏所擒付獄窮治囊中
物我無所訴荷械鞭箠肌肉潰壞手足墮落
竟死獄中訴於陰府得與子對球曰汝能捨
我乎曰我思獄中之苦恨不斬子爲萬段婦
人忿然升舟家人驚呼乃無所見球如醉卧

夢爲一吏攝至陰府王召吏云球命祿巳盡但王氏受重苦合於人世償之命吏送還後球遍身生瘡臭不可近日夜號呼手足墮地而死

評畫

畫山水貴乎石老而潤水淡而明泉石分乎高下山川辨乎遠近野徑縈紆雲烟出沒千里江山盡歸目下畫松竹則貴乎勢傲烟霞氣凌霜雪怪節森列直幹倚空虬枝蟠屈倒

纏龍蛇偃蓋低欹如藏風雨畫樓閣則貴乎萬木拱合群瓦鱗鱗良工望之不敢伸手

桑維翰召故人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有黃誥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間慷曰朱炳秀才安乎頃最相愛爲召來炳至一如魚禮箱出誥及公裳授軍巡判官他日又謂

魚曰羌岵秀才何在最相鄙薄見侮殊甚今吾在政地彼尚困塵土間君子不念舊惡爲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岵至公令於府中授官有白衣吏數人執岵至通衢一吏云羌岵謀反罪當斬岵大呼曰韓魚名我來受官我何罪乃斬之魚大慟曰岵之死吾召之也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岵來曰公生死在巳岵昔日同場屋閑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使吾身受利刃屍棄郊野妻

子凍餧公心安乎吾上訴於天帝憫其無辜授司馬判官公曰吾爲君飯千僧誦佛書千卷可乎岵曰得君之命而巳他無所用公不久遂死手足皆有傷處

汾陽王

少時宿郊外田舍家聞燭下有人嗽聲不見其形又榻下有人呼曰吾二人各直一更夜有人盜牽公馬出垣外二人匍匐出執其盜曰爾何人輒敢盜汾陽王馬奪馬以歸

韓魏公爲紫府真人

右侍禁孫勉爲元城埽官所多墮陷埽卒曰有巨黿穴其下天晴輒出勉伺其出引矢射之正中其頸勉晝夢一吏召曰子殺黿今召子証隨至一官闕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韓魏公也勉私念向蒙公提拂見當求助入望公坐殿上侍立乃碧衣童子勉再拜乞真人大庇公顧左右取青囊中黃詔韋讀詰曰黿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穴隄埽岸事乃勉職也公命遣去

驪山記

張俞遊驪山見老叟曰吾嘗見大父言唐明皇府事因取驪山六幅圖大小九殿臺亭六十二處當時有獻牡丹者謂之楊家紅乃楊勉家花貴妃夕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於先春館栽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名爲一捻紅帝詔郡國鑄開元錢妃指甲誤觸模冶吏不敢換迄今錢背有甲痕爲民間獻黃牡

丹花面幾一尺高數寸帝未及賞爲鹿啣去有佞人奏云釋氏有鹿啣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鹿遊宮中非嘉兆也殊不知祿山亂深宮此其應也貴妃日與祿山嬉遊一日醉戲無禮尤甚引手抓傷妃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爲訶子遮之後宮中皆效之祿山嘗醉卧明霞閣下宮人誤覆水於面祿山瞋目噴氣頭上生角體亦生翼蜿蜒欲飛帝急往觀曰不足異也此乃猪龍少頃祿山睡覺曰臣夢爲人以水沃臣臣化爲龍妃以問帝帝曰祿山非真龍乃是猪龍異日須死兵刃妃曰莫爲患乎曰此外非汝可知一日妃洛出對鏡匀面褚腰上微露一乳帝捫弄曰軟溫新剝鷄頭肉祿山對曰潤滑初來塞上酥妃大笑曰信是胡奴只識酥祿山出守漁陽白妃曰此行深非所樂此別復有相見期乎妃笑而不答祿山曰人但患無心耳苟有心雖抽腸濺血萬生萬死猶且不

顧臣須來見娘娘因抱妃泣久不止祿山數失禮於妃妃晚年尤不喜恨無計絕之耳既行甚快快令前騎作樂祿山曰樂有離聲人多别恨自古迄今也後興兵反私曰吾非敢覬覦大寶但欲殺楊國忠等數人一見貴妃叙離索得同歡三五日便死亦快樂也

王㓜玉句

王㓜玉名娼也嘗有句云春蚕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

切孫氏脉

周默授宜興簿切好方藥隣有張復者妻孫氏張病煩一切脉默見其妻秀艷念無計得之白其母召飲接隣家好挑之死不對默念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曰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幃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木鷄孫答詩曰雨集枯池時暫綠藤籠老木一番新如今且悅目前景粧點亭臺隨分春每得子簡急看即致恐彰子之惡也因驟之功邀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為者况士人乎默將之官為簡曰古詩云寒江後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換舊人是老當先沒也我願終身不娶以待孫答曰無妄之言未敢奉訴人之脩短固自有期設或不幸當俟他日後三年默替歸訪之則復已死乃遣媒與孫通好娶之

泥子記

衛士錢千泝河岸行見一泥兒卧水上彩色

鮮明千取歸遺其妻妻曰君以我無子遺我也乃造綵衣晝致懷抱夜卧寢所一夕泥子遺溺茵席千乃棄於溝中中夜泥子自門而入悲啼求母乳升床入衾千懼求康生占焉康布卦云事係三人之命愈忍求術康曰子歸以利刃擊之當絕其怪千淬劍伺怪至擊之鏗然有聲執燭視之怪無有也其妻斃於血中明日衛士禁千有司千以康生教之吏追康生為証康惧自縊千竟不能自明伏法

東市

流紅記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衢流一紅葉上有二句云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意葉上題詩問阿誰好事者贈詩曰君恩不禁東流水流出宮情是此溝祐後取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亦得紅葉即祐所題得葉之初嘗有詩云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

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於是相對感泣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

譚意哥記

譚意哥喪親流落長沙年八歲寄養竹工張文家官妓丁婉卿見意姿艷偶念苟得之必盈吾屋乃厚遺文求售年未及笄獨步一時車馬如市尤工詩筆府公會客監博士有故至府公曰監博拜時鬚皆地意對曰郡侯宴處幞漫天半刺蔣田指意面曰冬瓜霜後頰添粉意執公裳袂曰木棗秋來也著緋會汝州張正字爲潭茶官相得歡甚意乃歸之有情者贈詩云才色相逢方得意風流會遇事尤佳牡丹移入仙都去從此湘東無好花後張調官意餞別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今之分秩來無後期腹有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念之別後寄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約孫殿丞

女爲婚不敢作書報意意爲書云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一入閨幃克勤婦道遽此見棄致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有義則合佩服前言無故見離自傷微弱稚子三歲期於成人旣妾之身而已後三年張妻孫氏謝世有客自汝來云意掩戶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親教其子張乃如長沙意不肯見曰子已有室宜去無宛我張曰吾妻已亡矣意云適媒妁行六禮乃敢聞命張如其請挈歸京師意治

閨門有禮法其子以進士登第

龜息氣

王昭素能運龜息氣年九十餘方卒其首縮入腹中

小蓮

李郎中女奴公大惑之一旦泣曰妾城上之狐也前世爲人側室讒其主母良人聽焉憂憤而死訴於陰官妾受此罰歲月旣滿當死鷹犬之下歲身落屠人口腹又成留滯

未得往生公某日出都門有荷狐者公多以錢售之以紙爲衣以布爲棺瘞之高壤公之惠也翌日辭去公如期出門果得狐瘞之

朱蚍記

李元於吳江岸見小朱蚍長不滿尺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之放於茂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邏士朱浚謁見曰浚居橋尾數百歲耳大人遣奉召幸恕坐邀同舟至一山樓殿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小子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救此微命朱浚令再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鱗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女奴小字雲姐今欲贈子子納之當得其助無何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私入竊所試題目出元乃檢閱宿搆入試大得意薦名登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久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鄉是去程莫爲初婚又相別都將補愛與新人元時新

娶故也

周婆必不作是詩

曹圭妻朱氏剛很或勸其子誦關雎之篇以覘諷之母曰毛詩何人作也子云周公所爲朱曰使周婆必不作是詩也後圭爲縣令凡有男女訟於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焉圭夫婦忽病夢二吏攝至陰府府君命紙書斷曰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制禦百姓何由整齊鞭背者千朱氏詞云身爲婦女合治閨

門奪夫權而在手反曲直以從私鞭背若干既覺背各有鞭迹存焉

西池春遊記

侯誠叔久寓都下嘗遊西池有婦人其容甚冶遺小青衣送詩曰人間春色都三月池上風光直萬金幸有桃源歸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尋他日又得詩曰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祇住杏園東青衣引生至大第盃盤交錯燈火如晝

生歸數月復至其處都迷舊路老叟云此有狐怪多為人妻告欲再見之青衣復送詩曰睽離經月音書斷君問隣翁盡得因沽酒暗思前古事鄭生的是賦情人乃復見娼俛首愧赧生曰大丈夫嘗聽臥烟月占柳怜花則無憂矣相携臥內粧奩極厚生有舅家南陽乃往詣之舅為娶郝氏為婦生以書謝絕娼後十年郝氏死生亦失官嘗出宋門輕車駕花牛揭簾呼生曰子非某郎耶吾已委身從人矣不敢多言同居乃良人之族也

續青瑣高議

賢鷄君傳

賢鷄君會敢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齋容何久矣歸步庭際見女子採英弄蕊映身花陰君疑狐妖正色遠之女亦徐去月餘飛空而來曰奴西王母之裔家于瑤池西真閣恍如夢中引君同跨彩鱗在寒光碧虛中臨萬丈絕壑陟蟠桃嶺西顧瓊林爛若金銀世界

曰此瑤池也藍波烟浪瀲灔萬頃珠樓玉闕玲瓏千疊紅光翠霧間若虹光掛天雨腳貫地命君升西真閣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語未畢見千萬紅粧珠珮丁當星粹丹臉霞裳人面特秀麗艷發其旁西真曰此吾西王母也久之紫雲娘亦至西真曰此賢鷄君也須臾觥籌遞舉霞衣吏請奏鸞鳳和鳴曲又奏雲雨慶先期曲酒酣復入一洞碧桃艷杏香凝如霧西真曰他日與君人間還雙棲於

此君乃辭歸

張世寧神降

太原府助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室紫雲樓殿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妹曰我籍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會　瑤池考覈塵中地仙功行薄聞人間麴蘖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啓其事為我有人世酒分宜謫償之寓迹浮生今還本籍因歌曰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

桃源三夫人

陳純至桃源愛其山水秀艷乃褁粮沿溪而行九九日至萬丈絶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粮盡卧困聞有美香流巨花十餘片其去甚急純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　乃食之渴甚飲溪水數斗下利三日行歩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相會於此其夕水際樓閣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召純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中衆樂並作玉源請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思雖佳但七月十五夜月亦可玉源乃作詩曰玉兔步虚碧水輪飛太清靈源和曰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清桃源曰九秋今又半萬里一輪懸純曰秋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仙花食教異日作枯骨如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耳將曉同舟而下有頃即至碧窓朱閣非人世所有玉源戒純慎無入南軒當不利於子純竊往焉軒中有玉笛竊取吹之忽見人物山川乃其鄉里子呼他人為父妻呼他人為夫方宴聚語笑久之不見純嘔一卵於地化為紅鵝飛去仙來見純責曰不聽吾戒今不能救矣莫非命也後三十年當復此來宜內養真元外崇善行以舟

送純歸

隆和曲丐者

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廷鎮有二丐者喧爭於道老姬曰我終身丐乞聚金數百此子貸去半載不償無競取緡如所逋數與之丐者謝曰吾實通其錢君行路入能償之以解其鬪吾家在隆和曲笏倜青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當有厚謝無競異其言後入隆和果有簾櫚入門見數丐者地爐共火入室有冠帶者立於堂乃向丐者丐既坐曰可小酌禦寒無競怳惚甚疑其人勤勸遜辭終不飲但濡唇而已時方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懷歸丐者作詩曰君子多疑即多悞世人無信即無成吾家路徑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取桃乃紫金三塊因大悔恨翌日再訪之已不見詢問皆無知者無競琢其金為飲器年七十餘面色紅潤豈酒濡唇之力乎

茹魁傳

茹魁河東人不載其名字諱之也在都下與名妓胡文媛往來既久媛欣然奉之魁出則閨戶雖萬金之子莫得見媛嘗為蜀葵花詩曰却有一端宜恨處開花相背不傾陽

妓贈陳希夷詩

成都妓單氏贈陳搏先生詩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

有酒如線

楊億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甚則見答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

火筋熨斗

丁晉公在秘閣日愛近火常以鐵筋於灰爐間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火筋使熱公至為筋所熨曰昨宵聞鼓聲通曉不得寐問其故曰樂其祖先耳也 樂格

類說卷之四十六 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七

遯齋閑覽

盜入魏公室　醉僧

荊公思咸常二卦　雪詩

參軍舞尉受笞　羅紹威詩

金山詩　西山寺詩

荊公金山詩　徐寅詩

動人春色不須多　詩人以乘官為高

狄遵度詩　編竹橋放蛾

草堂和尚　燕巢過尺吉祥

誦金剛經　口中芙蕖花香

一介行李　李陵江淹者

吉貝布　半夜鐘

打字不字　通印子魚

蘭芷　柘枝

擬古詩　香奩集

歐公疑易非完書　論晉史

南北史　蘭亭不入選

杜預碑

少伏生八歲多太公二年

消風散　合依元降指揮

妻妬　姊妹六虎

誤探澡豆末　腸癢疾

李伯時畫　四詩人名謎

盜絹　張公吃酒李公醉賦

兄弟同遊娼館　絕欲延壽

唶然一翁公然一婆

三鹿為犇　上官弼下官口

學士院題　雲破月來花弄影

嘲聶姓　戲作啓事

謎語　而立歲者稀年

門上書午字　僕呼司徒

鑿池皮棚　崖州地望重

中丞客舡歸鄉長老迎馬赴闕

我儂你儂　秀才康了

竹詩　仇覽梅福

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
月夜招隣僧閑話詩
空子口不合　一壺千金
鍾馗　雌黃
王莽禁複名　訝鼓戲
倒誦揭諦呪　燕肉餌魚
仕宦忌死日　細末將來
張百杯　太陰玄精石
李庭珪墨　李泌茶詩
荔支諸　忌食羊血
目疾忌浴　避火
鼠淚　南人不識雪
鳳州三出　郴連道中托宿
蟲毒　朱虎殘
蜈蚣　蟲入耳
水蟲蛋　夜虎
栽松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七　終

類說卷之四十七

宋溫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參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遯齋閑覽

盜入魏公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宿省夜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他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醉僧

孫元規知杭州號爲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炙項求化施利山積公命捕其妻女數人遂寘于法又有僧醉臥道上爲邏者所擒規問爲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遂與

對酒一壺一引而盡公令扶歸勿使侵侮僧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迹於此不幸為此子所識不可復留矣跏趺而逝

荆公思咸常二卦

王荆公知常州對客未嘗有笑容一日會客娼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有客乘間啓公公曰曏昔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自喜有得不覺發咲耳

雪詩

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之句

參軍簿尉受笞

杜甫詩曰脱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云判司卑官不敢説未免捶楚塵埃間牧杜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知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猶今胥吏

羅紹威詩

羅紹威唐末為魏博節度使喜為詩時江東羅隱有詩名紹威厚禮之因目已所為詩號偷江東集如樓前淡淡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脚風之句無愧於隱

金山詩

郜祥正金山詩王荆公極愛之有云鳥飛不盡暮天碧魚歌忽斷蘆花風又山居謝云謝家庄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

西山寺詩

唐題西山寺語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

荆公金山詩

金山寺留題詩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土少不生塵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王荆公云天末海雲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

徐寅詩

莆陽徐寅詩云身閑不厭頻來客年老偏怜最小兒洛陽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

鄉人

動人春色不須多

唐人詩云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王荆公親書此兩句於書上或為荆公自作非也

詩人以棄官為高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心亦蛾無歸期矣王易簡公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耶嘗於壁間見人題云謀身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與所謂一日覲除目三年損道心異矣

狄遵度詩

狄遵度為詩以老杜為法嘗為文祭來賜之墳忽夢子美誦詩十餘篇世所未聞者及覺記其彷彿足成篇為佳城云佳城鬱鬱頹寒烟孤雛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鴈連天孤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蟪蛄論天年夜卧以下子美所誦也歲餘遵度卒時年二十六

編竹橋救蟻

二宋少有胡僧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在其下後十餘年僧驚謂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救活數百萬命者否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試記之宋曰堂下比有蟻穴為暴雨所漂群蟻遶穴旁吾戲編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今歲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

草堂和尚

曾楚公居泉南有草堂和尚年九十餘戒行孤潔公與其夫人時携衣食遺之僧曰願為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娠一夕夢僧披幃而入夫人驚悟而生子則草堂和尚已坐化

其所生子即魯公也

燕巢過尺吉祥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疋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誦金剛經

張持國日誦金剛經二遍每展卷必焚香正坐誦經未畢不中起與語亦不荅其家素多狐持國在家則帖然一日妻病恍惚見數婦

人侵侮妻曰不能媚吾夫乃獨困我婦人曰彼常誦金剛經吾儕安敢近妻曰吾豈不誦經耶荅曰汝日誦萬過吾猶不懼妻於是始加精勤其怪遂息

口中芙蕖花香

歐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於此公後問妓曾讀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

公命取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所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一介行李

左傳云君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註云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裝為行李非是

李陵江淹書

東坡云李陵荅蘇武書其詞儇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子卿所以仰天搥心泣

盡而繼之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間人所作明矣年世既遠真偽難辨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荊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況其餘哉宋庠以私意改周易正經數十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吉貝布

閩中木綿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布南史海南諸國傳林邑等國出吉貝木其華如鵝毛紡

之作布與苧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葢俗呼古爲吉耳

半夜鐘

歐公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云人死鳴無常鐘疑詩人偶聞此耳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

打字不字

今土俗同訛者豈惟打字不字本分鴂切人皆以通骨反呼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其地有應通侯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荊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蘭芷

荀子云蘭槐之根爲芷白是兩物又云蟹六距而二螯蟹實八足不應言六距荀　卿楚人蘭芷蟹皆楚地所有著書者旣借物以爲諭當能辨物之形性不知何以致誤如此

柘枝

柘枝舞本後魏拓拔氏之戲後人鄙之易拓以柘易拔以枝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

休上人詩故事又擬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皐苗生滿阡陌今此詩又在淵明集中皆誤也

香奩集

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爲後人嫁其名於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堯侍郎無題二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同偓序中亦具載其事又嘗見偓親書詩一卷其孃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偓詞致婉麗非凝能

及凝言予有香奩集不行於世凝好為小詞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則凝之香奩集乃浮艷小詞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為凝作也

歐公疑易未完書

歐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句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註乃易之緯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論晉史

晉史為誕怪多有甚害名教者如鄧攸挈子與兄子偕行時盜起攸恐不能兩全欲活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攸乃縛於道旁而去如此則攸之滅天性何足為賢列女傳王渾見王濟趨庭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意妻鍾琰曰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何等語乃載之史冊更謂之列女乎謝安掟書至正與客棋還內不覺屐齒之折謂之矯情鎮物安之過海風起浪涌諸人皆懼而安自若又桓溫欲害安與王坦之坦之倒執手板而安神色不變待堅入寇獨無懼色如此之類曰矯可乎故荊公詩云鄙哉斗筲人得失易驚怯妄言屐齒折吾欲刋史牒茲深疾作史者之謬也

南北史

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

特為繁猥如云陳主名叔寶以反語為少福且俚俗反語豈足載凡人以叔寶為名字者固多若從反語盡為少福乎又齊文宣即位年號天寶以字文析之為一大人只十故天寶盡十年而帝崩如梁主蕭歸襲位亦號天保而盡二十三年一何無據也此類甚多可盡削去

蘭亭不入選

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似此不

入選然絲竹管弦語亦重復也

杜預碑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爲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爲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爲陵谷既爲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又不達物理

少伏生八歲多太公二年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云

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

消風散

王荊公嘗訪蔡君謨取絕品茶烹點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亦嘆公真率

合依元降指揮

元厚之熙寧中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對曰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降未嘗指揮吏慚而退終不罪也

妻妬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美而妬一夕范輪宿同事戲取妓雙履寄置范卧具中詰旦吏挈衾襆歸妻見履神色沮喪因捫心曰天乎吾至是耶入室自縊而死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子始晬甚愛之偶因開宴命妓佐酒一妓秀慧倅與戲笑忽見老兵擎生肉二盤至倅

與客前倅愕問之則其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戲乃手刃其子持肉以獻焉婦人之妬出於天資脇以白刃不變也故小說載太宗賜房九齡妻酒事至今以爲口實

姊妹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中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闢戶移榻中庭持刃獨發

徹且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

䜋採藻豆末

沙陽醫者鄧獻臣夜有叩門者甚急曰吾家去此一十里父年八十忽病腹疾困殆遠投先生鄧方被酒遽於篋中採藥一貼授之其人倉忙而去及曉方悟藥乃澡豆末耳鄧悔恨意其人必死既而其人至曰賴君靈餌父已痊安以十千為謝荅鄧以無心付之此人至誠服之故疾愈

腸痒疾

傳舍人忽得腸痒之疾至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所未有也

李伯時畫

李伯時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為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四詩人作謎

有人作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霜雪膺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名也或云王荊公作

盜絹

有書生因盜絹被執太守令作賦獲免其警對云窺戶而聞無人心乎愛矣見利而忘其義卷而懷之

張公吃酒李公醉賦

郭朏有才學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

詰問朏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者朏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朏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馬清河丈人方肆盃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守笑而釋之

兄弟同遊娼館

李漢英秀才與昆弟同遊娼館題壁而去有滑稽子書其人厲詩於其旁曰兩行何處闊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絕欲延壽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見年踰九十有嬰兒之色公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惟絕色欲耳公曰若然則雖千歲何益

皤然一翁公然一婆

有一郎官年老置婢妾數人鬢白令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爲群婢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白者未幾頤頷遂空又進士李爲仁盡摘白髮其友驚曰昔日皤然一翁今

則公然一婆矣

三鹿爲犇

石甫學士嘗戲荆公云鹿之行速於牛牛之體壯於鹿蓋以三鹿爲犇三牛爲麤而其字文相反何耶公哂而不答

上官䖍下官口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䖍亞所親信任滿將去亞曰何以見教䖍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哂曰君乃上官䖍也如下官口何䖍哂而去

學士院題

有人於學士院題云李伯陽指李木爲姓生而知之楊大年見之索筆云馬文淵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雲破月來花弄影

郎中張子野以樂章擅名宋子京往見之先令人戲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

耶

嘲聶姓

國子博士郭忠恕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聵收龍只作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答曰莫哂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戲作啓事

孔太太嗣宗爲浙曹戲作啓事云滿肚裏伴容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啓火爐頭却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院翁

謎語
王荊公戲作謎語畫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而立歲者稀年
有人年七十妻纔三十歲生子東坡戲作詩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者稀年

門上書午字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

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

僕呼司徒
文潞公戲云某平生仕宦不能追一僕某未入西府比僕已呼僕射某方得僕射此僕復遷司徒矣蓋俚俗之呼如此

墨池皮棚
王僧彥父名師古常自呼硯為墨池謂鼓為皮棚守嶺南一郡有李彥古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祗候參

崖州地望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中丞雇舡歸鄉長老遞馬赴闕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長老住慧林或問京師新事答曰舒中丞雇客舡歸

鄉本長老乘遞馬赴闕

我儂爾儂
杜三思吳人有口辯襄邑人李防戲曰問仙鄉有爾儂我儂之說出於何典答曰出應我裏第二篇應我裏蓋比人相語之詞

秀才康了
柳冕應舉多忌諱謂安樂為安康以避落字也忽聞榜出遣僕視之須臾僕還曰秀才康了也

竹詩

錢塘有學人作竹詩獻東坡有云葉攢千口劍莖聳萬條鎗公曰此竹葉似太少其人未喻公笑曰十竹方生一葉豈云多耶

伉覽梅福

今人號縣令為宰民簿為伉覽尉為梅福有王伉者頑鄙為尉氏尉呼令為薛家或譏之曰君知宰覽之義乎縣令必須識字故謂之宰簿與令同覽詞狀者也故謂之覽伉曰然

則尉何以為梅福曰職任雄緊一枚有福人也如足下可謂王福矣伉嘗為富家主藏故以此譏之

合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

有李廷彥獻百韻詩于達官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曰君家禍如此廷彥遽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月夜招隣僧閑話語

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妻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義方咨嘆問何以自娛答曰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取詩觀之首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閑話

堂宇口不合

太學有至樂齋人居此多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錢塘一寺極佳而僧好爭訟沈睿達因閱僧堂見堂宇口不合戲舉筆塗合之爭競遂息今所在遇火災亟須州縣牌額焚之得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有之

一壺千金

傳云中流失舡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鏝者浙人呼為壺明州昌國縣在海島中今往來舡有二鏝舟人云壺也

鍾馗

今人歲首畫鍾馗辟邪俗傳起於唐明皇時皇祐中穿地得碑乃宋宗慤母墓誌載其妹名鍾馗又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生於魏道武時又有于勁者亦字鍾馗以世數考

之瘡又居前則知不特起於宋也然瘡疹二字不同必傳寫有誤

雌黃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蘗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爲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人文章謂之雌黃

王莽禁復名

東漢人無復名或云王莽時禁用兩字蓋鉛槧所致

訝鼓戲

王子淳初平熙河教軍士爲訝鼓戲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按之節與優人之詞皆子淳所製也或云子淳與西人對陣命軍士百人裝爲訝鼓隊出軍前虜見皆驚愕乃進兵奮擊大破之

倒誦揭諦呪

漁人以猢猻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見鍾馗也有人見垂釣布網但志心默倒誦揭諦呪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燕肉餌魚

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麪爲餌爾則人食燕肉必爲蛟龍所害魚與蛟龍皆水類故其說爲可信

張百盃

張伯玉飲酒數斗不醉世號張百盃即吸水漱滌云酒之毒在齒滌去則不爲患陳康氏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太陰玄精石

鹽有十餘種海鹽最美其次解鹽然食之令人多風鹽精英在地歲久凝結如水精名太陰玄精石其味苦本草云味鹹者誤也

李廷珪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邽墨或作廷珪字者僞也其子承寬二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

其業祥符中昭應宫用迭郢墨爲染飾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

李泌茶詩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爲上品尚雜以蕕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番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爲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爲天下第一

荔枝譜

稱漢初南粤王尉佗以備方物和帝時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有言及閩中者今廣南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始著也今蒲陽爲天下第一

忌食羊血

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一食則前功盡喪

目疾忌浴

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

仕宦忌瓦日

仕宦多忌瓦日不赴官人多不曉瓦之義或云九宇頗類瓦字數家之說不同最爲無據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終者

細末將來

太祖皇帝內宴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集將終方薦此味益失其次耳又州郡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益御宴進樂先以絃聲發之後以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先以竹聲不惟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避火

有孫供奉者火發于堂衆皆踰垣奔逃有乳姥直穿焰中出身不焦灼嬰兒尚眠未覺人

問之答曰吾夫云避火當瞑目認勁直趍出若目開則氣悶必倒我用此說故出而不損亦不覺身蹈烈火也

鼠涙

夜藏飲食於　器中覆之不容鼠欲盜食不可得環器而走涙滴器中食之者得黄疾徧身如蠟針藥所不能瘵也

南人不識雪

嶺南無雪閩中惟建劍汀邵四州有之故北

人嘲云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柳實無花是南人非止不識雪亦不識楊花也

鳳州三出

陜西鳳州妓女手皆纖白舉郡色尤可愛又公庫酒美故世言鳳有三出謂手郡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漆栗筆蜜

郴連道中託宿

湖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儒生爲上祀僧爲次餘人爲下有儒生出行郴連道中日暮耕者曰前有猛獸不宜夜行此林下有居民可以託宿生入一荒逕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延入一室肴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甚妍生挑之欣然而就留連數日情意款昵私曰是夜將謀殺子以祭鬼我亦良家子爲其所刼至此適妾侍君欲聯君心耳及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指途耕者乃其黨也於是一家伏法生用賞得官與婦人偕

老

蠱毒

閩蜀之俗好畜蠱其法先聚百虫於器中任其自相啖食數月食盡惟留一物者則事以爲蠱以其子内飲食中即殺　人妄云殺人多則蠱家富饒不然反受禍故愚人造畜不已初中毒而未覺有與半年後其毒始行孕育漸多食人腸胃盡乃死臨死時輙能自道所毒之家姓名被者多是遊行商賈故其事

難究蔡君謨爲民漕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
土人云家有蠱不可畜雞駭飛去　又有物
不懼惟蝎能制之白蘘荷亦能療其毒梛子
厚種白蘘荷詩頗述其事本草云以知　子
三兩枚藏衣領間遇食有毒蠱自擊觸有聲

朱虎殘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爲
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虎性甚靈不妄食人
蓋命所值或宿寃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
爲虎所搏而去泰大呼云虎暴殺我母將無
所依虎遽捨之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朱虎
殘

蜈蚣

有人野外見蜈蚣逐一蛇甚急蛇知力屈回
身張口向之蜈蚣入其口俄頃蛇死穴其腹
旁而出拆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蝍蛆甘帶
蝍蛆卽蜈蚣

虫入耳

虫之類能入人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卽火
頸虫皂角虫皆能爲害有人患腦痛爲虫所
食或教以桃葉爲枕一夕蟲自鼻出形如鷹
觜人莫曉其名有人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以
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蚰蜒入
耳往往食髓至盡又能滋生凡虫入耳惟用
生油灌之爲妙

水蠱虫

凡夜食必以燭陳正敏大醉叱水將飲聞水
中有聲急呼燭視之得一虫狀如蚯蚓左右
曰水蠱虫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夜虎

嶺南有虫如蚯蚓長尺餘觜利如錐多夜半出
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誤觸之者直入人
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爲夜虎

栽松

凡松欲偃蓋甚易栽時去松中大根惟留四
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類說卷之四十七終

類說目錄卷之四十八

墨客揮犀
畫韓退之　不曉孟子
奔馬踐死一犬　鹽法
鸛雀樓　王向判狀
魏野詩　白樂天詩
五馬世　持碁謎
東坡詩　屢游相藏曾經御覽
詩我　芸草七里香

黃宗旦病目　包孝肅笑比黃河清
擔糞着棋　先畯者出鐵
奇疾　擊甕圖
犂見　熊館
滿城風雨近重陽　花詩比美女
春日即事詩　梵志詩
宋廸畫山水　江神元祐遷客之兒
雪詩　壽聖寺畫壁
酒肉林中過一生　處融
散隸
汝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左手舉筋　薦福寺碑
秋霖賦　王軺
鬼掣足　夢兒弟同在翰林
張綬真贊　問郎不知用則不錯
天生黑於子　宅枕乾剛貌類藝祖
陳亞詩　猫拱手曰不敢
張天覺作書　讀相鶴經不熟

平生恨五事　蘇合香酒
晉宋墨迹　打乳姥爾節秀才

類書目錄卷之四十八　終

類說卷之四十八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新野馬之駿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墨客揮犀

畫韓退之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紗帽此江南韓熙載也有當時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爲退之

不曉孟子

聖美少謁一達官値其與客談孟子殊不相顧忽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生平愛之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主人曰試言之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奔馬踐死一犬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　脩張景始爲古文二公造朝待旦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黄犬遇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語皆拙澁當時巳謂之工

鹽法

王君貺爲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三司即時寢罷

鸛雀樓

河中府鸛雀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甚多李益曰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

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曰白石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曰迴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王向判狀

歐公守滁州王向爲三班奉職監管一鎭內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之向判曰禮聞來學不聞往

教先生既已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詞而造獄書生持判見歐公公大稱其才獎進成就卒爲文人

魏野詩

蜀人魏野有陜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寇忠愍鎮北都有妓女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集野贈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

相諳

白樂天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又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

五馬

世謂太守爲五馬或云詩曰孑孑千旟在浚之郁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持碁謎

舒王在鍾山與道士碁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亦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持碁謎也

東坡詩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事見楊妃外傳曰明皇登沉香亭

詔妃子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上笑曰是豈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作仙童詩曰故將白練作仙衣不見紅膏污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度天下尼用白練爲衣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贈舉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詔跋陀羅至戲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對曰貧道客

食陛下三十載所欠者惟一死耳

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王荆公入朝有虱自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而笑公不知也朝退王禹玉指以告公且曰敢獻一言公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許我

賈魏公爲相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時謂之許我公强之邀驢而入廳事門吏止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我去爾不下驢而去公使人召之終不至嘆曰許一介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以道義自任者乎

芸草七里香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今不復存香草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菖蒲也蕙零零香是也茝白芷是也

黄宗旦病目

黄宗旦晚年病目毎奏事先具奏目成誦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同列密以他書易之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乞致仕

包孝肅笑比黄河清

包孝肅尹京號明察有編戸犯法當杖脊吏受財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辨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分辨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弄權杖之於庭特寛囚罪止從杖坐不知乃爲所賣孝肅峭勁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擔糞着棋

林逋居杭州孤山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久之復入籠中逋嘗泛小艇遊西湖有客至則一童子延客坐開籠縱鶴良久逋歸嘗以鶴飛爲驗也逋多學惟不能棊毎曰逋世間

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棋

先毆者出錢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靳財錢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

奇疾

世有奇疾者吕縉叔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如小兒有姜愚者忽不識字又一人患目視直物皆曲又一老婦喫物不知飽喫烝

餅百枚日飦一石米寮絕者每饑立須喫物稍遲則悶絕

擊甕圖

司馬温公童稚時與群兒戲庭有大甕一兒登之足跌沒水中群兒棄去公以石擊甕水因穴出兒不得死其活人手段巳見齠齔中矣京洛間至今多爲小兒擊甕圖

群見舊制

天下貢舉人到闕皆入對謂之群見班列紛錯有司患之近歲止令解頭入見向數百人閧門常言班列不可整齊有三色舉人蕃人駱駝也

熊舘

熊於山　數千里悉有蹤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舘雖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滿城風雨近重陽

黃州潘大臨工詩貧甚臨川謝無逸以書問

有新作否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蔽翳昨日有詩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哄其迂闊

花詩比美女

前輩作花詩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黃魯直酴醾詩曰　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夫彭淵材作海棠詩曰雨過温泉浴妃子露

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春日即事詩

趙師民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楊柳弄春容

梵志詩

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黃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宋廸畫山水

度支員外郎宋廸善畫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有陳用之亦畫山水廸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當求敗牆張素其上久之見敗牆之上皆成山水之象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心存目想隨意命筆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遂絕妙

江神元祐遷客之鬼

王榮老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之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橐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可又以端硯又以宣包虎獻之皆不驗有黃魯直草書扇子題韋應物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一帆而濟予謂觀江神必元佑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雪詩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曰當作不經人道語平仲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淡抹牆腰月半稜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

壽聖寺畫壁

王拱辰陜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絕妙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瘞于寺西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

令尚存十堵餘神彩皆欲飛動
酒肉林中過一生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一至洛中看花館於范氏園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吃半角小范止與十金曰跛子喫碗羮去乃作詩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碗羮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歷融
歷融或謂之歷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黃棋其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錯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

散隸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汝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溫溫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左手舉筯
有三客共過一新貴人留食三客皆左手舉筯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客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

薦福寺碑
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上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出我右者時盛行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秋霖賦
徐仲謀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仲謀獻秋霖賦其畧曰連綿乎七月八月洊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時終朝禮佛放朝參而晦夜傳宣泥途没於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平於橋面難渡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

政奏曰陰陽失序自當策免聖恩未允[illegible]
臣以詞語侵侮臣等無面目師長百辟上怒
仲謀責監邵武酒税
玉輅大駕
玉輅唐高宗造自唐至今凡三至太山登封
其他巡幸莫計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
嶽措盃水其上而不搖慶曆中别造玉輅乘
之動搖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尤工未經進
御方陳大庭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又用唐輅

其穩利堅久歷世莫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
之若行諸輅之後則穩然有聲
鬼掣足
有李主簿夜泛舟臨舷濯足忽有物自水中
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云痛徹心骨不可
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
夢兄弟同在翰林
元厚之少夢人告異日須兄弟數人同在翰
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除
學士同時相先後爲學士者五人韓持國維
陳和叔繹鄧文約綰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
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張綬真贊
裴度自贊其真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爲
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張綬貌甚美
嘗繪其容以寄其兄唐公公改裴贊寄之曰
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爲將不爲相一片靈
臺丹青莫狀

問郎不知用則不錯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時語曰問郎
不知用則不錯
天生黑於予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　參不可得時薛
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曰平
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
門人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
豆其如予何

宅枕乾岡貌類藝祖

王相有邊功久居樞要仁廟朝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上章待罪云宅枕乾岡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蓋父母所生上益厚遇之

陳亞詩

陳亞詩云浪平天接影山盡樹回根又有惜竹詩云出檻亦不剪從教長瘦蔫年年當盛夏葉葉是清風

猫拱手曰不敢

鄱陽龔冕仲之祖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雛犬或巾幘行鼠或日晝群出家人驚懼召女巫徐姥治之對爐而坐有一猫卧其側家人指猫曰吾家百物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耳猫忽人立拱手曰不敢姥大駭而去後數日二子皆登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張天覺草書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使其姪錄之姪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之久亦自不識詬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也

讀相鶴經不熟

淵材迂潤好怪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産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俄頃鶴展脛伏地忽誕一卵淵材歎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孔子之語餘皆勘驗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

平生恨五事

淵材嘗曰平生所恨者五事耳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

蘇合香酒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賜藥酒一瓶文正飲之安健上曰此蘇合香酒也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煑調五臟却諸疾自此士

庶效之

晉宋墨迹

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購求前世墨迹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打乳嫗關節秀才

許懷德爲殿帥有舉人因乳嫗求爲門客曳襴拜庭下懷德遽坐受之人謂懷（德戴）人不知

事體客謂曰宜少降接德曰我得打乳嫗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類說卷之四十八　終

類說目録卷之四十九

地理新書

青龍白虎　宅高下

宅不居處　宅有水路

樹木向背　光澤者吉

形勢　塋各有宜

出入處　地有五不可

水出入吉凶　水名有九

白虎登牆　樹木吉凶

貴山

脩真秘訣

九宫　金聲玉響

神氣　內外丹

六氣　養神

存想　養性

黄帝雜忌法　吐納

和氣　夜卧

存心中氣　目瞤耳鳴

念日中黑衣八　勤止禁忌
飲食禁忌　醉飲過度
服玉泉　房中禁忌
漢上題襟
連珠　庭筠詩
成式詩　雲藍紙
魚子纈　鳳凰釵
絕句
籍川笑林

非常不敢說　大舜善與人同賊
策題　好占便宜
大排口號　行令
禮夕行令　趙胸獻上
決水灌田伏罪狀　火燒裳尾
殷芸小說
蒲臺　四宮
彈棋　天地面方一尺
凌雲臺　元帝沐

四廢日　悲乎足下
託葫蘆而生　二子委甑
作汝交　如汝所言亦佳
肉翅　子貢父出占得鼎卦
石橋觀日出　科頭宴起
此是噉石客　老子乘鹿入胎
蔡邕作仙　璠璵之樂
半英雄　一坐起迎太初
軒軒如朝霞舉　有疾不通客

蔡邕即張衡後身　珠襦玉匣
借書可嗤　在郡高枕
此年少甚蜩蝭　布衣雄世
葛巾羽扇　圍棋信至無兒書
貸鹽百斛　誤呼父字
龜行不擇日　一門盛矣
婢訟府君　九館癡羊
鸚鵡　潘石同刑東市
無鬼論　廬山君

玉漿玉髓　九醞酒
盧氏雜說
音聲郎君　金條脫
攙腿子　道子畫驢
織綾花樣不同　筆管刻從軍行
着緋進士　爛蒸葫蘆
厠賓國香　臨小王帖
宋五坦率　不食菜心
撻額裹頭　避世術

硤石吟　東翅鶏子
黃賊打黑賊　取卿相為狀頭
押山字　西獅子脚
金殘玉盞地　四六
焚香探丸　塗歸
目視具僚氣呑同列
立德政　蒙惠也愚
鄉貢進士　鍊腿
蜀葵華是何草　餅卷氷切詩賦

目錄終

類說卷之四十九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駿　叅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地理新書

青龍白虎

宅欲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汙池謂之朱雀後有丘陵謂之玄武為㝡貴地若無此相凶不然種樹東種桃柳南種梅棗西種梔榆北種杏

宅高下

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走牛馬凡宅地欲平坦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

宅不居處

凡宅不居當街口處不居古寺廟及祠社爐

冶處不居草木不生處不居故軍營戰地不居正當水流處不居山谷衝處不居大城門口處不居對獄門處不居百川口處

宅有水路

凡宅東有流水達江海吉東有大路貧北有大路凶南有大路富貴

樹木向背

凡樹木皆欲向宅吉背宅凶凡宅地形卯酉不足居之自如子午不足居之大凶子丑不

足居之口舌南北長東西狹吉東西長南北狹初凶後吉

光澤者吉

凡人居洪潤光澤陽氣者吉乾燥無潤澤者凶

形勢內外

宅地岡壠形勢須抱左右相掩首尾相就左盻右顧如龍如虎又曰後有走馬岡前有飲馬塘白虎緣山青龍入泉朱雀鼓翼玄武登天大吉

葬各有宜

古者諸侯葬連岡卿大夫葬長原庶人葬平地各有宜也安明堂處皆須安穩八方朝伏容主歸按蹲坐四平三隅湧起遠望枉天近視入泉草木長大土色肥潤龍尾若牽輪與索形勢如抱子

出入處

風水訣曰出處為來入處為風氣脉水流案山皆朝是也取氣脉攢聚處用之故風水出入不宜乃

禍患之本

地有五不可

凡地有五不可岡斷一也砂壇倒流二也山如拒敵三也風水來往門戶交箭玉案不起與武不翔四也四隅不張八向不長橫岡旁壠都無起伏鉤鎖不連五也

水出入吉凶

凡宅門下水出財物不聚野水來入壬壽疾宅中水交流者暴死

水名有九

凡水名有九一曰流水與河江通者六十步
外吉六十步内凶二曰潢洿三曰帶劍四曰
鬬水五曰箭水六曰清血水七曰亂水八曰
客水九曰逆水並凶

白虎登牆

凡宅四方有四角道謂之天獄凶宅門當巷
衝謂之白虎主殘疾宅在道岐口謂之白虎
銜屍宅北道當宅謂之白虎登牆

樹木吉凶

朝生門主暮死宅東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
有桃皆爲淫邪宅西有柳爲被刑戮宅東種
柳益馬宅西種棗益牛中門有槐富貴三世
宅後有榆百鬼不敢近堂前有榴吉

貴山

抑衛山如列衛狀旌節山如初生笋進財山形如
獸頭屛障山如立案華表山如毬仗捍門山
勢横遮銅魚山形如大鐘

修真秘訣

九宫

人頭中有九宫上象九天下法九地身有九
竅陰陽復有五城十二樓金堂瓊宫每宫有
神保護生道夫存九宫太乙者專心任眞彷
彿如見但存一宫分明則百邪去身衆福來
矣

金聲玉響

耳中忽聞金聲玉響是真氣來入道欲就矣

神氣

神者氣之子氣者神之母形者神之室氣清
則神暢氣濁則神昏氣亂則神勞氣衰則神
去神去則形腐人以氣爲道道以氣爲生生道
兩存故長生久視

内外丹

老君曰氣象天地變通莫測陽龍陰虎木液
金精二氣交會煉而成者謂之外丹含和煉
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修煉不息
朝于絳宫採於五氣以哺百神此内丹也修

道之士內丹可以延年外丹可以升仙內丹
成而外丹必應外丹應而內丹必充皆未至
於升舉

六氣

六氣者呬主肺呵主心噓主肝呼主脾吹主
腎嘻主三焦三焦法象於三十六氣分行於
六腑通利水穀調適形神

養神

夫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腦養腦先

須養精養精先須養血養血先須養唾養唾
先須養水而九還七返者大而論之一年一
周天小而論之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
從寅至申為七返却到 子為 九還

存想

神仙之要莫大乎存想存謂存我之神想謂
想我之身閉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
心心目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

養性

養性之道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
耳食用少而不用頓常如飽中饑饑中飽善
養性者先饑乃食先渴乃飲食後當行以手
摩腹數百遍暮卧常習閉口口開即失氣邪
從外入屈膝側卧益人氣力勝正偃卧春欲
晏卧早起夏秋欲夜寢早起冬欲早卧晏起
雖云早起莫在雞鳴前雖云晏起莫在日出
後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聽久視莫強食
莫強酒飲不欲多多則速吐養性之士唾不

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
處立不至疲卧不至厭先寒而衣先熱而解

黃帝雜忌法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
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然燭行房
醎傷筋酸傷骨飽傷肺饑傷氣久視傷血久卧
傷氣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凡牆北
勿安牀勿面北坐夜卧勿覆其頭入廳勿燃
燭喚之定死無疑正月寅日燒白髮吉寅日

剪手甲午日剪足甲又燒白髮吉

吐納

凡吐者去故氣亦名死氣納者取新氣亦名生氣

和氣

彭祖曰和氣導氣之道密室閉戶安牀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閉氣以鴻毛著鼻上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

三百六十歲隣於真人也

夜卧

夜卧覺當叩齒九通咽唾九過以手按鼻左右上下數十過

存心中氣

仙經曰常存心中有氣大如雞子內赤外黃旣辟衆邪延年益壽又云常存心爲炎火如斗煌煌光明百邪不敢干之

目瞤耳鳴

仙經云若目瞤耳鳴心動面熱意中隂憂者必有災患當竊呼曰司命通天真人續集乙命以金繩使某乙千秋無窮三呪止

念目中黑衣人

常以鷄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長三寸黑衣而立名爲眼光令人見萬里外事

動止禁忌

道林曰晦日不歌朔日不哭大小便時不得仰視日月星辰及向西北不欲奔車走馬越井跨竈不欲高枕遠唾眠中引扇坐濕當風

飲食禁忌

凡人食欲少而數不欲頓而多食不欲急急則橫脾法當熟嚼令細冷食不用熱水漱口熱食不用冷水漱口食必先食熱然後食冷

醉飲過度

酒有大毒大熱大寒凝海惟酒不冰其至熱也飲之則昏亂易人本性其至毒也若解風寒宣血脉消邪氣引藥勢不過於酒也若醉

飲過度益傾斗量毒氣攻心穿腸腐脇此則
喪生之源也
服玉泉
道人蒯京年百七十八而甚丁壯言朝朝服
玉泉玉泉者口中唾也朝旦早起漱津令滿
口吞之叩齒二七遍名曰煉精
房中禁忌
天地晦暝日月薄蝕疾風甚雨雷電震怒四
時八節弦望晦朔星辰失度本命之日魁罡

直日六甲子日六丁庚申子卯日又忌名山
大川神樹廟社佛寺古壇日月星辰之下燈
燭之前又五月十六日天地交會之辰特忌
會合
漢上題襟
段成式與溫庭筠唱和并往來東弁人
連珠五首
東莞公夜列數花或作連珠五首以代劇語
共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塵泥之將隔石室
素子怨仙侶之易分因知三鳥孤鸞從來要
四金鷄玉鵲不厭成群其二曰名比大喬怨
佳期之未卜居連小市恨的信之可移因知
夜逼更長針漢回時脉脉與侵夢斷行雲去
以遲遲五首格皆同
庭筠詩
庭筠詩云窗疎眉語度
成式詩
成式詩云曾見當壚一個人入時裝束好腰

身少年花下多才思只向詩中寫取真
雲藍紙
成式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
魚子纈鳳凰釵
成式詩云翠袂幾侵魚子纈縹纓長戛鳳凰
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別趣
青樓作幾層斜陽慢卷鹿盧繩願裁魚子深
紅纈去覓蛸蛵淺碧綾
何

長句兩韻謂七言絕句也

籍川笑林

非常不敢說

五代時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大舜善與人同賦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一舉人見點心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

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屎罐對油筒宜乎出落

策題

有錢塘葉生爲太學官無學識有舉子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　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　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趍而過庭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蓋汝被汝氊鋪我氊汝若有錢相共使我若無錢使你錢上山時汝扶我脚下山時我扶汝肩定知我死在汝後多應汝死在我前

大排口號

有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衆人口號云爲報吏民須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行令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子一同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件上如前謹牒

禮夕行令

村俗取婦禮夕有秀才曹吏醫人巫者同集行令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竪人曰藥有溫凉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

子058-452

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急

趙賀獻上

有人家富而慳從弟入京告行不得已與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趙胸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決水灌田伏罪狀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爲王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其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

某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吊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火燒裳尾

有人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爲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君傷太多然則言之是耶不言之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遂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殷芸小說

蒲臺

禹城東有蒲臺世傳秦始皇過此縈蒲以繫馬至今蒲生猶縈

四寶宮

漢武以雜寶裝屏帳設於桂宮謂之四寶宮

彈棊

漢武帝好蹴踘左右以爲勞帝曰擇似而不勞力者奏之乃作彈棊以獻或言始於魏文帝宮中粧奩之戲帝爲之特妙能用手巾角拂之有人以葛巾低頭拂之更妙於帝

天帝面方一尺

晉周輿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紫氣鬱鬱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陞去此近曹明帝耳

凌雲臺

凌雲臺初造時先稱衆材俾輕重相稱故雖高而隨風動搖終不壞晉明帝登而懼其傾側命以大木扶之未幾頹壞

元帝沐

晉明帝爲太子聞元帝沐上啓云伏聞沐久勞極不審尊體如何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極也

四廢日

鄭鮮之上啓宋武帝云伏承明旦見南蠻是

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答曰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

悲乎足下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逼之抱木而死公撫之盡哀乃伐木製屐每俯視則流涕曰悲乎足下足下之呼起於此

托胡盧而生

胡廣以五月生俗謂惡月父母藏之胡盧棄河岸側居人收養之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以爲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以其託胡盧而生也乃姓胡也

二子委甑

有客詣陳太丘談鋒甚鋭太丘令元方季方炊飯延客二子委甑竊聽客語飯落釜成糜而進客去太丘責之具言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太丘曰但糜自可何必飯耶

爾汝交

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踰五十相與爲爾汝交

如汝所言亦佳

司馬徽居荆州以劉表必有變思退縮以自全每與語但言佳其妻責以無別徽曰如汝所言亦復甚佳終免于難

肉翅

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榜有未正募工整之有鈐下卒著屐登緣如履平地詰之云無術但兩腋各有肉翅數寸

子貢久出占得鼎卦

孔子使子貢出久不返占得鼎卦而無足衆弟子以謂不來矣顔淵曰鼎無足其乘舟來耶果然

石橋觀日出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有神驅石入海去不速鞭之石皆赤色城陽等山皆起立東傾有趍赴之狀

科頭晏起

管寧泛海舟覆乃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此是啖石客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孫曰此是啖石客簡文曰公豈不知天下自有利齒兒耶

老子乘鹿入胎

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既生廣額大目疎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

把十文

蔡邕作仙

漢王瑗過鬼物言蔡邕作仙飛去飛來甚快樂

璠璵之樂

琴以七字飾之名璠璵之樂

半英雄

吳曰麗統為半英雄

一坐起迎太初

景王欲殺夏侯太初意未决問安王孚曰已才足以制之否孚曰昔趙岩趍見汝來半坐迎之太初來一坐盡起以此知之恐汝不如乃殺之

軒軒如朝霞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有疾不通客

李膺有疾不通客惟陳仲弓來乘輿出門迎

之
蔡邕即張衡後身
張衡死蔡邕母方娠時謂邕即張衡後身
珠襦玉匣
漢帝及侯王送死皆用珠襦玉匣
借書可嗤
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爲可嗤借書送
還亦可嗤
在郡高枕

衛瓘云吾前在中山郡無事高枕而已
此年少甚蜺蛆
洛下人見劉道真曰此年少甚蜺蛆劉問此
言善否云善劉曰若佳言願令若翁亦蜺蛆
若母亦蜺蛆
布衣雄世
袁紹見鄭君曰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天
下長者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葛巾羽扇

武侯與宣王治兵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
密覘武侯乃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
軍隨其進止宣王嘆曰可謂名士
圍棊信至無兒書
豫章太守顧劭雍之子集僚友圍棊外啓書
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意無變而心知有故捉
棊傷爪指掌血流客散嘆曰已無延陵之遺
畀寧有喪明之深責於是割情散哀自若
貸鹽百斛

沈玢守風糧盡從姚彪貸鹽百斛彪性峻直
得書不答呼左右令覆鹽百斛於江中曰明
吾不惜惜所與耳
誤呼父字
諸葛恪對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曰人子前
呼其父字禮耶恪曰向天穿針不見天者非
輕於天意有所在耳
龜行不擇日
孫權時有人獲大龜欲獻吳王夜泊越里於

大桑中桑呼龜曰勤乎玄緒奚事爾龜曰我行不擇日乃遭拘繫然盡南山之薪不能潰我桑曰諸葛元遜必致相困求我之徒奚汝計將安出龜曰子無多言禍將及汝既至建業恪論權烹之龜乃立爛

一門盛矣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門在朝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矣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今政荒民敝

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婢訟府君

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門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叫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甲欲姦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終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

九館痴龍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一婦人欲殺其夫推墮穴中此人顛倒良久方甦旁得一穴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聞秔米香啖之芬美復過如泥者味似向塵入一都郭雖無日月明逾三光人皆被羽衣奏奇樂凡過此九處有長人指柏下一羊跪捋羊鬚得二珠長人取之後一珠令啖之甚得療飢請問九處答曰問張華可知其人隨穴得出詣華問之云如塵者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崙山下泥九處地仙

名九館羊為痴龍初一珠食之壽等天地次者延年後一丸充飢而已

鸚䳇

張華有鸚䳇每出還輒說僮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禁在瓮中無因得知外事忽云昨夢不佳所忌出外華強呼之至庭果為飛鷹所擊僅獲見免

潘石同刑東市

石崇與潘岳同刑東市崇曰天下殺英雄君

復何爲者岳曰殺士填壑餘波來及我

無鬼論

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後一書生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髯妓未得相困今妓巳叛牛巳死此白得相制矣明日岱卒

廬山君

顧劭爲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

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甚烈鬼反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荅鬼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果病篤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

玉漿石髓

嵩山有大穴甚深晉初有人誤墮穴中中有草堂二人圍棋飲其人以白酒一盃又行一火井井旁有物如青泥食之不饑半年許乃出張華曰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腦石髓也

九醞酒

張華與友人飲九醞酒頗同酣暢華每醉令左右轉側則必安泰至明華忽思友人夜來必死急問之果腹穿腸流床下蓋不轉側耳

盧氏雜說

音聲郎君

十宅諸王解音聲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宮中呼爲音聲郎君

金條脫

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即今釧也真誥綠萼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與 此少異

甏腿子

有衆人以詩謁沛師王智興智興曰莫有甏腿子否謂鶴膝也

道子畫驢

吳道子訪僧僧不知禮遂於壁上畫驢而去
一夜家具並踏破僧遂道子懇求乃塗卻畫
處
織綾花樣不同
盧氏不中第步出都門投逆旅有一人附火
吟曰學織錦綾工未多亂安機杼錯拋梭莫
教宫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云
家業織綾離亂前隸屬宫錦坊近以薄藝投
本行皆云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筆管刻從軍行
王使君家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
屋木山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一句
殆非人工歲云用鼠牙刻
着緋進士
杜昇自拾遺應舉及第又拜拾遺號着緋進
士
爛蒸葫蘆
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曰諭厨家爛蒸去毛
莫拗折項諸人以謂必蒸鵝鴨良久就食每
人前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公食甚美
諸人強進而罷
厨賓國香
楊相召崔相飯前香爐中烟成樓閣云是厨
賓國香
臨小王帖
有獻書李德裕以錦綉囊重重盛之太尉頗
愛之盧弘宣有善書名令觀之曰是某臨小

王帖也
宋五坦率
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犢鼻抄寫
上曰措大茶來一椀濟曰鼎水方煎可自潑
之上又問作何事是何姓行宋曰姓宋第五
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恐拜起待罪
一本云上問曰今日詩何如曰聖意難測上
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問有濟名否
使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也

不食萊心

江泌不食萊心恐傷生意邪崎不食邪蒿惡其名

撻額裹頭

不由三事直拜中書舍人謂之撻額裹頭

避地術

世傳豆黃和松葉食之甚美可作避世術

硤石吟

士子於漢江硤石阻風吟詩曰卜得上硤石

秋來風浪多久未之續空中忽云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東翅鵶子

李藹應舉時勤敏絕人號東翅鵶子

黃賊打黑賊

宣宗時京城買棗園以黃米黑麵爲之云黃賊打黑賊乃巢賊之讖一云巢寇

取卿相爲狀頭

許孟容與宋濟布衣友善許知舉宋不第招宋與飲謝之酒酣許復大言曰今年爲國取卿相爲狀頭姚嗣卿是也後數日姚死宋往見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

押山字

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西獅子脚

唐有伶人詣宰相訴官叙說久次問在樂部何能云在[illegible]部作西獅子脚三十年

金盞玉盞地

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破而可復成安

邑里西是玉盞地一破則不完矣

四六

四六之作起自徐庾

焚香探丸

宣宗將命相必探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撚之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

塗歸

詔勑有不便於事途却進之謂之涂歸

目視具條氣吞同列

李德裕在相位不以顏色假人及南遷或嘲之曰目視具僚亡七筋氣吞同列削寒温

立德政

憲宗時中人吐突承璀爲帝立德政碑礱石以請李絳奏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德之事恐貽笑天下遂止

蒙惠也愚

唐有中官學作刺紙或遺以柴答曰蒙惠也

愚若干

鄉貢進士

文宗時進士特盛學士語曰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

煉腿

僖宗在藩邸好祭毬有煉腿之語

蜀葵

蜀葵點作火把雨中不滅

餅卷水切

薄餅卷厚水以刀切入迎刃而解

苹是何草

文宗博覽群書延英問臣宰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是何草學士曰按爾雅苹是蘋蕭上曰朕看毛詩疏云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也

詩賦

開成二年高鍇侍郎知舉内出霓裳羽衣曲

賦太學石經詩進詩賦自此始

類說卷之四十九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

佛書雜說

如來　三教

舜佛　八卦

色空　人弗爲惡

無漏法門　觀音如來

心法　身口清净

莊老　大慈

種諸善根　老子不能言仁義

變化　呂望

魍魎　貞一致一三昧

孟子善立言

孔子雜說

名諱　文君北蠻

射策　印綬

作史　才智

退之有聲樂服金石

相反　褚大

文字忌諱　兵家勝負

縉紳脞說

王母侍女　騎上杯

夢妻寄詩　夢青衣婦人索眼

雨中望蓬萊詩　婦人在鏡中

閻羅王　玲瓏奈老何

三山　渾家聯句

南岳地仙　綠裙紅袖

楚小波　桐葉上詩

孟氏爲少年所私　在母胎二十二月

北岳賜石雁　廬山紅蓮

月中桂子　蒲茇

獨孤妻夢翫月　八戒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

類說卷之五十

宋温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佛書雜說

如來

如者來之體來者如之用湛然常自如者謂之如應物而來者謂之來來者金聲如者玉振之也

三教

儒者之陽陰老氏之有無釋家之色空言其致則一也

舜佛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佛由定慧行非行定慧也

八卦

正北方坎其本性也佛也陰靜而有陽動乎其間蓋陽生於陰也至於艮則終萬物始萬物者也惟文殊可即此義也文殊者智也萬物莫不由乎智而相終始也至震則萬物發生而出故曰帝出乎震以體言之爲神以用言之爲帝惟普賢可即此義齊乎巽則事當齊戒用事之時必洗心防患故以巽爲齊離者萬物盛大如佛法用徧法界而有光明故曰相見乎離至坤則將收歛也如佛漸入涅槃之際故曰致役乎坤兌者正西物皆收成則多悅矣故曰說言乎兌至乾則陰陽相薄之地故曰戰乎乾至坎則脫一有爲之時故曰勞乎坎方歸至靜如入涅槃者也此言萬物皆循天地陰陽自然之理儒者之道至此極矣

色空

釋氏之色空即儒家之有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莊子所謂有無無有者是也在我之謂形在彼之謂色如釋氏所謂六根六塵是也

無漏法門

佛者人弗爲惡也仙者如山之不動也人弗

爲惡通乎晝夜之道而即所謂圓覺也退藏於密釋氏所謂無漏法門也

觀音如來

異口同善言也真實不虛比其觀自在者也諦聽比佛之觀世音也菩薩者博施濟衆者也般若者類莊生之齊物如來菩薩猶堯舜禹稷也

心死

哀莫大於心死禪家所謂蒼天蒼天

身口清淨

心無罣碍故無有恐怖此全於天者能之所以遠離顛倒心不念是非口不言利害此其所以身口清淨也手擎三千大千世界莊生所謂挾宇宙者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內外俱盡者也心處六情如鳥投網因物有遷者也

莊老

前際不來後際不斷莊生所謂無古今也無量無邊此所以處乎不深之度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而曾不知其極也無上微妙此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本性空寂此常無欲以觀其妙也心善淵此所謂如清冷水者也淨無瑕穢此所謂滌除玄覽無疵者也

大慈

人以大覺爲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矣此遠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種諸善根

臯陶布種萬民之德而黎民歸之猶釋氏所謂種諸善根

老子不能言仁義

老子能言道德不能言仁義蓋人亦有能遠而不能近能高而不能下者老子豈不知仁義之爲益於世我欲盛言大道之美故提叔

仁義耳

變化

變者天道也化者地道而已能變化者惟聖人乎

昌望

昌望未足爲聖人止爲大賢耳

魑魅

神不明謂之魑精不明謂之魅

貞一致一三昧

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

孟子善立言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似近乎釋氏又曰今樂猶古樂此以近乎老莊不見孟子善立言也釋氏深言之儒淺言之深亦見其淺淺亦見其深孟子言至此而止者爲天下後世慮也

孔子雜說

名諱

太史公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李布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無泰字郭泰鄭泰皆作大字李翺父名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韓愈爲李賀作諱辯持言在不稱徵之說故愈父仲卿未嘗諱馬曹志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志猶不諱其君名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之名也

文君北蠻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著是也北狄可以爲北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于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爲虞馬融戛擊鳴球載于虞謨是也堯典可以爲唐書吳陸抗傳靖言庸違唐書做戒是也韶亦可爲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紂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亦爲俘

書俘厥寶玉是也俘取也匃不止自乞也與人自可稱匃唐川王云盡取善繒匃諸官入是也胗不止脉也覩物亦可爲胗王喬詔上方胗覩　是也餉不止於飲食也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曰幣趙世家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

射策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射謂爲難

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晉潘京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此亦射策遺法耳

印綬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印銀印艾印綠綬十要者一官一珮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晉婦人亦有印綬虞譚毋賜金章紫綬是也

作史

晉張輔云司馬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自昔史氏所書兩氏一事則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組陳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爲文煩

奕

才智

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奇燕居深念恐禍及已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爲書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諸呂則賈之智謀又在平之右矣方劉晏治財穀一人而已順宗時李巽蒞職一年較其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而程异之計較又精於巽就財穀之才觀之是劉晏不

如李巽李巽又不如昇之

退之有聲樂服金石

韓退之晚年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曰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公疾浸加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銘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相反

羊祜鑿墓陶侃决措二人正相反王戎好聚嘗手執牙籌王衍口不言錢謂阿堵物二人正相反坦之作廢莊論阮籍作達莊論亦相反廢莊論譏子休而多竊其言操戈入室文章之最病

褚大

或疑褚先生為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為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間人也武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為

漢博士

文字忌諱

曹植七啓言食味云寒芳蓮之巢龜張協七命云丹穴之雛二者似非庖厨物也大抵作文字須識忌諱

兵家勝負

兵家勝負多出偶然無定筭也謝玄以八萬人當苻堅百萬之衆其勢宜不敵也若堅阻肥水而陳必保萬全惟麾軍却退衆亂不能

立故敗世謂謝玄能走苻堅者此耳桓溫伐蜀敗於笮橋衆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李壽大潰乃以國降世謂桓平蜀者此耳

搢紳脞說

王母侍女

王母見漢武左右侍女四人帝問其名氏曰董雙成許飛瓊琬陵華段安香

騎上盃

海東有姓劉人善作酒盛暑可寄千里謂之
騎上盃

夢妻寄詩

蘇檢登第夢妻寄詩曰楚水平如鏡周回白
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

夢青衣婦人索眼

僧乘杲夢一使者押青衣婦人問杲索眼辭氣頗厲使人將出刀先斷杲右手杲曰願以左手易之使人問左右何意杲曰近方受戒

留右手搭袈裟使人曰更不用斷手師一言搭袈裟已還嗔叱婦人令去又曰此婦魚也師前身為王家兒六七歲家人買得此魚尚鮮活師以手剜取其眼故今來索

雨中望蓬萊詩

君房夢出郊望巨浸中樓臺參差忽有二青衣棹舟至大呼曰張秀才賦雨中望蓬萊山詩君房賦曰重簾垂密雨孤夢隔秋宮紅爐九華暗香消芳思融仙忻望不及鶴信遣誰

通但云許玉斧寧知張巨公二童曰凡世人爭合道神仙名字俄巨獸哮吼波上風濤大作恐懼而覺

婦人在鏡中

江南曾思鄖女一日將粧忽見一婦人在鏡中被髮徒跣抱一嬰兒自是日日見之思鄖自問其故曰我往歲建昌縣錄事娶我為側室踰年生此子君女為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并此子投我井中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家訟於有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

固當償命也其女遂卒

閻羅王

唐嚴安之為京兆尹以强明稱民吏畏之一日見一神鞭纛致禮甚恭曰五道將軍拜謁今奉天符迎公為閻羅王替韓王安之是夜卒明皇聞之追封為平等王

玲瓏余老何

商玲瓏餘杭歌妓白公守郡日與歌曰罷胡

琴掩瑤瑟玲瓏再拜當歌立莫爲使君不解
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前鳴白日
催人酉後沒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
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時
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
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曰休遣玲瓏唱我
詞我詞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
潮平是去時

三仙

武夷山中秋日呂真人鍾離先生武夷君三
座空中呼曰若男女命皆坐命鼓師提引鼓
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撫節板絃
師董嬌娘彈坎侯謝英妃撫長離鳳箫也呂
阿香憂圓腹琵琶也須臾命行酒令歌人唱
人間好曲詞曰天上人間兮會合疎稀日落
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
宮咫尺兮恨不相隨

渾家聯句

滕廷俊洛陽道中投宿庄家主人偶出廷俊
嘆曰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忽有老父蓑
髮敝衣出曰適聞郎詩雖曹云客子常畏人
不能過也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和第
大偕至堂西隅見華堂復閣中有樽酒盤杓
同坐良久又一客出曰和且邪謂麻大曰適
與君聯句未成麻乃書題目云同在渾家平
原館聯句一首麻大詩曰自與渾家鄰馨香
遂滿身無心好清淨有用去灰塵且邪曰僕
是七言韻又不同乃吟曰冬朝每去依烟火
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尚符王筆端坐邇來求
食渾家門廷俊猶不悟作詩曰田文稱好客
凡有幾多人如有馮諼在今希廁下賓二人
相顧笑曰何得相譏曰使君在渾家門一日
當厭足矣於是食肴饌引滿數十巡主人歸
呼廷俊二人俱不見身坐廁屋下旁有大蒼
蠅禿掃箒而已廷俊有熱疾自此頓愈

南岳地仙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曰如何令生願納爲妻畫工曰予神畫也此名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顏如其言果下障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予有神劒可斬之其夕眞眞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爲人畫形君又見呼既不奪君志今忽疑妾不可更住携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前飲百綵灰酒覩其上惟添一兒子皆是畫焉

綠裙紅袖

建隆初有人泊舟巴硤夜聞人咏曰秋徑填黃葉懸崖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通宵凡吟百過又有梁伯升者肄業廢宅中夢一女子綠裙紅袖呼曰梁君聽妾幽恨之句詩曰上得上硤日秋風來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楚小波

進士謝朏寓居寶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曰畫橋直下是蘭舟艤月中烟任意遊金玉滿堂無用處早隨年少去來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着方知氣味長朏至友人家夜深復見小波倚橋柱戲之曰尾生何來晚耶朏作願揖狀平步水中而不知覺其僕下水救拽上岸若醉人矣月餘方醒友人曰此猖鬼也奪詩焚之

桐葉上詩

蜀侯繼圖倚大悲寺樓風飄大桐葉上有詩曰拭翠歛雙蛾爲欝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事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數年繼圖卜任氏爲婚乃云是妾所書葉也

孟氏爲少年所私

維揚萬眞者大商也在外貿易其妻孟氏春時獨遊園亭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數行淚長抵對花流忽有少年踰垣誘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開而黄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倫頃刻之歡也孟氏作詩曰誰家少年郎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報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由是私之挈歸已舍踰年夫自外至孟氏憂泣

少年曰吾固知其來言訖騰身而去頃之方沒竟不知何怪

在母胎二十二月

供奉官郭坦自云母胎餘年不育其家以爲妖異多服藥墮之皆不動有善針人曰三針必效凡百餘針竟亦不動父母知其不可奈何信命而已至二十二月生子母俱安長亦少病惟胸臆間有黑點數十處乃當日針痕也人生豈偶然可生可斃

北岳賜石鴈

楊裕河朔人一日出郊有徒人自北馳騎來問子非楊裕乎北岳賜汝穴而跪受之使者懷中探一物若帛裹者裕歸焚香啓之得石鴈一雄一雌左翅掩右者雄也右翅掩左者雌也後生一男一女男爲周㑹宣徽使女爲漢高祖妃

廬山紅蓮

雍熙中君房寓泊廬山開先寺望黄石岩瀑

水中一大紅葉泛泛而下令僧行急取乃紅蓮一葉長三尺濶一尺三寸嘗覩廬山記說沛水出雙劍峯頂有池濶數百尺其深莫測又有清源池生蓮花大如車輪今可信矣君房因分此　葉遺好事者磨湯飲之其蓮香經宿不散

月中桂子

白樂天題靈隱詩云在郡三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桂子下醉爲海棠開又云山寺月中

尋桂子郡城樓上看潮頭祥符中君房爲錢塘令宿月輪山寺僧報云桂子下塔遂出登塔望之紛紛如烟霧轉旋成穗散墜塔上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

蒲麥

有道士過濟州村坊曰澤中多蒲蒲中有麥可食居人曰未嘗知此道士曰採熟蒲每作栲栳入小麥二斗磨之卽俱爲麪矣村人依教試之正與麥麪無異但輕而不堅明年濟

鄆人多食救民之饑他年卽不可食

獨孤妻夢謌月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長安遊蜀一年乃歸去城數里天暝止於佛寺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夜分有十餘人持酒具樂器至庭下遐叔意謂貴族乃潛伏伺之中有女郎側身不樂察之乃其妻也一少年舉盃曰願聞金玉之聲其妻悲愁若無所訴歌曰今夕沒有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林傷心兮三見花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乎遐叔驚憤取大磚飛擊愕然一無所有速駕而歸青衣報娘子夢驚魘方悟遐叔至寢妻曰向夢與姑妹玩月出金光門向一野寺爲凶暴者脇與雜坐飲酒其說與遐叔所見一同

八戒

江南徐鉉保成八戒一曰知富貴之矯傲故屈己而自卑二曰知名利之敗身故隨時而任運三曰知嗜欲之促壽故觀德而不爲四

曰知思慮之消意故暢道而守一五曰知語煩之傷氣故終日而忘言六曰知喜怒之傷神故省己而自理七曰知戲樂之虛僞故存神而自怡八曰知酒食之害人故量味而節儉

類說卷之五十終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一

古樂府

戰城曲　巫山高
將進酒　長相思
千里思　洛陽道
長安道　紫騮馬
美女篇　江南思
三婦艷　白銅鞮歌
灩預歌　河中之水歌

碧玉歌　桃葉歌
團扇歌　薊北行
棗下何纂纂　結客少年場
玉堦怨　兩頭纖
半白半黑　五雜組
入朝曲　悲聲歌
老詩　驄馬行
當置酒　遠遊
木蘭

樂府解題

江南曲　來歌
陌上桑　長歌短歌
董桃行　白頭吟
白紵歌　有所思
子夜歌　烏夜啼
石城　莫愁
太子歌　飲馬長城窟
齊謳吳趨　結客少年場

放歌行　關山曲
雉朝飛　別鶴操
水仙操　公無渡河
坎侯　定情詩
銅爵伎　合歡詩
招隱　大刀頭
連句　妾換馬
回文詩　百年歌
步虛詞　盤中詩

建除　風入詩
烏生八九子　時清不可爲非
人生不滿百　巴榆之美
君馬黃　明公歌
清商曲　大小垂手
攜手曲　夜曲
本事記
樂昌公主　窈娘
餅師　兵士袍中詩

寄內謝　韓翃同姓名
染指題詩　張楊醜婦
司空見慣　桃花依舊笑東風
樊素小蠻　許瓊飛
山僧不念經　李白戲杜甫
杜牧題禪僧詩　紫雲
明河篇　李適之罷相詩
御史歌妓　不栽桃李
後妻虐子　章臺柳

駱賓王爲僧　劉希夷詩
長孫歐陽相嘲　銀花合金銅釘
妻有三可畏　郎中員外
活剝生吞　陶隱居
馬自然詩　元白詩
白衣吟詩　白二十韋十九
登崖州城詩　迴波詩
齒綠牙緋
津陽門詩

王甯瘵　龍香撥
驪山　玉如意
霓裳羽衣　仙客
琥珀　顏黎碑
詩品
鮑謝　班婕妤詩
潘安仁詩　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郭景純詩　陶彭澤詩
惠休　五賢詩

秋懐擣衣之作　謝玄暉詩
晉宋無詩手　錦陽作長
實月　詩父
詩有生氣　靈運名客兒
乱龍片甲鳳凰一毛
詩不貴用事　八病
文中子論詩　六對
孫昱論詩　皎然論詩
三偷　白樂天詩

續金針格
詩竅　鍊句
自然等句　四聯
䀨況　扇對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一

類說卷之五十一

宋温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參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古樂府

戦城南

張正見戦城南云雲屯兩陣合劒氣七星明

將進酒

梁昭明將進酒云洛陽輕薄子長安輕薄兒

長相思

徐陵長相思云龍城遠鴈門寒愁多瘦轉劇衣帯自然寛念君今不見誰爲抱腰看湘江總長相思云湘水深隴頭咽紅羅斗帳裏綠綺清絃絶王嗟云長相思久離別兩心相憶不相徹悲風凄浮雲結柳葉眉上消菱花鏡中滅陸瓊云長相思久别離春風送燕入簾窺開脂粉弄花枝紅樓千愁色玉箸兩行垂心心不相照望望何由知

千里思

魏祖千里思云細君辭漢宇王嬙即虜胡曼來似懸旆淚下若連珠無因上林鴈但見邊城蕪

洛陽道

陸系洛陽道云路旁避驄馬車中看玉人

長安道

陳暄長安道云長安開綉陌三條向綺門張敞車軍馬韓嫣乘副軒寵深生借殿功多竟買園

紫騮馬

梁元帝紫騮馬云長安美少年金絡錦連錢宛轉青絲鞚照耀珊瑚鞭

美女篇

梁簡文美女篇云　生玉映衫薄擬蟬輕媚態隨流盼餘嬌逐語聲

江南思

栁惲江南思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湘瀟逢故人

三婦艷

王融三婦艷云大　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獨無事攜琴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梁昭明云小婦獨無事紅黛潤方津湘東王云幄中清酒馬砰錸帬邊雜珮琥珧能

白銅鞮歌

梁武白銅鞮歌云湘陽白銅鞮聖德應乾來

灧澦歌

梁簡文灧澦歌云灧澦大如服瞿唐不可觸

又西曲楊叛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栁可藏烏郎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

河中之水歌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河東之水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美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蘓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雙平生富貴何所忘恨不早嫁

東家郎作青陽樂云青荷蓋綠水芙蓉發紅鮮下有併根藕上生並目蓮又作東飛伯勞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阿母常相見

碧玉歌

孫綽情人碧玉歌云碧玉小家女不敢扳貴卿

桃葉歌

王獻之情人桃葉歌云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揖迎汝

團扇歌

沈約團扇歌云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玉郎手女因託方便團扇復團扇持許白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薊北行

庾信薊北行云關山連漢月隴水向泰城絕寒蘆葉脫兮凍紵絃鳴

東下何纂纂

元帝東下何纂纂行云非直入游宮業期舊靈苑且歡洛陽詞無羨安期遠王曹云挪菁知飾變草綠識春歸

結客少年場

劉孝盛結客少年場行云少年李六郎遨遊過五都插腰銅七首障日錦屠蘇鶯羽裝銀鏑犀膠飾象弧近發連雙兔高彎落九烏庾信云年年喜夫婿新拜羽林郎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孔紹安云結客佩美鉤橫行渡

隴頭若使三邊定當封萬里侯

玉階怨

江總玉階怨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思君一歎息苦淚應言垂

兩頭纖纖半白半黑

徐朝云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沈約云兩頭纖纖兮欲持半白半黑烏工衣腷腷膊膊帶弋飛磊磊落落行人稀

五雜組

沈約云五雜組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王融云五雜組慶雲發往復還經天月不獲已生胡越五雜組處朝市往復還王良馭　不獲已昭君去五雜組岡中樹往復還虧盈數不獲已邊城路

入朝曲

謝脁入朝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

悲歌

王融悲歌云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舡心思不　能言腸中車馬轉

老詩

應璩云三老詩云吾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任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置詞側身獨自窈中叟前置詞量腸節所受下叟前置詞暮卧不覆首

驄馬行

劉孝威驄馬行云綵韉玉鏤鞍寶刀金錯室

當置酒

陸機當置酒云三益旣威貕四始方葱粲

遠遊

曹植遠遊云靈鰲戴方丈神兵撼嵯峨

木蘭促織

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但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憶昨夜見兵

帖可汗大點兵兵書十二卷卷中有爺名我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旦辭爺娘去暮宿黄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黄河水濺濺旦辭黄河去暮宿燕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問胡馬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甲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

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姨聞妹
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
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征時袍着
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逢
火伴伴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
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
烏能知我是雄雌

樂府解題

江南曲

江南曲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喪歌蒿里行

古喪歌本出田橫門人歌以送橫一章言人
命奄忽如薤露晞二章言人死精歸蒿里漢
武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
里送士大夫庶人亦曰挽歌按左傳齊將與
吳戰艾陵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杜註送葬
歌不由田橫始也

陌上桑

陌上桑亦曰艷歌羅敷行詞云月出東南隅
照我秦氏樓邯鄲女子秦羅敷採桑陌上趙
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奪焉女數善彈箏作
陌上桑以自明不從

長歌短歌

長歌行魏武帝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舊說
長歌短歌大率言人壽命長短已定不可妄
求

董桃行

董桃行後漢遊童作終行董卓之亂卒以逬
亡晉傅休奕歷九秋篇叙夫婦別離之思云
擬董桃行

白頭吟

文君作白頭吟云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
良人有兩意故與相決別

白紵歌

白紵歌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爲樂梁武帝
令沈約改爲四時歌若蘭葉參差桃技半紅

卽春也

有所思

有所思大畧言所思乃在大海南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

子夜歌

子夜歌晉有女子夜所造聲過哀

烏夜啼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徙豫章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之召還大懼伎妾聞

烏夜啼叩閤曰明日應有赦及改南州因作此歌亦有烏棲曲

石城

石城宋臧質爲竟陵守城上見群小歌謠而爲之

莫愁

石城有小女名莫愁善歌謠詞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太子歌

漢明帝爲太子樂人歌四章以賛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詩云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傷良人遊蕩不歸蔡邕所作若陳琳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

齊謳吳趨

齊謳行陸士衡歌齊地之美吳趨行吳人歌其土地

結客少年塲

結客少年塲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

放歌行

鮑昭云蓼虫葵種之類言朝廷方盛君上愛才何爲臨路將去也

關山曲

關山曲傷別離也

雉朝飛

雉朝飛齊宣王時處士犢牧子所作年七十

無妻見野雉雌雄相隨因操琴而歌之

別鶴操

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倚戶悲哭牧子乃愴然而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悠路漫漫

水仙操

水仙操伯牙學琴於成連成連先生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精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師刺舡而去旬

日不返伯牙但聞水聲傾洞山林窅杳群鳥悲號嘆曰先生將移我精援琴而歌頃悟妙旨成連刺船迎之伯牙遂妙天下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本箜篌引朝鮮津卒霍子高妻麗玉所　作子高晨起刺船有白首狂夫披髮提壺出亂流而渡其妻呼止之不及溺死於是援箜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曲終投河而死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墮淚

坎侯

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其坎坎應節也侯工人之姓因曰坎侯後語訛爲箜篌

定情詩

定情詩漢繁欽作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解衣服玩好結綢繆之志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致契闊

珮玉結恩情自以爲至矣而期於山陰山陽山西山北終不答乃自悔焉

銅雀伎

銅雀臺亦云銅雀伎魏武帝遺命宮伎朔望登臺望吾西陵後人悲其意而爲之咏

合歡詩

合歡詩晉楊方作言虎嘯風起龍躍雲浮磁石引針陽燧致火聲比而應同志相求常願食同並根穗飲共連理盃衣同雙絲絹寢共六

無縫綢坐必接膝行必携手如鳥同心如魚比目利斷金石密愈膠漆

招隱

招隱漢淮南王安小山所作山中不可久留後人改爲王言左思招隱數篇王康琚又反招隱淮南書有小山大山言政大小猶詩二雅

大刀頭

藁砧今何在藁砧夫也問夫今何在山上更安山重山爲出字言出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何時還也破鏡飛上天月破當來也

連句

連句起自漢武帝栢梁宴作人作一句連以成文七言詩始於此

妾換馬

愛妾換馬淮南王安作

廻文詩

廻文詩廻復讀之皆類而成文

百年歌

百年歌起總角至百年歷述幼小丁壯耆耄之狀每十年一首陸士衡獨至一百二十

步虛詞

步虛詞道觀所唱備言縹緲衆仙輕舉之美

盤中詩

盤中詩盤屈書之詩云山樹高鳥鳴悲木云當從中央周四角也

建除

建除若鮑照建旗出敦煌除去徒與驛但有建除字而已不存其意

風人詩

梁簡文風人詩上句一語用下句釋之成文圍棊燒敗襖著子知然衣

烏生八九子

古詞云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本在山岩來爲秦氏彈丸所殺黃鶴摩天鯉在深泉人得而煑之壽命各有定分也

時清不可爲非

東門行云出門東行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止之曰時清不可爲非願其餔糜不求富貴

人生不滿百

西門行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巴渝之美

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巴渝之美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君馬逐臣馬良嘆無罪見逐也

明君歌

王明君歌我本漢家子是也王昭君以漢諱昭爲明字

清商曲

清商曲南朝舊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巴渝白紵等曲皆在

大小垂手

大垂手言舞而垂其手亦有小垂手及獨搖手之類

携手曲

携手曲言携手行樂恐芳時不留君恩將歇

夜夜曲

夜夜曲傷獨處也陽春曲傷時也

本事詩

樂昌公主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後主之妹封樂昌公主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曰以君之容國亡必入豪家情緣未斷猶冀相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妻入楊素家德言流離至京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德言出半照合之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召德言還其妻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造次

新官對舊官哭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

窈娘

唐喬知之婢窈娘武承嗣留之喬作詩以遺窈娘結詩裙帶赴井而死承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餅師

寧王宅左有賣餅者妻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娶之踰歲問汝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召使見之注視垂淚若不勝情王雖在座作詩曰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兵士袍中詩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之明皇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明皇憫之遂以嫁得詩人曰我與汝結今生緣

寄內詩

朱滔招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有士子容止可觀滔問所業曰學爲詩卽令作寄內詩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

黛婿回向畫眉看又令代妻答曰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乃放歸

韓翃同姓名

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又請之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

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批曰與此韓翃

染指題詩

李相紳鎮淮南張又新罷江南郡宴飲極歡又新嘗爲廣陵從事致情酒妓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又新指染酒題詩於盤上李命妓歌以侑酒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

張婦楊醜

張又新郎中與楊虔州友善楊妻李氏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名惟得美室平生望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定諧君心張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曰君何大痴張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痴楊歷數求名從宦之自曰豈不與君皆同耶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何不同我耶張君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爲詩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司空見慣

李司空邀劉禹錫飲命妙妓歌以送酒劉賦詩曰安髻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以妓贈之

桃花依舊笑春風

博陵崔護清明日遊都城南得居人庄扣門久之有女子問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以盃水至獨倚小桃意屬殊厚崔辭去來歲清明忽思之徑往題詩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秖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問之有老父曰君非崔護耶吾女自去年恍惚若有所失及見左扉有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尚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

父大喜以女歸之

樊素小蠻

白尙書姬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又爲楊柳枝詞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如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後宣宗朝唱是詞命取永豐柳兩枝植禁中白感上知其名又爲詩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許飛瓊

詩人許渾夢登山有宮室入云此崑崙也入見數人方飲招之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淸坐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予姓名於人間卽改云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山僧不念經

大和末勑僧尼試經不通者勒還俗李章武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住禪觀有年未嘗念經章武贈詩曰南宗尙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雲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王者免之而去

李白戲杜甫

李白戲杜甫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杜牧題禪僧詩

杜牧弱冠登制科與同年遊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語皆玄妙問牧修何業旁人以累捷誇之僧哂曰不知也杜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

紫雲

杜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李司徒罷鎭閒居大開筵席女妓百餘人牧瞪目注視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曰名不虛傳宜以見

惠李俯而笑諸妓皆回首牧吟曰華堂今日
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坐
兩行紅粉一時回後三年狎遊詩曰落拓江
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
夢贏得青樓薄行名航舡一棹百分空十載
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細颺落
花風

明河篇

宋之問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

篇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
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曰吾
非不知之問才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齒
疾口嘗臭故也

李適之罷相詩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時譽甚美李林甫排誣
罷免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
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林甫愈怒遂終不免

御史歌妓

大和初有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留守
李逢吉請一見盛粧而往李命與姬相面李
妓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出信宿不
絕復知悲啼投詩李但含咲曰大好詩遂絕
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
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春
相憶書幌誰怜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秖
應偏照兩人心

不栽桃李

賈島初有詩名狂狷薄行又不中第裴晉公
興化里鑿池起臺樹島方下第怨憤題詩亭
内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
薇花落秋風後荊棘滿衣君始知人皆惡其
不遜卒不第而終

後妻虐子

開元中幽州衙將姓張者娶孔氏生五子去
世後李氏悍妬虐五子曰鞭捶之子不堪其
苦告於墓毋自塚中出撫其子悲慟題詩贈

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有意怜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連帥以事上聞勑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職

章臺柳

柳氏李將妓歸韓翃翃來歲成名留青節度使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三歲不果還寄詩曰章臺柳章

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後爲番將沙吒利所刼寵之專房翃隨希逸入朝悵然不樂有虞侯將許俊乘馬徑趨沙吒利之第挾柳上馬而去即以授翃

駱賓王爲僧

宋之問至江南遊靈隱寺行吟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思未就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床曰少年吟調甚苦何不曰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又續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遲明訪之則不復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逬將帥慮得罪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遍遊名山

劉希夷詩

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落復誰在悟曰其不祥歟又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果以來春下世

長孫歐陽相嘲

長孫無忌見歐陽詢形陋嘲曰聳膊成山字埋肩未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曰索頭連背煖漫襠裏肚寒秖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

銀花合金銅釘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嘗謂蘇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

妻有三可畏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云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生菩薩安有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至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

郎中員外

賀滶戲咏曰員外從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番作土山頭謙光答曰錦帳隨時設金爐任意焚惟慚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活剝生吞

李義府嘗作詩曰鏤月爲歌扇栽雲作舞衣自憐回雪影好取洛川歸有張懐慶好偷竊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栽雲作舞衣照鏡自憐回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陶隱居

陶弘景隱居華山梁高祖問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詩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秖能自怡悅不可持寄君

馬自然詩

馬自然詩云何用燒丹學駐顏鬧非城市靜非山時人若覓長生藥對境無心是大還

元白詩

元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居易在京與名華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外計程今日到梁州是日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

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若合符契

白衣吟詩

馬植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月夜見白衣人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遣人邀問已失之矣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遂拜相

白二十韋十九

劉禹錫嘗云白二十苦愛予石頭城作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予知不及韋十九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登崖州城詩

李德裕登崖州城詩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

回波詞

中宗時韋后頗襲武后風軌帝漸畏之內宴五唱回波詞有優人曰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面秖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

齒錄牙緋

沈佺期罪貴遇恩未復朱紱內宴作廻波詞回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賜之

津陽門詩

王寧寐

迎陽歌唯王寧寐蠻夷舞帶金葳蕤

龍香撥

楊妃琵琶以龍香板為撥

驪山

驪山上有飲馬泉金沙洞玉華峯

玉如意

上覺背痒羅公遠折竹枝為玉如意以進金剛三藏於袖中取七寶如意公遠所進即化為竹

霓裳羽衣

宮妓佩七寶纓絡舞霓裳羽衣曲曲終珠翠可掃

仙客

上於芙蓉園中獲白鹿山人王旻曰漢時鹿也乃於角際毛中得一銅牌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曰仙客

琥珀

松下有赤茯苓入土千年即成琥珀

玻璃碑

華殿側有魏温泉堂碑其石瑩澈宮中號玻璃碑

詩品

鮑謝說

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爲羲皇上人謝朓古今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學謝朓劣得黄鳥度青枝

班婕妤詩

漢班婕妤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婉深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上矣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間矣

潘安仁詩

潘安仁詩其言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得寶予嘗言陸才似海潘才如江也

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張茂先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朽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爲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爾

郭景純詩

郭景純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中原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嘗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咏

懐非列仙之趣也

陶彭澤詩

陶彭澤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静無長語每覩其文想見其人至如歡言酔夫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起只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惠休

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顔詩如錯綵鏤玉

五賢詩

二王袁謝五賢詩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較弱務為清淺殊得風流靈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托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矣豫章太守謝瞻僕射琨徵君王微太尉袁淑

秋懐擣衣之作

小謝才思富捷　恨其蘭玉早凋長轡未騁秋懐擣衣之作雖靈運鋭思何以加焉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其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足使叔源失歩明遠變色

晉宋無詩手

晉宋之際殆無詩手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不競矣

錦賜作長

宋監典事區惠恭本故人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作雙枕

詩謝云君誠能詩恐人未重且可題為謝法曾造大將軍見之賞嘆以錦二端賜謝謝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

寶月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庚白二胡亦有清韵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賚手本出欲訟此事厚賂乃止齊惠休上

人湯氏道猷上人白氏釋寶度氏

詩父

湯休謂吳邁云吾詩可為汝詩父謝光祿云不然湯可為庶兄

詩有生氣

齊諸暨令袁嘏詩平平且多自謂能嘗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靈運名客兒

錢塘杜明師夜夢東來有人南入其館是夕

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音雅奉道之家靜室養之十五還都故名客兒

虬龍片甲鳳凰一毛

張季鷹黃花之唱潘正叔綠繁之良雖不具美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

詩不貴用事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吟咏情性何用遺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尤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邇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詩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

詩苑類格

八病

梁沈約曰詩病有八一曰平頭第一字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具陳今懽皆平聲也第二曰上尾謂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也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也欲飾皆入聲也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也五曰大韻如聲鳴為韻上九字不得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韻如遙條不

同句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内兩字雙聲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六爲正紐流柳爲旁紐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文中子論詩

隨學百餘矜爲詩之法文中子不答百餘問薛收曰吾上述陳留下述沈謝分四聲別八病或者夫子未達耶收曰夫子論詩上明三綱之旨下達五常之性君子賦之見其志

聖人采之觀其變今子營營末流是夫子之所病也

六對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明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黄槐緑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方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中字蟲穿葉上文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個心五曰聯綿對殘河河若帶初月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七曰回文對情新因得意得意逐新情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

孫郃論詩

孫郃曰漢自韋孟李陵爲四五言之首建安

以曹劉爲絕唱阮籍咏懷束晳補亡頗得其要永明文章散錯但類物色鄙之典寄晚有詞人爭立別體以難解爲幽致以難字爲新奇攻乎異端斯無亦太過

皎然論詩

釋皎然曰詩有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七至七德四不謂氣高而不努力勁而不怒情多而不暗才贍而不疎四深謂氣象氤氳深於體勢意度盤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

深於聲對用事不宥深於比類二要謂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廢言尚意而曲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遲　欲飛揚而離輕浮六迷謂以虛大爲高古以緩慢爲淡泞以詭差爲新奇以錯用意爲獨善以爛熟爲隱約以氣劣弱爲容易七至謂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苦而無迹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至麗而自然七德爲識體高古典麗風流精神質幹體裁

三偷

詩有三偷　偷語是最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脫凉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各無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手也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

白樂天詩

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遺感傷之詩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於情

續金針格

詩家

詩以聲律爲竅物象爲骨格局爲髓

鍊句

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

格

自然等句

有自然句有神勁句有容易句有辛苦句容易句率意遂成辛苦句深思而得

四聯

第一聯謂之破題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第二聯謂之頷聯第三聯謂之頸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

取況

詩之取況日月比君后龍天比君位雨露比德澤雷霆比刑威山河比邦國陰陽比君臣金石比忠烈松竹比節義鸞鳳比君子燕雀比小人

扇對

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云去年花下留連飲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謂之扇對

類說卷之五十一 終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二

紀聞談
墮落碑 元白酬和
空梁落燕泥 重四賜緋
胎髮筆 金甃光
僧伽觀音化身
桂苑叢談
冬瓜菰子 椿兒桂子
大明寺水 規圓方竹杖
望江亭月夜 合寺苟卒
爐火 紙蛺蝶
戎幕閒談
資州獻龍 楊子江白黑氣
救世之相 古事問董仲舒
神撼條 先父秉炬
神告髑髏 玉魚符
雞師
秘閣閒談

戊與丁合及第　菩薩蠻詞
換茶甌　古鏡石人物
方丈山麻姑　七夕瓜上金梭
紙鳶詩　服朮
油頭汗緇枕　青磁椀
鶴名丹哥　吞艇魚
仙人招骨函
牧豎閑談
真菊野菊　髮長五尺

十色箋　狗經
夢吞金龜　施食
胡孫報冤
翰府名談
仁宗容諫　宰相坊侍郎里
玉杯

蔡公妾看桃　明皇楊妃
玉帝賜清淨丹　賣卒死藥
帶取老婆去　嵩山見李白
遊奕將求金光明經
涸獄對事　李後主詩
待予心肖日是汝命通時
薛鱗詩　獨擊鵠
國老閑談
散子選　真鹽鐵

血山　樍食
衲衣養虱　太祖岸幘
北門鎖鑰　入書降
丁寇相遇
燈下閑談
夾竹桃陣子　白衣子方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二

類說卷之五十二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駿　恭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紀聞談

碧落碑

絳有碑篆千餘字李陽氷愛之其中有碧落二字謂之碧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十三紀龍集部莊哀子李訓等爲母造道門尊像

元白酧和千篇

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驛遞詩筒有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其句皆是暗合

空梁落燕泥

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群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忌其出巳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否

重四賜緋

明皇與楊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勝連叱之果重四上悅顧高力士令賜緋因之遂不易

胎髮筆

南朝有姥善作筆胎髮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鐵頭能瑩管如玉

金盞光

于頔在南海日夜半忽睨如日初出忽然却黑問嶺南悉皆如此月餘有胡客曰某月日某夜乘風方行水中有大金盞莫知小大兩目之光晃曜一海悉如晝須臾却沒方知乃

金盞光所照

僧伽觀音化身

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初來泗洲臨淮縣乞地施標標下掘得古蹟寺銘記并金像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馬中宗問萬回師何人曰觀世音化身

桂苑叢談

冬瓜秸子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遊江淮或來飲宴郎

自稱俠崔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
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
妻兒別二人互相推許張以詩上牢盆使出
其子投漕梁小職得堰號冬瓜或戲曰賢郎
不宜作此　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

椿兒桂子

張祜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遶樹
春園裏桂子尋花月夜中

大明寺水

淮海支使班蒙遊大明寺覩壁題云一人堂
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出氷旁二人相連
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勾兩日
全蒙曰一人大字二曜明字（泉深天一）者寸上寺
字點出氷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
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然無字添却雙勾比字
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規圓方竹杖

李德裕鎮浙右遊甘露寺贈老僧筇竹杖公
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惟此一莖而方者也
後數年再領朱方到院問拄杖何在僧曰至
今寶之公請出觀則規圓而漆之也公自此
不復目其僧

望江月夜亭

甘露寺夏月月瑩有數人自西來直抵望江
亭命酒吟曰趙一能爲賦鄧陽曾獻詩可惜
西江水不救轍中魚次曰偉哉橫海鱗壯矣
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番爲螻蟻食吟罷歘爾

而散

合寺苛卒

有客至京師青龍寺寺僧不暇留連他日又
來亦阻他事客怒題詩門上曰龕龍東海去
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
皆不曉其義有沙彌解曰龕龍去矣有合字
時日隱矣有寺字敬文不在有苟字碎石入流
沙卒字此不遜之言

爐火

護軍李全皐有道人云能爐火曰可求一具容得金二十兩者每日給藥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喜其說有金帶可及其數用火之後日日看驗日滿齋沐開之金色燦然李信之三日内添換一旦道人不來啓爐視之不見金矣

紙蛺蝶

咸通中有進士張辭下第後多遊江淮有道術養氣絕粒有詩曰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

任紅爐慢生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或召飲則剪紙蛺蝶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後至江南上昇去留詩曰張辭張辭因不合天下經書在腹内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搖搖出天外

戎幕閒談

資州獻龍

資州獻華天殿一龍長丈餘鱗甲悉具公置大慈殿三日爲烟所熏而死國史缺書是乃何祥也

楊子江白黑氣

李克孝月夜登北固山有黑氣如堤自海門出横三江中又有白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相交不知是蛟蜃爲復是氣旬日王緯尚書卒後楊子江中有黿鼉滿江浮下悉無頭時韓相薨於城中

救世之相

姚崇問舍人齊澣曰予爲相比何等人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前所立法令悉更之以此不及相公可謂救世之相也公曰救世之相豈易得乎

古事問仲舒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即無敗政矣

神撼條

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中警急文書出入則引索以代傳呼長慶中賛皇爲學士時何北用兵鈴數有聲終不見人聲急則軍事急聲慢則軍事慢曾莫之差元相亦在院元詩有神撼鈴是也

先父秉炬

貞元中荀尚書在村墅因出夜迷道忽有一炬火前引而行至門見秉火者乃其先父也

神告休咎

竇參爲蒲圻令有神祠欲毀之夢神曰吾害公未得者以公他日位宰相幸且相存可以預知休咎既覺入神祠祭酹以兄事之後有遷命神必先報神欲相見必先具盛饌於靈室内圍以簾幙左右聞二人咲語聲及參責郴州別駕曰君宜從理家事三兩月北使到若不免矣數日王人來果有後命

玉魚符

貞元中司勳郎中李廸下朝歸第憂一黄衫人引至戶外中有人曰未來須待玉魚符下也後於朝堂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果數日而卒

雞師

貴雞師凡有病者來告即把一雞往乃持咒呵其雞令入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即痊雞出則病者不起時號雞師

秘閣閑談

戊與丁合及第

趙化成初舉進士夢皁衣人曰子名化成成字戊丁也須戊與丁合即及第其年果得及第

菩薩蠻詞

盧絳夢飲庶漿有白衣婦人歌菩薩蠻詞歌罷曰後當期於嶋子陂後金陵平朝廷朝於方降陣於閶闔門外嶋子陂

換茶甌

江南内門押司陳禾遺失要害文書一巫占

事頗驗問之云文書在東壁架上陳見神前茶甌初念爲易之及出門巫曰傳語莫忘却茶甌盞子陳果尋得文書乃爲換茶甌也

古鏡石人物

徐鉉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有熊山野人好訪異物有石龜石桃石棗之類嘗夢人自云姓石相依附後得一石人長尺餘具眉目今世有石燕石蟹之類又松亦化爲石隴州有魚石子置書籍中能辟蠹

方丈山麻姑

王保義爲荆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通黄庭等經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宫闕云是方丈仙女仙類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歳餘得百餘曲其尤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復夢麻姑曰卽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卒

七夕爪上金梭

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爪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紙鳶詩

陳繼達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卽能識字作紙鳶詩曰人生寵辱能知此一似翩翩紙老鴟霄漢只因風送上無風還有下來時

服朮

世云服朮忌雀鴿非鳩鴿也乃蜃蛤耳外郎刀衍久服朮因食蛤瀉血食鳩鴿則無恙嘗有雀鬬入盆池中旬日皆化爲蛤後以死雀按其中則不化雀蛤氣類同也

油頭汗綉枕

階州一妓爲使客所錄一日其人出外妓宣下枕一綉枕獨寢忽見一婦人挾妓首令起曰油頭汙他綉枕妓搏之忽趍堂東不見

青磁碗

巴東下岩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置佛像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院中富貴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從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累也院主尋卒

鶴名丹哥

池州鳳凰山道士趙自然夢陰真君與栢葉一枝九疊食之因不食神氣異常為詩曰嘗

欲棲山鳥閑眠玉洞寒丹哥時引舞來去跨雲鸞或問何名丹哥曰鶴也

吞艇魚

李宗規見海上沙島有大魚割其腹得一艇兼三死人衣服猶備

仙人換骨函

建州武夷山上忽有仙樂聲其曲似迎仙客而無節拍山中有仙人換骨函甚多在絕壁上

牧豎閑談

真菊野菊

蜀人多種菊以苗可入菜花可以藥園圃悉能植之闤闠中貴無所不可郊野之人多採野菊供藥肆頗有大誤真菊延齡野菊瀉人如張華言黃精益壽鉤吻殺人

髮長五尺

李山甫美姿容髮長五尺餘凡沐後令二婢捧金盤承而梳之有客造焉見理髮趨出疑

其婦山甫連呼方悟也

十色牋

成都薛濤者營妓中尤物也元微之治蜀屢陪宴唉元公後於松花紙上寄詩曰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於浣花溪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流沙紙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牋尚在

狗經

貞白先生陶弘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鷄犬名白靈鷄名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辟邪狗經言人家養犬純白者凶真君所言故非謬誤狗經所說民庶之家是也

夢吞金龜

劉贊文思甚遲乃懇祝乾象乞文才一夕夢吞金龜如錢許自後大有文思孟氏朝爲學士有玉堂集一日吐金龜投水中不久而卒

施食

陳元植好施食陰隲禽虫豸蒙惠每食金原之上百鳥前後飛鳴一夕夢緋衣人曰爾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歲

猢孫報寃

有人畜一子母猢孫一日鳶飛下搏其子對母啄其腦食其髓猢孫哀鳴三日不食進於廚中取肉一片戴頭上往中庭似有所伺逡巡鳶果來搏肉猢孫兩手捽擘其翅齧腦衆人甚爲快意

翰府名談

仁宗容諫

包拯爲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宗曰忠鯁之言若口逆耳蓋有所益已設或無益亦無所害人何必拒而責之

宰相坊侍郎里

西洛有五相宅乃文潞公富相王相二張相也諺曰有宰相坊侍郎里

玉盃

韓魏公知北都有獻二玉盃公荅以百金乃開宴招貴客特設一卓致盃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爲吏誤觸臺倒玉盃俱碎坐皆失色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破亦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萊公蒨桃

寇萊夢得麗人蒨桃後有姥携女公造焉姥曰女不見客公曰爾試呼之少選出拜曰此吾主也公悟向所夢遣姥銀百星售女爲妾

語言多有補益後公出鎮北門宴集無虚日有善歌者公贈之束絲意尚未滿倩桃為詩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窓下幾度抛梭織得成後公南遷雷州倩桃泣曰妾無奇功上昇於仙有薄效不入於鬼前世師事仙人為俠嘗有巨宦為侍兒所鴆妾往戮之失詳審孕已數月是一戮而殺二人受譴再入輪廻宿根有契為公侍妾今將別去公當為地下主者乃闍浮提王天符卽下宜卽後事明日倩桃果卒公不久亦亡

明皇

唐楊妃夢與明皇遊驪山至興元驛方對食後宮忽告火發倉卒出驛回望驛木俱為烈焰俄有二龍帝跨白龍其去如飛妃跨黑龍其行甚緩左右無人惟一蓬頭黑面物貌不類人望帝去甚遠觸一危峯沉烟霧中開目則獨在一室黑面物曰某此峯神也有一騎來授妃益州養蠶元后倏然夢覺翌日漁陽叛書至馬嵬縊妃于死帝曰夢今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同方食火發失食之兆火兵氣也驛木俱焚易與驛同加木於旁楊字也吾跨白龍西遊之象彼跨黑龍陰暗之理獨行無左右之助一騎馬也峯神乃山鬼也果死於馬嵬乎當授益州養蠶元后養蠶所以致絲也益旁加絲縊字也夢至一處題曰東虚府又至一院題曰太一玉眞元上妃院入見太眞隔一雲母屏對坐不見其形帝曰汝思吾乎妃曰人非木石安得無情異日當共跨腈脾浮落景遊玉虚中帝曰碧海無涯仙山路絕何計通也妃曰若遇雁府上人可附信矣帝既覺作詩曰風急雲驚雨不成覺來仙夢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妃只聽聲後思雁府上人之言果有洪都道士於海上仙峯得鈿合私言而回

玉帝賜清凉丹

呂誨猷可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小軒因合目即有所見有一碧衣童子云玉帝南遊炎洲召子同行糺正群仙自此口食天庖身遊紫府炎洲苦熱上帝賜公清凉丹一粒公拜賜而咽之爽若氷雪公自知不久於世有朱明復者湘江道中見金甲吏兵數百人跨玉角青鹿明復拜曰公其仙乎笑而不荅口占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委塵埃我今從帝爲師糺更有何人直栢臺

賣卒死藥

管城有一道人衣青布袍挾一小籃但云賣卒死藥有一丐手姓李曰聞呂先生晦迹人間此人貨藥累日無一人買豈非以道化人乎即往問曰人皆懼死豈有買者道人嘆曰吾藥七粒服之立死只賣七金李曰我不怕死奉納七金求藥一服道人解瓢取藥皆深紅色曰央死矣宜謀後事李得藥遲疑未敢餌至曉又思曰服藥七粒即死豈有是理因取服之閙貼乃俗所謂屁盤兎七枚因駡曰道人紿我耳即往問之笑曰　前藥已盡當別與君藥又解瓢取七粒皆褐色李即服之道人曰他日淮浙間相見長揖而去李自爾見飲食臭穢不可近日惟飲酒數杯

帶取老婆去

封丘縣南赤岡店夜輒有怪常稱帶取老婆去行人恐懼不敢過遞鋪張德承受急遞不敢遷延夜深一姥自草中出曰帶取老婆去德素有膽厲聲曰我帶你去可上我背姥欣然前就德捉其兩足繩縛於腰間行數里姥却云放下德不應姥求哀不已既而言甚低身亦輕到前鋪舉視之但縛古爛棺板一片焚之臭聞數里啾啾有聲其怪遂絕

嵩山見李白

白龜年至嵩山遥望東岩古木嵰蓁窄地歩至其旁樽俎羅列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召龜年趨進其人褒衣博帶色澤秀發曰吾則

唐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也雖不同代亦一時人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白水解放遁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牋奏已百年矣近過潼適有詞曰誤入桃源深洞一曲妙歌舞鳳帶記欲別時明月落花烟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龜年曰吾祖今在何處曰在臺上功德所從昔日之志也又出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更修功行可得仙也

後龜年遊潞州太守知有異術召而詢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家閑廩有餘粟在地共食之使人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又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日後一羊不行鞭之有聲太守曰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内羔將産待其生子然後就死守乃留羊月餘果産龜年放遊方外時有人見之者

遊奕將金光明經

陳尭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行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一時離岸公托以事至午天色帖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嘆又見前叟曰某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

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某乘其力薄有遷職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至三山磯投夢前叟曰本欲斲一公賜以三連升數秩再拜而去

溷獄對事

市民丘信暴卒經宿復活云初見一吏出吾口氣遂絕擲於門外俯首入門望其屍臥堂下又一吏曰無令氣絕此但對事耳留一魂以守屍俄至一處若公所令赴溷獄對事入

一棘門污地臭穢不可近地面有亂髮吏以杖挐一髻曰樵成卽出頭應聲吏曰汝適擬言某年月日殺羊豕十二隻乃丘信遣汝殺今以信對信淵其聲乃州南樵二郎也面色醜惡不可辨呼信曰我罪迷天地子爲分其十二之數以減我過信曰昨以衆戶賽神信實主之但於子處過非我遣子殺也其頭復沒穢下吏曰子無罪當回信問此人何時可出吏曰殺猪羊踰數萬受此苦滿數千歲方

受生復割其肉以償殺者死而復生生而復死雖千百世償之未盡

李後主詩

江南李主一日重瞳務長夜之飮內日給酒三石藝祖勅不與酒奏曰不然何計使之度日遂復給之李主姿貌絕美藝祖曰公非貴貌也乃一翰林學士耳有詩曰鬢從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又云靑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皆是氣不滿有亡國之悲臨終有詩云萬古到頭爲一醉死鄉葬地有高原

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

唐莊宗有從行禁旅乞敘功遷補帝終不納李詞源爲述其勞帝曰朕亦知慶薄有軍功但見其面卽憤然因舉唐太宗詩曰待吾心肯日是汝命通時

薛鱗詩

薛鱗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

春

獨擊鶻

王素爲憲臺風力甚勁號獨擊鶻

國老閑談

骰子選

丁謂除叅政楊億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

直鹽鐵

陳恕爲三司使長於心計太宗親題殿柱曰

眞鹽鐵陳恕

血山

眞宗在朱邸嘗造一假山甚工置酒召宮僚姚坦曰此用民力聚血山耳帝毀之以其壁寫儒行

櫝食

杜鎬博聞眞宗問櫝食起自何時鎬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曰太子食料必差殊命大官日具兩櫝賜之此其始也

衲衣養虱

查道性淳古少寓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僧衆衲衣不洗濯以養蚤虱仕至龍圖閣待制

太祖岸幘

太祖暑月納凉後苑召學士竇儀草詔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退立不進太祖微笑遽索御衣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宜以禮示天下臣恐豪傑聞之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北門鎖鑰

寇萊公守北門虜使經由使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答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天書降龍圖閣

天書初降群臣表賀詞皆溢美待制戚綸獨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以爲祥當戒懼脩省以答天意

丁寇相遇

寇萊公貶海康丁晉公貢朱崖假道於寇萊公曰吾竄逐誠冤今丁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報冤當防之於是聚人博奕闔丁出境乃令散

燈下閑談

夾竹桃障子

盧相國有處女性孤高每夕與一道士乘虛而去爲人間之娛夫人覺之以白相國相國曰吾女性淡泊必神仙因占其室宇所有女

曰堂北壁有夾竹桃花障子相國曰汝今夕以針度線於其上翌日公令兩市借夾竹桃花障子仍各題坊巷姓名至午間有八百餘條得針度線者題曰通化坊姓名左元紡相國急召之道士既見入座置酒以盃擲梁上相國仰視俄失道士歸視其女亦不知所在尋訪累年竟不獲莫曉所以

白丸子方

青社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因醉誤墜枯井中至一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李鼓琴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即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抽石架上素書展視乃療三十六種風白丸子方道士曰將歸配合徧療世人功滿來此令李閉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乾符三年矣遂合其藥無不痊愈後數年不喜食乃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亦得路而歸仙矣

類說卷之五十二 終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三

說數

庾銑算數　樓鼓

夾賭宣成太守　丁公藤酒

別後闌干

談苑

長主衣貼綉鋪翠襦

賜劉鋹酒

江南遣使至銀五萬兩

內酒坊火　永昌陵

五岳祈雨　海東青

一佛出世　飛白

夾棋三勢　棊圖十九字

待詔賈玄　馮道使虜

盧多遜攻趙普之短

隣里侵舊居　卧榻側他人鼾睡

漁陽掺　赤烏白兔

祝詞　杖說

論食魚　丁晉公遇呂洞賓
千字文　吳綾汗衫寫詔
六帖　獺祭魚
李商隱用灰釘事　鴨能人言
題翠微詩　赦日樹金雞
上坂下坡　辜負口眼
太平興國　靈棋經
臍裂　周世宗作詩
地獄受苦　不欺神明

三多　天雞天和風詩
比試制誥　兩制作詩賦
重裝　盧延讓詩
五倫以客名　記詩
錢劉變詩格　二僧詩
轆轤體　筭法五字
硯虛實用藥　二目失明
築太乙宮
洛陽宮闕似兜率天宮

毀銅像鑄錢　太平興國寺
西土人不食肉　李符知春州
朱處士詩　徐鉉好鬼神
造五鳳樓手　謁金門詞
求通好書　不動尊院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二

類說卷之五十三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談藪

庾詵算數

齊庾詵算數妙絕武獻公蕭欽胃疾篤問詵日當無喜否曰鎮星在襄陽荆州自少福明府歸終亂代齊名伊霍有何恨哉公曰昏主狂虐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歟欷而終

樓鼓

齊李崇爲兗州刺史州有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撾鼓亂擊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時號卧虎

奕賭宣城太守

宋文帝善奕與羊玄保賭宣城太守嘗曰勑除人以爲虛授

丁公藤酒

齊解叔謙母病風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後求至宜都郡見山中公伐木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乃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母病果安

別後闌干

王元景使涇州孝緯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無怪我別後闌干

談苑

長主衣貼綉鋪翠襦

魏國長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太祖曰自今勿復爲飾主笑曰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相效翠怕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主曰官家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舁太祖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亦可辦我爲天子守財耳豈可妄用

賜劉鋹酒

劉鋹性巧自結珍珠鞍勒爲戲龍之狀太祖曰移此心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國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召賜卮酒鋹疑之捧盃泣曰臣違拒朝廷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太祖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取酒自飲別酌賜鋹後陳洪進自漳泉歸闕錢俶於吳越來朝江南後主於衆

同列鋹因侍宴自言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挺爲諸國降王之長太祖大笑

江南遺後主銀五萬兩

開寶中趙普尤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辭太祖曰大國之體不可自弱當使之勿測不可不受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上之偉度

内酒坊火

太祖時内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棄市遺火卒縛投火中自是諸司莫不整肅

永昌陵

太祖生洛陽夾馬營樂其風土國初營繕宮室有遷都之志九年四幸郊祀而宮殿宿衛多不安處武見佐異遂東歸嘆曰我生不得居此死當葬於此登闕發鳴鏑指其所曰後當葬此永昌陵卽其地也

五岳祈雨

至道二年夏旱遣中使詣五岳祈雨學士草祝上自書隨其方設香再拜遣之王禹偁上言五岳視三公御署祝板以踰禮典固無親書之理上曰成湯剪爪斷髮以禱桑林之社尚無所愛朕爲百姓請命豈於筆札有惜哉

海東青

登州海岸林中有鶻自高麗一夕飛過海岸號海東青淳化中趙保忠以獻上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無所事此今以賜卿

一佛出世
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嘗曰朕聞朝廷命一
舎人親姻相賀諺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又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朕嘗恨不得爲之
飛白
太宗善飛白字大者方數尺小草特工嘗曰
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心好之不能捨
耳
奕棊三勢

太宗嘗作奕棊三勢一曰獨飛天鵝勢二曰
對面千里勢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
棊圖十九字
古棊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記交雜
難辨徐鉉改爲十九字一天二位三才四時
五行六宫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
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
八松十九客甚爲簡便
待詔賈玄
太宗棊品第一待詔賈玄時比王積薪玄嗜
酒病死上痛惜之潘愼脩亦善棊獻詩曰如
今總得仙翁術也怯君王四路饒
馮道使虜
晉天福中奏寶策戎衣之號輔相中當一人
爲使趙瑩桑維翰文崧咸懼將命馮道索紙
書云道去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不數日北
行虜主以道有重名留之賜牛頭牙笏爲殊

禮道作詩曰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道凡
得賜悉市薪炭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
爲之備戎人頗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
留固遣始去更住月餘既行所至留駐凡兩
月出境郎馳歸左右曰得生還恨無羽翼公
獨宿留何也道曰戎人多詐總急還以彼觔
脚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脫但徐緩郎不能測
矣道歸作詩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爲朝廷
不爲家殿上一盃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
龍荒冬往時時雪兎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

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道在房中有詩云朝披四褉專藏手夜蓋三衾怯露頭其苦寒如此

盧多遜攻趙普之短

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不法且譽儀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舊臣公忠亮直帝不悅儀歸置酒曰我必不作宰相亦不謫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遂攻

普之短普罷出鎮河陽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後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其言驗也

隣里侵舊居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後以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處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卧榻側他人鼾睡

開寶中王師圍金陵李後主遣徐鉉入朝對於便殿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太祖曰不須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可許他人鼾睡鉉復命未幾城陷隨後主歸朝鉉性質直見士大夫寒日多披褐曰中朝自五胡猾亂其風未改荷氊被毳實煩有徒一日見其婿亦被毛衣責曰吳郎上流安得效此淑曰晨興苦寒朝中服者甚衆鉉曰士君子有操

者亦未嘗服蓋自謂也

漁陽摻

徐諧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校秘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諧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黄塵蕭蕭白日暗淑咲伏之又嘗至清暑閣前地經雨草生磚縫中薙去復生諧曰呂氏春秋桂枝之下無雜木味辛

簽故也後王令取桂屑數斗勺布縫中經宿草盡死其博識如此

赤烏白兎

錢昭序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兎表獻曰烏乃陽精兎惟陰類若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

祝詞

太宗自作祝詞不成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云上帝洪休雖耿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思之久矣不能措詞

杖記

黨進北戎人國初爲騎帥不識文字上忽問軍中人數先是軍校皆以所掌兵甲之數細書著所持梃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但引梃對曰盡在是矣京師市井間有畜鷹鷂者進必解縱之罵曰不能買肉供父母反以餉禽獸乎太宗在藩邸有鷹鷂進忽見詰責欲解放圉人曰晉王令養進遽與錢令市肉曰汝當謹視無使爲猫猪所傷會病瘡賓佐入視進方擁錦衾一從事竊語曰爛矣進命左右急捉從事批頰罵曰吾正契丹何奚之有腳患小瘡那至於爛盖謂奚之種賤也過市見縛欄者問汝何言優者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卽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卽命杖之進名進常稱暉或以爲言曰吾自從其便耳

論食魚

劉吉護治京東河决時張去華爲轉運使巡視會食爲鱠鯉爲饌去華曰南以魚爲食殊不厭其腥也意輕鄙南士吉對曰運使舉進士狀元曾不讀書尚書禹決九川有魚鱉使人鮮食易姤之九二包有魚義士以畋以漁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詩載嘉魚小雅魚麗鱨鯉國風云必河之魴載記云水潦降不獻魚鱉魚鱉中殺不鬻於市居山者不以魚鱉爲禮三月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孟秋天子

食稻與魚又食魚者去乙孔子魯人云魚餒不食趙盾晉人魚飧田文齊人其上客皆食有魚子産鄭人而入獻魚子公亦鄭人解黿染指於鼎大舜漁於雷澤呂望釣於渭濱又何必皆南州之人去華色沮不能答

丁晉公遇呂洞賓

丁謂通判饒州日呂洞賓見之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皆如之又謁張泊留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爲二八泊年

六十四卒洞賓有自詠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内煑山川之句

千字文

千字文題云勑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時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

吳綾汗衫爲詔

唐末有朱書御札徵兵方鎮藩危難中以此示信昭宗以吳綾汗衫爲詔間道與錢鏐告以國難

六帖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錄成書故所記時代無次

獺祭魚

舊說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鱗次堆積時號獺祭魚

李商隱用灰釘事

劉錡欲註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元茂檄劉稹書云喪具蹄陵飛走之期旣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乃漢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珎奇雅鳴鏑釘鹿蠡商隱之雕篆如此

鴨能人言

唐陸龜蒙狡獪多智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彈一綠頭雄鴨折頸龜蒙大呼曰此鴨善人言將貢天子今持死鴨詣官自言耳內養驚駭厚遺金帛乃止問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

題翠微詩

翠微寺在驪山絕頂舊離宮也唐太宗避暑於此後有人題詩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幾十重天子不來僧又去樵夫時倒一

枚松

赦日樹金鷄

宋孝王問司天監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鷄事監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鷄於閶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鷄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兌爲澤鷄者巽之神巽爲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長竿使衆人覩之

上坡下坡

李文正令言呼諫議爲坡拜蓋唐舊語自外入爲諫議班在給舍上歲滿遷給事中又歲滿遷舍人故或有嘲諫議云君今上坡後當復下坡矣劉君佳話載初拜諫議者給舍戲曰何人縣居我上彼曰以我不才何不拽下著乃遷也

辜負口眼

諺曰不到長安辜負眼不到兩浙辜負口

太平興國

太宗改元太平興國識者謂太平字一人六十也太宗壽六十九中間歲內改元亦叶其數

靈棊經

靈棊經乃黃石公法南齊江謐嘗以棊占得金盃玉盃之卦唐經籍志五行部有十三靈棊經十一卷蓋所傳舊矣凡一事再卜率不驗

臍裂

殿中丞王仝嗜酒忽腸裂有聲以盎承之得清酒斗餘而卒

周世宗作詩

周世宗嘗作詩以示學士竇儼曰此可宣布否儼曰詩專門之學　若勵精叩練有妨幾務苟切磋未至又不盡善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詩

地獄受苦

人或疑釋經所述地獄受苦之期太長公曰

律文有流三千里地甚遠徒三年日甚長造罪之初止一念頃耳

不欺神明

江南處士朱真曰世云不欺神明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

三多

學者　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論爲難

天雞弄和風詩

江南張佖知舉試天雞弄和風詩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究其所出進士張洪白主司言爾雅翰埤雅天雞　未知孰是佖不能對亟取二雅檢以語之

比試制誥

張去華任拾遺上言今制誥張澹不才願得比試詔令中書引試澹果不勝去華遷補闕澹罷知制誥去華負時名雖勝遂爲清議所鄙而澹亦當引退豈宜與新進士爭鋒其亦

失也

兩制作詩賦

晉開運中詔兩制各作詩賦一篇付禮部爲考試之目李懌獨曰懌識字有數因人成事使令衣白袍入貢部下第必矣胡能作文章爲世模楷終不肯作

重戴

重戴者大裁帽也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爲之後魏孝文帝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僚五代

以來惟御史服之淳化初宰相學士臺省官皆令服之

盧延讓詩

唐盧延讓爲詩淺近惟吳融獨重其作云必垂名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個星猶在天言懐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玄上人日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八月十六夜云只訛此子緣應耗殘多光寄人云吟安一箇字撚折數莖鬚又有樹上諮訛批鵊鳥窓間壁駁叩頭虫

五禽以客名

李昉爲詩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鷳曰佳客鷺鷥曰白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又慕居易七老之會得宋琪等八人爲九老會

記詩

自雍熙至今三十年共能詩者今畧記之楊徽之會望云杳杳烟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雲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舉世滔滔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幾處茗旗香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霸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去云滿帆西日催行路一夜東風落楚梅劉師道寄別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行仍愧曉猿驚吠世云野馬飛窓日醯雞舞瓮天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晚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渚宮亭云故宮芳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越州云風樵若耶路霜橘洞庭秋丁謂送章南安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舡芭蕉云綠章封事緘初啓青鳳求凰尾乍開蘊爲湖亭詩春波何限綠白鳥自由飛晏殊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錢昭度村居云黃蜂銜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咏云剛

陽欺竹葉衰病怯菱花春晝云人歸漢后黄金殿燕在盧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净林色微雲生夕陽

錢劉變詩格

近年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惟演途中云雲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又云客亭厭見論長短村酒那能辨聖賢送僧云宿樹孤烟起行衣夢雨凉

二僧詩

楚僧惠崇思東寺林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送李堪云秋聲動群木暮色起千山蜀僧希晝答黄桂州云來書逢歲缺去夢歷峯危廣南陳轉運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

轆轤體唱和聯句

自舜作歌臯繇颺言載賡及栢梁聯句顔延年和謝監謝玄暉有和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梁何遜集中多聯句唐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韻劉白易之亦同此四字令狐楚和詩多次韻凡聯句或兩句四句亦有出一句對一句者謂之轆轤體

筆法五字

錢若水言古之善書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擫押鉤格抵用筆如釣則點畫遒勁謂之撥鐙筆希聲云昔二王皆傳此法希聲以授沙門䛒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寄詩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䛒光因引薦希聲於貴侍後至宰相刁衍言

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絶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視虚實用藥

陳昭遇善醫絶不讀書隨劉鋹歸朝持藥囊日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識之然後視其老幼虚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嘗尋脉訣也世以爲神醫莊周所謂懸解童過所謂讀書百遍義自見是也

一日失明

錢鏐年老一目失明中朝國醫吳某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内障眼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爲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醫爲治之復故凡賂贈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

築太一宫

太平興國中方士楚芝蘭上言按太一經五福太一爲天九貴神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徙今當入吳分五福所至民獲其祐宜築宫於蘓州太宗從之宫成芝蘭又言祠太一於吳但福及吳民可徙築京城南三十里蘓村遂改築新宫凡十殿曰君基太一臣基太一民基太一九氣太一大游太一小游太一十神太一天太一地太一并五福爲十八

洛陽宫闕似兜率天宫

西晉時有胡僧至洛陽見宫闕嘆曰此正是兜率天宫但生人之力營構非道力所成耳將終與徒衆别曰山河天下皆變滅而况人身何得長久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形數雖乖其會必同

毀銅佛鑄錢

周世宗毀銅佛像鑄錢曰佛教以爲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鑱自胸鏡破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胸間咸謂報應

太平興國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廢爲龍倉國初有主僧屢撾鼓求復爲寺上遣中使持劍令斷首仍戒曰怖畏即斬之或臨刑無懼即未可斬既訊其僧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上大咸嘆復以爲寺又脩舊封禪寺爲開寶寺

西土人不食肉

大中祥符初西域僧覺稱來云入此國見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覩見此方人心頗惡彼西土人全不食肉上召問其所欲但求

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座而已

李符知春州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乃置之死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

朱處士詩

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咏刺蝟詩云行似針氊動臥似栗毬圓莫欺如此大誰敢便行拳嘗謁一貴人不禮廳事有格子屏風貞白題詩曰道隔何曾隔言糊又不糊渾身總是眼還解識人無題棺木云久久終須要如今未要君咏月云當塗當塗見蕪湖蕪湖見八月十五夜一似沒柄扇

徐鉉好鬼神

徐鉉不信佛酷好鬼神之說江南中主以撈厥經令覩可見精理句餘曰臣讀之數過見其談空之說似一器中傾出復入一器中都不曉其義鉉專搜其神怪為稽神錄嘗與選選人詭言神怪因以私禱布衣蒯亮好為大言鉉館於門下稽神錄中多亮所言亮嘗詐鉉甚怒不與語亮一日忽云有異人肉翅自廳飛出升堂而去鉉即喜命記之或謂鉉曰公郤斥浮屠之教瞿曇豈不得作黃面神人乎鉉笑而不答

造五鳳樓手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謁金門詞

江南成幼文為大理卿好為歌詞嘗作謁金門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後因秦

牘稽滯中主曰卿試與行一池春水又何鉄
於卿哉
求通好書
開寶中房涿州刺史耶律琮遺雄州刺史
求通好書官無交於境外言卽非宜事有利
於國家專之亦可其文釆甚足觀也
不動尊院
李濤爲布衣時泥水關有佛舍曰不動尊院
中有不出院僧未幾寺爲火焚僧衆他徙濤

題詩云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
事八萬四千門

類說卷之五十三終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四

隋唐嘉話

名下無虛士　粉盤書事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鏡聲　豐都市
夢洪水　娘子兵
人物志　美人食乳
無賴賊　出血數斛
行祕書　梟鳴吠官

西域胡僧　金剛石
太宗冊文　金筆
三恨　巡提步月徐巒詠詩
宦官放鷂　胡頭徐而
栩名　一鈎絲
沈三兄詩　錦袍
三二百年無此文　定昆池
訴子不孝　張底
望省樓　玉樹青葱

晉長明燈　宋靖書
為魏公藏拙　靈運鬚
假面　踏搖娘
千秋節　水調歌
阿婆堂主　毬場
司農食菜　醉僧圖
為賢尊報讐　覓活覓死
峽口棺
劉禹錫佳話

韋絢　張巡詩
誌公讖
詩注有錫字六經無錫字
五夜　三公入市
蒸胡美不可言　鬻餅謳歌
宇文融百日宰相　持此秤量天下
宋之問乞劉希夷詩
鶻鷓鴣　菝葜
插打　茼蒿菜

崔羣聰明過人　韓愈制詞
十八年宰相妻　宰相夜醮
乞一快死　宰相碑
三臺　道州參軍湖州文學
三教聖人　蜀道易
寶章集　贈項斯詩
飛白　佰舡帖
虎骨求雨　窮相女子
茅亭客話

衣錦井中　占夢
有念
羅千金焚香禱孫真人
肉芝　白蟾
鮮蝦蟆蟹　地漿解毒
按簿點死屍姓名　貞婦不屈
裝畫功德　娑羅花
化虎　老僧化虎
虎威　埋蚕斷桑

殺生負心冥中重罪
服玉泉法
玉堂閑話
燕繼室害諸鶵　驢馬駒
商山遇虎　醉入塚中
御史臺故事　中鱉毒
上霄峰禹迹　芋墻
占旱　十九鱉求生
張守中詩　此處與幞頭分界

薔薇詩　頳膏公尸解
劫鼠食倉　火精
念大悲呪　畫鷄
蝗菌　假對
吹坐喚風　去天一握
雁奴　陳叔詩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四

類說卷之五十四

宋温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駿　參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隋唐嘉話

名下無虛士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語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粉盤書事

隋高熲爲僕射每以盤盛粉置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入朝行之

更能作空梁燕泥否

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由是得罪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見害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鏡聲

蘇威有鏡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日蝕半缺鏡亦半昏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其子夔死後更無聲威敗不知所在

豐都市

洛陽南市即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掘得一塚槨中有平石朱書銘曰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黃初二年

夢洪水

隋文帝夢洪水沒城乃移大興術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

娘子兵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兵太原乃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號娘子兵

人物志

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肉譜虞世南為人物志

美人食乳

侯君集既誅籍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常食人乳而不飯

無賴賊

李勣常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好賊上陣畫殺人年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出血數斛

秦叔寶晚年多病曰吾少長戎馬二百餘戰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

行祕書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梟鳴改官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張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西域胡僧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蘓傅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自倒若為所擊者更不復蘓

金剛石

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奔湊如市傅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可破汝往試之果應手而碎

太宗冊文

褚遂良為太宗哀冊文自朝廻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金韝

侯君集破高昌得金韝甚精御府所無

三恨

薛元超曰吾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巡堤步月咏詩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凌晨入朝廵洛水堤步月徐轡咏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群公望之如神仙

宦官放鷄

楊德幹為萬年令有宦官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捶而杖之宦者泣訴於高宗上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胡頭獠面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徐勣曰此小兒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曰胡頭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類胡也

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

一絇絲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有題其門曰一絇絲能得幾日絡昌儀遽書其

下云一日即足無何禍及

沈三兄詩

沈佺期以詩見張燕公公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

錦袍

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乃奪錦袍賜之

三二百年無此文

崔融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二百年無此文

定昆池

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云但欲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

訴子不孝

李傑之爲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辨明但言得罪於母死甘母固請殺之李曰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棺至李令擒道士乃與婦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李杖殺母及道士以棺取母喪以歸

張底

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

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廳事創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

玉樹青葱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不詳也

晉長明燈

江陵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青而不熱

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

索靖書

王廙右軍叔也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四疊於衣中以渡江

爲魏公藏拙

魏收北朝之秀徐陵聘齊收錄其文遺之令傳江左陵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靈運鬚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祗洹寺維摩

詰鬚

假面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面具是也

踏搖娘

隋末河間有人皷鼻使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其身好事者爲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搖娘今轉爲容娘是也

千秋節

八月五日明皇生辰號千秋節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承露絲囊以相遺問

水調歌

隋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

阿婆堂主

煬帝燕群臣以唐高祖面皺呼爲阿婆高祖歸不悅以語竇后后曰此吉兆公封於唐唐

者堂也阿婆郎是堂主高祖大悅

毬場

武崇訓用油灑地以築毬場

司農賣菜

高宗時司農欲賣冬藏餘菜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判曰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醉僧圖

張僧繇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恥

是聚錢數十萬贈圖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
傳於世

為賢尊報讐

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敬宗死博士袁
思古議諡曰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
曰今為賢尊報讐何為反怒彥伯慚而止

覔活覔死

武后方謀誅戮大理卿胡元禮承旨欲陷人
死李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曰胡元禮在

此人莫覔活日知曰李日知在此人莫覔死
竟免之

峽口棺

將軍王果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遷之平
處得銘云後三百年水漂我欲墮不墮逢王
果

劉禹錫佳話

韋絢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位之二年
投謁故尚書劉公二十八丈記其所話纘為
談柄大中十年江陵少尹韋絢叙

張巡詩

張巡守睢陽作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
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
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夜聞
笛詩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

誌公讖

梁朝誌公大師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

行逢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安字綠
衣者祿也太行山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詩註有餳字六經無餻字

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光不見餳毛詩
鄭箋說吹簫處註云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
惟此註中有餳字吾因重陽撰押一餻字詩
六經未見有餻字不敢為之

五夜

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惟一夜子夜

未詳

三公入市

杜司徒常言我致政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跨之著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蒸胡美不可言

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熟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謂同列

美不可言

鬻餅謳歌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矣

宇文融百日宰相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為宰相舅曰融豈

堪為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月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

持此秤量天下

上官昭容其母將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鄭氏與是男及生昭容母曰秤量天下豈是女耶嘔啞如應曰是

宋之問乞劉希夷詩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宋之問苦愛此句悲泣不與之問怒以

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也

鶴鸕鷀

世間只有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不知鸕鷀亦是胎生若綠鸕鷀食魚不與鶴同令見養鶴者啖腥穢甚於鸕鷀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年方變為玄鶴君子惡居下流其鸕鷀之謂乎陳標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鸕鷀之謂也

波稜

莱之菠稜出西國中有僧自菠稜將子來或云是頗稜將來語訛也

揷打

范希朝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曰郎中有事但處分第二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不應即任郎中下手揷打揷造箭者之揷揄打謂損箭財棄也

諸葛菜

諸葛所止獨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莱舒可煮二也久居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五也冬有可掘食六也蜀呼諸葛菜

崔群聰明過人

韓十一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某與崔大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

韓愈制詞

韓愈初貶制詞席舍人爲之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无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吃耶韓曰席十八吃不潔大遲也或問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

十八年宰相妻

元載敗妻王氏曰某迺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爲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亦賜死

宰相夜醮

王縉下獄問詞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乙一快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中謁主官乙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宰相碑

杜鵬舉父嘗夢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

者金填字未者刊名碑上杜問曰杜家有否曰有任看之姓下有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子鳥旁曳脚及鵬舉生子名鴻漸

三臺

北齊高洋毁銅雀臺築三個臺宫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則天時刺史鄧弘慶進送酒三臺

道州參軍湖州文學

楊國忠會諸親時知吏部銓事欲大噱呼選人名引入中庭不問資叙短小者補道州參軍胡者與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三教聖人

德宗誕日内殿三教講論諸人談畢僧鑒虚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南贍部州之聖人

蜀道易

陸暢謁韋臯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臯大悦

寶章集

武后問王方慶卿家舊書存乎方慶集右軍以下二十餘人書帖命崔融作叙賜名寶章集

贈項斯詩

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説

項斯

飛白

借舡帖

王内使借舡帖盧尚書寶之張嘆而却之

虎骨求雨

南中旱甚即以虎骨投有龍處即雨激龍之怒也

窮相女子

王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苑帝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敕其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隨後因流落

茅亭客話

衣錦井中

費綱應進士舉夢衣錦井中覺自喜曰及第衣錦遊鄉井爾或曰此非佳夢衣錦井中文章未顯之兆來春果下第

占夢

人臟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夢稀有夢亦不復記瞽者無夢愚者少夢有士人能原夢或撰一夢請占之皆驗他日告云吾實無夢向者吾撰也聊以試君皆驗何也答曰意形於言災福隨之

有念

居士王裕留心禪學暮年謂同流曰吾某日行化有僧曰透滿無形十方無碍直至無心未得為了何況有念者哉

置千金焚香禱孫真人

眉州民家氏夫婦中年惟一男既冠羸瘦瘵日加父置千金方一部於所居閣上日夜焚香望峨嵋山禱孫真人乞救護一夕夢老翁白衣云汝男是當生時受父母氣數較少吾今教汝每旦父母各呵氣令男開口嚥之如此三日汝男當愈遂實心如所教郎強壯能食諸苦頓除後冠褐入道事真人無怠焉

肉芝

蜀有村夫鬻白蝦蟇甚大兩目如丹皆云肉芝也有藥工買歸慮其走逸以大石臼合於地至曉石臼透明如燭龍醫工駭愕齋沐負鍤挈蟾辭家入青城山不知存亡

白蟾

有鮮于熙者上巳日飲萬歲池草旁見一小白蝦蟇遂取之郎席有姓劉人奪而吞之熙戲曰閣下吞此白蟾苟成得道秪强盜耳吞

訖倉忙飲木昏悶旬餘毉治方愈嘗覽葛稚
子内篇云肉芝者萬歲蟾蜍也頭上有角目
赤頷下有丹紋體重而跳捷以五月五日午
時取陰乾以左足畫地成泉帶之辟兵敵人
射以弓弩皆反自傷令人生吞熟喫愚之甚
也設使白蝦是肉芝市井之人臟腑滓穢之
氣與靈物相攻寧有全人

鱓蝦蟇鱉

鱓魚蝦蟇鱉三物大者有毒殺人蝦蟇小者
亦令人小便秘臍下憋疼有至死者宜以生
豉投新汲水中浸令豉水濃服之即瘥

地漿解毒

有寺僧市野樵有黑而斑者有黄白而赤者
爲齋食衆僧悉吐瀉有死者有毉工曰掘地
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名曰地漿
飲之其毒即解夫蕈菌生樹者曰蕈生地者
曰菌皆濕氣鬱蒸而生又有生於腐木毒蛇
之上大而光明人誤以爲靈芝食之而速死

按簿點死屍名字

成都染匠艾延祚爲賊所驅令造漆器忽聞
天兵至延祚上樹匿穠葉間見搜捕殺戮至
夜遂下樹臥積屍中至中夜聞傳呼頗類將
吏有數十人具無燭炬不見形但聞按據簿
籍稱點姓名僵尸聞呼一一起應惟不呼延
祚姓名乃知討叛伐逆奉天行誅無誤殺者

夷婦不屈

甲午年天兵克益州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
夷人婦頗有姿色自云有夫卒欲遇之則交
臂疊膝俯地而坐卒怒欲斷頸婦心終不能
屈

裝畫功德

張光贊善裝畫功德爲賊所執凡數劍而頸
不斷臥積尸中夜半見老僧曰汝生平裝畫
功德用心來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苦焉

娑羅花

峨嵋山中娑羅花苞大如拳葉似枇杷葉凡

二十餘葉者三藏記十餘朶經月方謝有西域僧云中印度亦然

化虎

靈池縣村民郝二以毉卜爲業家有畫虎圖每日頸坐瞪目覩之不倦都忘人事人召毉療秪以虎圖帳爲藥遺之物不數年舍中懸掛皆徧惟好啖生肉後化爲虎

老僧化虎

成都人姓徐至一村中見一老僧在穽中曰夜來入村教化回誤落檻穽望擴越慈悲解救村甿共開穽而出之跳躍數步化成巨虎而去

虎威

永康軍獵者學鉠口能刺虎云虎有威骨如乙字長三寸許在脇兩旁皮下取得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凡爲虎傷死及溺水死者魂曰倀鬼凡月暈虎必交凡虎食狗必醉狗者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一村夫醉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誤入醉人鼻中大噴嚏虎驚躍落崖而斃

埋蚕鬻桑

新繁縣李氏養蚕甚多將放値桑大貴遂埋蚕而鬻其葉大獲其利因買肉麪造饅頭食之擘開每顆中有一蚕自此入口淪喪夫蚕者靈虫衣被天下愚氓坑之有此報也

殺生負心

孫知微圖畫道釋不茹葷酒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云鬼有數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與人交言薄相者氣劣神悴假某傳言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冥中所重者何罪也曰殺生與負心爾所崇奉者佛教也

服玉泉法

杜昺升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舌下兩脉津液也每旦起坐瞑目絕慮叩齒二七通漱令滿口乃吞之以意送至臍

下氣海一過久之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淵之聲如此則百脉和故黄庭云玉池清水灌靈根又曰漱咽靈液災不干是也

玉堂閑話

燕繼室害諸雛

詞臣奉職之餘各話平生見聞學士承旨王仁裕學士張沆言泡貧一燕巢舍下育數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爲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别與一燕爲匹哺食如故不數日諸

雛墜地宛轉如殭兒輩剖腹視之則有蒺藜子盈於嗉中蓋爲繼室者所害凡有血氣之類憎愛嫉妬之心未嘗無也

驢爲駒

驢爲駒子隨母行有在前者有與母並者有隨後者因生時耳月初生者在前月半生者處中月末生者居後

商山過虎

商山路多鷙獸有驢群早行驢忽驚駭有一虎伏叢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同行莫敢回顧食頃遭攫者却回云虎銜至岩崖之上前有萬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數小虎顧望若有所待其虎哮吼呼其子其潛伸脚取虎背盡力一踏虎失脚墜深淵不復再登是以得脱

醉入塚中

兖州有民家葬父母外姻咸至有女壻乘醉隨柩入塚中地主不知即掩塞之而去翌日

主人復墓隱隱聞塚内呼吽之聲發而出之云酒醒後覺身在暗室舉手捫壁方寤在塚中忽聞一丈夫一老姬私語云久在逆旅今喜安居如相賀之意有云何得有生人氣取火照乃有火炬出柩旁照見某則云燒燒則火炬交至鬚髮俱焦落燒入肌膚不得甚痛楚少頃方止

御史臺故事

御史故事凡吏人參謁亦無通贊忽於堦下

齊拜默默而退謂之兒恭又判案三道判云
記資二字亦不曉其義亦不知所出

中鼈毒

有人於河下獲鼈十數頭甚肥嫩烹而膳之舉族共食是夕俱斃無一人免者蓋中鼈毒耳水族而處於陸地固可疑也君子飲食宜愼之

上霄峯禹迹

盧山上有霄峯可千仞上有古迹云夏禹治

水時泊舟之所鑿石爲竅繫纜其有磨崖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

芋牆

闔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墼爲牆後遇大飢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墼以度凶歲

占水旱

上元夜豎一丈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七尺大稔六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又正月一日於牛屋下驗牛俱卧則五穀難立苗半卧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熟春甲子雨多旱秋甲子雨多水

十九鼈求生

崔脫尚書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着青綠羅衣拜告求生旣寤見器中水泛鼈數之大小正十九頭遂請水次放之

張守中詩

張守中秀才蝴蝶詩末句云今夜若棲芳草

逕爲傳幽意與王孫又曰薄命蘇秦頻去國多情潘岳旋悲秋

此處與幞頭分界

閩帥王審知猶子善談咲有書生色頗黑因醉卧王以朱筆題額曰此與幞頭分界

薔薇詩

李季蘭女年六歲作薔薇詩云經時不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曰此女必爲失行婦人果如其言

顔魯公尸解

顔魯公遭難後十餘年家僕於洛中見公衣白衫張蓋歸城隅菜園有破屋數間僕隨之入拜公懷中出金十兩以寄其家仍戒僕勿與人說公之子函至前處但見滿目榛蕪而已時人皆云魯公尸解得道

劫鼠倉

天復中隴右大飢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太半無穗有人就田破鼠穴而求所穫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民間皆出田中求食濟活甚衆

火精

梁朝翰林學士任贊居職數年猶着朱紱於案上題詩梁主知之命賜紫袍金章詩曰數年叨內署彩色儼然傾任贊字希度知君是火精

念大悲呪

徐人歐陽粲路行遇雨已昏暝見巨物長丈餘出於前粲存念大悲呪妖不能侵雨亦稍止

畫鷄

江南有道士鳳歸真嘗遊洪州信果觀內姮像是玄宗時夾貯雀鴿糞穢其上歸真於壁畫一鷄筆迹奇異自是烏雀無復栖者

蛇菌

湖南百姓郊外得一菌甚大獻於府主有僧曰此物甚毒愼勿入口乃於所獲之處掘之有蟄蛇千餘條

假對

張傑滑稽能爲假對嘗與三人夜坐吟曰三人鑽脚坐一夜掉頭吟又曰皁角樹頭懸拍板葫蘆架上釣茶䞓嘗取怒一武弁傑曰大夫旣欲行拳小子不任受惕

吹笙喚風

有輕薄子令樂工吹笙曰不須度曲要汝喚風耳

去天一握

興元中有南路通巴州其峭岩項謂之孤雲兩角諺曰孤雲兩角去天一握

鴈奴

鴈宿於江湖沙渚中動計千百大者居中令鴈奴圍而警採捕者

陳淑詩

陳淑與僧詩曰行若獨輪車常畏大路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

類說卷之五十四終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五

玉壺清話

上問呂溱安否　星名周伯
李建中詩　謝靈運托生爲邉鎬
遐純孝三士談經　范杲進詩
西齋潤筆　五子登科
房相蒼頭　城隍督修夷陵縣宇
楊大年作詩預宴　懷玉山人
同甲同休　保守門閥
洒水發願文　王禹偁詩表
李韓書詞　逞藝傷生
御屏書楊徽之十聯
茂貞免死　鄧都觀主
君臣隆替有限　賜錢償逋
水壺先生　治烏髭牢齒歌
治殺生獄　昝太尉知人
太祖討蜀　花項漢爲天子
水銀知制誥　射覆

四夷來王賦　元厚之詩
雜說
党進掉書袋　父爲所由
魯肅公帖　陳希夷弟仲放
唐酒價　奏按中名次公者
落弟紫微揀停殿院
郤父陳母　夢六印懸劍銘
太宗問蟬字　胡旦取珍器貸金
養民寡欲　西河急奏
太祖誅諸者　高陽間奏

陶穀鸞膠曲
吟齋夜話
改易古詩　二命名
横陳　奪胎換骨法
李格非論文　小兒擊甕問
秀閏西語　泉州句
滿城風雨近重陽　十七字爲號
竹詩　崑體
持綦謎　沒浩蕩
張天覺草書　東坡詩
太祖遠略　丁晉公詩
崔徽頭子詩　薦福寺碑
謝無逸詩　荊公詩
荀名稚子　北征詩
長主挽詞　四家詩
漁網石上詩　墨梅
吳城龍女　牡丹偈
白樂天詩　東坡詞

華亭舡子和尚偈　老杜詩
李元膺詞　石曼卿墜馬
道人肝臓饅頭　坡答秦二宮詩
大酒清話
惠花酒詩　竊詩
陳亞及第　平似稱明似鏡
孫山得解　講易
嘲任毅詩　教坊進口號
羊雪二詩　皮歸相嘲

臘月養蚕　陳亞詩
賀四廂太保啓　覩君風采必不甚高
送客詩　假蝗蟲
宣水　亂寫試卷
孔門上哲　對屬
末厥　二書生賦詩
漁樵閒話
老忠化虎　玉樹曲
隱娘教習擊刺之法

衡山老虎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五

類說卷之五十五

宋溫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參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玉壺清話

上問呂溱安否

熙寧初呂溱尹京上殿府推官周約隨後上忽問曰卿體中安否對曰無事須臾又問卿果無恙曰臣不敢强時呂公容采無少虧將退又問約曰卿見呂溱如何對曰以臣觀溱似亦無事呂出殿門深疑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公果見溱如何曰龍圖無自疑容采安靜後數日果感疾不起以此知聖明非凡見可及也

星名周伯

景德二年有巨星見於天氐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荆州占其星名周伯譬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包義曰德星時澶

淵凱旋六合平定宜此星之見

李建中詩

李建中能書草隸爲詩清淡如其人有杭州望湖樓詩云小艇閑撑處湖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烟古寺稀時携一壺酒到戀晚凉歸西湖詩云漲烟春氣重貯月夜痕深每喜誦楞嚴經四句云將聞持佛　何不自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凡起居皆咏之

謝靈運託生爲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修髯秀釆骨清神竦所披衣中輕若烟霧曰欲託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有未合佛旨處願生君家刋正慎勿以葷羶啖我七歲放我出家爲僧以畢前經夢覺鎬生貌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堅求出家其父不允以葷追之及冠强爲娶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

而柔懦寡斷惟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惟務全活人號邊羅漢及克湘潭號邊菩薩及帥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楚人失望人號邊和尚

選純孝三士談經

真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曰朕欲選純孝之士三人便褁頭帽横經並坐暇則薦名果盡談論削去進說之儀元薦查道李虛己李行簡三人真宗立召俾陪侍喜曰朕得明矣

范果進詩

太宗收并州凱旋范果爲縣令進詩有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

西齋潤筆

李翰於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凝作相翰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畫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

可作西齋潤筆不
五子登科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　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云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
房相著頭
石熙載少時於嵩陽道中遇一叟曰與太平宰相也吾幼爲唐相房玄齡檢書著頭公酷似房公仍囑曰善事真主語訖即滅後爲太宗掌書記踐祚七年拜平章事

城隍督修夷陵縣宇
寶元初宋正基知峽州一夕夢一吏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廨宇不宜後時連三夕夢之明日報歐陽永叔謫夷陵令宋感其夢待之特異歐公益事謙謹每禀白必欽板於庭俟宋入門先降階接之
楊大年作詩預宴
楊大年二十一爲光祿丞三月後苑曲宴公不得預以詩贈館職曰聞戴宮花滿鬓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上聞即日直集賢院令預晚宴
懷玉山人
楊大年祖文逸仕後唐玉山令有道士來謁稱懷玉山人斯須不見大年遂生後年三十七爲學士書寢玉堂夢道士稱懷玉山人袖出一牒篤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可添乎道士命筆止添一紀爲四十九至其數果卒

同甲同休戚
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一同宗諤死濬後一月卒
保守門閥
真宗謂李宗諤曰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相惟昉將惟曹彬爾聞卿家尤更雍穆有法朕惟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門閥
泗水發願文
李宗諤奏汴渠流尸蔽河而下暴露灘渚上

測然御製泗水發願文勒石於淮亭歲給錢百緡修齋醮各七日官給錢收瘞御製畧云嗟乎纍積之上競食者烏鳥渚之間爭飡者魚鱉汝等孽非他造殃盡自始仕官者怙勢以凌民爲民者欺心而冒法伏茲浣滌各遂超騰倍諸佛本空之原體太上眞虚之理

王禹偁詩表

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後知制誥忤時

相出知黃州藉易簡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奏可之禹偁作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循時好惡不敢迎逝獨賓元賓執手泣於闔門曰天乎得非命耶公後以詩謝曰惟有南京賓員外爲予垂淚闔門前至郡未幾二虎鬪於境一死郡雞夜鳴冬雷而雹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咎即命徙蘄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止期身後閱月而卒太宗嘗戒曰卿聰明文章不下韓愈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

李韓書詞

李穀與韓熙載早同筆硯分携約曰各以才命選其主穀顯德中仕周爲平章事熙載仕江南李先主爲光政殿學士熙載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驅以定中原穀答曰中原苟相

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而熙載已卒

選藝傷生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太祖臨水引弓射兩鳧一發疊貫從臣稱賀上掩卷曰選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內臣鄭昭信掌內應十五年常戒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於殺也

御屏書楊徽之十聯

楊徽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着選集中十

聯書於御屏

茂直免死

張茂直少買瓜於圃翁倚鋤睨曰子非久當斷頸下刃之際稍速則死稍緩則生果獲免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兗例驅守埤周師破敵擁城者例斬至茂直挾刃者曰汝髮甚修鬒惜爲頸血所污可先斷之茂直徐理髮得免後爲知制誥

鄆都觀主

王顥少爲太宗給侍赤腳道者相曰此兒須爲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曰爾非儒家全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戒三篇令誦之咸平中出師定州便宜從事忽道上通謁自稱鄆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髮若剛鬣謂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死於公手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殺算十二年二端請裁之顥謂風狂叱起後數日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勝軍境顥引兵襲擊大破之斬二萬級露布至闕召爲樞相數稔而卒

君臣隆替有限

劉昌言太宗特爲起居郎善捭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密院君臣之會隆替有限一旦上眷忽解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

賜錢償逋

李文靖公沆初知制誥太宗知其窮多負人息錢曰沆爲一制誥俸入幾何豈暇償逋耶

特賜錢百萬令償之後爲相當太平無一事庇封章建議更張悉屏之謂所親曰無以報國用安黎庶耳

冰壺先生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連咀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

仙厨鶯腑鶯胎殆恐不及麼氣作水壺先生
傳記其事因循未暇也上笑而然之

治烏髭牢齒歌

張師正年五十齒已疎搖後十餘年巨僞大蒼利若刀截嘗得藥方叙曰元亨在天聖中登岳頂至明星館故基下得斷碑彷彿有古文乃治口齒烏髭藥歌一首曰豬牙阜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蔕荷心中也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煅研

細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

治殺生獄

郡倅爾蔚宗鑄板印觀音像王元懌作刹撰文云都官郎彥輔夢兩緋衣召入大府有紫衣官業者此王也應下以沙盆研四目研之榦斷腕截耳不可類有頃一宦至訶郎解衣郎自陳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問官耶郎窘呼觀音名號囚者皆和而殘者完槃者釋郎乃穌

咎太尉知人

咎居潤太尉不識字每案牘以左手持巨筆畫一長畫雖役吏善詐摹之必敗沈倫在幕府常曰沈推官行步端重如履廟堂必爲宰相力薦於太祖後果作相沈以咎不知書其子孫皆召於家庭建學教如己子以報其知人之德也

太祖討蜀

太祖採聽明遠有自蜀來者問曰劍外有何事對曰但闔城郭皆誦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凉風清冷幾時來上曰蜀民思吾之來也時已下荆楚孟昶有脣亡齒寒之懼而西討無名昶遣孃充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爲援爲朝廷所獲太祖曰興師有名矣命王全斌討之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先歸乞見恐其惡暴露歷數全斌等貪財瀆貨太祖笑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

仁贍惶怖上曰此行清介畏愼者止曹彬一人耳臺臣請深治征蜀諸將士盡釋之

花項漢爲天子

魏人柴翁有女在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迎之奩具計直千萬分半與父母令歸曰兒見郵舍隊長黝色花項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不能奪問之乃郭威也一日謂郭曰君貴不可言妾有貲五百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貲得爲軍司柴翁

知賓問事一日忽大笑妻問之但笑不止因飲以酒極醉乃曰花項漢將爲天子

水銀知制誥

夏侯嘉正太宗時爲正言直舘喜丹竈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一日平生足矣二願俱不遂而卒

射覆

丁文果善射覆太宗置一物器中文果曰蘊藹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文果曰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四夷來王賦

錢熙泉人進四夷來王賦太宗擢爲舘職有司請試上曰試官前進士趙某親自選中

元厚之詩

元厚之文詞老而不衰懷荊南舊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

雜說

曾魯公

曾魯公年垂八十筆力尚壯曾子宣謫守番陽手簡云扶搖方遠六月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

陳希夷戒种放

陳摶隱華山幼時戲渭水一青衣媪抱至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
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節修飾過度營産
滿雍鎬間遂喪清節

黨進掉書袋

黨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辭日須
欲致詞閤門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强
狠堅欲致之進搢前跪多時不能道一字忽
仰面瞻上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願
官家好將息使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
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
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父爲所由

凌策侍郎其父曾爲鎭所由策方成童父携
拜安鴻漸乞立一名鴻漸滑稽輕薄因命名
曰策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之

唐酒價

眞宗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丁晋
公曰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之曰杜甫詩云
速來相就飲一斗檢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
升三十也

奏案中名次公者

梁適隨判院盧南金上殿奏案中有名次公
者仁宗問曰因何名次公南金以明法不能
對適曰漢黄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
議官梁適又問那個梁家曰祖顥父固俱中
甲科上曰惟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
臣父祖頃事太宗眞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
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出御批
不十年至台輔筆談載公事乃龐莊敏

落第紫微揀停殿院

張去華甲科直館越取上言知制誥張澹盧
多遜殿院師頏詞學荒淺願校優劣太祖立
召澹輩臨軒重試委陶穀考較上選多遜入
格餘並黜之時諺謂澹爲落第紫微頏爲揀
停殿院去華除右補闕士論短之後十六年

不遷反不逮乎進者談苑亦載

邵父陳母

邵曄知廣州鑿内河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衣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若

夢六印懸劍鋒

張乖崖鎮益屢乞代王文正奏除凌策少嘗夢人以六印懸劍鋒以授之後在劍外凡六

任

太宗問蟬字

凌策辟楊蟬為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識蟬音尋字詔問立名之因奏曰先臣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蚙盡旁虫今已孤不敢輒更上曰蟬有何義曰臣聞出羽陵蠹書曰白魚虫也上曰古人名字以日月山川隱疾尚恐稱呼有碍今以細碎微類例名其子何謂也御筆特去虫止賜名覃

胡旦取珎器貸金

胡旦大監出知明州同年董儼給事知揚州延留甚歡入後館出妓侍宴豆皆上方珎器旦曰人生會合難得來日能枉駕敝舟數盃可乎又曰珍器家貧未識可畧假借夸示妻孥董以具奩盡貯送舟中明日五更不告而行至餘杭薛映又諫亦榜下生也首問過維楊見董同年否旦曰望之材器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旦謂映曰貸二千緡創

鑑湖別墅鄞麾纔罷便當謝病扁舟釣於越溪辭不得已贈白金三百星後知制誥王繼恩平蜀以銀數千兩賂旦託為褒詔事敗旦貶濟州便殿賜玦

養民寡欲

王昭素學行高世鰥居絶欲四十年顏如渥丹太宗召至　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整巾稽首改容而説曰此文正陛下今日留禁中月餘上詢治世養身之術昭

素曰治世莫若養民養身莫非寡欲上書其六
語于御屏

西河急奏

慶曆中王師失律於西河數大將陷虜急奏至巳旬日大臣固緩之上因御化成殿老卒擁篲嘆曰可惜劉太尉上惟問之對曰官家豈不知劉太尉與五六大將一時殺了郎解衣帶書進呈曰臣之管州西虎翼一營盡析臣將亦沒此書家人急報也上急召執政親

之大臣始奏得報未審候旦夕得其詳方奏乞寬聖慮上厲聲曰事至如此猶言乞寬聖慮卿恐人也宰相因乞骸骨

太祖誅蒼者

開寶中或奏太祖曰晉王天日姿表恐物情附之為京尹肆意不戢吏縱法以結豪俊陛下當圖之上怒曰朕與晉弟雍睦起國和孝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小人敢離我手足亟令誅之

高陽關奏

太宗嗣位高陽關奏妖氣夜起橫亙北陲邊情頗搖上召向敏中議之向奏曰崔翰領節高陽恃功恣橫陛下宜召還誅之以壓妖氣上曰是何言歟翰以其能拔於行伍遂建節旄料渠不肯孤朕也上遣一詞臣宣撫慰勞而已妖祲自消邊心亦寧

陶穀鴛膠曲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穀以書抵韓熙載云五郎公驕

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因令留宿侯寫六朝書畢館留半年熙載遣歌兒秦蒻蘭詐為驛卒之女敝衣竹釵擁篲洒掃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戒作小闋贈之後數日李主宴于清心堂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出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大慚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大為李主所薄詞名風光好云好姻

緣惡姻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
盡相思調知音解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師鸞膠之曲已喧因是卒不大用

冷齋夜話

改易古詩

溫公曰魏野詩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窻
下有殘燈俗人易葉爲藥曾直曰老杜詩云
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小者耳俗人
易爲黃精如淵明詩悠然見南山俗人易曰

望南山

二禽名

退之詩云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曾直云
二禽名也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絲圓轉
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

橫陳

王荊公曰紅紫無葉花華身黃菊分香委路
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曰
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曰
自獻橫陳事見相如賦楞嚴經亦曰於橫陳
時味如嚼蠟

奪胎換骨法

黃魯直云詩意無窮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
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
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
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
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
長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

荊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
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
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白詩曰鳥飛不盡暮天
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
山谷詩云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
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云一別二
十年人堪幾回別荊公云一日君家把酒盃
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
尋得幾回樂天詩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

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李格非論文

李格非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劉伯倫酒　頌陶淵明歸去來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章以氣為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如玉川子詩曰昨夜村飲歸徒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

驚著汝荊公用其意作扇詩云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秀關西語

法雲秀關西謂黃魯直曰公作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寧至坐此墮惡道耶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逾禮越禁其罪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此不作詞曲李伯時善畫馬師曰伯時為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何忖志曰無乃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此日久思其情狀未其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伯時愕然曰何以洗其過師勸畫觀世音

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詩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葉比雨聲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妙在言其用不言

其名耳

滿城風雨近重陽

潘大臨工詩貧甚謝元逸以書問有新作否答曰秋來景物件件都是佳句恨為俗氣蔽翳昨日得句云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濶

十四字師號

道潛有句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東坡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

竹詩

西湖僧清順怡然常作竹詩曰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個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堦前綠苔破又有林下詩云久從林下遊識破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問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

崑體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號崑體荆公晚年亦或喜之如雲詩云借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裹窓知

持棊謎

荆公在鍾山因奕棊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持棋隱語也

沒浩蕩

老杜詩曰白鷗沒浩蕩今誤作波荆公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時許長今誤作問松裁東岡與波浩蕩當併揆也

張天覺草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一日得詩索筆疾書滿紙使其姪錄之當奇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謂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也

東坡詩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事見楊妃外傳曰妃子醉酒未醒明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作尼童詩曰應將白練作春衣事見天詔應天下尼用白練爲衣作擻攬詩曰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

太祖遠略

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豭豘者問何所用對曰自祖宗以來畜之不知果安用上沉

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
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洩之禁中卒不能致
神宗方悟太祖遠畧亦及此

丁晉公詩

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
笑咲何人世以為工東坡云花非識面常含
笑鳥不知名祇自呼便覺才力相去遠矣

崔徽頭子詞

秦少游有詞云落紅萬點愁如海覺範賦崔

徽頭子用少游韻曰半身屏外睡覺脣紅退
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試
與問今人秀韻誰宜對湘浦曾同會手寒輕
羅蓋疑是夢今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
改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謝無逸詩

荆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寄寄荆公曰西風
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憔家極目江山千
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和曰青燈一點映窗
紗好讀楞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幻事世間
唯有妙蓮花

筍名稚子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唐人食筍詩云
稚子脫錦綳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
贊寧雜記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類竹名竹
豚一名稚子

北征詩

老杜北征詩曰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意

者明皇鑒夏商之衰敗皆悔過賜妃子死也
劉禹錫馬嵬詩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
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歌曰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
軍迫使妃子歌咏祿山叛逆耳其去老杜何
啻九牛毛耶

長公主挽詞

神宗作秦國大長公主挽詞曰海闊三山路
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

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
非又曰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寒食
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芳
魂飛北渚那復可爲招又曰塵自天淵發恩
從國愛深歌鍾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
還沁樓高亦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

四家詩

王荊公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永叔詩
編爲四家集以歐公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

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

漁網石上詩

嘉祐河濱漁網得一石上刻詩曰雨滴空堦
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床井
欄也不知誰作

墨梅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爲梅花黃魯直觀之曰
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吳城龍女

黃魯直發荊州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欄獨
倚雲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
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欲成
時沒入蒼烟叢裏魯直悽然曰似爲予發也
不知何人所作筆勢類女子又有淚眼不曾
晴之句疑其鬼也是夕有女子見夢於魯直
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
得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
寤曰此必吳城小龍女輩也

牡丹偈

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欲拒王師法眼禪
師觀大內牡丹作偈諷之曰擁毳對芳叢由
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曳隨
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如空
後主不省師乃渡江

白樂天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
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易之故唐末之詩近

於鄙俚

東坡詞

東坡與少游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泊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舡離別向西州竹陰花島曾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教風鬢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世傳此詞賀方回作非也乃東坡作

華亭舡子和尚偈

華亭舡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

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舡空載月明歸黃魯直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鈎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老杜詩

老杜詩曰天子呼來不上舡舡方言也乃襟紐是巳家家養烏鬼川陝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況存中遂認差烏鬼爲鸕鷀夜闌更秉燭照恐尚是夢作去聲讀則失其意

李元膺詩

李元膺喪妻作長短句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携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風去元膺尋亦卒

石曼卿墜馬

石曼卿喜戲謔嘗出馭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徐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則不破碎乎

道人肝臟饅頭

覺璉禪師能詩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或問其故答曰是中無一點菜氣仁宗留任淨因禪院作偈曰堯仁况是如天闊乞與孤寒自在飛乃其詩也

坡谷泰三公詩

秦少游貴雷州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長安此身如石不轉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貴宜州日老色日上面攆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詩閑暇至東坡則云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英特邁往之氣可畏而仰企

大酒清話

惠花酒詩

張齊賢丞相答西京留守惠花酒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好是西園無事日洛陽花酒一齊來

竊詩

魏周輔有詩上陳亞犯古人一聯亞不爲禮周輔復上一絕曰無所用心惟飽食爭如窓下作新詞文章大抵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次韻曰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詩叵耐古人多意智預先偷了一聯詩

陳亞及第

陳亞幼孤育於舅家舅爲醫工人呼作衙推亞登第皆賀其舅有詩云張公吃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平似秤明似鏡

雙漸爲孟州僉判同僚武稱其縣長官平似秤明似鏡漸曰却被押司走上廳打破鏡踏折秤

孫山得解

孫山末綴得解有同試者託山探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吾人更在孫山外山後以恩榜成名作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裏探花郎又云幸頼聖恩收拾了這回含笑入黃泉

講易

咸平邑大夫召黃州先生講易至睽卦至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曰陰下有載上之義

鬼即積陰也孫山曰載鬼一車乃閻羅大王般家小也一日說噬嗑卦至雷電合而章先生曰先一個電後一聲雷所以相合山曰某且歸先生問何爲山曰惡天色也一日講論語季氏旅泰山爲五岳之尊山曰泰山既爲五岳之尊竈王合是一家之主

嘲任轂詩

任轂遯名伊洛山水望蒲輪而不至潛至京師訪問知友有朝士嘲曰雲林應訝鶴書遲

日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教坊進口號

唐昭宗時事勢爲朱全忠所持一日閤宴教坊伶人榜曰賴是五百年間生一個若是一年生一個教朝廷怎生奈何

羊雪二詩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條皁角頦下一撮髭鬚不知是何方聖者髀髆裹行撒數珠

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稭灰烏李須教做白梅道士變成銀嚴葉師姑化作玉茶槌

皮歸相嘲

皮日休謁歸仁紹託故不出日休假其姓爲詩嘲曰硬骨頑形知幾秋臭骸知是不風流及至死後鑽令徧秖爲當初不出頭仁紹復嘲曰幾片尖栽砌作毬火中煉了水中揉一包閑氣知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臘月養蚕

河北一主簿見邑宰曰有一大利便事百姓五月收麥養蚕一併勞苦欲令臘月中養蚕宰曰是則是矣但恐臘月無桑簿曰伏惟安置

陳亞詩

有僧歲旱市中求雨陳亞作藥名詩贈云無雨若還經半夏和師變作葫蘆巴壽州有娼魁肥亞問是何處人曰本是泗上人亞笑曰我喚作是泗下人亞自爲名贊云有口如啞

無心作惡中心本無一物外面多許稜角有
僕黄與外厨叅料買猪蹄其中小婢如僧竊
食之與訟於公公曰正合古詩云如僧清早
厨邊過偷却黄與料裏蹄

賀四廂太保啓

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惟太保纔離五
都之中便轉四廂之職紫袍寧地牙笏當胸
手執金骨之朶身坐銀校之椅舊時攏馬只
是一箇如今喝道約勾十人據此威風下梢

須爲太尉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

觀君手采必不甚高

有貴人性强賞與屬吏對棋曰觀君手采必
不甚高請坐西廊便使墨子下一子高聲唱喏
發著不得作聲

送客詩

高敖曹送客詩云相送復相送相送至橋頭
培堆兩眼淚㧖塞一懷愁

假蝗虫

賈黄中爲相盧多遜作叅一日附議有虫蝓
盧曰其間所有乃賈黄虫賈曰亦聞不傷稼
但盧多損耳

宣水

石叅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
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公曰若司農寺水當
呼爲農水也

亂寫試卷

孔登非儒者治平中來京師應舉恥施白乃
亂寫試卷上云三日雷聲五日電光十日雨

下太山不厭微塵大海不論杓子杳時人好
取奉我也好隨順屋上好喂馬尿尿兩邊流
幡竿頭上好開典庫答曰高燥莫下來不得
却待答聞又寫伊州一本後云此去及第十
萬八千里又曰我道者事做也買取一兩草
鞋長行試院出榜召捕金竄歸

孔門上哲

楊球上陳亞大卿啓云伏惟某官詩禮名家

孔門上哲公戲答詩曰蒙君遺長牋語意如何說請看身上衣裩中本無蝎又蚤人面黑詩曰笑似烏梅裂啼如豉汁流眉間粘帖子巳上是幞頭

對屬

有郡丞席上作對屬云時熱不須湯盞湯一妓對曰廳凉無用扇車扇

末厥

歐公歸日錄云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靴兒末厥兵公云不知末厥何謂也嘗見老儒云尖簷帽子蹺蹊搬淺面麻鞋列鈌茶說故兩存之

二詩生賦詩

河朔書生與洛陽書生同飲賦詩河朔生曰昔年曾向洛陽東年年只是看花紅今年不見花枝面花在舊時紅處紅河朔生曰昔年曾向北京北年年只是看蘿蔔今年不見蘿蔔面蘿在舊時蔔處蔔

漁樵問話

李忠化虎

劍州君子李忠久病其子市藥歸父朵頤而涎出其狀如虎子走而出閉其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視之乃真虎也

玉樹曲

唐末有宜春人王轂者以詩擅名嘗作玉樹曲其詞云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嘗於市廛遭無賴輩毆擊轂大呼曰爾輩莫無禮吾便是吟玉樹曲者無賴輩慚謝而退

隱娘教習擊刺之法

唐魏大將聶鋒有女子方十歲名隱娘忽爲乞丐尼竊去父母不知所向日夜悲泣後五年尼送隱娘還曰教已成矣父母詢其所學云尼携至一岩洞中與藥一粒服令持一劍教習擊刺之法一年後刺猿猱如飛刺虎豹如無物三年能飛以刺鷹鶻四年挐我於都

市中再指其人必數其過惡曰爲我取其首來其應聲而首已至矣卽以藥消之爲水後五年忽曰大條某人罪惡貫盈欺君罔民爲我取其首來隱娘承命而往伏於大條所居梁上移刻方持其首至尼大怒曰何大晚如是隱娘曰爲見其人可愛戲弄一時未欲下手尼叱之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决之汝術已成可還遂還家

衡山老虎

長慶中有處士馬拯在衡山精舍見老僧古貌厖眉借拯僕持錢往山下市鹽酪初亦不知老僧所向山人馬紹繼至云路逢一虎食一僕食訖卽脫斑衣而衣禪衲熟視乃老僧也有項歸僧口吻尚有餘血二人駭愕共爲之計紿僧云寺井有怪物僧往窺井二人併力推入井中以巨石壓之急下山已日暮見數十人或僧道或男女皆大怒曰二賊殺我禪師今來追捕二人詰獵者曰彼衆何人也

獵者曰此倀鬼也昔爲虎食之人旣已鬼矣遂爲虎之役二人乃厲聲叱鬼曰汝輩眞下鬼也生旣爲虎之食死又爲虎之役今幸其斃又從而號哭耶一鬼答曰某等爲虎食啖固當刻心以報寃然終不知所謂禪師者乃虎也

類說卷之五十五終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六

古今詩話

杜詩愈疾　可與桃源
春日得春衣　探驪獲珠
詩瓢　總鏡湖春色
鄭鷓鴣　瑞錦窩
淮西碑帽子　捉語意合處

樂天之宮　詩中虎
迷樓　三花馬
舉人試燒燭
麴塵絲　鹽曲
飲硯水　調脂弄粉
堞疊死人　秋聲詩
釣叟圖　長年三老
水鳥　打脊詩
爾汝歌　第三廳

鍾山公　賈至詠薛瑤英詩
何遜能詩　太白入月
杜詩　張文昌馬詩
詩動靜　院落深沉杏花雨
范希文詩　文喜宴賜詩
蝴蝶詩　李氏宮中詩
丘濬詩　調元地養病坊
魏野詩　三入翰林
江南曲　江山留人

湘靈鼓瑟詩　闘士賦詩
詩人用也字　使契丹詩
夜宴詩　四夷妙賦三酌酸文
渥洼馬賦　伐兩京道中槐
有客謂張三影　草詞
太宗詩　增三班奉職俸

歐公詩話

昌陵挽詞　有蘇肥妻子
賣花擔上看桃李　神御殿朝拜

梅聖俞詩　鄭都官不愛之徒
杜集　九僧集
郊島詩　周朴詩
梅聖俞論詩　渴睡漢狀元及第
贈漁父詩　滕王蛺蝶圖
詩句語病　謝伯初詩
芙蓉城主　聽風聽水
趙師民詩　論韓退之詩
温公詩話
朝堂厚朴湯　惠崇詩
律聽軍聲詩　鮑孤鴈
魏野詩　蹴踘詩
陳文惠詩　董獻太后挽詞
石曼卿對　劉綜詩
韓魏公詩　宦者王申宮詞
賞花釣魚　藥名詩
蓑衣七夕二詩　猴子詩
選英講藝詩　鄭工部詩

跋敘
劉貢父詩話
嚴杜二詩　王元之謝表
不啣溜鈍漢　潘閬詩
四十餘年老健兒　吾宗天下著
黄覺贈梅昌言詩　遇呂洞賓
諸館職捋撦至此　次韻依韻用韻
唐詩量力名家　瑞葉
西山詩　福州詩僧
老欲依僧急則抱佛
楊誇詩　花蕊夫人詩
野鷹何有王侯　赤松贈張良詩
五方語音　藥名詩
承露狼對凝霜兎　下官之稱
字畫旁合　互郎
佚老亭　末厥兵
何樓　胡語詩
西都詩　名以姓詩

說黃巢事　殺祭社猪
有酒如澠在北曰狄
香印　黃耳寄書
孟東野詩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六　終

類說卷之五十六

宋温陵曾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古今詩話

杜詩愈疾

有病瘧者杜子美曰誦吾詩可治乃令誦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瘧如初又令誦子章髑髏血模糊疾果頓愈

可與桃源

憲宗稱戎昱詩曰此人若在可與武陵桃源

稱其吟咏

春日得春衣

柳公權從駕上云我有一喜事邊衣久不及時今年二月悉已給散可作詩賀公權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

探驪獲珠

元稹劉禹錫韋楚客同會樂天舍各賦金陵

懐古劉詩先成白曰四人探驪子先獲珠所餘鱗角何用三公乃遂罷作

詩瓢

唐求喜吟咏撚稿爲丸貯以大瓢於江中曰苟不沉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流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取得之共詩遂傳題隱居云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青山處道成無事中

戀鏡湖春色

元稹廉察浙東喜官妓劉採春積嘗有詩云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人詿之曰戀鏡湖春色耳謂劉採春也

鄭鷓鴣

鄭都官有鷓鴣詩時稱鄭鷓鴣

瑞錦窠

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瑞錦窠

淮西碑帽子

柳子厚謂韓退之淮西碑猶有帽子僕若爲

之便説用兵伐叛事又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

捉語意合處

唐詩僧善論詩尤善捉語意合處張水部一日得句云常因送人處憶得别家時自謂古人未道僧曰亦有道者見他桃李樹思憶故園春是也

樂天之宮

有客商過海値風抵一闕云是樂天之宮白聞送賦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藏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云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

詩中虎

羅鄴牡丹詩云落盡春紅始見花幄籠輕日護香霞買栽池舘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人皆謂之詩中虎宋之問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乃作明河篇以見意云明河可望

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建六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臨邛賣卜人天后曰吾非不知其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耳之問有齒疾口臭故也本事詩已載

迷樓

隋煬帝時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令楊州依圖營建既成幸之曰使眞仙遊此亦當自迷乃名迷樓

三花馬

韓幹畫閑馬圖并御馬皆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鬃爲三辦也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三花

舉人始燒燭三條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日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來

麴塵絲

楊巨源詩云江邊楊柳麴塵絲

鹽曲

交趾有黃帝鹽曲按唐譜有突厥鹽阿鵲鹽等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嫩吳娘笑是鹽

飲硯水

禮部試不給茶湯但飲硯水皆黔其口吻

調脂弄粉堆壘死人

徐仲雅李九皐俱善詩徐詩富艷李多用事李謂徐曰公詩如美女善調脂弄粉徐曰公

乃甯寘器者但堆壘死人耳

秋聲詩

徐鍇作秋聲詩井梧分墮砌塞鴈遠橫空雨滴苔蘚老風吹薜荔紅

釣叟圖

世傳江南釣叟圖上有漁父詞二首有蠒縷一鈎輕之句

長年三老

川峽呼梢工篙手爲長年三老老杜詩云長

年三老歌聲裹白晝灘前高浪中

水鳥

鵜鶘　水鳥也其脅淦刃劒不生秀古詩云馬齕苜蓿葉劒瑩鵜鶘膏

打春詩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硇砂發非干礮石傷牒多身上職怨大背邊瘡人謂是打春詩

爾汝歌

孫皓歸晉封歸命侯武帝問曰聞南人好作

爾汝歌頗能否皓舉觴歌曰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

第三廳

社翁今日沒心情爲之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室將欲過依稀循到第三廳

鍾山公

後唐李建勛出師臨川歸拜司空累表乞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勛答詩曰司空猶未許那敢作司

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退歸九華未朞一徵而起時論少之或以建勛比宋者因作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

賈至咏薛瑤英詩

元載納薛瑤英爲姬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龍綃衣賈至詩云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成帝虛築避風臺

何遜能詩

何遜八歲能詩沈約曰每讀卿詩一日三復不已故李義山詩曰寄言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

太白入月

李太白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至胡無人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入月

杜詩

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嘗有鄉人以

杜詩强大年曰公試爲我續杜句乃舉江漢思歸客大年將屬對鄉人徐曰乾坤一腐儒大年默然歐公亦不甚愛杜詩而謂韓退之絕倫退之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李杜不已歐公不悅子美所不可曉則又愛賞李白將由太白騰趠飛動易爲感動歟

張文昌馬詩

張文昌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亦平淡可愛至七言詩則賛多文少詠馬詩云乍離華廐

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一遲鈍不能行而多驚者

詩動靜

有詩云風定花猶落之句王荊公以對鳥鳴山更幽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

院落深沉杏花雨

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卷西山雨皆警句也然終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爲優言盡而意不盡也

范希文詩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看君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又觀處詩一棹輕如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文喜宴賜詩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御製詩爲故事仁宗詩尤多有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

蝴蝶詩

謝學士蝴蝶詩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

李氏宮中詩

歐公云詩源乎心貧富愁樂皆係其情江南李氏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蘂嗅別殿微聞簫鼓奏與措大詩試挑野菜和根煑旋斫青柴帶葉燒異矣

丘濬詩

丘濬至山陽太守召飲濬詩曰醌却天下婦人面正得世間君子心

調元地養病坊

王隨入相而病甚尤好釋氏或嘲曰誰謂調元地番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知火燎房

硯野詩

魏野隱華山真宗屢召不起留題壁間遯去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使還以詩對上

曰野不來矣

三入翰林

劉子儀三入翰林詩曰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鰲頭勢轉孤

江南曲

寇萊公少年時偶作江南曲云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杳杳江南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愴末年果南遷

江山留人

燕子美久失意登燕之閶門題云時光苒苒都如夢風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城闕下江山安用苦相留又書其旁曰江山留人耶人留江山耶

湘靈鼓瑟詩

錢起寓宿驛舍窓外有人咏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及殿試湘靈鼓瑟詩落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一聯續之因中魁選

閩士詩賦

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考試亦閩人遂中選又荆南進士咏雪詩始用先字落句云十二峯前旋旋天

詩人用也字

詩人用也字本皆音夜杜云青袍也自公元稹云也向慈恩寺裏遊今人讀如字非也

使契丹詩

刁約使契丹詩云押宴移離畢看房賀跋支

饑行三足製竊賜十貔貍皆紀實也孩雛畢
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易閣足製
小木凳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貔貍皆如鼠
而大狄以為珍膳

夜宴詩

施肩吾夜宴詩曲欄如畫買不眠玉爐夜起
沉香烟青娥一行十二仙紅顏欲笑桃花然
碧窓弄嬌梳洗晚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
罰琉璃盞酒入四肢紅玉軟

四夷妙賦

三酌酸文

錢熙太宗時進四夷來王賦擢館職嘗撰三
酌酸文畧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
排青不遂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
於遷鶯處處羇遊夜雨空愁於斷鴈及卒李
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
世傳

渥洼馬賦

喬舜試渥洼馬賦四蹄曳練翥瀚海之驚波
一噴生風下胡山之碎葉

伐兩京道中槐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
小桃渭南尉張造牒曰召伯所憇尚勿翦除
先帝舊遊豈宜斬伐乃止

客謂張三影

有客謂張子野曰人皆謂公為張三中即心
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我為張
三影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櫳壓花
影柳徑無人墜風絮無影此予平生得意也

詞

林逋咏草詞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主餘
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
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太宗詩

陝府唐昭宗有詞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
中道遙橋有太宗詩云昔乘匹馬去今驅萬

乘泰氣象不侔矣

增三班奉職俸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七百肉半斤祥符中有人題壁云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遂增俸

歐公詩話

昌陵挽詞

李文正進昌陵挽詞云奠玉幾回朝上帝御

樓三度納降王

有祿肥妻子

仁宗時有達官詩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戲曰通衢遇一輜軿車載極重羸牛甚苦豈非足下妻子乎

賣花擔上看桃李

京師士大夫牽於事役罕有宴遊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沽酒樓頭聽管絃之句

神御殿朝拜

西京神御殿去城十里朝拜嘗若晨興留守進官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其詩云正夢寐中行十里不交言處飲三盃

梅聖俞詩

梅聖俞詩有咏河豚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破題已道盡河豚好處蘇子瞻得西南夷所貢蠻布弓衣其文織成聖俞春雪詩其名重夷狄如此

鄭都官不愛之徒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録安鴻漸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偈贊寧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

杜集

陳從易詩頗白樂天㕘自楊劉唱和西崑行後進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崑體陳公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身輕一鳥下脫一字各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後得一本乃身輕一鳥過陳公

嘆服雖一字諸君亦終不能到也

九僧集

詩僧本朝名世者九人有集號九僧一曰惠崇餘忘其名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之士許洞俊逸之士會諸僧分題約曰不得犯此一家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諸僧皆閣筆洞及第時人嘲曰張康渾裹馬詩洞闊裝妻是也

郊島詩

孟郊賈島以詩窮死孟移居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謝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非身備嘗不能道此句賈云鬂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有幾何又嘲飢詩云坐聞西林琴凍折兩三絃不止恐飢而已其寒亦何可恐也

周朴詩

周朴詩句煆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有云

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閙雨過杏花稀

梅聖俞論詩

梅聖俞曰詩家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爲善必然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賈島云竹籠抬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飛等是山邑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

則天容物態豈不在目前乎溫庭筠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羇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渴睡漢狀元及第

呂文穆薄遊一縣胡旦隨父宰邑客有薦呂舉其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俗語轉爲瞌呂明年中甲科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

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耳次榜果中首選

贈漁父詩

有贈漁父詩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雨聲說者云患肝腎風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調好句難得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

王蛺蝶圖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如内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

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名畫錄畧言其善畫

詩句語病

詩人貪求好句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進諫章疏無直用稿草之理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其如三更不是撞鍾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也若歩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何精粗之異也

謝伯初詩

閬人謝景伯初天聖間以詩知名予謫夷陵見寄長韻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章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谷遠民爭識校儲郎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又詩云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沼無人燕學飛

芙蓉城主

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云我命為仙主芙蓉城騎青騾去如飛後有降於一舉子

家留詩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長

風聽水

王建霓裳詞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今世間有望瀛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也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

趙師民詩

趙師民龍圖詩云麥天晨氣順槐夏午陰涼

論韓退之詩

韓退之筆力無施不可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曰多情怯酒客餘事作詩人予獨愛其用韻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不拘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韻窄則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譬善馭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梅聖俞云萌史言退之爲人木强若寬韻可自足而輒旁出窄韻難獨用而

反不出豈非拗强而然歟

温公詩話

堂厚朴湯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文忠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之文德殿常朝亦所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朝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有戲爲詩曰立殘庭下梧桐影吃盡街頭厚朴湯

惠崇詩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遶竿其尤自負者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或云其犯古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道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潘閬嘗譏之曰爾當憂獄事吾夢爾拜我豈當歸俗耶崇曰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

聽軍聲詩

滕元發甫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休兵外

羣生奏凱中

孤鴈

鮑當爲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常獻孤鴈詩云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庭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鴈

野詩

魏野少未知名題湖上寺詩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有文士見之大驚贈詩曰怪得名稱野由來性不群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由是人始重之有贈先公詩云文雖如貌

古道不似家貧

蹴踘詩

丁晉公少好蹴踘作詩云鷹鶻騰雙眼龍蛇遶四肢躡來行數步蹺後立多時

文惠詩

陳文惠公詩云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黄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

慈太后挽詞

章憲太后上仙石曼卿進挽歌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

又卿對

李長吉歌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

公詩

劉槩有氣節作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窓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鄉憶讀書慢人四十年有時自把闌干拍

韓魏公詩

熙寧初魏公罷相守北門新進多凌侮之公作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匀春圃桔槔閑識其微婉

王珅宮詞

元豐初宦者王珅效王建宮詞有曰太皇生日偃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寳慈侍立到天明

花釣魚

元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自趙元昊背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復修故事群臣和御製詩韓魏公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盃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内侍任守中曰韓詩譏陛下仁宗愕然守中曰譏陛下遊宴太頻

藥名詩

陳亞郎中爲藥名詩百首上元夜云但看車

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
蓑衣七夕二首詩
　傷朴善為詩不仕太宗召見而賦蓑衣詩云
山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七夕詩
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子詩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英公為副樞意
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
人從捷徑過

大講藝詩
進士丁偓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
金華舊事輕無心非不窋垂意在蒼生
工部詩
知工部詩有杜曲花光醲似酒灞陵春色老
八人誠難得之句
殺
梅聖俞卒宋子才遐日比見聖俞面光澤特
出意謂充盛不知乃不祥也特韓欽聖宗彥

面亦光澤沈文通指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
其暴謔不數日欽聖果卒予謂文通曰君雖
不為呪咀亦戲殺耳
　劉貢父詩話
狂二詩
梅聖俞愛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
吾則善矣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
不繫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
乃無瑕類

元之謝表
王元之謫黃州詩云又為太守黃州去依舊
郎官白髮生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
一家飽煖全荷君恩元之在朝與宰相不相
能作江豚詩刺其肥大云飡啖魚鰕頗肥腯
入云江雲漠漠天雨來天意為霖不干汝俗
云江豚出能致風雨也
不唧溜鈍漢
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意深意高雖文詞

平易自是奇作盧仝詩有云不唧嗇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

閩詩

閩歸錢塘詩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背人飛此詩不減劉長卿

十餘年老健兒

王益柔勝之年少頡頏無所屈下張掞叔文

年長每群聚輙居上坐舊傳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詩云四十餘年老健兒勝之客就叔文坐後屏風題此句

吾宗天下著

李詢公素嘗有詩贈同姓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汪曰居甘泉以謳著賣藥以木牛著圍棋以愍著裁幞頭以初著作詩以谿逵著此數人皆京師人名倡李氏住甘泉善歌李木牛賣藥李愍子圍棊國手無敵而精神昏濁

黃覺贈梅昌言詩

梅昌言出鎮并州黃覺贈詩曰出去暫開猊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鬓間未有一莖白固鑄蒼生固不遲

遇呂洞賓

黃覺旅舍見一道士共飲舉杯攙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出懷中七大錢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與藥可數寸許歲旦以酒磨服可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年終

諸館職挦撦至此

李商隱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云是令狐楚家青衣名楊大年錢文僖晏文献劉子儀為

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取義山詩句御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挦撦至此子儀晝義山像寫共詩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賡用韻依韻

唐人賡和詩有次韻用韻依韻其韻同在一韻中耳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韓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干旅舍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舍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征衣兩詩似次韻皆奇作也

量力名家

管子云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爲詩皆量己力精思數十年各自名家今人未有少得高視前人杜詩云更覺良工心獨苦豈獨畫手也

瑞葉

毋陵人王綸女爲鬼所憑自稱仙人爲字數品名號形製不相犯諸仙所用有雪詩云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也謂綸爲清非孺子不曉共義贈詩曰君爲秋桐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云潮頭風雪山腳石蟠亂

詩

洪州西山客多留詩有僧告郡守曰詩盡不佳何不除去守憮然曰僧作佳乎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傍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

詩僧

廬州山詩多佳句如雲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詩因試客分題僻棊爲饒人下着低老欲依僧急則抱佛

王丞相好嘲謔嘗曰老欲依僧客對曰急則抱佛耳丞相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客曰急則抱佛脚亦是俗諺云全句然上去頭下去脚豈不的對

吟詩

蜀人楊諤受釐宣室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題驪山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

花蕊夫人詩

蜀時花蕊夫人詩大約似王建宮詞有云

内舡進食索嘗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漁人又云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過著喚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

鴈何有征徭

山東經學多不省文章嘗一縣兩經生同官忽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其一人嘆曰此詩誤矣野鴈何嘗有王徭乎解曰古人所爲寧有失也是年必當

釋取毛錐耳

赤松贈張良詩

錫安國爲翰林學士以老欲求外官告人曰赤松子贈張良詩曰不如閒早歸山去免事君王不到頭吾猶是矣

方語音

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向晨言觀其旂左傳龍虎以辰取號之旂然則旂當爲芹音爾閩中人

呼清濁之清則不改晴字丹青之青則爲萋音又以中爲烝蟲爲塵不知旂本爲芹音因八語轉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語若是多閩人以高爲歌荆楚人以南爲難以荆爲斤文士作歌詩亦多不悟者

名詩

陳亞藥名詩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早白老君當日合烏頭恭爲腸寒呵子下衣因春瘦縮紗裁

承務狠對迎霜兎

石少傅中立有通刺承務狠石喜曰求此對三十年今得之迎霜兎可以對承務狠有上官似勸石慎言語石怒曰君上官似也奈下官何

官之稱

自魏以前有國者皆臣吏民宋孝武惡諸侯之強稍貶奪其禮令稱下官下官之稱亦不甚矣今人乃以代名

偏旁令

有以進士為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因其人出令以字扁旁為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綱黨人曰鬼魅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為四段送夜窯即初似陶瓦乃謂令耳

郎

今有人謂駔儈為牙人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以互似牙因轉為牙今人謂萬為万謂千為撇但數目可接故能存本字不然亦若互牙耳

八老亭

宋文惠公使相致仕年近八十有詩云青春岐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作佚老亭自後士大夫歸老者往往名亭佚老云文惠善遺墨書自目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厥兵

歐公記陶尚書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

靴兒末厥兵不曉其義予謂今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此兵正用其末賤耳但今人不以末厥連之不然亦可對卑凡

宇

樓

北人語虛偽者為何樓國初京師有何樓其下所賣物皆濫者故人以此目之今樓已廢語猶相傳

胡僧詩

余靖尚書使契丹能為胡語使虜作詩曰夜
筵沒邏設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
也情幹勤厚重也微臣雅曾拜舞也祝若統福祐也
王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虜王大笑耳

邸詩

宋次道嘗為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
野狐落唐宵名宮人所聚

似姓詩

仁宗時進士同年有數人名似姓者或取為
對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
寧初士人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皆的
對也又有張君陳陳君張唐人東方虬欲對
西閣豹當有好事者為對

黃巢事

有道人說黃巢事因曰黃大晚節至此張安
道云黃巢兄弟六人巢寂處少且云黃六猶
可以誑人詭偽多端如此

敘祭社猪

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猪
突入端家端即殺之以白尹尹召問端對曰
按律猪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
尹大笑為別市猪

酒如澠在北曰狄

劉相沆使契丹館客嘗曰有酒如澠繫行人
而不住未能對者劉即應曰在北曰狄吹出
塞以何妨

仁祖登極市人以香印字逼近上名不敢斥
言擊鐵盤默喻因傳不改

黃耳寄書

陸機使黃耳寄書自洛至吳歷江淮大河能
涉水若此犬通神不容言說耳或云陸氏有
犬名黃耳不知者見犬有名黃耳遂以為其
狗也

孟東野詩

李習之稱孟東野詩食虀腸亦苦強歌聲不

歡出門卽有碍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文有減也集語多寒澁疑向五卷是名士刪取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博若出手退之容有潤色也

類說卷之五十六 終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七

王直方詩話

西池唱和　詩備四景
顧屠　長白山主
掃愁帚醒酒冰　動人春色不須多
晁無咎詩文　陳無己詩啟
山谷論詩　軟紅香塵
書法詩格　反舌有聲
陶淵明詩　鬼作人語人作鬼語
尋常百姓　上王正仲詩
秦少游詩讖　至寶丹
酴醾詩　文周翰詩
竹詩　雨拳風口
老杜家諱　郭功父詩
蔡天啟詩　荊公詩句
林逋詠梅　蘇子由寄東坡詩
孟郊詩　作詩如雜劇
鷗同一波

寂齋詩　表德皆連甫
獨樂園詩　詩貴圓熟
謝師厚詩　木秋龜趺
東坡謝御書詩　譏米元章
橄欖詩　館中種竹
砲車雲　歐公詩
旱詩　東坡論文
沙詩　朝王禹玉詩
東坡表山谷詩　福郊老詩

詩用毿毿字　恭王游口號
陳輔之詩話
宋玉屈原
清風明月常有光景如新
歐詩如玉燭　王建宮詞
紅消香潤入梅天　馮冠二公詩
體物賦情　三韓使人金山詩
瀑布詩　應制詩
冥搜造極　蓬萊山

吹恨作幸字
西清詩話
泰陵挽詞　功謝蕭規恩從隗始
憶霖詩　狀元入相
杜詩天闕字　霓裳詞
荊公得離騷句法　王君玉詩
試館職詩　離合體
集句　座右銘
鄭處不見八哀詩　何遜諸人詩賦

殺風景　平杜子美詩
全用平聲詩　海立
夢中賦詩　變成五日雨
洞庭詩　太白遺編
峰頂寺詩　滕王湛然
池底鋪錦　虎圖詩
後主長短句　方城高士
三僧詩　老野狐精
皮光業詩　竹林鳥

題周陵詩　禮部倡和
呂洞賓　鳳子
王元之對屬　王荊公詩
秋英不比春花落　植紅梅
愛文字飲與俗人沽酒同科
原父再婚　王舍人竊柳詞
東坡戲陳季常畏內
碾玉匠南食　彭門題壁
二舉子被執　生日詩

幽谷種花　李後主長短句
歌者囀春鶯　魯直詩
癩可瘦權　丘氏寄夫詩
張元姚嗣宗　屣躧詩
楊鸞詩　柳枝絳桃
羅浮仙　內宴詩
處默詩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七

類說卷之五十七

宋温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恭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王直方詩話

西池唱和

元祐中秘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工云萍浪有聲黃纜動卷風無力彩旗垂秦少游云簾幕千家錦繡垂仲至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然少游有巳頗逸少書

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人所難及

詩備四景

手把寒梅撼雪英婆娑漸見綠陰成隔窗昨夜蕭蕭雨已有秋風落葉聲歐公云此詩備四時景

顧屠

元祐中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肥偉也錢穆父有九男子東坡以為九子母後有詩云九州羨君門戶壯蓋為此也又送子敦云我

友顧子敦軀膽兩雄偉又曰磨手向猪羊叉曰平生批勑手皆屠家語也子敦不樂坡復曰善保于金軀前言戲之耳

長白山王

歐陽仲純夢道士持告身云上帝命汝為長白山王既沒東坡哭之云死為長白王名字書絳闕

掃愁帚醒酒水

東坡以洞庭春色為掃愁帚山谷以水晶鱠為醒酒水

動人春色不須多

荊公作内相翰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茂甚惟發一花公詩曰濃葉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晁無咎詩文

元豐中晁無咎作詩文有聲陳無巳以詩戲曰聞道新文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

陳無巳詩啓

陳無巳除官一篇云扶老趙嚴詔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着金根謬寧辭乳嫗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幾得一正字未須云趙嚴詔無巳復作謝啓曰名雖文字之選實為將相之儲又曰頭童齒豁敢辭乳嫗之譏闕浅見輕益畏金根之謬

山谷論詩

山谷論詩文不可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

軟紅香塵

前輩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塵之語故東坡詩云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

書法詩格

東坡云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

反舌有聲
山谷云讀周書月令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陶淵明詩
山谷云寧律不諧不可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可使語俗此庾開府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陶淵明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鬼作人語人作鬼語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此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又云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是人少能作知之者亦極難得張文潛曰舊時鬼作人語今時人作鬼語
尋常百姓
丹陽陳輔每歲清明上冢則至蔣山湖陰先生之居上題詩云北山松粉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詩笑曰戲君爲尋常百姓耳

上王正仲詩
有以長句上王正仲一聯云狗監傳新賦鷄林講近詩
秦少游詩讖
秦少游以校勘出爲杭倅至楚酒間有詩云平生逋欠僧房睡准擬如今處處還明月報責監處州酒好事者以爲詩讖
至寶丹
王禹玉詩號至寶丹以多使珎寳如黃金必以白玉爲對有人强作富貴語云腰豚化成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晏叔原小詞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晁無咎云能作此語定知不住三家村也
酴醾詩
韓持國酴醾詩云平生爲愛此香濃仰面嘗迎落絮風每恐春歸有餘恨典刑元在酒盃中山谷最愛荆公扶輿登陽焰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意

文周翰詩
東坡見文周翰詩云不易巡得到個田地此
詩可作兩用
竹詩
王郊竹詩云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鎗東坡
曰十條竹竿只一箇葉兒也
雨拳風口
王禹錫與東坡有舊嘗作賀雨詩云打葉雨
拳隨手去吹凉風口逐人來東坡曰十六郎

作詩怎得如此不入規矩禹錫云醉中所作
他日又呈一軸東坡曰爾復醉耶
老杜家諱
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云翩翩戲蝶閑過慢
又云也愛零霜鬓留歡一夜閑（一作當）以閑
字爲正臨文恐自不避
郭功父詩
郭功父以詩示東坡先自吟咏聲動左右謂
坡曰此詩幾分坡曰十分詩也祥正驚喜問
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東坡又云
郭祥正之徒但知有韻底是詩
蔡天啓詩
蔡天啓雲和秦少游詩云願同藉湜輩終老
韓公門
荆公詩句
荆公和人曲歌一句云夕陽到處花偏煖又
代小兒賦花餻詩恨不見之
林逋咏梅

王君卿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
昏此林逋咏梅然杏與桃李皆可用也坡云
可則是杏花桃李不敢承當
蘇子由寄東坡詩
蘇子由奉使朔方寄東坡云誰將家集過幽
都每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
談咲卧江湖
孟郊詩
李希聲曰孟郊詩正如晃錯爲人不爲不佳

所傷者峻直耳　山谷作詩云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蓋是讀秦少游詩惡其終篇無所歸也

鷗同一波

荆公云鷗鳥不驚之類如何作語則好　山谷云鷗同一波

寂齋詩

少游極惡山谷和寂齋詩云志大畧細謹言蔡州事人少知音者

表德皆連甫

熙寧初荆公用事一時字多以甫押多以圖時語曰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圖

獨樂園詩

東坡作温公獨樂園詩從頭四句已都説盡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木秀而野此便可以圖畫也

詩貴圓熟

謝眺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貴圓熟也然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乾能不失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作者並驅矣

謝師厚詩

山谷云謝師厚詩絶似老杜如倒着衣裳迎戸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老杜詩集無愧

木杪龜趺

東坡爲程筠歸真亭詩云會看千字詠木杪見龜趺趺是龜座不應見於木杪也

東坡謝御書詩

孫莘老笑東坡謝賜御書詩云有甚道理後面直説到陝西奏捷

譏米元章

東坡跋米元章所收書云盡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痴兒出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畧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皆謂元章患净潔病又好奪取人書也

欖詩

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橄欖木高難採以鹽擦本身則其實自落南人誇棗云比至爾回味時我已甜訖

館中種竹

李公擇種竹館中戲云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文正手植劉貢父笑曰文正不獨能繫筆亦能種竹耶時有筆工學文正故云

砲車雲

舟人占雲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之大風倏至也東坡有云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有云喜連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歐公詩

歐公詩云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七環又云萬釘寶帶腰環七劉貢父云永叔這條腰帶幾時道着

旱詩

張文潛旱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熟眠詩以為幾於湯燖右軍也

東坡論詩

東坡云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數萬斤重方可以言文字也歐公云典來筆力千金重

泚詩

有人展刺見荆公云詩人龍太初時老兵方以泚擦銅器公曰可作泚詩太初頃刻誦曰茫茫黃出塞漸漸白鋪汀鳥過風平篆潮回

日射星

嘲王禹玉詩

王禹玉既亡無名子嘲曰太公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啞番王介甫奇奇噉動宋昭宣嘗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近來無土地便應正受不須權禹玉家子弟經府指論是張山人作詩其平生多作十七字詩似德著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

而遺之

東坡表山谷詩

東坡謝金帶鞍馬表六四六中送窮文山谷狸毛筆詩乃篇章中毛穎傳

潘邠老詩

潘邠老詩多犯老杜爲之不已老杜亦難爲存活使老杜復生則須共潘十厮炒

詩用毵毵字

東坡自海外回有詩用毵毵字李端叔和曰

再見門生識不識雪鬚霜鬢兩毵毵有一明眼人能見人前後世忽一惡少見之其人云頭上已有剗剗之聲腰間欲作毵毵之勢陳無已曰我欲和云莫教腰下見毵毵

秦少游口號

呂申公在楊州中秋令秦少游作口號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是夕却微陰少游别作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

陳甫之詩話

宋玉屈原

文忠公自稱六一居士王荊公自稱楚老今詩話舉六一楚老指二宗師也六一云屈原離騷讀之使人頭悶然摘出一二句反覆味之與風無異宋玉詩比屈原時有出藍之色

清風明月有常光景如新

楚老云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已被樂天道盡然李賛皇云譬之清風明

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

歐詩如玉燭

楚老云歐詩如玉燭葉致遠曰得非四時皆是和氣滿幅俱同流水乎公曰致遠可謂善鑒裁者惜乎不使歐公生前聞之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荊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紅消香潤入梅天

王君玉客學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仙禁

酷愛其紅消香潤入梅天之句

馮寇二公詩

馮長樂七歲吟治圃詩云已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仁厚天性全生靈性命已兆於此寇萊公八歲吟華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萊公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

體物賦情

詩家之功全在體物賦情情之所寓惟色色之所比惟花如唐人牡丹詩云紅開西子粧樓晚翠揭麻姑水殿春若移來作秋全是蓮花句林和靖梅花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近似野薔薇也

三韓使入金山詩

熙寧中三韓使人朴寅亮作金山詩其序有云前後詩人不見山之爲金云萬疊抱岑天倚杵一竿斜日水浮金

瀑布詩

徐凝瀑布一條界破青山色誠不如范文正白虹下澗飲長劍倚天立有僧議徐詩不見布輒自吟云地軸卷不盡天機長放來此得形而不得勢何異三韓使人云金山不見金意外過求之敝也

應制詩

舊史柳公權應制聯句薫風從南來殿閣生

微凉然當畏暑居廣殿南風之來不止微凉之意新史易曰殿桷生餘凉盍屈桷叢椽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也

冥搜造極

人心思究經術往往不能致情惟詩冥搜造極所謂應須入海求唐人有云句自夜中得心從天外歸

蓬萊仙

有蓬萊仙者語言極有情致陶隱居云得爲

才見猶勝須仙

少恨作幸字

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郡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稿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

西清詩話

泰陵挽詞

御製泰陵挽詞五章武帳初壽夜雲軿忽帝鄉百神陪禹塟三載服堯喪北極聯龍袞西風拆鴈行空餘千古事繼述愧重光姑射仙期早華胥夢已陳朝廷繁聖母基業付冲人日轉銅壺影天移玉座春九門笳鼓發悲動屬車塵眷哲天攸縱神機智獨謀塵流藏寶閣鎖鑰受降樓風急鴒原晚霜寒鴈宿秋遺衣今在寢猶想未明求再御中天坐猶思玉色溫瑤塔花自落寶扇影空存重感天倫戚欽承世及恩欲諧追遠志永紹裕陵尊憶開王邸日會駐六龍飛玉宇春仍永金盤露未晞荆根方並秀棣蕚更交輝今日承基緒追懷往事非

功謝蕭規恩從隗始

熙寧初張揆侍郎以二府成詩賀王荆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愧燕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韓退之鬪雞聯句感恩慚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

憶霖詩

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與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花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同心是豈知世間有我

哉公問何昔隱今出霖曰予將去矣來報子耳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狀元入相

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廸宋元憲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楊體賀以詩曰坐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叅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然未幾薨于位

自慶曆至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

杜詩天闕字

杜子美宿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荊公云闕當作閱然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宿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

霓裳詞

歐公論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唐人西城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番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自龜茲致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嵎津陽門詩註葉法善引明皇月宮聞樂歸留寫其半會西涼府進婆羅門曲聲調相同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則知霓裳亦來西域云

荊公得離騷句法

元豐中荊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州北遷日與公遊公嘆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以近製示東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坡至儀真寄金陵守王勝之詩有云峯多巧障日遠遠欲浮天公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兩句

王君玉詩

王君玉琪秋蓮詩云香寒水冷瘦蜂老露房空聞角詩云隴鴈下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

如霜又有詩云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窺鶖小閣基君玉嘗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如云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 羞明皆俗語

試館職詩

王仲玉欽臣試館職詩云古木陰生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向畫墻王荆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健

離合體

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巳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江皐歲暮相逢地黄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善君知是也

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爲戲然後大著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來年去忘求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歐公云顧況道號蕪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瘞鶴銘爲隱居不疑

鄭虔不見八哀詩

樹萱錄云杜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瘧令誦子詩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瘧鬼自避此唐末俗子之論虬鬚似太宗乃八哀詩謂汝陽王璡璡死先於虔而八哀詩乃虔歿後同輩作則虔不及見此詩明矣

何遜諸人詩賦

何遜詩云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少陵則云薄雲岩際出孤月浪中番雖因循而益妍

玉臺集序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嫦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與嶺松張蓋秋月與岩桂分叢庚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薛逢原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

殺風景

李義山雜纂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揮聯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飲茶花下喝道晏元獻上荊公　皆用殺風景之語

弔杜子美詩

唐人弔杜子美詩云賦出三都上詩須二雅求蓋少陵法度遠繼周詩與奴白飯馬青芻雖不言主人而待奴馬如此主人可知與言則其意在休其馬言則其雙言休其駒同意又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雖為高大城雖為堅故也正得古人著書互相備意

全用平聲詩

晏元獻謂梅聖俞曰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遂作五側體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海立

杜少陵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東坡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蓋出此

夢中賦詩

張亶熙寧中夢行大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列瓊琚瑯珮數百人揖亶出紙請賦筆硯皆碧玉也且戒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亶詩曰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旁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盃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出而寤

變成三日雨

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久旱既雨復不止琪

曰變成三日雨義倫對曰調得一城泥

洞庭詩

洞庭天下壯觀古人詩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又四顧竟無地中流忽有山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至杜子美則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太白遺篇

李太白遺篇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動文字世眼不

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拂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

峯頂寺詩

蘄州黃梅縣峯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曾阜為令因事至其上見梁間一榜塵暗粉落滌拂讀之乃太白詩也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傳沂文公幼時詩者誤

滕王湛然

歐公錄王建宮詞云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有名益滋然非元嬰也

池底鋪錦

王建宮詞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摭實非鑿空語也

虎圖詩

王介甫歐永叔梅聖俞坐上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乃題老杜畫鶻行

後主長短句

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月小樓西曲瓊鉤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

方城高士

范謙叔居方城有高士自言昔乃白髮社翁

遇師授以神藥頗如渥丹告歸留詩云莫訝
杖藜歸去早家山開却一溪雲
三僧詩
僧齊己詩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
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閻僧可仁詩云
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
不為家
老野狐精
王荆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定是韓白優

劣論東坡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
耳然二公勝處心相傾慕東坡奉祠西太一
見公舊題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
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老
野狐精也
皮光業詩
吳越王錢鏐時宰相皮光業有詩云行人折
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衆爭嘆譽裴光
約抗聲曰二句偏枯不工柳當有絮泥或無

花
竹林鳥
少陵七歌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為我
啼清晝後註詩者更作林猿崇寧間有客自
同州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
竹林鳥也
題周陵詩
李邯鄲有題周朝三陵詩恭帝陵云弄耜牽
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榛斷壠可三

尺誰道房陵半仗來為仇家所許以誣訕得
罪
禮部唱和
嘉祐初歐陽永叔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范
景仁同掌春闈有禮部唱和集梅聖俞時為
屬有詩云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
深舉子戲曰王文自以為星我輩為蟻此試
官謙德也
呂洞賓

鍾弱翁傳師平凉有方士通謁徒牧童牽黄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乃大書曰草鋪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黄昏後不脫簑衣卧月明既去郡人見方士擔兩大瓮長歌出郭迹之不在瓮乃二口豈洞賓耶

鳳子

朝泥鵝詩鵝兒唼啑雖黄觜鳳子輕盈膩粉腰崔豹古今註云蛺蝶大者爲鳳子

王元之對屬

王禹偁元之父本磨家兒文簡士安爲州從事元之七歲代其父諭麵至公宇立庭下文簡方命諸子屬句云鸚鵡能言寧比鳳元之抗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曰子精神滿腹將且名世其後與公接武朝廷

王荊公詩

王荊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不可以示子孫　况垂世乎以此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吾皇英[redacted]超光武上將威名得隗囂皆王元之詩也金陵獨酌西江雪浪來天際寄劉元父翰林放逐蓬萊殿王君玉詩也臨津艷艷花千樹天末海門横北固不知朱戶鎖嬋娟皆王平甫詩也

秋英不比春花落

歐公嘉祐中見王荊公詩黄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

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荊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詞云餐秋菊之落英歐陽幾不學之過也

植紅梅

紅梅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

何淺耶公笑曰儉父安得不然王君問松花種以詩寄公舘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奴身

愛文字飲與俗人沽酒同科

東坡言韓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至云艷姬蹋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倜中興復不淺張文潛戲咎曰愛文字飲者與俗人沽酒同科

原父再婚

劉原父敬再婚歐公以二絕戲之曰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却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乃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不悅

王舍人竊鄭詩

嘉祐中賞花釣魚王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坐上出詩群臣屬和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鄭毅夫獅接席曰宜對太液池敵其詩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酒盃明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鄭太液波翻披香簾卷介甫頗啣之

東坡戲陳季常畏內

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遊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季常畏之客至或詬罵未已聲達于外東坡因詩戲云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碾玉匠南食

葉海致遠有試茶詩云碾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與蝦好事者戲曰此非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詩也

彭門題壁

彭門壁上有一聯一[illegible]叙雙燕話春精東坡曰此唐人得意句

二舉子被執

石曼卿爲舘五鼓趍朝見二舉子繫邏舍曼

卿問何事吏云昨日里閈有娶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乃被執曼卿力為釋解口占集句云司空臨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討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生日詩

周邦彥美成上家公生日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

幽谷種花

歐公守滁州命幕客種花瑯琊幽谷謝以狀問名品公書紙尾曰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李後主長短句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未幾下世云

歌者囀春鶯

王詵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歌者號囀春鶯不知流落何許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樓泣聲甚怨問之乃囀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成章者其詞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沁園花

魯直詩

黃魯直八歲能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癩可瘦權

詩僧矩可身被惡疾人號癩可善權亦能詩人物清癯人目為瘦權可詩如清霜削木落盡見西山秋權云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丘氏寄夫詩

朝奉郎丘舜諮女皆能文詞其仲寄夫云簾

裏孤燈覺曉遲獨眠留得宿粧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張元

姚嗣宗守華州日字[illegible]咏雪詩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咏白鷹有心待捻月中兎故向天邊落白雲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辨此可惜作窮鱗公曰此人若不收拾矢一張元矣因表薦官之

扈蹕詩

曾子開賦扈蹕詩押辛字往還不已東坡厭之復和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擣殘姜桂有餘辛顧問客曰解此否謂唱首多辣氣耳

楊鸞詩

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鸞問答見鄭文寶江表志又載鸞詩云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

柳枝絳桃

唐詩林云退之侍妾名柳枝絳桃其使王庭湊有壽陽驛絶句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迨歸柳枝竄去又有鎮州初歸詩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東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羅浮仙

近有人遊羅浮留宿岩谷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一天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

內宴詩

張籍寒食內宴朝光瑞氣滿宮樓彩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乃知唐清明亦

宴百官皆冷食又至夜而罷

處默詩

吳越紀事越僧處默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我句失之久矣乃為吳丐得

類說卷之五十七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八

墨藪

蕭何使禿筆　八角垂芒
五靈丹　宋昱書
意在筆前　羲之學書
筆陣　字大小
字病　點畫失所
印泥畫沙　入木七分
筆論　筆硯紙墨

墨豬　常侍登床
畫被　妙中更妙
金生玉潤　古肥今瘦

書斷

真行行草　五十六種書
梁武評自漢至梁二十八人書

書法苑

科斗漆書　瓠史
落玉垂珠　白玉樓記

霹靂書　謝安解書
衛夫人書　樂毅論
論右軍書　小聖
子敬洛神賦　買王得羊
戳字戈法　僧傑
三體
飛白之仙　妙指實跡之臺
得右軍肉　書中得仙手
草賢　沉著痛快

銀鉤蠆尾　蕭簡富足
師夏雲　鄭虔三絕
大小得中　種芭蕉
古釵脚屋漏痕　逸少偏工永字
鶴頭蚊脚　瘞玉埋香
筆虎　一筆書
八分　上李大夫書
自刻　以手畫肚
冎銘　書絕
五色紙　論書
蕭字贊
畫品
六法　强名第一
登樓去梯　移畫
木鴈圖　僧繇後身
續畫品
畫扇　床上安床
清癯之疾

畫後品
子敬畫　畫聖
屋上架屋
畫斷
湛然蜂蝶　地獄變相
三人各顯其能　嘉陵山水
五龍　寫眞
王墨
花鳥　韋偃松石

左省壁畫　善書畫
王宰出像外　六法該備
法帖釋文
進枇杷　斷手
支髮模　物微意全
樂毅論　求赤箭
父子爲鄒魯　許書
佳眠　譙周孫
君平等有後否　人物耿然

飛白佳　求狼毒
毽拳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八

類說卷之五十八

宋溫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參閱
山陽岳鍾秀　訂正

墨藪

蕭何使禿筆

漢相國蕭何善篆籀嘗使禿筆

八角垂芒

蔡邕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寫李斯史籀等用筆法邕大叫歡喜嘗對人云妙達其理自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

五靈丹

鍾繇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搥胸三日因嘔血太子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苦求不與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

宋翼書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嘗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擧高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透水

意在筆前

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思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字居心中然後作字

羲之學書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昶碑始知學夫人書徒費年月遂師衆碑學習時年五十二

筆陣

右軍筆陣圖云紙者陣也筆者刀楯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結構者謀畧也

字大小

大字促之令小小字放之使大自然寬猛得所橫則正如長舟之截小渚豎則直如春筍之抽寒谷

字病

學書作字須遵正法之形勢並不得上寬下窄如此則頭重尾輕傷密則似病瘵纏身傷踈則似溺水之禽傷長則似死蛇掛樹傷短則似踏死蝦蟇

點畫失所

一點失所若美女之無目一畫失所若壯士之無腕

印泥畫沙

張長史曰工書之妙妙在執筆圓轉勿使拘

學其次布置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舍規矩五者備然後齊於古人老舅彥遠於褚河南曰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鋒當欲透過紙背入木七分王逸少年十二見前代筆論書大進衛夫人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敝吾晉帝時祭北郊文更寫之工人削之字入木七分

筆論

曹喜作述筆論張芝作筆心論鍾繇作書骨
論王羲之作筆陣圖

筆硯紙墨

筆取崇山絕仞中兎毛八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長者硯取新石潤澀色相兼者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角紙取東陽魚卵虛柔而滑淨者然後靜慮意思揮襟作之屈曲真草皆取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須大書不得小書

墨猪

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故知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

常侍登牀

太宗作飛白書衆臣就帝手中競取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畫被

鍾繇教子曰吾學字三十年卧則畫被致穿

妙中更妙

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金生玉潤

褚遂良書字裏生金行間玉潤

古肥今瘦

張長史云獻之謂之古肥張旭謂之今瘦

書斷

真行行草

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兼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後漢徐安搜諸史籍得十二時書皆象神形又加二十二體共五十六種書

五十六種書

一云太昊庖犧氏獲景龍之瑞作龍書神農氏因嘉禾之穗作穗書黃帝使蒼頡鳥迹為文作篆書又因卿雲見作雲書少昊作金天鸞鳳書高陽氏製科斗書高辛氏仙人形書帝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夏后氏作鍾鼎書成

湯時仙人務光作倒薤篆書史佚作虎書有
虎不害人也周文王赤雀㘅書集戶武王丹
烏入室故作烏書周之媒氏作塡書用題宮
闕宣王時史籀作大篆書又作復篆殳書者
伯氏所職故文記笏武記殳小篆周時造倣
人篆古之所有李斯改爲篆象形西狩獲麟
仲尼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弟子乃製麒麟
書司馬子韋以熒惑退舍作轉宿書魯秋胡
妻玩蠶作蟲書六國時爲傳信書李斯爲細

篆書又作小篆始皇以祈禱名山又作刻符
書用題印璽秦程邈獄中變大篆爲　隸書
古徒隸今八分是也蕭何作署書題蒼龍白
虎二闕稿書草行之文也董仲舒欲言灾異
王父偃竊而奏之司馬相如象四時爲氣候
書芝英書者六國時以爲符信英芝書者漢
歌芝房之曲因名之金錯書者古之錢名尚
方大篆程邈所述後人飾之爲法鶴頭書與
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尺一之簡是也蚊脚

書上詔板也垂露篆懸針篆並漢章帝所好
作章草書韋誕謂之草聖蔡邕待詔門下見
役人堊帚成字歸作飛白張芝作一筆書王
次仲作八分書曾終夢蛇遶身作蛇書行書
者正之小鍾繇之行押書衛恒作散隸同飛
白也王羲之作龍爪書稿及行隸鍾繇變之
二王重變爲八體書王僧虔作　爪音鬼書
者宋元嘉中有人震死臂上似篆形又有外
國胡書天竺書河東三作花書

梁武評自漢末至梁二十八人書

梁武帝評書云鍾繇書如雲鵠遊天群鳥戲
海王羲之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
張芝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蔡邕骨氣洞達
如有神氣韋誕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蕭子
雲如危風阻日孤松一枝荊軻負劍壯士彎
弓雄人獵虎羊欣如文家婢爲夫人舉止羞
澀終不似眞李鎮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
王獻之絕衆離群無人可擬如河朔間少年

風采光悅舉體杳拖不可奈何索靖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王僧書如王謝子弟從復不端爽爽有一種風流氣力頗偕如貧家兒果少乏珍羞阮研如果游失品王褒凄斷風流而世不稱貌師宜如翔羽未息舉動自遂鍾會有十二種意外奇妙陶隱居如吳興小兒形質未成就而體骨峭快蕭時雖有家風風流勢薄王彬之放縱快利范襛約真書有力學行無功吳施如新亭傖父一經揚州音態

便生梆渾得體未備鄒浩得意甚熟瘦有畏懼之情徐唯有如南岡士大夫風範不乏袁山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自退縮張斯如辨士對揚薄紹亦有一家風氣

書法苑

科斗漆書

漢魯恭王壞孔子之室河內女子發李耳之冢各得古文時人不解謂之科斗晉太康中汲郡耕人發魏安釐王冢得漆書竹簡

瓠史

梁有僧南渡賷一葫蘆有漢書班固真本宣城守蕭琛得之謂之瓠史

落玉垂珠

梁升卿小篆如落玉垂珠

白玉樓記

李賀將死時有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云召賀賀了不能讀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曰帝

成白玉樓立召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頃氣絕賀學語時呼太夫人為阿㜷

霹靂書

宋元嘉中有人京口震死臂有霹靂朱書四字四字云業綠所殺　斷作鬼書

謝安解書

謝安石學正書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知解書為難安石不重獻之得獻之書斷作

紋紙

衛夫人書
衛夫人正書入妙品如玉壺之氷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王子敬年五歲每從諸兄造馬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樂毅論
唐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之主以織成盛匱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赴嫗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日
論右軍書
李嗣真論右軍書云萬字不同以其變格雖僞書樂毅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像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像賛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所謂見義以成非得意以獨妍
小聖
右軍書樂毅論與子敬後云書賜官奴意能及妙入聖筋骨不減於父故謂之小聖官奴

子敬小字也
子敬洛神賦
趙家藏洛神賦是子敬小楷用烏絲欄寫成
買王得羊
羊欣受法於獻之沈約云子敬之後可以獨步人稱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戩字戈法
唐太宗工隸書師虞世南嘗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戩字乃空其右世南取筆塡之帝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以盡其法卿看之鄭曰大筆臨池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書可擬倫仰觀聖作惟戩字戈法頗逼真上深嘆公藻識
僧傑
隋釋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字天然遒勁時號僧傑
三體
鍾繇有三體一曰名石謂正書二曰章程謂

八分書三曰行押謂行書

飛白之仙

李嗣真云王逸少飛白猶霧㲉卷舒烟空炤灼長劔耿介而倚天勁矢超忽而無地可謂飛白之仙

妙墻寶迹之臺

隋文帝平陳得書畫八百餘卷於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墻藏古今法書西曰寶迹收自古名畫

得右軍肉

隋釋智果謂永禪師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藏於膏肉

書中得仙手

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復李陽冰謂為書中得仙手

草賢

崔瑗善章草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王隱謂之草賢

沉著痛快

吳皇象善行草書世稱沉著痛快

銀鈎蠆尾

索靖草書絕代名曰銀鈎蠆尾

鬻簡富足

張旭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草聖盡於此矣有寒士與旭為隣日數四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獲富足

師夏雲

釋懷素自言草聖三昧又云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也

鄭虔三絕

鄭虔開元中每進詩篇書畫明皇御筆題曰鄭虔三絕虔草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

大小得中

釋亞栖善草書自云吾書不大不小得其中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凡書通即變者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

褚遂良顏眞卿李邕虞世南等並書中得法後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奴書

種芭蕉

陸羽撰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洒又漆一拌一方板書梓板皆穿

古釵脚屋漏痕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魯公脚賍公復問師何所得對曰貧道夏雲師之文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

逸少偏工永字

禁經云八法起於隸字之始李陽冰云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之字也永字八畫

鶴頭蚊脚

鶴頭蚊脚二書皆漢詔板所用各象形也

瘞玉埋香

王蜀時秦州築城死棺中石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有深深瘞玉鬱鬱埋香之語

筆虎

竇臮謂李陽冰篆為筆虎又作小篆贊曰丞

相斯法神慮精深釵頭屈玉蟲足垂金

一筆書

張芝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善草書能一筆一行不斷而已

八分

蔡文姬云臣父云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伯喈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

上李大人書

李陽氷上李大夫書曰某志在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沾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虫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毛齒牙得拉擺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湏遠謬誤滋多

自刻

李邕書仍自刻多假立刻人名字如伏苓芝黄仙鶴之類是也

以手畫肚

王紹宗云書翰遇水墨即習虞七被中以手畫肚

鼎銘

宣帝甘露降於華山仙掌峯鑄鼎承露刻銘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

書絕

虞世南五絕鍾召京三絕鄭虔三絕僧洪偃四絕李邕六絕並善書居其一

五色紙

蕭誠揉野麻土穀造五色斑紋紙

論書

郭忠恕論書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蕭字贊

李約壁書蕭字贊曰獠刺勢動摽慘氣雄昆池駭鯨孟門鬭龍又云抱素日潔含章内融逸旋方外總在矩中藝窮造化比象無窮

畫品

六法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綵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

强名第一

陸探微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上品已上無地寄言强爲之名屈標第一

登樓去梯

顧愷之建層樓爲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手筆炎凉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移畫

劉紹祖模寫精密時號移畫然迹而不作非畫所先

木鴈

顧公運用精微襟靈莫測寄迹翰墨其神氣飄然若在雲霄之上不可以圖畫間求分庭抗禮未見其人木鴈圖猶鵬搏龍躍絕迹天漢非鱗羽所能追也陸公鈎妙探靈動與神會華畫勁利若錐刀焉其士賢圖方於木鴈非徒季孟之差也

僧繇後身

吾嘗與吳戶曹道子論畫不覺終日此公才通思遠下筆如有神助二百年來無比有則是張僧繇後身也

續畫品

畫扇

蕭賁常畫扇上爲山川咫尺之内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尋之峻

床上安床

毛稜惠遠子便速有餘眞巧未足善於布置略而不煩若比其父則床上安床

清羸之疾

袁質蒨之少子風力後美不墜家聲始於志學之年便有清羸昔見其筆勢遒勁與父畫不殊

畫後品

子敬畫

王子敬畫扇悞墮筆因爲烏駮牸牛絕妙今古北齊廣寧王高孝珩畫鷹隼廳事觀者殆不知是畫鳩鴿逢見皆驚怖子敬又寫駁牛

賦於扇上

畫聖

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蹄齧長鳴如索水草又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縈集世祖號為畫聖

屋上架屋

隋鄭法倫筆調精密方之厥兄恐屋上架屋

畫斷

湛然蜂蝶

嗣滕王湛然畫蜂蝶雀兒一軸曲盡精理

地獄變相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覩皆懼罪修福兩市屠沽魚肉不集

三人各顯其能

開元中駕幸東洛吳道子與裴旻將軍張旭長史相遇各顯其能裴舞劍一曲張吳各書畫一壁

嘉陵山水

明皇忽思蜀中嘉陵山水遂令吳道玄驛遞往貌及回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亦畫大同殿數月纔畢明皇云思訓數月之功道玄一日之迹皆極其妙

五龍

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寫真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子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似云兩畫總似後畫者佳前畫空得趙郎狀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情性令公詰後畫者何人云周長史二畫優劣遂定又周昉畫子女為古今冠絕左邊鸞近代折枝花居其首

王墨

王墨善潑墨時號王墨善畫山水松石雜樹酒酣之後先以墨潑脚蹴手抹隨其形象爲山爲石爲樹應心隨意倏忽造化雲霞染之風雨掃之不見其墨汚之處

花鳥

韋鸞花鳥精妙處士蕭悅工竹一色有雅趣

松石

韋偃松石伯父工龍馬父鑾工山水松石偃工仙僧老松異石人知其善馬不知〻石更工咫尺千尋駢柯〻影烟霞噴薄風〻颭颸輪囷盡偃蓋之形宛轉極〻龍之狀

左省壁畫

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咏之

善書畫

江都王名緒霍王元軌之子太宗猶子也多才藝善書畫鞍馬

王宰出象外

王宰畫山水樹木出於象外韋令公以客待之

六法該備

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若看骨氣在閻立本之下

法帖釋文

進枇杷

唐太宗書云使至得所進枇杷良深慰悅嘉果珎味獨觀時新但以路遠無勞更〻

斷手

高宗書云使至知玄堂已成既得早了深以爲慰不知諸作早晚總得斷手

支髮枕微

庾亮書云亮白奉誥奏循先爲媞子作支髮無模若有可權付之

物意全

紀聽書云聽白自昨信來今益又貪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樂毅論

虞世南書云賢兄處見臨樂毅論便是青過於藍欣忭無已

求赤箭

柳公權書云奉榮示承已上訖下情忻怯垂情問以所要悚荷難任倘有赤箭時寄及三兩以扶衰病不具公權狀白

文子爲鄧曾

李斯書云田時耕耨爲政朞月而破　使

文子爲鄧曾

評書

僧懷素書云右軍云吾真草過鍾不草故不減張僕以爲真不及鍾草不及張

佳眠

王羲之書云適得書知足下問吾欲問語甚快快向宅上靜佳眠都不知足下來恨不暫面羲之上

譙周孫

王羲之書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

君平等有後否

羲之書云足下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皆有後否

人物聊然

羲之書云蔡公遂委篤得仁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聊然令人短氣

飛白佳造

羲之書云飛白乃　佳造次尋之乃　爲無論小進也

求狼毒

羲之書云內妹來佳須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分三兩

鵞群

王獻之書云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此復常憂之劉道士鵝群並復歸也

類說卷之五十八終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九

文房四譜

良田鋤耒　右軍筆

半面笑半面啼　筆仙

四時令　寫華嚴經

絳羅箋　鵲墜方寸紙

悲苦藤文

硯譜

李後主　右軍風字硯

紅絲石　鳳咮石

端硯　鸜鵒眼

子石　端溪

活眼死眼　龍尾溪

李賀詩　諸州硯

硯賦　銅硯蛛硯

水精研　玉研

碧玉研　鐵硯

滌研　竹研

滌研　帝鴻氏之研

孔子研　硯溪

一歲磨冗硯　補百碎硯

後主青石硯　眞材本性

謝銅研筆格啓　石硯賦

硯詩　石匣中傳

香譜

龍腦香　香皮紙

降眞香　龍鱗香

燕尾香　馬蹄香

龍涎香　異國香

神香　九和香

如廁過香爐上　香象

蒞香　入窨

熏衣香

香後譜

被草負芨　栢香

日磾自合香　魏武禁熏香

宗超香　五方香牀
沉香堂　光博山香爐
香中忌麝　屑沉泥壁
香纓　賜龍腦
三清臺　五色香囊
地上邪氣　三班喫香
感香　千步香
水麝　文石
薔薇水　返魂香
薰爐銘　香爐銘
麝燎蛇毒　沉箋香
乳香　鷄舌香
五香　都梁香
和香　意可香
笑蘭　清真香

酒譜

酒名歡伯　播酒
酒旗　劉白墮

醉聖　祖台州書
崑崙觴　般若湯
臥黍穰　瘿木杯
竹根　蓮子杯
安石榴　酒令

類說目錄卷之五十九終

類說卷之五十九　宋溫陵曾　慥　編

新野馬之駿參閱

明　山陽岳鍾秀訂正

文方四譜

良田鋤耒

蔡洪赴洛中人問吳中籍姓何爲荅曰吳中諸君以紙爲良田以筆爲鋤耒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右軍筆

宣州諸葛氏能作筆柳公權求之先與二管

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退還別求遂以常筆與之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也

半面笑半面啼

貫彌夢易其頭明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筆仙

石晉末汝州高士毎夜作筆十管至曉賣之後徙居不知所詣數十年人復見顔色如故謂之筆仙

四時令

崔寔四時令正月硯凍開命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氷命讀論語

寫華嚴經

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木種楮樹取以造紙

絳羅牋

張仲舒在廣久雨造絳羅牋甚多

鵲壓方寸紙

大中中孔溫裕貶雷州司馬有鵲隊下方寸紙二有補闕字未幾果拜

悲古藤文

舒元輿作悲剡溪古藤文其畧云剡溪多古藤樹方春且死溪上人有言溪中多紙工斬伐無時今士人自言能文者其數與木竹櫛

多孰非書剡藤者耶雖舉天下爲溪猶不給況一溪耶予謂今昔爲文者皆殀乎剡藤者也

硯譜

李後主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者爲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石

湯休以錢二萬得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礱卽其理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唐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蔡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鋒者尤發墨歙石多鋒惟膩理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鳳咮石

蘇子瞻云僕好鳳咮石少得真者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惟堪作骰盆

端硯

蘇公易簡云柳公權論青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琢石成硯用草囊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色黃赤點者謂之鸜鵒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爲硯必羊牢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鸜鵒眼

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鸜鵒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爲石病吁可病哉石有上下岩西坑後悉其下也惟上岩有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

之形土人以眼多少爲價重輕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内者底眼高眼尤可尚以不爲墨漬常可猪也或云取石發以中牢故老云無之有云石有金線爲美正偏病也

子石

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訛爲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爲貢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

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

端溪

端溪有斧柯茶園將軍地同是端溪惟斧柯出者大不過三四指一兩可津汚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

活眼死眼

蘓易簡作文房四譜譜言四寶硯爲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巳譜中載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第一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雖銅雀臺石瓦硯列于下品特存古物耳端所產有四岩石爲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爲劣岩與西坑相去二十里去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同猶爲安產茶北苑壑源去沙溪十數里而優劣差殊岩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别圓相重黄黑相間翳精在内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畧具内外皆同昧無光彩謂之死

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龍尾溪

歙石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岩爲上龍尾以深爲上龍尾遠於端溪上於端石以後出見貴爾

李賀詩

永叔以端溪後出不然李賀有端溪青花石硯云暗洒萇弘敛血痕則謂鴝鵒眼知端石

爲硯久矣

諸州硯

淄州金雀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有青金石叩之無聲發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州西坑石發墨過之吉州永福縣紫石亦類西坑登州駝基島石上有羅紋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沱石江中水石也上用於川峽入宿州出樂石潤膩發墨但無石脉萬州有懸金崖石又有磁洞石洮河出綠石性耎

起墨不耐久磨牢山丹石滑澤堅膩古死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號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呂翁作澄泥硯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黨呂字青濰州石末硯皆瓦硯也柳公權以爲第一當是未見歙石以爲上品耳

硯賦

傳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道友以浮查爲硯知古亦有木硯

銅硯蜂硯

劉聰謂晉懷帝曰頃贈朕柘木銅硯哀家贈庚[illegible]蜂硯

水晶硯

丁恕有水晶硯大纔四寸許爲風字樣用墨卽不出光發墨如歙石

玉硯

鎮潼留後李克伯得玉材琢爲圓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玻璃爲匣

鐵硯

青州以熟鐵爲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鐵硯

漆硯

晉儀註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為硯
滌硯
凡硯須日一滌之縱未能亦須日易其水洗
宜用小氈片或紙若久用石色為之漬汙即
以麩炭磨洗復如新矣若寒不宜用佳硯石
理既凍墨亦少光
帝鴻氏之硯
黃帝得玉甚細治為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
氏之硯又太公金匱硯書曰石墨相著邪心

讒言無得汙白是知硯其來尚矣硯者研也
可研墨使和濡也
孔子硯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
甚古樸孔子平時物也及顏路所請者車亦
存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嶺多石硯述異記云洞
庭湖一坡有范蠡石床石硯

一篋磨穴硯
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辭而
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
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
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
至皓首方畢其藝
補百碎硯
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畫瑠璃復能補端
硯百碎者賫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略無

瑕纇世莫得其法
後主青石硯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
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
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
拽其手振臂就馬後主請以實玩為謝陶不
許後主曰唯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
試數十硯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不能奈曰
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

硯無復澤潤

眞材本性

硯當用石鏡當用銅此眞材本性也以瓦爲
硯如以鐵爲鏡耳

謝硯銅筆格啓

庾肩吾謝硯銅筆格啓云烟磨青石已踐孔
氏之壇管插銅龍還吠王生之壁

石硯賦

黎逢石硯賦曰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

而染翰在虛中而測水水隨暈而還周墨浮
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爲用入而不渝故
以爲美成器尚古徵闕里於素王近法增今
叅會稽之内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
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廁諸洪筆見珎
於敍青之晨爲用於草玄之日

硯詩

僧貫休硯詩云低心蒙潤久入匣更身安

石虛中傳

文嵩石虛中傳云石虛中字居默器度方正
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封即墨侯與宣
城毛元銳燕人昜玄光華陰楮知白皆同出
處

香譜

龍腦香

龍腦香出婆律國樹形似松枝作杉木氣乾
脂曰龍腦香清脂曰婆律膏子絕妙者爲梅
花龍腦奉香草作婆律

香皮紙

嶺表棧香樹身似巨桑葉似橘皮堪作紙名
香皮紙灰白色

降眞香

仙傳曰降眞香燒之引鶴來

龍鱗香

葉子香即棧香之薄者又曰龍鱗香

燕尾香

蘭葉尖長有花紅白色俗呼爲燕尾香煮水

浴療風

馬蹄香

馬蹄香杜衡也葉似葵形如馬蹄道家服令

人身香

龍涎香

龍涎香出文石國國人候島林上有異禽翔

集下有群魚游泳則有伏龍吐涎浮水上舟

人或採得之則爲巨富其涎如膠

異國香

辟寒香辟邪香金鳳香皆異國所獻

神香

漢武帝時月支國貢神香燒之宮中病疫者

皆差長安百里內聞其香積九月不歇

九和香

三洞珠囊曰天人玉女持羅天香按玉爐燒

九和之香

如廁過香爐上

襄陽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輒過香爐上主

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

令君至人家坐三日香爲我如何坦曰醜婦

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我遁走耶

香篆

近世作香篆其文准十二辰分百刻凡然一

晝夜已

盍香

用玄參半斤銀器中煮乾再炒令微烟出甘

松四兩白檀二錢生麝香乳香各二錢研入

蜜煉丸如鷄頭大

窨

凡香須入窨貴燥濕得宜也合和訖軋器收

蠟紙封埋屋地下半月餘

薰衣香

凡薰衣以湯一小桶放熏籠上以衣覆之令

潤則香入衣也

香後諸

書稱至治馨香明德惟馨反是則曰腥聞在

上停以芝蘭之室鮑魚之肆爲善惡之辨離
騷以蘭蕙杜蘅爲君子糞壤蕭艾爲小人君
子澡雪其躬重之以道義有無窮之聞予之
譜香亦是意也

被草負芟

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被草負芟扣
門而進是爲子韋世司天部

柏香

漢武作柏梁臺以柏香聞數十里

月磾自合香

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氣自合一
香武帝果悅之

魏武禁熏香

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

宗超香

宗超嘗露壇行道奩中香盡自然滿溢爐中
無火烟自出

五方香牀

隋煬帝觀文殿前兩廂爲堂各十二間於十
二間堂中每間十二寶厨前設五方香牀綴
貼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人擎香爐在輦前
行

沉香堂

楊素宅内造沉香堂

博山香爐

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吳泰筮之曰此物質
雖爲金其實象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

興 見發青烟此香爐也

中忌麝

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 騎
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
過瓜盡一蔕不獲

屑沉泥壁

唐宗楚客造新第沉香紅粉以泥壁開門則
香氣蓬勃又唐敬宗時波斯進沉香亭子拾
拾遺李漢諫曰沉香爲亭何異瑤臺瓊室

香纓

香纓以五綵為之婦參舅姑先持香纓咨之

賜龍腦

元宗夜宴以琉璃器盛龍腦數斤賜群臣馮謐曰請效陳平為宰自丞相以下皆跪授尚餘其半乃捧拜曰勑賜錄事馮謐元宗笑許之

三清臺

閩國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鑄像日焚龍腦重陸諸香數斤

五色香囊

蜀文澹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於杏林上幸取得之乃澹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地上邪氣

地上魔邪之氣直上沖天四十里人燒青木重陸安息膠於寢室披濁臭之氣卻邪穢之霧故天人玉女太一帝皇隨香氣而來下

三班吃香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蒞事于外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京師語云三班吃香

威香

威香一名威蕤王者禮備則生於殿前又曰王者愛人命則生

千步香

南海貢千步香佩之聞千步今海隅有千步草是其種也

木麝

天寶中虞人獲木麝麝香皆木也每取以針刺之香氣倍於肉麝

文石

于山在湖州山下有無價香有老母拾得一文石光彩可玩偶墜火中異香聞於遠近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如初

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灑衣衣敝而香不滅

返魂香

西天王簿徐肇遇蘇氏子德歌者自言善合返魂香手持香爐懷中取一貼如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烟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歌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烟用為引導盡見其父母高曾德歌曰但使經八十年

已上則不可返矣

爐銘

漢劉向熏爐銘云藴合氛氳非烟若雲時發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訖云道力慈悲所熏

麝療蛇毒

本草云麝形似獐嘗食柏葉又喜啖蛇五月得香往往有蛇皮骨故麝療蛇毒

沉箋香

談苑云一樹出香三等曰沉曰箋曰黃熟倦遊雜錄云沉香木嶺南瀕海諸州尤多大者合抱山民或以為屋桷梁為飯甑有香者百無一二葢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拔枯幹中或為箋及為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槃香高竇等州產生結香葢山民見香木曲幹斜枝必以刀斫成坎經年得雨水漬遂結香復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為斑點亦名鷓鴣斑沉之良者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木中取者宜用熏裛黃沉乃枯木中得者宜用藥黃

蠟沉尤難得按南史云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次浮者箋香也

乳香

筆談云乳香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鎔榻在地者謂之榻香次曰楝香其下曰餅香多夾雜成大塊如瀝青之狀

雞舌香

曰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郎官含

香奏事

五香

雜修養方云正月一日取五木煑湯浴令人至老鬚髮黑徐鍇註云道家以青木香爲五香亦名五木

都梁香

都梁香形如藿香古詩云博香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

和香

賈天錫作意和清麗閒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香殊寒氣也

意可香

意可香初名宜愛或云此江南宮中香有美人字曰宜甚愛此香故名宜愛山谷曰香殊不凡而名乃有脂粉氣易名曰意可

笑蘭

吳僧罄宜作笑蘭香予曰豈非韓魏公所謂濃梅山谷所謂藏春者耶其法以沉爲君雞舌爲臣北苑之塵秬鬯十二葉之英鉛華之粉柏麝之臍爲佐以百花之液爲使一炷如指許油然鬱然若嗅九畹之蘭而挹百畝之蕙也

清眞香

丁晉公清眞香歌云四兩松麝香半分蜜和同丸如彈子金爐爇還似花心噴曉風予頃見沉立之香譜惜其不完思廣而正之因作後譜折爲五部

酒譜

名譜

說文曰酴酒母也醴一宿酒也醪滓汁酒也酎二重酒也醨薄酒也醑莤酒也

酒名歡伯

酒爲歡伯其義見易林無貴賤賢不肖夷夏共甘而樂之

播酒

皮日休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播酒三瓶寄

夜航船　酒江外酒名

酒旗

韓非子云宋人沽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或謂之帘

劉白墮

江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甖盛酒於日中經旬味不動而愈香美使人久醉朝士千里相饋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

酒聖　類記

李白每醉為文未嘗差人因名酒聖白樂天自稱醉尹皮日休自稱醉士

台州書

晉祖台州與王荊州書古人以爲酒戒願君屏爵棄卮焚罍毀榼殛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

崑崙觴

魏賈將有奴善別水嘗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瓠接河源水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

《卷之五十九

名崑崙觴芳味絕妙

般若湯

北僧謂酒為般若湯蓋廋詞以避法禁

卧黍穰

凡人醉卧黍穰中必成癩醉而飲茶必發膀胱氣食鹹多成消中

癭木盃

松陵唱和有癭木盃詩蓋用木節爲之

竹根　類記

老杜詩云醉倒終同卧竹根蓋以竹根爲飲器也

蓮子盃

唐人尤尚蓮子盃白公詩中稱之周穆王時有盃名常滿

安石榴

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酒令

酒令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渙水渡

《卷之五十九

頭十萬羊未淨小畜又云鋤麑觸槐死作木
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又云夏禹
見雨下使李牧送木屐與蕭何蕭何道何消
田单定壟田使貢禹送禹貢與李德李德云
得理又云寺裏喂牛僧茹草觀中煮菜道供
柴又曰山上採黄芩下山逢着老翁吟云白
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上山採交藤下山逢
有醉胡僧云何年飲着聲聞酒直到如今醉
不醒

類說卷之五十九終

類說目録卷之六十

拾遺類總

日三竿　三氣星
尊龜　颶風
三危露　文章嶺
春賦　天上青童
少女風　濯枝雨
鮑魚不登于嶺　青蠅弔客
箋紙九萬　升仙橋
射策頁　鳥雌雄
承露盤　避談子
三爵　玄真子漁歌
鸞岡鶴嶺　黍谷
附子　徙豐沛屠兒
歌動梁塵　離宮別觀
分風送舡　鳳詔
新城稻　草鐘乳
天可倚杵　天心月脇

炊金饌玉　瑞雲
木妖　硯名結隣
九釘盤　鳩車竹馬
壺郎　八極
猊糖　四乳
夢臼中炊　七寶粧嚴公
金波玉葉　神燕鬼尾
蝶降武帝祠　周易卜殺名字
手巾　觀除目損道心

子規詩　一夔足矣
擾亂春風卒未休
擶戴　大駔
鬭鴨　軻毋擇隣
氣毬　彌勒同龕
六出花　在朝綬帶
至日迎長　鴈塔
秘掖　金篦刮膜
李賀通眉　華顛童子

職田公廨田　花姑
二員臣　四友
貧女詩　春宮怨
竹詩　月月不圓
龍伯國　大家
日識　君臣四書
彈琴　握日臺
鬼谷先生　肉芝
漢江解佩　西京觀燈

愁城　眼纈
尭眉禹耳　七緯
五湖　賺蘭亭記
明皇乙酉生　擘名接脚
道士常持瓶　挑菜詩
覆窠　三皇步
一國香　天闕山
蠮螉　落鵰端公

虹泣　今夕
河精　九山
水精柱　口吃
劫急　鞭爛鞍朽
赤玉簫　哭隣女
貴狗嫁女

類說目錄卷之六十

類說卷之六十

宋溫陵曾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拾遺類總

日三竿

永明中日出三竿禾色黄色赤暈

三氣星

三氣星主甘露明潤則甘露降

尊鼈

尊羮䰞美江東人謂之尊鼈

颶風

南海秋夏雲物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

颶風

三危露

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

文章嶺

貴州有文章嶺涪州有錦綉洲

艷錦安天鹿新綾織鳳凰

天上青童

趙旭幽居廣陵有女子衣六銖霧綃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云吾天上青童也運數當與郎偶中夜又聞外有一女呼青夫人扣柱歌曰月露飄飄星漢針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旭起迎之曰吾娥媚也聞君青童會集故捕迸耳旣別授以隱訣大要以心死可以長生保精可以致

神

少女風

管輅過清河時大旱輅曰今夕當雨樹中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有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風雲四合大雨

濯枝雨

六月大雨名濯枝雨

鮑魚不登於俎

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不許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爲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

青蠅吊客

虞翻放棄南方自恨淪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

牋紙九萬

王右軍爲會稽内史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張悉與之

升仙橋

蜀城十里有升仙橋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下

射茱萸

郭璞避難至新息有以茱萸令璞射之璞曰子如赤舍舍以玄珠按文言之當是茱萸

鳥雌雄

武帝問東方朔何以知鳥之雌雄曰雄左翼加右聲高鳴右翼加左聲小

承露盤

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將以求仙

避諱字

蘊頵年五歲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頵頵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淒淒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三爵

劉表子弟號爵爲三雅大曰伯雅受七升次

曰仲雅受六升又次曰季雅受五升

元眞子漁歌

憲宗求訪玄眞子漁歌李德裕爲潤州刺史乃獲之玄眞子張志和也自號烟波釣徒歌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春江細雨不須歸二曰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三曰霅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着荷衣不怕窮四曰松江近舍與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殘醉泊漁舟不覺寒五曰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鸞岡鶴嶺

西山有四十二羅漢一十二眞人據鸞岡鶴嶺之秀

黍谷

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

律而暘氣生至今名谷黍

附子

附子一歲曰蒴子二歲曰烏頭三歲曰附子四歲曰烏喙五歲曰天雄

徙豐沛屠兒

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煑餅爲新豐

歌動梁塵

漢興善歌者吳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離宮別觀
秦始皇上林苑中作離宮別觀一百四十六所

分風送舡
洞庭湖過客祈禱能分風送南北舡

鳳詔
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木鳳口中飛下端門謂之鳳詔

新城稻
新城秔稻五里聞香

草鍾乳
韭性煖號草鍾乳幽州方言黄鳥曰黄鶯

天可倚杵
百代之後地高天下千代之後天可倚杵

天心月脇
皇甫湜稱詩文之奇曰穿天心出月脇

炊金饌玉
駱賓王謂盛饌曰炊金饌玉

瑞雲
雲之色曰矞矞瑞雲也

木妖
唐天寶中宦邸起宅窮極土木識者曰木妖

硯名結隣
唐李衛公收硯至多其尤妙者名結隣言與相結爲隣也

九飣盤
唐御厨進饌用九盤裝累名九飣盤

鳩車竹馬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戯七歲曰竹馬之遊

壺郎
掌漏官曰壺郎陸倕賦潘岳謂斗刀曰金祈今銅點是也

八極
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有海環之如此者九有大瀛海環之總曰八極

猊糖
糖作狻猊形曰猊糖
四乳
文王體有四乳春秋元命苞
夢臼中炊
張瞻夢炊於臼中占之喪妻臼中炊言無婦
也
七寶莊嚴公
隋李德林脩律令詔賜九環帶後進平陳策

文帝曰俟功成以七寶裝嚴公
金波玉葉
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乍從風
神燕鬼丸
金薄圖神燕朱泥印鬼丸
蝶降武帝祠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有祭者往往有二三
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然後
羣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致病

周易卜殺名字
知晉州焦皦寡聞謂國子監印本九經不真
衆言此雖起於五代群儒精較固爲真本皦
曰公輩全不細看只如周易名字爲甚却總
卜殺
手巾
梁武帝以手巾絞杜稜稜悶絕
觀除目損道心
唐姚合詩云一日觀除目三年損道心山宜

衝雪上詩入帶風吟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賣
琴只應隨日過覺是錯彌深
子規詩
杜荀鶴子規詩云楚天空濶月成輪蜀魄聲
聲似告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
春
一夔足矣
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
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舜

曰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爲能爲六律均五聲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非一足也

擾亂春風卒未休

羅隱詩云一簇青烟鎖玉樓半垂欄畔半垂溝明年還有新條在擾亂春風卒未休

檐栽

垂槖而入檐栽而歸

大駔

段干木晉之大駔

鬭鴨

張籍晉友人云憶在江南日同遊三月時採茶尋遠澗鬭鴨向春池

軻母擇隣

孟軻少與母孤居近墓軻乃戲爲墓母曰此非所以居去居市旁復戲爲商賈母去居學館旁乃爲揖遜進退之禮母曰此真可居遂爲儒學

氣毬

韋莊鄭州寒食詩云永日迢迢無一事隔牆聞築氣毬聲

彌勒同龕

褚遂良帖云聞久棄塵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八時禮誦

六出花

宋江夏王義恭正旦以衣承雪作六出花進以爲瑞

在朝綬帶

唐諺云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人貴而親友皆榮也

至日迎長

曹植曰冬至獻履所以迎福踐長

鴈塔

佛在世間時有比丘見群鴈飛空乃念曰此鴈可充我之費鴈乃墜地佛曰此鴈王也不可輒食乃爲營塔

秘掖
宋之問曰西城秘掖北禁仙流
金篦刮膜
魏文帝病眼令華佗以金篦刮膜
李賀通眉
李賀小傳曰賀通眉長指苦吟疾書
華顛童子
裴翺曰唐雖華顛以悟泰甘羅童子以報趙
職田公廨田

隋開皇中公卿以下給田職一品至五品又
給公廨田
花姑
南岳 夫人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逾八十
貌若嬰孺號爲花姑夫人寓夢示之後亦升
天
二負臣
孝宣時上郡石室有反縛械臣對向曰二負
臣也詹與二負臣殺窫窳帝桎其左足

四友
醉吟先生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
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
爲酒友
貧女詩
唐秦韜玉咏貧女詩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
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
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鬭畫長自
恨年年把針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春宮怨
杜荀鶴春宮怨詩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
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竹詩
羅鄴竹詩云桃李還應笑後時
日月不圓
論衡曰日月不圓者去人遠也
龍伯國

河圖玉板日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
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

大家

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大家父事天母
事地兄事日姊事月

日畿

天子之畿方千里象日月徑圓故曰日畿又
曰日圜

君臣四書

天子下書有四曰策書曰制書曰詔書曰誡
書群臣上通天子亦四曰章曰奏曰表曰議

彈琴

彈琴輪指曰蟹行側轉指曰鶯鳴若全用甲
則聲乾而多悲思全用肉則聲重濁而不匀

握石臺

燕昭王好神仙仙人甘需與王登握石之臺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因隱鬼谷故以爲號
姓王名詡曾以縱横術授蘇秦張儀後得仙

肉芝

進士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潤色微紅
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
芝食之者壽

漢江解珮

鄭交甫於漢江遇二女與語解所佩大明珠
遺交甫已而不見視珠亦亡

西涼觀燈

唐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
凉府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
誣

愁城

攻許愁城終不破盡許愁城終不開閉戶欲
驅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何處
又云何物煮愁能得熟何物燒愁能得然又
云時解寬衣帶偏能損面皮謂愁鬼也又云
且將一寸心能容萬斛愁

眼纈

醉眼曰眼纈

堯眉禹耳

堯眉八彩禹耳三漏堯時厨中自生肉薄如萋搖鼓生風食物不壞謂之萐脯

七緯

一曰易緯二曰書緯三曰詩緯四曰禮緯五曰樂緯六曰孝經緯七曰春秋緯

五湖

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周行五百餘里故名五湖按揚州記太湖一名官亭一名震澤一云洞庭按荆州記云官亭即彭蠡澤是也謂之彭澤一名青草湖以青草山得名

賺蘭亭記

蕭翼賺蘭亭記王右軍書用鼠鬚筆蠒紙凡三百二十四字

明皇乙酉生

唐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鬬雞兆亂之象也

擘名接脚

貞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文籍失墜人或妄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擘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脚

道士常持滿

汝陽王飲棄靜能棄曰有生徒能飲當令上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道士常持滿見之侏儒談肧渾之道飲以酒至五斗許忽醉倒

挑菜詩

陸龜蒙挑菜詩云行歇每移甥舅影挑頻時見舅姑心

覆窠

江南謂輕薄言語為覆窠談

三皇步

三皇步五帝縣三王馳五覇騖

一國香

赤土國在海南出異香每燒一彈丸香聞數百里號一國香

天闕山

晉元帝欲於宮前立闕衆議未定王導指牛頭山為天闕山不別立闕

螻蛄

於子然遇一辯士自稱盧鈞後驗之乃一螻蛄

落鵰端公

唐高駢少為司馬總兵巡按見雙鵰曰我若貴當疊雙果矢中二鵰因號落鵰端公

女主武王

貞觀中秘記云唐三世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訪之淳風曰其人已生陛下宮中從今四十當有天下誅殺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殺之何如曰天之所命無復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無辜且據占已長或為陛下眷屬更四十年當衰老則仁慈恐傷陛下子孫不多今若殺之為讎更生少壯為害轉甚遂止

車武子妻妬

車武子妻大妬車呼其父兄宿取一絳裙挂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床發被乃其兄也慚而退

華渚虹流

海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而生白帝金天氏少昊妃附寶見電光遶北斗樞感而生九子黃帝軒轅氏

夕當雨

管輅傳曰時大旱輅曰今夕當雨樹上已有少女風矣須臾果雨

河精

河圖曰河精上為天河

九山

呂氏春秋曰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陽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

水精柱

魏略曰大秦國以水精為屋柱

口吃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畏言不為言故曰老吃

吃

刧急

陳留阮簡為開封令有刧賊吏白曰甚急簡方圍棊長嘯吏曰刧急簡曰局上刧亦甚急

鞕爛鞍朽

異苑曰有人山行見洞中二老翁樗蒲以馬策拄地觀之俄鞭爛鞍朽

赤玉簫

三十國春秋曰凉州胡安盜發晉文王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赤玉簫紫玉笛

哭隣女

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女未適而死籍往哭之盡哀

賣狗嫁女

晉吳隱之將嫁女牽狗賣之

類說卷之六十 終